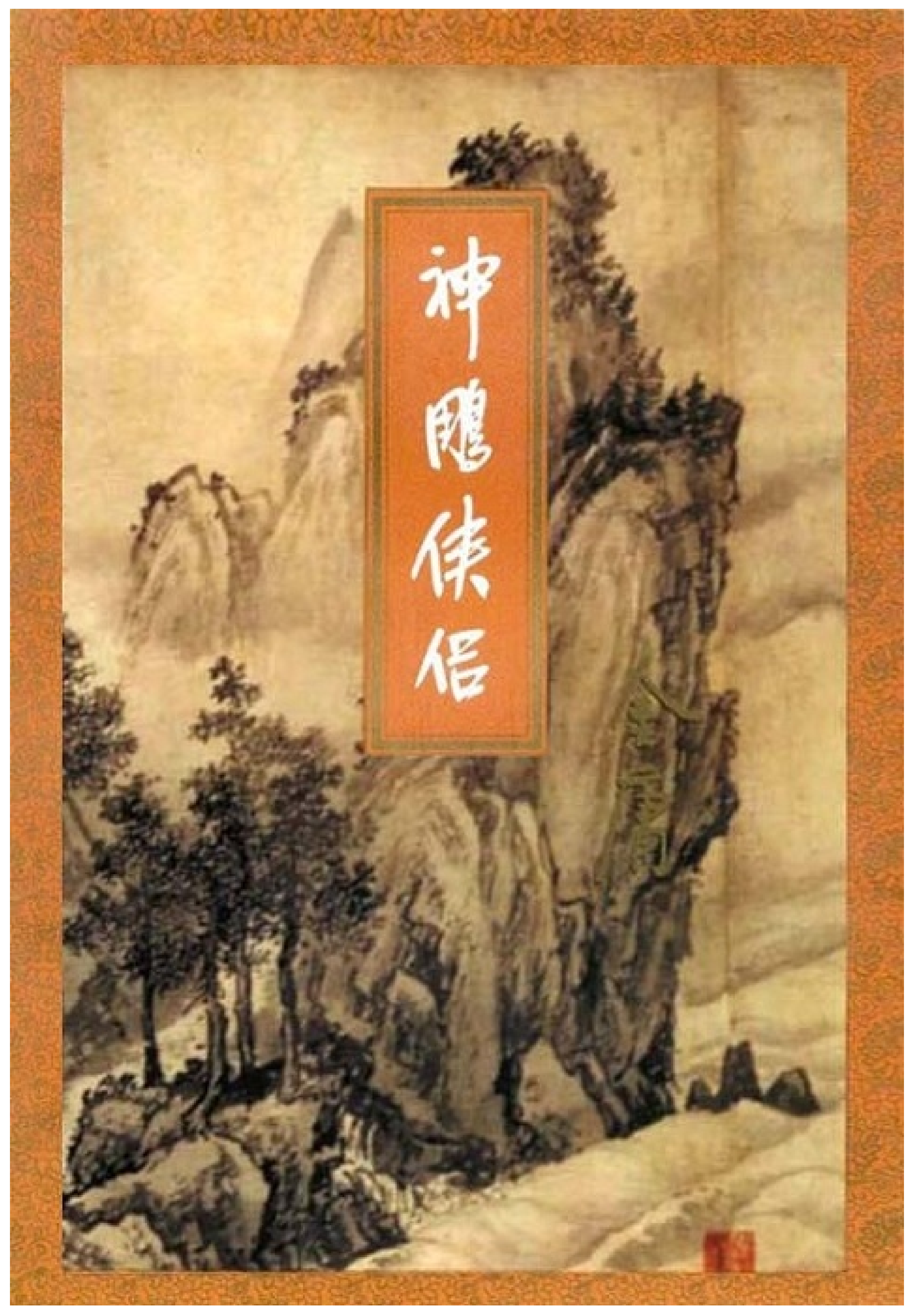

神雕侠侣

神雕侠侣（二）

金庸

简介

南宋末年，江南少年杨过自小父母双亡，被父亲生前结义兄弟、江湖上有名的大侠郭靖夫妻收养，杨过个性倔强，脾气顽劣，为郭靖妻子黄蓉所不容，无奈之下，郭靖唯有将杨过送到天下道教正宗的全真教去学武。

全真教教规森严，天性叛逆的杨过偏生又拜了心地狭窄的小人为师，在教中吃尽苦头，忍无可忍，终于逃出全真教，被追打之下慌不择路，逃进了活死人墓。

活死人墓中隐居一位少女，名叫小龙女，从小在活死人墓中长大，武功高强，却不谙世事，她收留杨过，并收他为徒，师徒二人在墓中一起练武、一起长大，渐生情愫，只不过，不谙世事的两人却都不知道这就是世间至纯至真的爱情。

全真教道士尹志平迷恋小龙女美色，不能自持，趁着小龙女穴道被点时将其奸污，小龙女误以为是杨过，与杨过发生误会，愤而离开活死人墓，独自闯荡江湖。

杨过懵然无知，四处寻找小龙女，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，遇上别的女子，从别的女孩对自己的情愫中，杨过才恍然明白小龙女对自己的感情，终于明白了爱情的味道。

因为蒙古铁骑即将南下，中原武林大会，要结盟对抗蒙古人，却被蒙古国师金轮国师前来挑战，郭靖等人等难以匹敌，关键时刻，小龙女和杨过无意中卷入纷争，打败金轮国师。

郭靖等人佩服感谢小龙女，更为杨过骄傲，郭靖甚至要将自己亲生女郭芙许配杨过，但是杨过却说要娶小龙女为妻。此言一出，众人大惊：宋朝礼教森严，师徒通婚乃是大逆不道！二人爱情不能为这世俗所容。

小龙女知道自己和杨过的爱情让杨过被众人唾弃，为了杨过能够被郭靖等人接受，她黯然离去，后来练功时因思念杨过走火入魔，却被绝情谷主所救，绝情谷主也被小龙女深深迷住，要娶她为妻，心如死灰的小龙女答应了。

就在小龙女出嫁前夕，杨过找到了绝情谷中来，二人相逢，顿时爱情之火不可遏制，小龙女知道杨过对自己的感情始终未变，于是拒绝了绝情谷主的婚约，绝情谷主情急之下，用绝情谷独有的“情花”刺伤杨过，唯一能够解毒的办法，就是谷中特有的绝情丹。

绝情谷主原本想以此胁迫二人，没有想到，却引出了自己的元配妻子：原来谷主当年将自己妻子裘千尺推下山崖，裘千尺一直没死，要找自己丈夫报仇，她趁机铲除了谷主，但是却没有给杨过解药：她要杨过杀了郭靖夫妻，给自己报仇，自己才会给他解药。

在此之前，杨过在找寻小龙女过程中，发现了自己父亲的死亡真相：原来自己父亲竟然是被郭靖夫妻杀死！其实当年杨过父亲勾结奸人，卖国求荣，郭靖出于国家大义，不得已大义灭亲。但是杀父之仇让杨过根本不计其余，一心要杀死郭靖为自己父亲报仇。于是他毫不迟疑答应下来。

蒙古大军围攻襄阳，郭靖带领各方援军守住襄阳城，由于他的武功卓绝和领导才能，成为了襄阳城的中流砥柱，挡住了蒙古大军。杨过原本怀着杀死郭靖的心态而来，却在接触的过程中被郭靖的凛然大义和开阔襟怀感染，最后，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杀郭靖，反而在千军万马之中救了郭靖。

郭靖女儿郭芙误会杨过，一剑砍去了他一支胳膊，杨过断臂昏迷，醒来时机缘巧合，偶遇前辈高人遗留的一只神雕，并在神雕帮助下，练成一身神功。

此时小龙女发现了当时自己是被甄志丙奸污，千里追杀甄志丙，被全真教几大高手联手一击，打成重伤，杨过赶来，出手救了小龙女，小龙女已经是奄奄一息，内伤太重，无法医治……

杨过给弥留之际的小龙女穿上新娘的凤冠霞帔，二人成亲。后两人赶到绝情谷，几经争斗终于得到绝情丹，但杨过却因小龙女伤重不治而弃丹不食，小龙女自知伤重不治，怕杨过伤心陪自己一起死，于是在绝壁下留书：十六年后相会。自己毅然跳进了万丈深渊！

杨过醒来，发现小龙女不在，一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众人为了安慰杨过，说是小龙女被一个世外高人带走，十六年后会回来跟他相见。杨过将信将疑，决定等待小龙女十六年。

十六年后，杨过已经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大侠，因为他总是带着那只神雕，江湖上都称之为“神雕侠”，虽然名满江湖，杨过却一直深居简出，默默等待着和小龙女重逢的日子。 而郭靖黄蓉的二女儿——郭襄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与“神雕侠”结缘。

在和小龙女分手十六年后，杨过来到当时小龙女刻字的地方，守候了整整一天一夜，小龙女没有出现，杨过知道小龙女不会再出现，自己十六年的守候不过是一场空，在一夜之间，鬓发尽白！杨过绝望，纵身跳入万丈深渊！

在深渊水下，杨过发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，游过通道，他找到了在这里隐居了十六年的小龙女！原来小龙女也是投崖未死，无意中进入这个洞天福地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再出去，于是一直在谷底隐居，二人十六年后重逢，无限欣喜……

杨过带着小龙女离开深渊，前往襄阳。此时的襄阳已经被蒙古大军围攻十六年，蒙古皇帝御驾亲征，要攻下襄阳。眼看襄阳就要失守时，神雕侠侣翩然出现，杨过以高强武功，万军之中杀死蒙古皇帝，蒙古大军顿时崩溃，解了襄阳十六年的围困。

经此一役，神雕侠侣天下扬名，杨过却带着小龙女悄然隐退，回到了活死人墓中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，只留下神雕侠侣的传奇在世间流传……



第十一回　风尘困顿

杨过只奔出两步，突然间头顶一阵劲风过去，一个人从他头顶窜过，站在他与五丑之间，笑道：“这一觉睡得好痛快！”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。

这一下杨过大喜过望，五丑惊骇失色。原来洪七公初时是在雪中真睡，待得被五丑在身上踏了一脚，自然醒了。他存心试探，瞧这少年能否守得三日之约，每当杨过来探他鼻息，便闭气装死。直到此刻，才神威凛凛的站在窄道路口。他左手划个半圆，右手一掌推出，正是生平得意之作“降龙十八掌”中的“亢龙有悔”。大丑不及逃避，明知这一招不能硬接，却也只得双掌一并，奋力抵挡。

洪七公掌力收发自如，当下只使了一成力，但大丑已感双臂发麻，胸口疼痛。二丑见他势危，生怕被洪七公掌力震入深谷，忙伸双手推他背心，洪七公掌力加强，二丑向后一仰，险些摔倒。四丑站在其后，伸臂相扶。洪七公的掌力跟着传将过来，接着四丑传三丑，三丑又传到最后的五丑身上。这五人逃无可逃，避无可避，转瞬之间，就要被洪七公运单掌之力，一鼓击毙。

洪七公笑道：“你们五个家伙作恶多端，今日给老叫化一掌震死，想来死也瞑目。”五人扎定马步，鼓气怒目，合力与他单掌相抗，只觉压力越来越重，胸口烦恶，渐渐每喘一口气都感艰难。

洪七公突然“咦”的一声，显得十分诧异，将掌力收回了八成，说道：“你们的内功很有些儿门道，你们的师父是谁？”

大丑双掌仍是和他相抵，气喘吁吁的道：“我们……是……是达尔巴师父……的……的门下。”洪七公摇头道：“达尔巴？没听见过。嗯，你们内力能互相传接，这门功夫很了不起哪。”

杨过心想：“能得洪老前辈说一句‘很了不起’，那是当真了不起了。

可是我看这五个家伙也平平无奇，没一个打得过我。”

只听洪七公又道：“你们是甚么门派的？”大丑道：“我们的师父，是……是西藏圣……圣僧……金轮法王门下二……二弟子……”洪七公又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西藏圣僧、金轮法王？没听见过。西藏有个和尚，叫甚么灵智上人，倒见过的，他武功强过你们，但所学的不是上乘功夫。你们学得功夫很好，嗯，大有道理。你去叫你们祖师爷来，跟我比划比划。”

大丑道：“我们祖师爷是圣僧……活菩萨，蒙古第一国师，神通广大、天下无敌，怎……怎能……”二丑听得洪七公语气中有饶他们性命之意，但大丑这般说，正是自断活路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我们去请粗师爷来，跟洪老前辈切磋……切……切……也只有我们祖师爷，才能跟洪七前辈动手。我们小辈……跟你提……提……酒……酒葫芦儿……也……也……不……”

站在这当口，只听锋、锋、锋几声响处，山角后转出来一人，身子颠倒，双手各持石块，撑地而行，正是西毒欧阳锋。杨过失声大叫：“爸爸！”欧阳锋恍若未闻，跃到五丑背后，伸出右足在他背心上一撑，一股大力通过五人身子一路传将过去。

洪七公见欧阳锋斗然出现，也是大吃一惊，听杨过叫他“爸爸”，心想原来这小子是他儿子，难怪如此了得，只觉手上一沉，对方力道涌来，忙加劲反击。

自华山二次论剑之后，十余年来洪七公与欧阳锋从未会面。欧阳锋神智虽然胡涂，但逆练九阴真经，武功愈练愈怪，愈怪愈强。洪七公曾听郭靖、黄蓉背诵真经中的一小部分，与自己原来武功一加印证，也是大有进境，毕竟正胜于逆，虽然所知不多，却也不输于西毒。两人数十年前武功难分轩轾，此后各有际遇，今日在华山第三度相逢，一拚功力，居然仍是不分上下。就可怜藏边五丑夹在当世两大高手之间，作了试招的垫子、练拳的沙包，身上冷一阵、热一阵，呼吸紧一阵、缓一阵，周身骨骼格格作响，比经受任何酷刑更要惨上百倍。

欧阳锋忽问：“这五个家伙学的内功很好。是甚么门派？”杨过心想：“连我义父也说他们学的内功很好，这五丑果然不是寻常之辈。”只听洪七公道：“他们说是甚么西藏圣僧金轮法王的徒孙。”欧阳锋道：“这个金轮法王跟你相比，谁厉害些？”洪七公道：“不知道，或许差不多罢。”欧阳锋道：“比我呢？”洪七公道：“比你厉害些。”欧阳锋一怔，叫道：“不信！”

两人说话之际，手足仍是继续较劲。洪七公连发几次不同掌力，均被欧阳锋在彼端以足力化解，接着他足上加劲，却也难使洪七公退让半寸。二人一番交手，各自佩服，同时哈哈大笑，向后跃开。

藏边五丑身上的压力骤失，不由得摇摇晃晃，就如喝醉了酒一般。五人给这两大高手的内力前后来回交逼，五脏六腑均受重伤，筋酥骨软，已成废人，便是七八岁的小儿也敌不过了。洪七公喝道：“五名奸贼，总算你们大限未到，反正今后再也不能害人，快给我滚罢。记得回去跟你们祖师爷金轮法王说，叫他快到中原来，跟我较量较量。”欧阳锋道：“跟我也较量较量。”

藏边五丑连声答应，脚步蹒跚，相携相扶的狼狈下峰。欧阳锋翻身正立，斜眼望着洪七公，依稀相识，喝道：“喂，你武功很好啊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洪七公一听，又见他脸上神色迷茫，知他十余年前发疯之后，始终未曾痊愈，于是说道：“我叫欧阳锋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欧阳锋心头一震，觉得“欧阳锋”这三字果然好熟，但自己叫甚么名字，实在想不起来，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喂，我叫甚么名字？”洪七公哈哈笑道：“你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。快回家想想罢。”欧阳锋怒道：“你一定知道，你跟我说，”洪七公道：“好罢，你名叫臭蛤蟆。”“蛤蟆”两字，欧阳锋是十分熟悉的，听来有些相似，但细细想却又不是。

他与洪七公是数十年的死仇，憎恶之意深印于脑，此时虽不明所以，但自然而然的见到他就生气。洪七公见他呆呆站立，目中忽露凶光，暗自戒备，果然听他大吼一声，恶狠狠的扑将上来，当下不敢怠慢，出手就是降龙十八掌的掌法。两人襟带朔风，足踏寒冰，在这宽仅尺许的窄道上各逞平生绝技，倾力以搏。一边是万丈深渊，只要稍有差失，便是粉身碎骨之祸，比之平地相斗，倍增凶险。二人此时年事已高，精力虽已衰退，武学上的修为却俱臻炉火纯青之境，招数精奥，深得醇厚稳实之妙诣，只拆得十余招，两人不由得都是心下钦佩。欧阳锋叫道，“老家伙厉害得很啊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臭蛤蟆也了不起。”

杨过见地势险恶，生怕欧阳锋掉下山谷，但有时见洪七公遇窘，不知不觉竟也盼他转危为安。欧阳锋是他义父，情谊自深，然洪七公慷慨豪迈，这随身以俱的当世大侠风度，令他一见便为之心折。他在饥寒交迫之中，甘冒大险为洪七公苦熬三日三夜，三昼夜中两人虽不交一言片语，在杨过心中，却便如已与他共历了千百次生死患难一般。

拆了数十招后，杨过见二人虽在对方凌厉无伦的攻击之下总是能化险为夷，便不再挂虑双方安危，只潜心细看奇妙武功九阴真经乃天下武术总纲，他所知者虽只零碎片断，但时见二人所使招数与真经要义暗合，不由得惊喜无已，心想：“真经中平平常常一句话，原来能有这许多推衍变化。”

堪堪拆到千余招，二人武功未尽，但年纪老了，都感气喘心跳，手脚不免迟缓。杨过叫道：“两位打了半日，想必肚子饿了，大家来饱吃一顿再比如何？”洪七公听到一个“吃”字，立即退后，连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杨过早见五丑用竹篮携来大批冷食，放在一旁，于是奔去提了过来，打开篮盖，但见冻鸡冻肉、白酒冷饭，一应俱全。洪七公大喜，抢过一只冻鸡，忙不迭的大口咬落，吃得格格直响。

杨过拿了一块冻肉递给欧阳锋，柔声道：“爸爸，这些日子你在哪儿？”

欧阳锋瞪着眼睛道：“我在找你。”杨过胸口一酸，心想：“世上毕竟也有如此真心爱我的人。”拉着他的手臂，说道：“爸爸，你就是欧阳锋。这位洪老前辈是好人，你别跟他打架了。”

欧阳锋指着洪七公，道：“他是欧阳锋，欧阳锋是坏人。”杨过见他神智错乱，心下难过。洪七公笑道：“不错，欧阳锋是坏人，欧阳锋该死。”

欧阳锋望望洪七公，望望杨过，双眼发直，竭力回忆思索，但脑海中始终乱成一团。

杨过服侍欧阳锋吃了些食物，站起身来，向洪七公道：“洪老前辈，他是我的义父。你怜他身患重病，神智胡涂，别跟他为难了罢。”洪七公听他这么说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好小子，原来他是你义父。”

哪知欧阳锋突然跃起，叫道：“欧阳锋，咱们拳脚比不出胜败，再比兵器。”洪七公摇摇头道：“不比啦，算你胜就是。”欧阳锋道：“甚么胜不胜的？我非杀了你不可。”回手折了一根树枝，拉去枝叶，成为一条棍棒，向洪七公兜头击落。他的蛇杖当年纵横天下，厉害无比，现下杖头虽然无蛇，但这一杖击将下来，杖头未至，一股风已将杨过逼得难以喘气。杨过急忙跃开躲避，看洪七公时，只见他拾起地下一根树枝，当作短棒，二人已斗在一起。洪七公的打狗棒法世间无双，但轻易不肯施展，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精妙棒法，此时便逐一使将出来。

这场拚斗，与适才比挤拳脚又是另一番光景，但见杖去神龙夭矫，棒来灵蛇盘舞，或似长虹经天，或若流星追月，只把杨过瞧得惊心动魄，如醉如痴。

二人杖去棒来，直斗到傍晚，兀自难分胜败。杨过见地势险恶，满山冰雪极是滑溜，二人年事已高，再斗下去必有失门，大声呼喝，劝二人罢斗。

但洪七公与欧阳锋斗得兴起，哪肯停手？杨过见洪七公吃食时的馋相，心想若以美味引动，或可收效，于是在山野间挖了好些山药、木薯，生火烤得喷香。

洪七公闻到香气，叫道：“臭蛤蟆，不跟你打啦，咱们吃东西要紧。”

奔到杨过身旁，抓起两枚山药便吃，虽然烫得满嘴生疼，还是含糊着连声称赞。欧阳锋跟着赶到，举木杖往他头顶劈下。洪七公却不避让，拾起一枚山药往他抛去，叫道：“吃罢！”欧阳锋一呆，顺手接过便吃，浑忘了适才的恶斗。

当晚三人就在岩洞中睡觉。杨过想帮义父回复记忆，向他提及种种旧事。

欧阳锋总是呆呆不答，有时伸拳用力敲打自己脑袋，显是在竭力思索，但茫无头绪，十分苦恼。杨过生怕他反而更加疯了，当下劝他安睡，自己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思索二人的拳法掌法，越想越兴奋，忍不住起身悄悄比拟，但觉奥妙无穷，练了半夜，直到倦极才睡。

次晨一早，杨过尚未睡醒，只听得洞外呼呼风响，夹着吆喝纵跃之声，急忙奔出，只见洪七公又与欧阳锋斗得难分难解。他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这两位老人家返老还童，这种架又有甚么好打？”只得坐在一旁观看，但见洪七公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条理分明，欧阳锋的招数却难以捉摸，每每洪七公已占得上风，可是被他倏使怪招，重又拉成平手。

二人日斗晚睡，接连斗了四日，均已神困力倦，几欲虚脱，但始终不肯容让半招。

杨过寻思：“明天说甚么也不能让他们再打了。”这晚待欧阳锋睡着了，悄声向洪七公道：“老前辈请借洞外一步说话。”洪七公跟着他出外。离洞十余丈后，杨过突然跪倒，连连磕头，却一句话也不说。洪七公一怔之间，登时明白，知他要自己可怜欧阳锋身上有病，认输退让，仰天哈哈一笑，说这“就是这么着。”倒曳木棒，往山下便走。

只走出数丈，突闻衣襟带风，欧阳锋从洞中窜出，挥杖横扫，怒喝：“老家伙，想逃么？”洪七公让了三招，欲待夺路而走，却被他杖风四方八面拦住了，脱身不得。高手比武差不得半分，洪七公存了个相让之心，登时落在下风，狼狈不堪，数次险些命丧于他杖下，眼见他挺杖疾进，仓向自己小腹，知他这一杖尚有厉害后着，避让不得，当即横棒挡格，忽觉他杖上传来一股凌厉之极的内力，不禁一惊：“你要和我比拚内力？”心念甫动，敌人内力已逼将过来，除了以内力招架，更无他策，当下急运功劲抗御。

以二人如此修为，若是偶一疏神中了对方一杖一掌，立时内力随生，防护相抗，纵然受伤，也不致有甚大碍，此时比拚内力，却已到了无可容让、不死不休的境地。二人以前数次比武，都是忌惮对方了得，自己并无胜算，不敢轻易行此险着，生怕求荣反辱，在自送了性命。哪知欧阳锋浑浑噩噩，数日比武不胜，突运内力相攻。

十余年前洪七公固恨西毒入骨，但此时年纪老了，火性已减，既见他疯疯癫癫，杨过又一再求情，实已无杀他之意，当下气运丹田，只守不攻，静待欧阳锋内力衰竭。哪知对方内力犹如长江浪涛，源源不绝的涌来，过了一浪又是一浪，非但无丝毫消减之象，反而越来越是凶猛。

洪七公自信内力深厚，数十年来勇猛精进，就算胜不了西毒，但若全力守御，无论如何不致落败，岂知拚了几次，欧阳锋的内力竟然越来越强。洪七公想起与他隔着藏边五丑比力之际，他足上连运三次劲，竟是一次大似一次，此刻回想，似乎当时他第一次进攻的力道未消，第二次攻力已至；二次劲力犹存，第三次跟着上来。若是只持守势，由得他连连摧逼，定然难以抵挡，只有乘隙回冲，令他非守不可，来势方不能累积加强，心念动处，立即运劲反击，二人以硬碰硬，全身都是一震。

杨过见二人比拚内力，不禁大为担忧，他若出手袭击洪七公后心，自可相助义父得胜，然见洪七公白发满头，神威凛然中兼有慈祥亲厚，刚正侠烈中伴以随和洒脱，实是不自禁的为之倾倒，何况他已应己求恳而甘愿退让，又怎忍出手加害？

二人又僵持一会，欧阳锋头顶透出一缕缕的白气，渐渐越来越浓，就如蒸笼一般。洪七公也是全力抵御，此时已无法顾到是否要伤对方性命，若得自保，已属万幸。

从清晨直拚到辰时，又从辰时拚到中午，洪七公渐感内力消竭，但对方的劲力仍似狂涛怒潮般涌来，暗叫：“老毒物原来越疯越厉害，老叫化今日性命休矣。”料得此番拚斗定然要输，苦在无法退避，只得竭力撑持，却不知欧阳锋也已气衰力竭，支撑维艰。

又拚了两个时辰，已至申刻。杨过眼见二人脸色大变，心想再拚得一时三刻，非同归于尽不可，若是上前拆解，自己功力与他们相差太远，多半分解不开，反而赔上自己一条性命，厂迟疑良久，眼见欧阳锋神色愁苦，洪七公呼呼喘气，心道：“纵冒大险，也得救他们性命。”于是折了一根树干，走到二人之间盘膝坐下，运功护住全身，一咬牙，伸树干往二人杖棒之间挑去。

岂知这一挑居然毫不费力，二人的内力从树干上传来，被他运内力一挡，立即卸去。原来强弩之未不能穿鲁镐，北丐西毒虽然俱是当世之雄，但互耗多日，均已精力垂尽，二人给他内力反激，同时委顿在地，脸如死灰，难以动弹。杨过惊叫：“爸爸，洪老前辈，你们没事么？”二人呼吸艰难，均不回答。

杨过要扶他们进山洞去休息，洪七公轻轻摇头。杨过才知二人受伤极重，移动不得，当晚就睡在二人之间，只怕他们半夜里又起来拚命。其实二人欲运内功疗伤已不可得，哪里还能互斗？次晨杨过见二人气息奄奄，比昨日更是委靡，心中惊慌，挖掘山药烤了，服侍他们吃下。直到第三日上，二人才略见回复了些生气。杨过将他们扶进山洞，分卧两侧，自己在中间隔开。

如此休养数日，洪七公胃口一开，复元就快。欧阳锋却镇日价不言不语，神色郁郁，杨过逗他说话，他只是不答。

这日二人相对而卧，洪七公忽然叫道：“臭蛤蟆，你服了我么？”欧阳锋道：“服甚么？我还有许多武功尚未使出，若是尽数施展，定要打得你一败涂地。”洪七公大笑，道：“正巧我也有好多武功未用。你听见过丐帮的打狗棒法没有？”欧阳锋一凛，心想：“打狗棒法的名字倒好像听见过的，似乎厉害得紧，难道这老家伙居然会使？但他和我这般拚命恶斗，怎么又不用？或许早已使过了。要不，他就压根儿不会。”便道：“打狗棒法有甚么了不起？”

洪七公早已颇为后悔，日前与他拚斗，只消使出打狗棒法，定能压服了他，只是觉得他神智不清，自己本已占了不少便宜，再以丐帮至宝打狗棒法对付，未免胜之不武，不是英雄好汉的行径，岂知他人虽疯癫，武功却绝不因而稍减，到头来竟闹了个两败俱伤，眼下要待再使这路棒法，已没了力气，听他这么说，心中甚不服气，灵机一动，向杨过招招手，叫他俯耳过来，说道：“我是丐帮的前任帮主，你知道么？”杨过点点头，他在全真教重阳宫中曾听师兄们谈论当世人物，都说丐帮前任帮主九指神丐洪七公武功盖世，肝胆照人，乃是大大的英雄好汉。

洪七公道：“现下我有一套武功传给你。这武功向来只传本帮帮主，不传旁人，只是你义父出言小觑于我，我却要你演给他瞧瞧。”杨过道：“老前辈这武功既然不传外人，晚辈以不学为是。我义父神智未复，老前辈不用跟他一般见识。”洪七公摇头道：“你虽学了架式，不知运劲诀窍，临敌之际全然无用。我又不是要你去打你义父，只消摆几个姿式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

因此也不能说是传你功夫。”杨过心想：“这套武功既是丐帮镇帮之宝，我义父未必抵挡得了，我又何必帮你赢我义父？”当下只是推托，说不敢学他丐帮秘传。

洪七公窥破了他的心意，高声道，“臭蛤蟆，你义儿知道你敌不过我的打狗棒法，不肯摆式子给你瞧。”欧阳锋大怒，叫道：“孩儿，我还有好些神奇武功未曾使用，怕他怎地？快摆出来我瞧。”

两人一股劲儿的相逼，杨过无奈，只得走到洪七公身旁。洪七公叫他取过树枝，将打狗棒法中一招“棒打双犬”细细说给了他听。杨过一学即会，当即照式演出。

欧阳锋见棒招神奇，果然厉害，一时难以化解，想了良久，将一式杖法说给杨过听了。杨过依言演出。洪七公微微一笑，赞了声：“好！”又说了一招棒法。

两人如此大费唇舌的比武，比到傍晚，也不过拆了十来招，杨过却已累得满身大汗。次晨又比，直过了三天，三十六路棒法方始说完。棒法虽只三十六路，其中精微变化却是奥妙无穷，越到后来，欧阳锋思索的时刻越长，但他所回击的招数，可也尽是攻守兼备、威力凌厉的佳作，洪七公看了也不禁叹服。

到这日傍晚，洪七公将第三十六路棒法“天下无狗”的第六变说了，这是打狗棒法最后一招最后一变的绝招，这一招使将出来，四面八方是棒，劲力所至，便有几十条恶犬也一齐打死了，所谓“天下无狗”便是此义，棒法之精妙，已臻武学中的绝诣。欧阳锋自是难有对策。当晚他翻来覆去，折腾了一夜。

次晨杨过尚未起身，欧阳锋忽然大叫：“有了，有了。孩儿，你便以这杖法破他。”叫声又是兴奋，又是紧迫。杨过听他呼声有异，向他瞧去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欧阳锋虽然年老，但因内功精湛，须发也只略现灰白，这晚用心过度，一夜之间竟然须眉尽白，似乎忽然老了十多岁。

杨过心中难过，欲待开言求洪七公休要再比，欧阳锋却一叠连声的相催，只得听他指拨。这一招十分繁复，欧阳锋反复解说，杨过方行领悟，于是依式演了出来。

洪七公一见，脸色大变，本来瘫痪在地，难以动弹，此时不知如何忽生神力，一跃而起，大叫：“老毒物，欧阳锋！老叫化今日服了你啦。”说着扑上前去，紧紧抱住了他。

杨过大惊，只道他要伤害义父，急忙拉他背心，可是他抱得甚紧，竟然拉之不动。只听洪七公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老毒物欧阳锋，亏你想得出这一着绝招，当真了得！好欧阳锋，好欧阳锋。”

欧阳锋数日恶斗，一宵苦思，已是神衰力竭，听他连叫三声“欧阳锋”，突然间回光反照，心中斗然如一片明镜，数十年来往事历历，尽数如在目前，也是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我是欧阳锋！我是欧阳锋！我是欧阳锋！你是老叫化洪七公！”

两个白发老头抱在一起，哈哈大笑。笑了一会，声音越来越低，突然间笑声顿歇，两人一动也不动了。

杨过大惊，连叫：“爸爸，老前辈！”竟无一人答应。他伸手去拉洪七公的手臂，一拉而倒，竟已死去。杨过惊骇不已，俯身看欧阳锋时，也已没了气息。二人笑声虽歇，脸上却犹带笑容，山谷间兀自隐隐传来二人大笑的回声。

北丐西毒数十年来反复恶斗，互不相下，岂知竟同时在华山绝顶归天。

两人毕生怨愤纠结，临死之际却相抱大笑。数十年的深仇大恨，一笑而罢！

杨过霎时间又惊又悲，没了主意，心想洪七公曾假死三日三夜，莫非二老又是假死？但瞧这情形却实在不像，心想：“或许他们死了一会，又会复活。两位老人家武功这样高，不会就死的。或许他们又在比赛，瞧谁假死得久些。”

他在两人尸身旁直守了七日七夜，每过一日，指望便少了一分，但见两尸脸上变色，才知当真死去，当下大哭一场，在洞侧并排挖了两个坑，将两位武林奇人葬了。洪七公的酒葫芦，以及两人用以比武的棍棒也都一起埋入。

只见二老当日恶斗时在雪中踏出的足印都已结成了坚冰，足印犹在，躯体却已没入黄土。杨过踏在足印之中，回思当日情景，不禁又伤心

起来。又想如二老这般惊世骇俗的武功，到头来却要我这不齿于人的小子掩埋，甚么荣名，甚么威风，也不过是大梦一场罢了。

他在二老墓前恭恭敬敬的磕了八个头，心想："义父虽然了得，终究是逊于洪老前辈一筹。那打狗棒法使出之时，义父苦思半晌方能拆解，若是当真对敌，哪容他有细细凝思琢磨的余裕？"叹息了一阵，觅路往山下而去。这番下山，仍是信步而行，也不辨东西南北，心想大地茫茫，就只我孤身一人，任得我四海飘零，侍得寿数尽了，随处躺下也就死了。在这华山顶上不满一月，他却似已度过了好几年一般。上山时自伤遭人轻贱，满腔怒愤。

下山时却觉世事只如浮云，别人看重也好，轻视也好，于我又有甚么干系。

小小年纪，竟然愤世嫉俗、玩世不恭起来。

不一日来到陕南一处荒野之地，放眼望去，尽是枯树败草，朔风肃杀，吹得长草起伏不定，突然间西边蹄声隐隐，烟雾扬起，过不多时，数十匹野马狂奔而东，在里许之外掠过。眼见众野马纵驰荒原，自由自在，杨过不自禁的也感心旷神怡，纵目平野，奔马远去，只觉天地正宽，无拘无碍，正得意间，忽听身后有马发声悲嘶。

转过身来，只见一匹黄毛瘦马拖着一车山柴，沿大路缓缓走来，想是那马眼见同类有驰骋山野之乐，自己却劳神苦役，致发悲鸣。那马只瘦得胸口肋骨高高凸起，四条长腿肌肉尽消，宛似枯柴，毛皮零零落落，生满了癞子，满身泥污杂着无数血渍斑斑的鞭伤。一个莽汉坐在车上，嫌那马走得慢，不住手的挥鞭抽打。

杨过受人欺侮多了，见这瘦马如此苦楚，这一鞭鞭犹如打在自己身上一般，胸口一酸，泪水几乎欲夺目而出，双手叉腰，站在路中，怒喝："兀那汉子，你鞭打这马干么？"

那莽汉见一个衣衫褴褛、化子模样的少年拦路，举起马鞭喝道："快让路，不要小命了么？"说着鞭子挥落，又重重打在马背上。杨过大怒，叫道："你再打马，我杀了你。"那莽汉哈哈大笑，挥鞭往杨过头上抽来。

杨过夹手夺过，倒转马鞭，吧的一声，挥鞭在空中打了个圈子，卷住了莽汉头颈，一把拉下马来，夹头夹脸的抽打了他一顿。

那瘦马模样虽丑，却似甚有灵性，见莽汉被打，纵声欢嘶，伸头过来在杨过腿上挨挨擦擦，显得甚是亲热。杨过拉断了它拉车的挽索，拍拍马背，指着远处马群奔过后所留下的烟尘，说道："你自己去罢，再也没人欺侮你了。"

那马前足人立，长嘶一声，向前直奔。哪知这马身子虚弱，突然疾驰，无力支持，只奔出十余丈，前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杨过见着不忍，跑过去托住马腹，喝一声："起！"将马托了起来。那莽汉见他如此神力，只吓得连大车山柴也不敢要了，爬起身来，撒腿就跑，直奔到半里之外，这才大叫："有强人哪！抢马哪！抢柴哪！"

杨过觉得好笑，扯了些青草喂那瘦马。眼见此马遭逢坎坷。不禁大起同病相怜之心，抚着马背说："马啊，马啊，以后你随着我便了。"牵着疆绳慢慢走到市镇，买些料豆麦子喂马吃了个饱。第二日见瘦马精神健旺，这才骑了缓缓而行。

这匹癞马初时脚步蹒跚，不是失蹄，就是打蹶，哪知却是越走越好，七八日后食料充足、精力充沛，竟是步履如飞。杨过说不出的喜欢，更是加意喂养。

这一日他在一家小酒店中打尖，那癞马忽然走到桌旁，望着邻座的一碗酒不住鸣嘶，竟似意欲喝酒。杨过好奇心起，叫酒保取过一大碗酒来，放在桌上，在马头上抚摸几下。那马一口就将一碗酒喝干了，扬尾踏足，甚是喜悦。杨过觉得有趣，又叫取酒，那马一连喝了十余碗，兴犹未尽。杨过再叫取酒时，酒保见他衣衫破烂，怕他无钱会钞，却推说没酒了。

饭后上马，癞马乘着酒意，洒开大步，驰得犹如癫了一般。道旁树木纷纷倒退，委实是迅捷无比。只是寻常骏马奔驰时又稳又快，这癞马快是快了，身躯却是忽高忽低，颠簸起伏，若非杨过一身极高的轻功，却也骑它不得。

这马更有一般怪处，只要见到道上有牲口在前，非发足超越不可，不论牛马骡驴，总是要赶过了头方肯罢休，这一副逞强好胜的脾气，似因生平受尽欺辱而来。杨过心想这匹千里良驹屈于村夫之手，风尘困顿，郁郁半生，此时忽得一展骏足，自是要飞扬奔腾了。

这一副劣脾气倒与他甚是相投，一人一马，居然便成了好友一般。他本来情怀郁闷，途中调马为乐，究是少年心性，没几日便开心起来。自此一路向南，来到汉水之畔。沿路想起调笑陆无双、戏弄李莫愁师徒之事，在马上不自禁的好笑。想起小龙女不知身在何处，何日再得和她相会，却又愁思难遣。

这一日行到正午，一路上不断遇见化子，瞧那些人的模样，不少都是身负武功，心下琢磨："难道媳妇儿和丐帮的纠葛尚未了结？又莫非丐帮大集人众，要和李莫愁一决雌雄？这热闹倒是不可不看。"他对丐帮本来无甚好感，但因钦佩洪七公，不自禁的对丐帮有了亲近之意，心想这些叫化子只要不是跟陆无双为难，就告知他们洪七公逝世的讯息。又行一阵，见路上化子越来越多。众化子见了杨过，都是微感诧异，他衣衫打扮和化子无异，但丐帮帮众若非当真事在紧急，决不骑马。杨过也不理会，按辔徐行。

行到申牌时分，忽听空中雕鸣啾啾，两头白雕飞掠而过，向前扑了下去。

只听得一个化子说道："黄帮主到啦，今晚九成要聚会。"又一个化子道："不知郭大侠来是不来？"第一个化子道："他夫妇俩秤不离锤，锤不离秤……"瞥眼见杨过勒定了马听他们说话，向他瞪了一眼，便住口不说了。

杨过听到郭靖与黄蓉的名字，微微一惊，随即心下冷笑："从前我在你家吃闲饭，给你们轻贱戏弄，那时我年幼无能，吃了不少苦头。此刻我以天下为家，还倚靠你们甚么？"心念一转："我不如装作潦倒不堪，前去投靠，且瞧他们如何待我。"

于是寻了一个僻静所在，将头发扯得稀乱，在左眼上重重打了一拳，面颊上抓了几把，左眼登时青肿，脸上多了几条血痕。他本就衣衫不整，这时更把衣裤再撕得七零八落，在泥尘中打了几个滚，配上这匹满身癞疤的丑马，果然是一副穷途末路、奄奄欲毙的模样。装扮已毕，一跷一拐的回到大路，马也不骑了，随着众化子而行。他不牵马缰，那丑马自行跟在他身后。丐帮中有人打切口问他是否去参与大宴，杨过瞪目不答，只是混在化子群中，忽前忽后的走着。

一行人迤逦而行，天色将暮，来到一座破旧的大庙前。只见两头白雕栖息在庙前一株松树上。武氏兄弟一个手托盘子，另一个在盘中抓起肉块，抛上去喂雕。日前他哥儿俩与郭芙合斗李莫愁，杨过也曾在旁打量，只是当时一直凝神瞧着郭芙，对二人不十分在意，此时斜目而观，但见武敦儒神色剽悍，举手投足之间精神十足，武修文则轻捷灵动，东奔西走，没一刻安静。

武敦儒身穿紫酱色茧绸袍子，武修文身芽宝蓝色山东大绸袍子，腰间都束着绣花锦缎英雄绦，果然是英雄年少，人才出众。

杨过上前打了一个躬，结结巴巴的道："两……两位武兄请了，别来……别来安好。"这时庙前庙后都聚满了乞丐，个个鹑衣百结，杨过虽然灰尘扑面，混在众丐之中也并不显得刺眼。武敦儒还了一礼，向杨过上下一瞧，却认他不出，说道："恕小弟眼拙，尊兄是谁？"杨过道："贱名不足挂齿，小弟……小弟想求见黄帮主。"

武敦儒听他的声音有些熟悉，正要查问，忽听得庙门口一个银铃似的声音叫道："大武哥哥，我叫你给我买根软些儿的马鞭，可买到了没有？"武敦儒急忙撇下杨过，迎了上去，说道："早买到了，你试试，可趁不趁手？"

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根马鞭。

杨过转过头来，只见一个少女穿着淡绿衫子，从庙里快步而出，但见她双眉弯弯，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翘，脸如白玉，颜若朝华，正是郭芙。她服饰打扮也不如何华贵，只项颈中挂了一串明珠，发出淡淡光晕，映得她更是粉装玉琢一般。杨过只向她瞧了一眼，不由得自惭形秽，便转过了头不看。武修文也即抢上，哥儿俩同时尽力巴结。

武敦儒跟郭芙说了一会话，记起了杨过，转头道："你是来赴英雄宴的罢？"杨过也不知英雄宴是甚么，顺口应了一声。武敦儒向一名化子招招手，道："你接待这位朋友，明儿招呼他上大胜关去。"说着自顾和郭芙说话，再也不去理他。

那化子答应了，过来招呼，请教姓名，杨过照实说了。他原是无名之辈，那化子自然没听见过他的姓名，也不在意。那化子自称姓王行十

三，是丐帮中的二袋弟子，问道，“杨兄从何处来？”杨过道：“从陕西来。”王十三道：“咦，杨兄是全真派门下的了？”杨过听到“全真派”三字就头痛，忙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王十三道：“杨兄的英雄帖定是带在身边了？”

杨过一怔，道：“小弟落拓江湖，怎称得上是甚么英雄？只是先前跟贵帮黄帮主见过一面，特来求见，想告借些盘缠还乡。”王十三眉头一皱，沉吟半晌，道：“黄帮主正在接待天下英雄，只怕没空见你。”杨过此次原是特意要装得寒酸，对方愈是轻视，他心中愈是得意，当下更加可怜巴巴的求恳。

丐帮帮众皆是出身贫苦，向来扶危解困，决不轻贱穷人。王十三听他说得哀苦，”道：“杨兄弟，你先饱餐一顿，明日咱们一齐上大胜关去。做哥哥的给你回禀长老，转禀帮主，瞧她老人家怎么吩咐，好不好？”王十三本来叫他杨兄，现下听他说不是英雄宴上之人，自己年纪比他大得多，就改口　　称杨兄弟了。杨过连声称谢。王十三邀他走进破庙，捧出饭菜飨客。丐帮帮规，本帮弟子即使逢到喜庆大典，也先要把鸡鱼牛羊弄得稀烂，好似残羹剩肴一般才吃，以示永不忘本，但招待客人却是完整的酒饭。

杨过正吃之间，眼前斗然一亮，只见郭芙笑语盈盈，飘然进殿，武氏兄弟分侍左右。只听武修文道：“好，咱们今晚夜行，连夜赶到大胜关。我去把你红马牵出来。”三人自顾说话，对坐在地下吃饭的杨过眼角也没瞥上一眼。三人走进后院取了包裹兵刃，出了破庙，但听得蹄声杂沓，已上马去了。

杨过的一双筷子插在饭碗之中，听着蹄声隐隐远去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也不知是愁是恨？是怒是悲？

次日王十三招呼他一同上道。沿途除了丐帮帮众，另有不少武林人物，或乘马，或步行，想来都是赴英雄宴去的。杨过不知那英雄宴、英雄帖是甚么东西，料想王十三也不肯说，当下假痴假呆，只是扮苦装傻。

傍晚时分来到大胜关。那大胜关是豫鄂之间的要隘，地占形势，市肆却不繁盛，自此以北便是蒙古兵所占之地了。王十三引着杨过越过市镇，又行了七八里地，只见前面数百株古槐围绕着一座大庄院，各路英雄都向庄院走去。庄内房屋接着房屋，重重叠叠，一时也瞧不清那许多，看来便接待数千宾客也是绰绰有余。

王十三在丐帮只是个低辈弟子，知道帮主此时正有要务忙碌，哪敢去禀告借盘缠这等小事？安排了杨过的住处，自和朋友说话去了。

杨过见这庄子气派甚大，众庄丁来去待客，川流不息，心下暗暗纳罕，不知主人是谁，何以有这等声势？忽听得砰砰砰放了三声号铳，鼓乐手奏起乐来。有人说道：“庄主夫妇亲自迎客，咱们瞧瞧去，不知是哪一位英雄到了？”但见知客、庄丁两行排开。众人都让在两旁。大厅屏风后并肩走出一男一女，都是四十上下年纪，男的身穿锦袍，颏留微须，气宇轩昂，颇见威严；女的皮肤白皙，却斯斯文文的似是个贵妇。众宾客悄悄议论：“陆庄主和陆夫人亲自出去迎接大宾。”

两人之后又是一对夫妇，杨过眼见之下心中一凛，不禁脸上发热，那正是郭靖、黄蓉夫妇。数年不见，郭靖气度更是沉着，黄蓉脸露微笑，浑不减昔日端丽。杨过心想：“原来郭伯母竟是这般美貌，小时候我却不觉得。”

郭靖身穿粗布长袍，黄蓉却是淡紫的绸衫，但她是丐帮帮主，只得在衫上不当眼处打上几个补钉了事。靖蓉身后是郭芙与武氏兄弟。此时大厅上点起无数明晃晃红烛，烛光照映，但见男的越是英武，女的越加娇艳。众宾客指指点点：“这位是郭大侠，这位是郭夫人黄帮主。”“这个花朵般的闺女是谁？”

“是郭大侠夫妇的女儿。”“那两个少年是他们的儿子？”“不是，是徒儿。”

杨过不愿在人众之间与郭靖夫妇会面，缩在一个高大汉子身后向外观看，鼓乐声中外面进来了四个道人。杨过眼见之下，不由得怒从心起，当先是个白发白眉的老道，满脸紫气，正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广宁子郝大通，其后是个灰白头发的老道姑，杨过未曾见过。后面并肩而入两个中年道人，一是赵志敬，一是尹志平。

陆庄主夫妇齐肩拜了下去，向那老道姑口称师父，接着郭靖夫妇、郭芙、武氏兄弟等一一上前见礼。杨过听得人丛中一个老者悄悄向人说道：“这位老道姑是全真教的女剑侠，姓孙名不二。”那人道：“啊，那就是名闻大江南北的清净散人了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正是。她是陆夫人的师父。陆庄主的武艺却非她所传。”

原来陆庄主双名冠英，他父亲陆乘风是黄蓉之父黄药师的弟子，因此算起来他比郭靖、黄蓉还低着一辈。陆冠英的夫人程瑶迦是孙不二的弟子。他夫妇俩本居太湖归云庄，后来庄子给欧阳锋一把火烧成白地，陆乘风一怒之下，叫儿子也不要再做太湖群盗的头脑了，携家北上，定居在大胜关。此时陆乘风已然逝世。当年程瑶迪遭遇危难，得郭靖、黄蓉及丐帮中人相救，是以对丐帮一直感恩。这时丐帮广撒英雄帖招集天下英雄，陆冠英夫妇一力承担，将英雄宴设在陆家庄中。

郭靖等敬礼已毕，陪着郝大通、孙不二走向大厅，要与众英雄引见。郝大通扮着胡须说道：“马刘丘王四位师兄接到黄帮主的英雄帖，都说该当奉召，只是马师兄近来身子不适，刘师兄他们助他运功医治，难以分身，只有向黄帮主告罪了。”黄蓉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几位前辈太客气了。”她虽年轻，然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。郝大通等自是对她极为尊重。郭靖与尹志平少年时即曾相识，此时重见，俱各欢喜，二人携手同入。郭靖询问马钰病况，甚是挂念。大厅上筵席开处，人声鼎沸，烛光映红，一派热闹气象。

尹志平东张西望，似在人丛中寻觅甚么人。赵志敬微微冷笑，低声道：“尹师弟，龙家那位不知会不会赏光？”尹志平脸上变色，并不答话。郭靖不知他们说的是小龙女，接口道：“哪一位姓龙的英雄？是两位师兄的朋友么？”赵志敬道：“是尹师弟的好友，贫道是不敢相交的。”郭靖见二人神色古怪，知道另有别情，也就不再追问。

突然之间，尹志平在人丛中见到杨过，全身一震，如中雷轰电击，他只道杨过既然在此，小龙女也必到了。赵志敬顺着他眼光瞧去，霎时间脸色大变，怒道：“杨过！是杨过！这……这小……也来了！”

郭靖听到“杨过”两字，忙转头瞧去。他二人别离数年，杨过人已长大，郭靖本来未必即能相识，但听了赵志敬的呼声，登时便认出了，心下又惊又喜，快步抢过去抓住了他手，欢然道：“过儿，你也来啦？我只怕荒废了你功课，没邀你来。你师父带了你来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杨过反出重阳宫，全真教上下均引为本教之耻，谁也不向外泄漏一句，是以郭靖在桃花岛上一直未知。

赵志敬此番来参与英雄宴，便是要向郭靖说知此事，不料竟与杨过相遇。

他生怕郭靖听了杨过一面之词，先人为主，此时听他如此说，知道二人也是初遇，当下脸色铁青，抬头望天，说道：“贫道何德何能，哪敢做杨爷的师父？”

郭靖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赵师兄何出此言？敢是小孩儿不听教训么？”

赵志敬见大厅上诸路英雄毕集，提起此事，势必与杨过争吵，全真派脸上无光，当下只是嘿嘿冷笑，不再言语。

郭靖端详杨过，但见他目肿鼻青，脸上丝丝血痕，衣服破烂，泥污满身，显是吃了不少苦头，心中难受，一把将他搂在怀里。杨过一被他抱住，立时全身暗运内功，护住要害。然而郭靖乃是对他爱怜，哪有丝毫相害之意，向黄蓉叫道：“蓉儿，你瞧是谁来着？”黄蓉见到杨过，也是一怔。她可没郭靖这般喜欢，只淡淡的道：“好啊，你也来啦。”

杨过从郭靖怀抱中轻轻挣脱，说道：“我身上脏，莫弄污了你老人家衣服。”这两句话甚是冷淡，语气中颇含讥刺。郭靖微感难过，随即心想：“这孩子没爹没娘，瞧来他师父也不疼他。”携着他手，要他和自己坐在一桌。

杨过本来给分派在大厅角落里的偏席上，跟最不相干之人共座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我坐在这儿就是，郭伯伯你去陪贵客罢。”郭靖也觉尊客甚多，不便冷落旁人，于是轻轻拍了拍他肩膀，回到主宾席上敬酒。

三巡酒罢，黄蓉站起来朗声说道：“明日是英雄大宴的正日。尚有好几路的英雄好汉此刻尚未到来。今晚请各位放怀畅饮，不醉不休，咱们明日再说正事。”众英雄轰然称是。

但见筵席上肉如山积，酒似溪流，群豪或猜枚斗饮，或说故叙旧。这日陆家庄上也不知放翻了多少头猪羊、斟干了多少坛美酒。

酒饭已罢，众庄丁接待诸路好汉，分房安息。

赵志敬悄声向郝大通禀告几句，郝大通点点头。赵志敬站起身来向郭靖一拱手，说道："郭大侠，贫道有负重托，实在惭愧得很，今日是负荆请罪来啦。"

郭靖急忙回礼，说道："赵师兄过谦了。咱们借一步到书房中说话。小孩儿家得罪赵师兄，小弟定当重重责罚，好教赵师兄消气。"

他这几句话朗声而说，杨过和他相隔虽远，却也听得清清楚楚，心下计议早定："他只要骂我一句，我起身就走，永不再见他面。他若是打我，成武功虽然不及，也要和他拚命。"心中有了这番打算，倒也但然，已不如初见赵志敬之惊惧，见郭靖向他招手，就过去跟在他身后。

郭芙与武氏兄弟在另一桌喝酒，初时对杨过已不识得，后来经父母相认，才记起原来是儿时在桃花岛上的游伴。各人相隔已久，少年人相貌变化最大，数月不见即有不同，何况一别数年，又何况杨过故意扮成穷困落魄之状，混在数百人之中，郭芙自然不识了。她见杨过回来，不禁心中怦然而动，回想当年在桃花岛上争斗吵闹，不知他是否还记昔时之恨？眼见他这副困顿情状，与武氏兄弟丰神隽朗的形貌实有天渊之别，不由得隐隐起了怜悯之心，低声向武敦儒道："爹爹送他到全真派去学艺，不知学得比咱们如何？"武敦儒还未回答，武修文接口道："师父武功天下无敌，他怎能跟咱们比？"

郭芙点了点头，道："他从前根基不好，想来难有甚么进境，却怎地又弄成这副狼狈模样？"武修文道："那几个老道跟他直瞪眼，便似要吞了他一般。

这小子脾气劣得紧，定是又闯了甚么大祸。"

三人悄悄议论了一会，听得郭靖邀郝大通等到书房说话，又说要重责杨过，郭芙好奇心起，道："快，咱们抢先到书房埋伏，去听他们说些甚么。"

武敦儒怕师父责骂，不敢答应。武修文却连声叫好，已抢在郭芙头里。郭芙右足一顿，微现怒色，向武敦儒道："你就是不听我话。"武敦儒见了她这副口角生嗔、眉目含笑的美态，心中怦的一跳，再也违抗不得，当即跟她急步而行。

三人刚在书架后面躲好，郭靖、黄蓉已引着郝大通、孙不二、尹志平、赵志敬四人走进书房，双方分宾主坐下。杨过跟着进来，站立一旁。

郭靖道："过儿，你也坐罢！"杨过摇头道："我不坐。"面对着武林中的六位高手，他纵然大胆，到这时也不自禁的惴惴不安。

郭靖向来把杨过当作自己嫡亲子侄一般，对全真七子又十分敬重，心想也不必问甚么是非曲直，定然做小辈的不是，当下板起脸向杨过道："小孩儿这等大胆，竟敢不敬师父。快向两位师叔祖、师父、师叔磕头请罪。"其时君臣、父子、师徒之间的名分要紧之极，所谓君要臣死，不敢不死；父要子亡，不敢不亡；而武林中师徒尊卑之分，亦是不容有半点儿差池。郭靖如此训斥，实是怜他孤苦，语气已温和到了万分，换作别人，早已"小畜生、小杂种"的乱骂，拳头板子夹头夹脸的打下去了。

赵志敬霍地站起，冷笑道，"贫道怎敢妄居杨爷的师尊？郭大侠，你别出言讥刺。我们全真教并没得罪您郭大侠，何必当面辱人？杨大爷，小道士给您老人家磕头赔礼，算是我瞎了眼珠，不识得英雄好汉……"

靖蓉夫妇见他神色大变，越说越怒，都是诧异不已，心想徒弟犯了过失，师父打骂责罚也是常事，何必如此大失体统？黄蓉料知杨过所犯之事定然重大异常，见郭靖给他一顿发作，做声不得，于是缓缓说道："我们给赵师兄添麻烦，当真过意不去。赵师兄却也不须发怒，这孩子怎生得罪了师父，请坐下细谈。"

赵志敬大声道："我赵志敬这一点点臭把式，怎敢做人家师父？岂不让天下好汉笑掉了牙齿？那可不是要我的好看吗？"

黄蓉秀眉微蹙，心感不满。她与全真教本没多大交情，当年全真七子摆天罡北斗阵围攻她父亲黄药师，丘处机又曾坚欲以穆念慈许配给郭靖，都曾令她大为不快，虽然事过境迁，早已不介于怀，但此时赵志敬在她面前大声叫嚷，出言挺撞，未免太过无礼。

郝大通和孙不二虽觉难怪赵志敬生气，然而如此暴躁吵闹，实非出家人本色。孙不二道："志敬，好好跟郭大侠和黄帮主说个明白。你这般暴躁，成甚么样子？咱们修道人修的是甚么道？"孙不二虽是女流，但性子严峻，众小辈都对她极为敬畏，她这么缓缓的说了几句，赵志敬当即不敢再嚷，连称："是，是。"退回座位。

郭靖道："过儿，你瞧你师父对长辈多有规矩，你怎不学个榜样？"赵志敬又待说"我不是他师父"，望了孙不二一眼，便强行忍住，哪知杨过大声道："他不是我师父！"

此言一出，郭靖、黄蓉固然大为吃惊，躲在书架后偷听的郭芙及武氏兄弟也是诧异不已。武林中师徒之分何等严明，常言道："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"郭靖自幼由江南七怪抚育成人。又由洪七公传授武艺，师恩深重，自幼便深信尊师之道实是天经地义，岂知杨过竟敢公然不认师父，说出这般件逆的话来？他霍地立起，指着杨过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你说甚么？"

他拙于言辞，不会骂人，但脸色铁青，却已怒到了极点。黄蓉平素极少见他如此气恼，低声劝道："靖哥哥，这孩子本性不好，犯不着为他生气。"

杨过本来心感害怕，这时见连本来疼爱自己的郭伯伯也如此疾言厉色，把心横了，暗想："除死无大事，最多你们将我杀了。"于是朗声说道："我本性原来不好，可也没求你们传授武艺。你们都是武林中大有来头的人物，何必使诡计损我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？"他说到"没爹没娘"四字，自伤身世，眼圈微微一红，但随即咬住下唇，心道："今日就是死了，我也不流半滴眼泪。"

郭靖怒道："你郭伯母和你师父……好心……好心传你武艺，都是瞧着我和你过世爹爹的交情份上，谁又使……又使甚么诡计了？谁……谁……又来损……损你了？"他本就不会说话，盛怒之下更是结结巴巴。

杨过见他急了，更加慢慢说话："你郭伯伯待我很好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"

黄蓉缓缓的道："郭伯母自然亏待你了。你爱一生记恨，那也由得你。"

杨过到此地步，索性侃侃而言，说道："郭伯母没待我好，可也没亏待我。你说传授武艺，其实是教我读书，武功一分不传。可是读书也是好事，小侄总是多认得了几个字，听你讲了许多古人之事。可是这几个老道……"

他手指郝大通和赵志敬，恨恨的道："总有一日，我要报那血海深仇。"

郭靖大惊，忙问："甚……甚么？甚么血海……这……这从何说起？"

杨过道："这姓赵的道人自称是我师父，不传我丝毫武艺，那也罢了，他却叫好多小道士来打我。郭伯母既不教我武功，全真教又不教，我自然只有挨打的份儿。还有这姓郝的，见到一位婆婆爱怜我，他却把人家活活打死了。姓郝的臭道士，你说这话是真是假？"想到孙婆婆为自己而死，咬牙切齿，直要扑上去和郝大通拚命。

郝大通是全真教高士，道学武功，俱已修到甚高境界，易理精湛，全真教中更是无出其右，只因一个失手误杀了孙婆婆，数年来一直郁郁不乐，引为生平恨事。全真七子生平杀人不少，但所杀的尽是奸恶之徒，从来不伤无辜。此时听杨过当众直斥，不由得脸如死灰，当日一掌打得孙婆婆狂喷鲜血的情景，又清清楚楚的现在眼前。他身上不带兵刃，当下伸出左手，从赵志敬腰里拔出长剑。

众人只道他要剑刺杨过，郭靖踏上一步，欲待相护，岂知他倒转长剑，将剑柄向杨过递去，说道："不错，我是杀错了人。你跟孙婆婆报仇罢，我决不还手就是。"

众人见他如此，无不大为惊讶。郭靖生怕杨过接剑伤人，叫道："过儿，不得无礼。"

杨过知道在郭靖、黄蓉面前，决计难报此仇，冷冷的道："你明知郭伯伯定然不许我动手，却来显这般大方劲儿。你真要我杀你，干么又不在无人之处递剑给我？"

郝大通是武林前辈，竟给这少年几句话刺得无言可对，手中拿着长剑，递出又不是，缩回又不是，手上运劲一抖，拍的一声，长剑断为两截。他将断剑往地下一丢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大踏步走出书房。郭靖待要相留，却见他头也不回的去了。

郭靖看看杨过，又看看孙不二等三人，心想看来这孩子的说话并非虚假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怎么全真教的师父们不教你功夫？这几年你在于甚么了？”问这两句话时，口气已和缓了许多。

杨过道：“郭伯伯上终南山之时，将重阳宫中数百个道士打得没还手之力，就算马刘丘王诸位真人不介意。难道旁人也不记恨么？他们不能欺你郭伯伯，难道不能在我这小小孩子身上出气么？他们恨不得打死我才痛快，又怎肯传我武功？这几年来我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，今日还能活着来见郭伯伯，当真是老天爷有眼了。”他轻轻几句话，将自己反出全真教的起因尽数推在郭靖身上。所谓“暗无天日”云云，倒也不是说谎，他住在古墓之中，自是不见天日，郭靖听来，怜惜之心不禁大盛。

赵志敬见郭靖倒有九成信了他的说话，着急起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小杂种胡说八道……你……哼，我们全真教光明磊落……那……那……”

郭靖只道杨过所言是实。黄蓉却鉴貌辨色，见杨过眼珠滚动，满脸伶俐机变的神色，心想：“这孩子狡猾得紧，其中定然有诈。”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一点武功也不会了？你在全真教门下这几年是白耽的了？”一面问一面慢慢站起，突然间手臂一长，挥掌往他天灵盖直拍下去。

这一掌手指拍向脑门正中“百会穴”，手掌根拍向额头入发际一寸的“上星穴”，这两大要穴俱是致命之处，只要被重手拍中，立时毙命，无可挽救。

郭靖大惊，叫得一声：“蓉儿！”但黄蓉落手奇快，这一掌是她家传的“落英神剑掌”，毫无先兆，手动掌至，郭靖待要相救，已自不及。

杨过身子微微向后一仰，要待避开，但黄蓉此时何等功夫，既然出手，哪里还能容他闪避，眼见手掌已拍上他脑门。杨过大惊之下，急忙伸手格架，脑中念头急转，右手微微一动，又即垂下。如郭靖这等武功高强而心智迟钝之人，心中尚未明白，便已出手。杨过却见事快极，心中立时想到：“郭伯母是试我功夫来着，要是我架了她这一掌，那就是自认撒谎。”但眼见黄蓉这一招实是极厉害的杀手，倘若她并非假意相试，自己不加招架，岂非在自送了性命？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间，猛地激起了倔强狠烈、肆意妄为的性儿，心道：“死就死好了！”他此时武功虽然未及黄蓉，但要伸手格开她这一掌却也并非难事，可是竟甘冒生死大险，垂手不动。

黄蓉这一招果然是试他武功，手掌拍到了他头顶，却不加劲，只见他脸现惊惶之色，既不伸手招架，更不暗运内功护住要穴，显是丝毫不会武功的模样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传你武功，那是为了你好。全真派的道爷们想来和我心意相同。”回身入座，向郭靖低声道：“他确然没学到全真派的武功。”

一言甫出，心中突然暗叫：“啊哟，不对！险些受了这小鬼之骗。”想起杨过在桃花岛之时，曾以蛤蟆功震伤武敦儒，武功已有了些根基，纵使这几年没半点进境，适才自己手掌拍上他的脑门，无论如何定会招架，心道：“小子啊小子，你鬼聪明得过了头，若是慌慌张张的格我一招，或许竟能给你骗过。现下你装作一窍不通，却露出破绽来了。”当下也不说破，心想且瞧你如何捣鬼再作计较。她向赵志敬望望，又向杨过瞧瞧，只是微笑。赵志敬见黄蓉试了一招，杨过并不还手，只道黄蓉已然被他瞒过，那就更加显得自己理亏，不由得怒火冲天，大声道：“这小畜生诡计多端，黄帮主你试他不出，我来试试。”走到杨过面前，指着他鼻子道：“小畜生，你当真不会武功么？你若不接招，道爷手下可不会容情，是死是活，你自己走着瞧罢。”他知杨过的武功实在自己之上，但自己猛。下杀手，却要逼得他非显露真相不可，若是仍然装假，索性一招送了他性命，最多与郭靖夫妇翻脸，拼着受教主及师父重责便是。当真是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心想：“你料定黄帮主不会伤你的性命，这才大着胆子、鬼模鬼样的装得好像。在我手下，瞧你敢不敢装假？”袍袖一挥，便要动手。

郭靖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只怕他伤了杨过性命，便要上前干预。黄蓉一拉他的袖子，低声道：“你别管。”她知赵志敬愤怒异常，出招必定沉重，杨过无法行险以图侥幸，势须还手，那时真相便可大白了。郭靖怎知其中有这许多曲折，心下惴惴，但想妻子素来料事决无差失，也就不再说话，只踏上了一步，若是当真危险，出手相救也来得及。

赵志敬向孙不二、尹志平二人说道：“孙师叔、尹师弟，这小畜生假装不会武功，我是逼得无法，这才试他。倘若他硬挺到底，我一掌击毙了他，请你们在掌教师怕、丘师怕和我师父面前作个见证。”

杨过反出全真教的原委，孙不二自是一清二楚，见他此时凭着狡狯伎俩，挤得赵志敬下不了台，明明显得全真教理亏，也盼望赵志敬逼他现出本相，冷笑道：“这般毁师叛教逆徒，打杀了便是。”她是有道高人，岂能叫人妄开杀戒？这几句话的用意实是威吓杨过，要他不敢继续装假作伪。

赵志敬有师叔撑腰，胆子更加大了，提起右足，对准杨过小腹猛踢过去。

这招“天山飞渡”刚中有柔，阳劲蕴蓄阴劲，着实厉害。但这一脚劲力虽强，却并不深奥，乃是全真派武功的入门第一课，出招平淡无奇，只要稍会武功，便能拆解。凡全真教弟子第一天学武，就必先学“天山飞渡”，跟着就学“退马势”，那是避让“天山飞渡”的一着，一攻一守，乃是最简易的套子。赵志敬使出这一招，是要使郭靖、黄蓉明白：“就算我没传他高深武功，难道这入门第一课也不教么？”

杨过见他飞腿踢来，却不使那“退马势”，叫声：“啊哟！”左手下垂，挡住了小腹。赵志敬见他竟然大着胆子不闪不让，这一脚也就不再容情，直踢过去，待得足尖与他小腹相距只余三寸，灯光下猛见他左手大拇指微微翘起，对准了自己右足内踝的“大豁穴”。

这一脚若是猛力踢去，足尖尚未及到对方身体，自己先已被点中穴道，这一来不是对方伸手点穴，却是自己将穴道凑到他指尖上去给他点了。他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，危急中立即变招，硬生生转过出脚方向，右足从杨过身旁擦过，总算避开了这一点之厄，但身子已不免一晃，满脸涨得通红。

郭靖与黄蓉都在杨过身后，看不到他的手指，还道赵志敬脚下容情，在最后关头转了去势。孙不二和尹志平却已看得清楚。尹志平默不作声。孙不二霍地站起来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这等好猾！”

赵志敬左掌虚晃，右掌往杨过左颊斜劈下去，这一招“紫电穿云”却是极精妙的上乘招数，手掌到了中途，去向突换，明明劈向左颊，掌缘却要斩在敌人右颈之中。岂知杨过早已将玉女心经练得滚瓜烂熟，这心经正是全真武功的大对头。王重阳每一招厉害的拳术掌法，当年林朝英无不拟具了巧妙破法。这时杨过见他左掌晃动，忙伸手抱头，似乎极为害怕，左手食指却已暗藏右颈，只是右掌在外遮掩，教赵志敬无法看到，待他掌缘斩至，突然右手微斜，波的一声，左手食指正好点中他掌缘正中的“后溪穴”。

这一着仍是赵志敬自行将手掌送到他手指上去给他点穴，杨过只是料敌机先，将手指放在准确的部位而已。赵志敬掌上穴道被点，登时手臂酸麻，知道中了诡计，狂怒之下，左足横扫而出，杨过大叫：“不得了！”左臂微曲，将时尖置于左腰上二寸五分之处。赵志敬左脚踢到，足踝上“照海”“太溪”二穴同时撞正杨过时尖。他这一脚在大怒之中踢出，力道强劲已极，穴道受到的震荡便也十分厉害，左腿一麻，跪倒在地。

孙不二见师侄出丑，左臂探处，伸手挽起，在他背后拍了几下，解开了穴道。

杨过见这老道姑出手既准且快，武功远远胜过赵志敬，心中也自忌惮，忙退在一边。

孙不二虽然修道多年，性子仍是极为刚强，见杨过的功夫奇诡无比，似乎正是本门武功的克星，自己出手也未必能胜，叫道：“走罢！”也不向郭黄二人道别，袍袖一拂，纵身从书房窗中扑出，径自上了屋顶。

尹志平二直犹似失魂落魄，要待向郭靖和黄蓉解释原委，赵志敬怒道：“还说甚么？”拉拉他的袍袖，两人先后跃出窗口，随孙不二而去。

以郭靖黄蓉二人眼力，自然知道赵志敬被人点了穴道，但杨过明明并未伸手出指，难道旁边有高人暗中相助不成？

郭靖立即探头到窗口一看，哪里有人？他只道赵志敬正要痛下杀手之际忽然不忍，因而假装穴道被点，借故离去。黄蓉却看出必是杨过使了诡计，只是一来她在杨过背后，眼光再好也看不到他手指手肘的动静，二来她不知世上有玉女心经这样一门武功，竟能料敌机先，将全真派武功克制得没丝毫还手之力，一时便也猜想不透。她可不会似郭靖这般君子之心度人，见全真教四道拂袖径去，大缺礼数，心下暗自意怒。

她心下沉吟，回过身来，只见书架下露出郭芙墨绿色的鞋子，当即叫道："芙儿，在这儿干甚么？"郭芙嘻嘻一笑，出来扮个鬼脸，道："我和武家哥哥在这儿找书看呢。"黄蓉知道他们三人素来不亲书籍，怎能今日忽然用功起来？一看女儿的脸色，料定他们必是事先躲着偷听。正要斥骂几句，丐帮弟子禀报有远客到临，黄蓉向杨过望了一眼，自与郭靖出去迎宾。

郭靖向武氏兄弟道："杨家哥哥是你们小时同伴，你们好好招呼他。"

武氏兄弟从前和杨过不睦，此时见他如此潦倒，在全真教中既没学到半分武功，又被师父"小畜生、小杂种"的乱骂，自是更加轻视，叫来一名庄丁，命他招呼杨过，安置睡处。

郭美对杨过却是大感好奇，问道："杨大哥，你师父干么不要你？"杨过道："那原因可就多啦。我又笨又懒，脾气不好，又不会装矮人侍候师父的亲人，去给买马鞭子、驴鞭子甚么的武氏兄弟听得此言刺耳，都变了脸。武修文先就忍耐不住，喝道："你说甚么？"杨过道："我说我不中用，讨不到师父的欢心。"

郭英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你师父是道爷，难道也有女儿么？"杨过见她这么一笑，犹似一朵玫瑰花儿忽然开放，明媚娇艳，心中不觉一动，脸上微微一红，将头转了开去。郭芙自来将武氏兄弟摆布得团团乱转，早已不当一回事，这时忽见杨过转头，知他已开始为自己的美貌倾倒，心中暗自得意。杨过眼望西首，见壁上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"桃花影落飞神剑"，下联是"碧海潮生按玉萧"。这副对联他在桃花岛试剑亭中曾经见过，知是黄药师所书，但此处的对联下面署名却是"五湖废人病中涂鸭"。他年纪比眼前这三人大不了几岁，阅历心情，却似老了十多年一般，看到"五湖废人" 四字，想起亲人或死或离，自己东飘西泊，直与废人无异，适才逼得赵志敬狼狈遁走的得意之情霎时尽消，一股凄苦萧索之意袭上心来，不禁垂下了头，暗自神伤。

郭芙低声软语："杨大哥，你这就去安置罢，明儿我再找你说话。"杨过淡淡的道："好罢！"随着那庄丁出了书房，隐约听得郭芙在发作武氏兄弟："我爱找他说话，你们又管得着了？他武功不好，我自会求爹爹教他。"



第十二回　英雄大宴

次日杨过在厅上用过早点，见郭芙在天井中伸手相招，武氏兄弟却在旁探头探脑。杨过暗暗好笑，向郭芙走去，问道："你找我么？"郭芙笑道："是啊，你陪我到门外走走，我要问你这些年来在干些甚么。"杨过嘘了一口长气，心想那真是一言难尽，三日三夜也说不完，而且这些事又怎能跟你说？

二人并肩走出大门，杨过一侧头，见武氏兄弟遥遥跟在后面。郭芙早已知道，却假装没瞧见，只是向杨过絮絮相询。杨过拣些没要紧的闲事乱说一通，东拉西扯，惹得郭芙格格娇笑。她明知杨过瞎说，却听得甚觉有趣。

二人缓步行到柳树之下，忽听得一声长嘶，一匹癞皮瘦马奔将过来，在杨过身上挨挨擦擦，甚是亲热。武氏兄弟见了这匹丑马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走到二人身边。武修文笑道："杨兄，这匹千里宝马妙得紧啊，亏你好本事觅来？几时你也给我觅一匹。"武敦儒正色道："这是大食国来的无价之宝，你怎买得起？"郭芙望望杨过，望望丑马，见二者一般的肮脏潦倒，不由得格的一声笑了出来。

杨过笑道："我人丑马也丑，原本相配。两位武兄的坐骑，想来神骏得紧了。"武修文道："咱哥儿俩的坐骑，也不过比你的癞皮马好些。芙妹的红马才是宝马呢。似前你在桃花岛上早见过的。"杨过道："原来郭伯伯将红马给了姑娘。"

四个人边说边走。郭芙忽然指着西首，说道："瞧，我妈又传棒法去啦。"

杨过转过头来，只见黄蓉和一个年老乞丐正向山拗中并肩走去，两人手中都提着一根杆棒。武修文道："鲁长老也真够笨的了，这打狗棒法学了这么久，还是没学会。"杨过听到"打狗棒法"四字，心中一凛，却丝毫不动声色，转过头来望着别处，假装观赏风景。

只听郭芙道："打狗棒法是丐帮的镇帮之宝，我妈说这棒法神妙无比，乃是天下兵刃中最厉害的招数，自不是十天半月就学得会的。你说他笨，你好聪明么？"武敦儒叹了口气，道："可惜除了丐帮的帮主，这棒法不传外人。"郭芙道："将来若是你做丐帮帮主，鲁帮主自会传你。这棒法连我爹爹也不会，你不用眼热。"武敦儒道："凭我这块料儿，怎能做丐帮帮主？

芙妹，你说师母怎会选中鲁长老接替？"郭芙道："这些年来，我妈也只挂个名儿。丐帮大大小小的事儿，一直就交给鲁有脚长老办着。我妈听见丐帮中这许多噜哩噜唆的事儿就头痛，她说何必老是这样有名无实，不如叫鲁长老做了帮主是正经。等到鲁长老学会打狗棒法，我妈就正式传位给他啦。"

武修文道："芙妹，这打狗棒法到底是怎样打的，你见过没有？"郭芙道："我没见过。咦，我见过的！"从地下检起一根树枝，在他肩头轻击一下，笑道："就是这样！"武修文大叫："好，你当我是狗儿，你瞧我饶不饶你？"伸手作势要去抓她。郭芙笑着逃开，武修文追了过去。两人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。

郭芙笑道："小武哥哥，你别再闹，我倒有个主意。"武修文道："好，你说。"郭芙道："咱们去偷着瞧瞧，看那打狗棒法究竟是个甚么宝贝模样。"

武修文拍手叫好。武敦儒却摇头道。"要是给师母知觉咱们偷学棒法，定讨一顿好骂。"郭芙愠道。"咱们只瞧个样儿，又不是偷学。再说，这般神妙的武功，你瞧几下就会了么？大武哥哥，你可真算了不起。"武敦儒给她一顿抢白，只微微一笑。郭芙又道："昨儿咱们躲在书房里偷听，我妈骂了人没有？你就是一股劲儿胆小。小武哥哥，咱们两个去。"武敦儒道："好好，算你的道理对，我跟你去就是。"郭芙道："这天下第一等的武功，难道你就不想瞧瞧？你不去也成，我学会了回来用这棒法打你。"说着举起手中树枝向他一扬。

他三人对打狗棒法早就甚是神往，耳闻其名已久，但到底是怎么个样儿，却从来没见过。郭靖曾跟他们讲述，当年黄蓉在君山丐帮大会之

中如何以打狗棒法力折群雄、夺得帮主之位，三个孩子听得欣慕无已。此刻郭芙倡议去见识见识，武敦儒嘴上反对，心中早就一百甘个的愿意，只是装作勉为其难，不过听从郭芙的主意，万一事发，师母须怪不到他。

郭芙道："杨大哥，你也跟我们去罢。"杨过眺望远山，似乎正涉遐思，全没听到他们的话。郭芙又叫了一遍，杨过才回过头来，满脸迷惘之色，问道："好好，跟你去，到哪里啊？"郭芙道："你别问，跟我来便是。"武敦儒道："芙妹，要他去干么，他又看不懂，笨头笨脑的弄出些声音来，岂不教师母知觉了？"郭芙道："你放心，我照顾着他就是了。你们两个先去，我和杨大哥随后再来。四个人一起走脚步声太大。"

武氏兄弟老大不愿，但素知郭芙的言语违拗不得。兄弟俩当下快快先行。

郭芙叫道："咱们绕近路先到那棵大树上躲着，大家小心些别出声，我妈不会知觉的。"武氏兄弟遥遥答应，加快脚步去了。

郭芙瞧瞧杨过，见他身上衣服实在破烂得厉害，说道："回头我要妈给你做几件新衣，你打扮起来，就不会这般难看了。"杨过摇头道："我生来难看，打扮也没用的。"

郭芙说过便算，也没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瞧着武氏兄弟的背影，忽然轻轻叹了口气。杨过道："你为甚么叹气？"郭芙道："我心里烦得很，你不懂的。"

杨过见她脸色娇红，禾眉微蹙，确是个绝美的姑娘，比之陆无双、完颜萍、耶律燕等还都美上三分，心中微微一动，说道："我知道你为甚么烦心。"

郭芙笑道："这又奇了，你怎会知道？真是胡说八道。"杨过道："好，我若是猜中了，你可不许抵赖。"

郭芙伸出一根白白嫩嫩的小手指抵着右颊，星眸闪动，嘴角蕴笑，道："好，你猜。"杨过道："那还不容易。武家哥儿俩都喜欢你，都讨你好，你心中就难以取舍。"

郭芙给他说破心事，一颗心登时怦怦乱跳。这件事她知道、武氏兄弟知道、她父母知道，甚至师公柯镇恶也知道，可是大家都觉得此事难以启齿，每个人心里常常想着，口中却从来没提过一句。此时斗然间给杨过说了出来，不由得她满脸通红，又是高兴，又是难过，又想嘻笑，又想哭泣，泪珠儿在眼眶中滚来滚去。

杨过道："大武哥哥斯文稳重，小武哥哥却能陪我解闷。两个儿都是年少英俊，武功了得，又都千依百顺，向我大献殷勤，当真是哥哥有哥哥的好，弟弟有弟弟的强，可是我一个人，又怎能嫁两个郎？"郭芙怔怔的听他说着，听到最后一句，啐了一口，说道："你满嘴胡说，谁理你啦？"杨过瞧她神色，早知已全盘猜中，口中轻轻哼着小调儿："可是我一个人啊，又怎能嫁两个郎？"

他连哼几句，郭芙始终心不在焉，似乎并没听见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"杨大哥，你说是大武哥哥好呢，还是小武哥哥好？"这句话问得甚是突兀。她与杨过虽是儿时游伴，但当时便有嫌隙，又是多年未见，现下两人都已长大，这般女儿家的心事怎能向他吐露？可是杨过生性活泼，只要不得罪他，他跟你嘻嘻哈哈，有说有笑，片刻间令人如坐春风，似饮美酒。况且郭芙心中不知已千百遍的想过此事，确是觉得二人各有好处，日常玩耍说笑，和武修文较为投机相得，但要办甚么正事，却又是武敦儒妥当得多。女孩儿情窦初开，平时对二人或嗔或怒，或喜或愁，将兄弟俩摆弄得神魂颠倒，在她内心，却是好生为难，不知该对谁更好些才是，这时和杨过谈起，竟不自禁的问出了口。

杨过笑道："我瞧两个都不好。"郭芙一怔，问道："为甚么？"杨过笑道："若是他二人好了，我杨过还有指望么？"他一路上对陆无双嬉皮笑脸的胡闹惯了，其实并非当真有甚么邪念，这时和郭芙说笑，竟又脱口而出。

郭芙一呆，她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，从来没人敢对她说半句轻薄之言，当下不知该发怒还是不该，板起了脸，道："你不说也就罢了，谁跟你说笑？咱们快走罢。"说着展开轻功，绕小路向山拗后奔去。

杨过碰了一个钉子，觉得老大不是意思，心想："我挤在他们三人中间干么？自己走得远远的罢！"转过身来，缓缓而行，心想："武家兄弟把这姑娘当作天讪一般，唯恐她不嫁自己。其实当真娶到了，整天陪着这般娇纵横蛮的一个女子，定是苦头多过乐趣，嘿，这般痴人，也真好笑。"

郭芙奔了一阵，只道杨过定会跟来求告赔罪，不料立定稍候，竟没他的人影。她心念一转，暗道："这人不会轻功，自然追我不上。"当即向来路赶回，只见他反而走远，心中好生奇怪，奔到他面前，问道："你怎么不来？"

杨过道："郭姑娘，请你转告你爹爹妈妈，说我走啦。"郭芙一惊，道："好端端的干么走了？"杨过淡淡一笑，道："也没甚么，我本来不为甚么而来，既然来过了，也就该去了。"

郭芙素来喜欢热闹，虽然心中全然瞧不起杨过，只觉得听他说笑，比之跟武氏兄弟说话另有一股新鲜味儿，实是一百个盼望他别走，说道："杨大哥，咱们这么久没见，我有好多话要问你呢。再说，今晚开英雄大宴，东南西北、各家各派的英雄好汉都来聚会，你怎不见识见识呢？"

杨过笑道："我又不是英雄，若是也来与会，岂不教那些大英雄们笑话？"

郭芙道："那也说得是。"微一沉吟，道："反正陆家庄不会武功之人也很多，你跟那些帐房先生、管家们一起喝酒吃饭，也就是了。"杨过一听大怒，心想："好哇，你将我当作低三下四之人看待了。"脸上却丝毫不露气恼之色，笑道："那可不错。"他本想一走了之，此时却将心一横，决意要做些事情出来羞辱她一番。

郭芙自小娇生惯养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她这几句话其实并非有意相损，却不知无意中已大大得罪了人。她见杨过回心转意，笑道："快走罢，别去得迟了，给妈先到，就偷看不到了。"她在前快步而行，杨过气喘吁吁的跟着，落脚沉重，显得十分的迟钝笨拙。

好容易奔近黄蓉平时传授鲁有脚棒法之处，只见武氏兄弟已爬在树梢，四下张望。郭芙跃上树枝，伸下手来拉杨过上去。杨过握着她温软如绵的小手，不由得心中一荡，但随即想起："你就是再美十倍，也怎及得上我姑姑半分？"

郭芙悄声问道："我妈还没来么？"武修文指着西首，低声道："鲁长老在那里舞棒，师母和师父走开说话去了。"郭芙生平就只怕父亲一人，听说他也来了，觉得有些不妥，但见鲁有脚拿着一根竹棒，东边一指，西边一搅，毫无惊人之处，低声道："这就是打狗棒法么？"武敦儒道："多半是了。师母正在指点，师父过来有事和师母商量，请她到一旁说话去了，鲁长老就独个儿这么练着。"

郭芙又看了几招，但觉呆滞，不见奥妙，说道："鲁长老还没学会，没甚么好看，咱们走罢。"杨过见鲁长老所使的棒法，与洪七公当日在华山绝顶所传果然分毫不错，心中冷笑："小女孩儿甚么也不懂，偏会口出大言。"

武氏兄弟对郭芙奉命唯谨，听说她要走，正要跃下树来，忽听树下脚步声响，郭靖夫妇并肩走近。只听郭靖说道："英儿的终身大事，自然不能轻忽。但过儿年纪还小，少年人顽皮胡闹总免不了的。在全真教闹的事，看来也不全是他错。"黄蓉道："他在全真教捣蛋，我才不在乎呢。你顾念郭杨两家祖上累世的交情，原本是该的。但杨过这小子狡狯得紧，我越是瞧他，越觉得像他父亲，我怎放心将芙儿许他？"

杨过、郭芙、武氏兄弟四人听了这几句话，无不大惊。四人虽知郭杨两家本有瓜葛牵连，却不知上代原来渊源极深，更万想不到郭靖有意把女儿许配给杨过。这几句话与各人都有莫大干系，四人自是都凝神倾听，四颗心一齐怦怦乱跳。

只听郭靖道："杨康兄弟不幸流落金国王府，误交匪人，才落得如此悲惨下场，到头来竟致尸骨不全。若他自小就由杨铁心叔父教养，决不至此。"

黄蓉叹了口气，想到嘉兴王铁枪庙中那晚惊心动魄之事，兀自寒心，低低的道："那也说得是。"

杨过对自己身世从来不明，只知父亲早亡，死于他人之手，至于怎样死法，仇人是谁，即是自己生母也不肯明言。此时听郭靖提到他父亲，说甚么"流落王府，误交匪人"，又是甚么"尸骨不全"，登时如遭雷轰电掣，全身发颤，脸如死灰。郭芙斜眼瞧了他一眼，见他如此神色，不由得心中害怕，担心他突然摔下，就此死去。

郭靖与黄蓉背向大树，并肩坐在一块岩石之上。郭靖轻抚黄蓉手背，温言道："自从你怀了这第二个孩子，最近身子大不如前，快些将丐帮的大小事务一古脑儿的交了给鲁有脚，须得好好补养才是。"郭芙大喜，心道："原来妈妈有了孩子，我多个弟弟，那可有多好、妈怎么又不跟我说？"

黄蓉道："丐帮之事，我本来就没多操心。倒是芙儿的终身，好教我放心不下。"郭靖道："全真教既不肯收容过儿，让我自己好好教他罢。我瞧他人是极聪明的，将来我把功夫尽数传与他，也不在了我与他爹爹结义一场。"

杨过此时才知郭靖原来与自己生父是金兰兄弟，"郭伯伯"这三个字，中间实有重大含义，听郭靖言语中对自己情重，心中感动，几欲流下泪来。

黄蓉叹道："我就是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因此只教他读书，不传武功。盼他将来成为一个深明大义、正正派派的好男儿，纵使不会半点武功，咱们将芙儿许他，也是心满意足的了。"郭靖道："你事事想得周全，用心本来很好，可是芙儿是这样的一个脾气，这样的一身武功，要她终身守着一个文弱书生，你说不委屈她么？你说她会尊重过儿么？我瞧啊，这样的夫妻定然难以和顺。"黄蓉笑道："也不怕羞！原来咱俩夫妻和顺，只因为你武功胜过我了。郭大侠，来来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"

郭靖笑道："好，黄帮主，你划下道儿来罢。"只听啪的一声，黄蓉在郭靖肩头轻轻拍了一下过了一会，黄蓉道："唉，这件事说来好生为难，就算过儿的事暂且搁在一旁，武家哥儿俩又怎生分解？你瞧大武好些呢，还是小武好些？"郭芙和武氏兄弟三人之心自然大跳特跳。杨过事不关己，却也急欲知道郭靖对二人的评语。

只听郭靖"嗯"了一声，隔了好久始终没有下文，最后才道："小事情上是瞧不出的。一个人要面临大事，真正的品性才显得出来。"他声调转柔，说道："好，芙儿年纪还小，过几年再说也不算迟，说不定到那时一切自有妥善安排，全不用做父母的操心。你教导鲁长老棒法，可别太费神了，这几日我总觉你气息纷乱，有些担心。我找过儿去，跟他谈谈。"说着站起身来，向来路回去。

黄蓉坐在石上调匀一会呼吸、才招呼鲁有脚过来试演棒法。这时鲁有脚已将三十六路打狗棒法尽数学全，只是如何使用却未领会诀窍。黄蓉耐着性子，一路路的详加解释。

那打狗棒法的招数固然奥妙，而诀窍心法尤其神妙无比，否则小小一根青竹棒儿怎能成为丐帮镇帮之宝？以欧阳锋如此厉害的武功，竟要苦苦思索，方能拆解得一招半式？黄蓉已花了将近一个月工夫，才将招数传授了鲁有脚，此时再把口诀和变化心法念了几遍，叫他牢牢记住，说到融会贯通，那是要瞧各人的资质与悟性了，却不是师父所能传授得了的。

郭芙与武氏兄弟不懂棒法，只听得索然无味，甚么"封"字诀如何如何，"缠"字诀又怎样怎样，第十八变怎样转为第十九变，而第十九变又如何演为第二十变。三人几次要想溜下树去，却又怕给黄蓉发觉，只盼她尽快说完口诀，与鲁有脚一齐走开。哪知黄蓉预定今日在英雄大宴之前将帮主之位传给鲁有脚，预定此时将棒法口诀一齐传完，倘若他无法领会，宁可日后慢慢再教，总之是遵依帮规，使他在接任帮主之时已然学会打狗棒法，因之说了将近一个时辰还没说完。偏生鲁有脚天资不佳，兼之年纪已老，记心减退，一时之间哪里记得了这许多？黄蓉反来复去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他总是难以记得周全。

黄蓉自十五岁上与郭靖相识，对资质迟钝之人相处已惯，鲁有脚记心不好，她倒也并不着恼。苦在帮规所限，这口诀心法必须以口相传，决不能录之于笔墨，否则写将出来让他慢慢读熟，倒可省却不少心力了。

当日洪七公在华山绝顶与欧阳锋比武，损耗内力后将这棒法每一招每一变都教了杨过，叫他演给欧阳锋观看，但临敌使用的口诀心法却一句不传。

他想杨过虽听了招数，不明心法，实无半点用处，这样便不算犯了帮规，而当时并非真的与欧阳锋过招，使棒的心法自也不必传授。哪知杨过竟会在此处原原本本的尽数听到。他天资高出鲁有脚百倍，只听到第三遍，早已一字不漏的记住，鲁有脚却兀自颠三倒四、缠七夹八的背不清楚。

黄蓉第二次怀孕之后，某日修习内功时偶一不慎，伤了胎气，因是大感虚弱。这日教了半天，颇感疲累，倚在石上休息，合眼养了一会神，叫道："芙儿、儒儿、文儿、过儿，一起都给我滚下来罢！"

郭芙等四人大吃一惊，都想："怎么她不动生色，原来早知道了！"郭芙笑道："妈，你真有本事，甚么都瞒不过你。"说着使一招"乳燕投林"，轻轻跃在她面前，武氏兄弟跟着跃下，杨过却慢慢爬下树来。

黄蓉哼了声道："凭你们这点功夫，也想偷看来着？若是连你们几个小贼也知觉不了，到江湖上行走，只怕过不了半天就中歹人埋伏。"郭芙讪讪的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自恃母亲素来宽纵，也不怕她责骂，笑道："妈，我拉了他们三个来，想要瞧瞧威震天下的打狗棒法，哪知道鲁长老使的一点也不好看。妈，你使给我瞧瞧。"

黄蓉一笑，从鲁有脚手中接过竹棒，道："好，你小心着，我要绊小狗儿一交。"郭芙全神留心下盘，只待竹棒伸来，立即上跃，教她绊之不着。

黄蓉竹棒一晃，郭芙急忙跃起，双足离地半尺，刚好棒儿一绊，轻轻巧巧的便将她绊倒了。郭芙跳起身来，大叫："我不来，我不来。那是我自己不好。"

黄蓉笑道："好罢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"

郭芙摆个马步，稳稳站着，转念一想，说道："大武哥哥，小武哥哥，你两个在我旁边，也摆马步。"武氏兄弟依言站稳。郭芙伸出手臂与二人手臂相勾，合三人之力，当真是稳若泰山，说道，"妈，不怕你啦。除非是爹爹的降龙十八掌，那才推得动我们。"黄蓉微微一笑，挥棒往三人脸上横扫过去，势挟劲风，甚是峻急。三人连忙仰后相避，这么一来，下盘扎的马步自然松了。黄蓉竹棒回带，使个"转"字诀，往三人脚下掠去，三人立足不稳，同时扑地跌倒。总算三人武功已颇有根基，上身微一沾地，立即跃起。

郭芙叫道："妈，你这个仍是骗人的玩意儿，我不来。"黄蓉笑道："适才我传授鲁长老那绊、劈、缠、戳、挑、引、封、转八诀，哪一诀是用蛮力的？你说我这是个骗人的玩意儿，那不错，武功之中，十成中九成是骗人的玩意儿，只要能把高手骗倒，那就是胜了。只有你爹爹的降龙十八掌这等武功，那才是真功夫的硬挤，用不着使巧劲诈着。可是要练到这一步，天下能有几人能够？"

这几句话只把杨过听得暗暗点头，凝思黄蓉所述的打狗棒心法，与洪七公所说的招数一加印证，当真是奥妙无穷。郭芙等三人虽然懂了黄蓉这几句话，却未悟到其中妙旨。

黄蓉又道："这打狗棒法是武林中最特异的功夫，卓然自成一家，与各门派的功夫均无牵涉。单学招数，若是不明口诀，那是一点无用。凭你绝顶聪明，只怕也难以自创一句口诀，以之与招数相配。但若知道了口诀，非我亲传招数，也只记得甚么'绊、劈、缠、戳、挑、引、封、转'八个字而已，因此不怕你们四个小鬼偷听。若是我传授别种武功，未得我的允准，以后可万万不能偷听偷学，知道了么？"郭芙连声答应，笑道："妈，你的功夫我何必偷学？难道你还有不肯教我的么？"

黄蓉用竹棒在她臀上轻轻一拍，笑道："跟两位武家哥哥玩去。过儿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。鲁长老，你慢慢去想罢，一时记不全，日后再教你。"

鲁有脚、郭芙等四人别了黄蓉，自回陆家庄去，只留下杨过站着。

杨过心中怦怦而跳，生怕黄蓉知道他偷学打狗棒法，要施辣手取他性命。

黄蓉见他神色惊疑不定，拉着他手，叫他坐在身边，柔声道："过儿，你有很多事，我都不明白，若是问你，料你也不肯说。不过这个我也不怪你。

我年幼之时，性儿也是极其怪僻，全亏得你郭伯伯处处容让。"说到这里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嘴角边现出微笑，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淘气之事，又道："我不传你武功，本意是为你好，哪知反累你吃了许多苦头。你郭伯伯爱我惜我，这份恩情，我自然要尽力报答，他对你有个极大

的心愿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。我定当尽力助你学好，以成全他的心愿。过儿，你也千万别让他灰心，好不好？”

杨过从未听黄蓉如此温柔诚恳的对自己说话，只见她眼中充满着怜爱之情，不由得大是感动，胸口热血上涌，不禁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

黄蓉抚着他的头发，柔声说道：“过儿，我甚么也不用瞒你。我以前不喜欢你爹爹，因此一直也不喜欢你，但从今后，我一定好好待你，等我身子复了原，我便把全身武功都传给你。郭伯伯也说过要传你武功。”

杨过更是难过，越哭越响，抽抽噎噎的道：“郭伯母，很多事我瞒着你，我……我……我都跟你说。”黄蓉抚着他头发，说道：“今日我很倦，过几天再说不迟，你只要做个好孩子，我就喜欢啦。待会开丐帮大会，你也来瞧瞧罢。”杨过心想洪七公逝世这等大事，自须在大会中明言，擦着眼泪不住点头。

二人在大树下这一席话，都是真情流露，将从前相互不满之情，豁然消解。说到后来，杨过竟然破涕为笑，又想到郭靖言语中对自己的期望与厚意，自与小龙女分别以来，首次感到这般温暖。

黄蓉说了一会话，觉得腹中隐隐有些疼痛，慢慢站起，说道：“咱们回去罢。”携着他手，缓步而行。杨过心想该把洪七公的死讯先行禀明，道：“郭伯母，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跟你说。”黄蓉只感丹田中气息越来越不顺畅，皱着眉头道：“明儿再说，我……我不舒服。”

杨过见她脸色灰白，不禁担心，只觉她手掌有些阴凉，大着胆子暗自运气，将一股热力从手掌上传了过去。当他与小龙女在终南山同练玉女心经之时，这门掌心传功的法门已练得极是纯熟，但他怕黄蓉的内功与他所学互有冲撞抵触，初时只微微传了些过去，后来觉得通行无阻，这才增加内力。

黄蓉感到他传来的内力绵绵密密，与全真派内功全然不同，但柔和浑厚，实不在全真高手之下，体内大为受用，片刻之间，她逆转的气血已归顺畅，双颊现出晕红，心中惊异：“这孩子却在哪里学到了这上乘内功？”向他一笑，意甚嘉许。

正要出言询问，郭芙远远奔来，叫道：“妈，妈，你猜是谁来了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今儿天下英雄聚会，我怎知是谁来了？”突然心念一动，欢然道：“啊，是武家哥哥的师伯、师叔们，这可多年不见了。”郭芙道：“妈你真聪明，怎么一猜就中？”黄蓉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武家哥儿俩寸步也不离开你，忽然不跟着你，定是他们亲人到了。”杨过向来自恃聪明机变，但见黄蓉料事如神，远在自己之上，不禁骇服。

黄蓉又道：“芙儿，恭喜你又得能多学一阿上乘武功，就只怕你学不会。”

郭芙问道：“甚么武功？”杨过冲口而出：“一阳指！”郭芙不去理他，随口道：“你懂甚么？妈，是甚么武功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杨大哥不已说了？”

郭芙道：“啊，原来是妈跟你说的。”

黄蓉和杨过都微笑不语。黄蓉心想：“过儿聪明智慧，胜于武家兄弟十倍。芙儿是个草包，更加不用提。他知一阳指是一灯大师的本门功夫，武氏兄弟的师叔伯们到来，怜他兄弟孤苦，定会传授；而他哥儿俩要讨好芙儿，自是学到甚么就转送给她甚么了。”郭芙却好生奇怪，妈妈干么要将此事先告诉了杨过，难道真要将我终身许给这小叫化吗？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向杨过白了一眼，做个鬼脸。

大理国一灯大师座下有渔樵耕读四大弟子。武氏兄弟的父亲武三通即是位列第三的农夫。他自与李莫愁一战受伤，迄今影踪不见，存亡未卜。此次来赴英雄宴的是渔人泗水渔隐与书生朱子柳二人。

朱子柳与黄蓉一见就要斗口，此番阔别已十余年，两人相见，又是各逞机辩。欢叙之后，泗水渔隐与朱子柳二人果然找了间静室，将一阳指的入门功夫传于武氏兄弟。

这日上午，陆家庄上又到了无数英雄好汉。陆家庄虽大，却也已到处挤满了人。

中午饭罢，丐帮帮众在陆家庄外林中聚会。新旧帮主交替是丐帮最隆重的庆典，东南西北各路高辈弟子尽皆与会，来到陆家庄参与英雄宴的群豪也均受邀观礼。

十余年来，鲁有脚一直代替黄蓉处理帮务，公平正直，敢作敢为，丐帮中的污衣、净衣两派齐都心悦诚服。其时净衣派的简长老已然逝世，梁长老长年缠绵病榻，彭长老叛去，帮中并无别人可与之争，是以这次交替乃是顺理成章之事。黄蓉按着帮规宣布后，将历代帮主相传的打狗棒交给了鲁有脚，众弟子一齐向他唾吐，只吐得他满头满脸、身前身后都是痰涎，于是新帮主接任之礼告成。

杨过见帮主交接的礼节甚是奇特，心中暗暗称异，正要起身禀报洪七公逝世的讯息，忽见一个老年乞丐跃上大石，大声说道：“洪老帮主有令，命我传达。”帮众听了，登时齐声欢呼。他们十多年未得老帮主信息，常自挂念，忽闻他有号令到来，个个欣喜若狂。人丛中一个乞丐大声叫道：“恭祝洪老帮主安好！”众丐一齐呼叫，当真是声振天地。呼声此伏彼起，良久方止。

杨过见群丐人人激动，有的甚至泪流满面，心想：“大丈夫得能如此，方不在在这世上走一遭。只是众人这等欢欣，我又何忍将洪老帮主逝世的讯息说了出来？何况我人微言轻，述说这等大事，他们未必肯信。会中七嘴八舌，势必乱成一团，这又不是好事，何必扫他们的兴？”再想：“他们问到洪老帮主的死因，我自不能隐瞒义父跟他比武之事。武氏兄弟知道我跟义父学过‘蛤蟆功’，他们焉有不说出来之理？会中这许多化子难免要疑心我从旁相助义父，一起下手，因而害死了洪老帮主，那当真是百口莫辩了。待得大会散后，我详详细细的告知郭怕母，让她转告便了。”暗自庆幸亏得这老丐抢先出来，否则自己未加深思，径自直言，势必要惹起重大麻烦。

只听那老丐说道：“半年之前，我在广南东路韶州始兴郡遇见洪老帮主，陪着他老人家喝了一顿酒。他老人家身子健旺，胃口极好，酒量跟先前亦是一般无二。”群丐又是大声欢叫，夹杂着不少笑声。那老丐接着道：“老帮主这些年来，杀了不少祸国殃民的狗官恶霸，他说刚听到消息，有五个大坏蛋叫作甚么‘藏边五丑’，奉了蒙古靴子之命，在川东、湖广一带作了不少坏事，他老人家就要赶去查察，要是的确如此，自然要取了这五条狗命。”

一名中年乞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‘藏边五丑’前一阵好生猖撅，只是行踪飘忽，我们川东众兄弟始终找他们不到。近来却突然不知去向，定然是给老帮主出手除了。”丐帮弟子与观礼的群豪纷纷鼓掌。杨过心下黯然：“你们怎知洪老帮主和我义父将‘藏边五丑’打成废人之后，他二位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”

那老丐又道：“洪老帮主言道：方今天下大乱，蒙古鞑子日渐南侵，蚕食我大宋天下，凡我帮众，务须心存忠义，誓死杀敌，力御外侮。”群丐齐声答应，神情极是激昂。那老丐道：“朝廷政事紊乱，奸臣当道，要那些臭官儿们来保国护民，那是办不到的。眼下外患日深，人人都要存着个捐躯报国之心，洪老帮主命我勉励众位好兄弟，要牢牢记住‘忠义’二字。”群丐轰然而应，齐声高呼：“誓死遵从洪老帮主的教训。”

杨过自幼失教，不知“忠义”两字有何等重大干系，只是见群丐正义凛然，不禁大有所感，觉得前时戏弄丐帮弟子，倒是自己的不是了。

丐帮大会以后办的都是些本帮赏罚升黜等事，帮外宾客不便与闻，纷纷告辞退出。

到得晚间，陆家庄内内外外挂灯结彩，华烛辉煌。正厅、前厅、后厅、厢厅、花厅各处一共开了二百余席，天下成名的英雄豪杰倒有一大半赴宴。

这英雄大宴是数十年中难得一次的盛举，若非主人交游广阔，众所钦服，决计难以邀到这许多武林英豪。

郭靖、黄蓉夫妇陪伴主宾，位于正厅。黄蓉替杨过安排席次，便在她坐席之旁。郭芙与武氏兄弟反而坐得甚远。

郭芙初时有些奇怪，心想：“这人不会武功，妈怎么让他坐这好位？”

突然转念一想，不由得心中一凉：“啊哟不好，爹爹说要将我许配于他，莫非妈竟依从了爹爹？”她越想越怕，想到刚才眼见妈妈拉住了杨过之手而行，神情亲热，又想爹妈互敬互重，爹爹要是执意如此，妈妈自也不会不允。她斜眼望着杨过，又是担心，又是气愤，心想：“我怎能嫁给这小叫化？”忍不住要哭了出来。武修文恰好在此时说道：“芙妹，你瞧那姓杨的小子也坐在这儿，他算是哪一门子的英雄？”郭芙气鼓鼓的道：“你有本事就赶他走啊！”

武氏兄弟对杨过原本只是心存轻视，但在树上听到郭靖说要将女儿许配于他，已然大生敌意。武修文听了郭芙之言，心想：“我何不羞辱他一番？教他在众英雄之前大大出一番丑。师母向来极其要强好胜，这姓杨的当众栽个大筋斗，师母便决不能再要他做女婿。”他适才跟师伯学了一阳指功夫，正好一试，说道：“他既要冒充英雄，那就让他摆摆架子，大大的露一下脸。”

站起身来，满满斟了两杯酒，走到杨过身旁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这些年来你定是挺得意罢？我敬你一杯。”

杨过见武修文走近之时，眼光不住转过去瞧郭芙，脸上神色狡狯，显是不怀好意，心想：“他过来敬酒，定有鬼花样。但说在酒中下毒，料他也是不敢。”于是站起接过酒来，说道：“多谢。”一饮而尽。就在此时，武修文突然伸出右手食指，往他腰间点去。他将身子挡住了旁人眼光，这一指对准了杨过的“笑腰穴”，听师伯言道，以一阳指法点中了敌人的“笑腰穴”，对方便要大笑大叫，穴道不解，始终大笑不止。

杨过早就在全神提防，岂能中此暗算？其实即是对方出其不意的突施偷袭，以他此时武功，也决不能着了道儿。若依杨过平时半点不肯吃亏的脾气，定要狠狠反击，不是摔武修文一交，便是反点他“笑腰穴”，但今日与黄蓉说了一番话后，心中愉乐，和平舒畅，暗想：“你虽和我过不去，但总是郭伯伯、郭伯母的徒弟，我也不来跟你一般见识。”当下暗运欧阳锋所授内功，全身经脉霎时之间尽皆逆转，所有穴道即行变位，只是他此时并非头下脚上的倒立，而于这功夫也是修为甚浅，经脉只能逆转片刻，一呼一吸之后便即回顺，必须再运内功，方得二次逆转片时。但就只这么短短一刻，已足令武修文这一指全无效用。”

武修文一指点后，见杨过只是微微一笑，坐回原位，竟是半点不动声色，心中好生奇怪，回到自己席上，低声道：“哥哥，怎么师伯教的功夫不管使？”

武敦儒道：“甚么不管使？”武修文将适才之事说了。武敦儒冷笑道：“定是你出指不对，又或是认穴歪了。”武修文急道：“怎么不对？你瞧。”手指一起，作势往兄长腰中点去，姿式劲道，与师伯所传丝毫不差。

郭芙小嘴一撅，道：“我还道一阳指是甚么了不起的玩意，哼！瞧来也没甚么用。”她得知武氏兄弟学了一阳指而自己不会，虽说二人日后必定传她，心中却已不甚乐意。

武敦儒霍地站起身来，也斟了两杯酒，走到杨过身前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咱哥儿俩数年不见，此番重逢，小弟也敬你一杯。”杨过心中暗笑：“你弟弟已显过身手，瞧你做哥哥的又有甚么高招？”筷上夹了一大块牛肉，也不放下，左手接过酒杯，笑道：“多谢。”

武敦儒更不遮掩，右臂倏出，袍袖带风，出指疾往杨过腰间戳去。杨过见他来指势狠，自己于这逆运经脉的功夫所习有限，只怕抵挡不住，当下不再运气逆脉，手臂下垂，将一大块牛肉挡在自己“笑腰穴”上。他这一下后发而先至，武敦儒全然不觉，食指戳去，正好刺中牛肉。杨过放下筷子，笑道：“喝了酒吃块牛肉最好。”武敦儒提起手来，只见五只手指抓着好大一块牛肉，汁水淋漓，拿着又不是，抛去又不好，甚是狼狈，狠狠向杨过瞪了一眼，回入座中。

郭芙见他手中抓着一大块牛肉，很是奇怪，问道，“那是甚么？”武敦儒涨红了脸，难以答语。正狼狈间，只见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脚举着酒杯，站了起来。

他举杯向群雄敬了一杯酒，朗声说道：“敝帮洪老帮主传来号令，言道蒙古南侵日急，命敝帮帮众各出死力，抵御外侮。

现下天下英雄会集于此，人人心怀忠义，咱们须得商量一个妙策，使得蒙古鞑子不敢再犯我大宋江山。”他说了这几句话后，群雄纷纷起立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都是赞同之意。此日来赴英雄宴之人多数都是血性汉子，眼见国事日非，大祸迫在眉睫，早就深自忧心，有人提起此事，忠义豪杰自是如响斯应。

一个银髯老者站起身来，声若洪钟，说道：“常言道蛇无头不行，咱们空有忠义之志，若无一个领头的，大事难成。今日群雄在此，大伙儿便推举一位德高望重、人人心服的豪杰出来，由他领头，众人齐奉号令。”群雄一齐喝彩，早有人叫了起来：“就由你老人家领头好啦！”“不用推举旁人啦！”

那老者哈哈笑道：“我这臭老儿又算得哪一门子货色？武林高手，自来以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为首。中神通重阳真人仙去多年，东邪黄岛主独来独往，西毒非我辈中之人，南帝远在大理，不是我大宋百姓。群雄盟主，自是非北丐洪老前辈莫属。”

洪七公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当真是众望所归，群雄一齐鼓掌，再无异议。

人丛中一人说道：“洪老帮主自然做得群雄盟主，除他老人家之外，又有哪一个艺能服众，德能胜人，担当得了这个大任？”他话声响亮，众人齐往发声之处瞧去，却看不到人，原来说话的人身材甚矮，给旁边之人遮没了。

有人间道：“是哪一位说话？”

那矮子跃起身来，站到了桌上，但见他身高不满三尺，年逾四旬，满脸透着精悍之气。有人识得他是江西好汉“矮狮”雷猛。众人欲待要笑，见了他左顾右盼的威猛眼光，都把笑声吞下了肚里。只听他道：“可是洪老帮主行事神出鬼没，十年之中难得露一次脸，要是遇上了抗敌御侮的大事，恰好无法向他老人家请示，那便如何？”群雄心想：“这话倒也说得是。”雷猛又道：“咱们今日所作所为，全是尽忠报国的事，实无半点私心。咱们推举一位副盟主，洪老盟主云游四方之时，大伙儿就对他唯命是从。”

喝彩鼓掌声中，有人叫道：“郭靖郭大侠！”有人叫道：“鲁帮主最好。”

有人道：“丐帮前黄帮主足智多谋，又是洪老帮主的弟子，我推举黄帮主。”

又有人道：“就是此间陆庄主。”更有人叫，“全真教马教主。长春子丘真人。”一时众论纷坛。

正乱间，厅口快步进来四个道人，却是郝大通、孙不二、赵志敬、尹志平四人。杨过见他们去而复回，心道，“哼，要朋我再干一场吗？”郭靖和陆冠英大喜，忙离席相迎。全真派号称天下武术正宗，今日英雄大宴中若无全真派高手参与，自然大为逊色。

郝大通在郭靖耳边低声道：“有敌人前来捣乱，须得小心提防。我们特地赶回报讯。”郭靖心想，广宁子郝大通是全真教中有数高手，江湖上武功胜过他的没有几人，他说这几句话的声音微微发颤，对头自必是极厉害的人物，低声问道：“欧阳锋？”郝大通道：“不，是我曾折在他手下的那个蒙古人。”郭靖心中一宽，点头道：“是霍都王子？”

郝大通还未回答，只听得大门外号角之声呜呜吹起，接着响起了断断续续的击磬之声。陆冠英叫道：“迎接贵宾！”语声甫歇，厅前已高高矮矮的站了数十个人。

堂上群雄部在欢呼畅饮，突然见这许多人闯进厅来，都是微感诧异，但均想此辈定是来赴英雄宴的人物，眼见内中并无相识之人，也就不以为意。

郭靖低声向黄蓉转述了郝大通的说话，便即站起身来，夫妻俩与陆冠英夫妇一起迎了出去。郭靖识得那容貌清雅、贵公子模样的是蒙古霍都王子；那脸削身瘦的藏僧是霍都的师兄达尔巴。这二人曾在终南山重阳宫中会过，虽是一流高手，但武功比自己为逊，也不去惧他。只见这二人分站两旁，中间站着一个身披红袍、极高极瘦、身形犹似竹竿一般的藏僧，脑门微陷，便似一只碟子一般。

郭靖与黄蓉互望了一眼，他们曾听黄药师说起过西藏密宗的奇异武功，练到极高境界之时，顶门微微凹下，此人顶心深陷，难道武功当真高深之极？

怎么江湖上从不曾听说西藏有这么一个高手？两人暗中提防，同时躬身施礼。郭靖说道：“各位远道到来，就请入座喝上几杯。”他既知来者是敌，也不说甚么“光临、欢迎”之类口是心非的言语。陆冠英吩咐庄丁另开新席，重整杯盘。

武氏兄弟一直帮着师父师母料理事务，武修文快手快脚，尤是第一等的精明干练人物。两兄弟指挥庄丁，在最尊贵处安排席次，一面不住道歉，请众宾挪动座位。郭芙见杨过安安稳稳的坐着，全不动弹，瞧着十分的不顺眼，心道：“你也算得甚么英雄？天下英雄死光光了，也轮不到你。”向武修文使个眼色，又向杨过一努嘴。武修文会意，走到杨过身前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的座位儿挪一挪。”也不等他示意可否，

已指挥庄丁将他杯筷搬到了屋角落里最僻的一席。杨过心中怒火渐盛，当下也不说话，只是暗暗冷笑。

这边厢霍都王子向那高瘦藏僧说道：“师父，我给你老人家引见中原两位大名鼎鼎的英雄……”郭靖一惊：“原来他是这蒙古王子的师父。”那藏僧点了点头，双目似开似闭。霍都王子道：“这位是做过咱们蒙古西征右军元帅的郭靖郭大侠，这位是郭夫人，也即是丐帮的黄帮主。”那藏僧听到“蒙古西征右军元帅”八字，双目一张，斗然间精光四射，在郭靖脸上转了一转，重又半垂半闭，对丐帮的帮主却似不放在心上。

霍都王子朗声说道：“这位是在下的师尊，西藏圣僧，人人尊称金轮法王，当今大蒙古国皇后封为第一护国大师。”这几句话说得甚是响亮，满厅英雄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众人愕然相顾，均想：“我们在这里商议抵御蒙古南侵，却怎地来了个蒙古的甚么护国大师？”

杨过更是一凛，记得那日在华山绝顶，义父与洪七公都曾称赞藏边五丑所学功夫“了不起”，要他们带讯去叫师祖金轮法王来比划比划；此刻金轮法王与藏边五丑的师父达尔巴同时到来，义父与洪七公却已不在人世了，既感伤心，又知这高瘦藏僧定是非同小可。

郭靖不知如何对付这几人才好，只淡淡的说道：“各位远道而来，请多喝几杯。”

酒过三巡，霍都王子站起身来，折扇一挥，张了开来，露出扇上一朵娇艳欲滴的牡丹，朗声说道：“我们师徒今日未接英雄帖，却来赴英雄大宴，老着脸皮做了不速之客，但想到得会群贤，却也顾不得许多了。盛会难得，良时不再，天下英雄尽聚于此，依小王之见，须得推举一位群雄的盟主，领袖武林，以为天下豪杰之长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“矮狮”雷猛大声道：“这话不错。我们已推举了丐帮洪老帮主为群雄盟主，现下正在推举副盟主，阁下有何高见？”

霍都冷笑道：“洪七公早就归位了。推一个鬼魂做盟主，你当我们都是死人么？”此言一出，群雄齐声大哗，丐帮帮众尤其愤怒异常，纷纷叫嚷。

霍都道：“好罢，洪七公若是未死，就请他出来见见。”

鲁有脚将打狗棒高举两下，说道：“洪老帮主云游天下，行踪无定。你说要见，就轻易见得着么？”霍都冷笑道：“莫说洪七公此时死活难知，就算他好端端的坐在此处，凭他的武功德望，又怎及得上我师父金轮法王？各位英雄请听了，当今天下武林的盟主，除了金轮法王，再无第二人当得。”

群雄听了这一番话，都已明白这些人的来意，显是得知英雄大宴将不利于蒙古，是以来争盟主之位。倘若金轮法王凭武功夺得盟主，中原豪杰虽然决不会听他号令，却也是削弱了汉人抗拒蒙古的声势。众人素知黄蓉足智多谋，不约而同的转过头去望她，心想：“这几十个人武功再强，也决不能是这里数千人的对手，不论单打独斗还是群殴，我们都不致落了下风，大家只听黄帮主号令行事便了。”

黄蓉知道今日若不动武，决难善罢，群殴自然必胜，只是难令对方心服，朗声说道：“此间群雄已推举洪老帮主为盟主，这个蒙古好汉却横来打岔，要推举一个大家从未闻名、素不相识的甚么金轮法王。若是洪老帮主在此，原可与金轮法王各显神通，一决雌雄，只是他老人家周游天下，到处诛杀蒙古鞑子铲除为虎作伥的汉奸，没料到今日各位自行到来，未能在此恭候，他老人家日后知道了，定感遗憾，好在洪老帮主与金轮法王都传下了弟子，就由两家弟子代师父们较量一下如何？”

中原群雄大半知道郭靖武功惊人，又当盛年，只怕已算得当世第一，此时纵然是洪七公也未必能强过他去，若与金轮法王的弟子相较，那是胜券在握，决无败理，当下纷纷叫好喝彩，声震屋瓦。在偏厅、后厅中饮宴的群雄得到讯息，纷纷涌来，一时廊下、天井、门边都挤满了人，众人叫好助威。

金轮法王一边人少，声势自是大大不如。

霍都当年在重阳宫与郭靖交手，一招即败，其时还道他是全真派门人，后来稍加打听，自即知道了他的来历。师兄达尔巴与自己只怕仲之间，就算师兄弟两人齐上，多半也敌不过洪七公这位弟子郭大侠，但若不允黄蓉之议，今日这盟主一席自是夺不到了，这个变故实非始料之所及，不禁徬惶无计。

金轮法王道：“好，霍都，你就下场去，和洪七公的弟子比划比划。”

他话声极是重浊，这句话一口气说将出来，全然不须转换呼吸。他一直在西藏住，料想凭着霍都的武功，在中原定然少有敌手，最多是不敌北丐、东邪、西毒等寥寥几个前辈而已，却不知他曾折在郭靖手下。霍都答应一声，随即低声道：“师父，那洪老儿的徒弟十分了得，弟子恐怕难以取胜，莫要堕了师父的威风。”

金轮法王脸一沉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难道连人家的徒儿也斗不过？‘快下去。”霍都甚是尴尬，他输给郭靖之事，一直瞒着师父，此刻不敢事到临头才来禀明，他只道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当世无人能与匹敌，只消法驾来到英雄宴，盟主之位自是手到拿来，哪知竟会要自己与郭靖比武，正自焦急，一个身穿蒙古官服的胖大汉子走近身来，凑嘴到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。霍都一听大喜，站起身来，张开扇子拨了几拨，朗声说道：“素闻丐帮的镇帮之宝，有一套叫做甚么打狗棒法的，是洪老帮主生平最厉害的本事。小王不才，要凭这柄扇子破他一破。若是破得，看来洪七公的本事也不过尔尔了！”

黄蓉初时见有人在他耳边说话，并未在意，忽听他提到打狗棒法，只轻轻几句话，便将武功最强的郭靖撇在一边，却是谁人献此妙策？向那蒙古人瞧去，当即省悟，认出此人是丐帮中四大长老之一的彭长老，原来他已投靠蒙古，改穿了蒙古装束，留了蓬蓬松松的满腮大胡子，帽子低垂，直遮至眼，若不留神细看，还真认不出，也只有他，才知打狗棒法非丐帮帮主不传，郭靖武功虽高，却是不会。霍都说这番话，明是指名向自己与鲁有脚挑战。鲁有脚的棒法新学乍练，领会有限，使用不得，那是非自己出马不可了。

郭靖知道妻子的打狗棒法妙绝天下，料想可以胜得霍都，但她这几个月来胎气方动，内息不调，万不能与人动武，于是步出座位，站在席间，说道：“洪老帮主的打狗棒法向来不肯轻用，你就来领教领教他老人家的降龙十八掌好了。”

金轮法王双目半张半闭，见郭靖出座这么一站，当真是有苦渊停岳峙，气势非凡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：“此人果真了不起，”霍都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终南山重阳官中，小王与阁下曾有一面之缘，当日阁下自称是马钰、丘处机诸道的门人，怎么又冒充起洪七公的弟子来啦？”郭靖正要回答，霍部抢着又道：“一人投拜数位师父，本来也是常事。然而今日乃金轮法王与洪老帮主较量功夫，阁下武功虽强，却是艺兼众门，须显不出洪老帮主的真实本事。”

这番话倒也甚是有理，郭靖本就拙于言辞，一时难以辩驳。

群雄却大声叫嚷起来：“有种就跟郭大侠较量，没胆子的就夹着尾巴走罢。”“郭大侠是洪老帮主及门弟子，若他代不得，谁又代得了？”“你先吃了降龙十八掌的苦头，再试打狗棒法不迟。”

霍都仰天长笑，发笑时潜运内力，哈哈哈哈，呵呵呵呵，将群雄七嘴八舌的言语都压了下去，只震得大厅上的烛火摇晃不定。群雄相顾失色，都想：“瞧不出他年纪轻轻，公子哥儿般的人物，居然有此厉害内功。”霎时间都静了下来。

霍都向金轮法王朗声道：“师父，咱们让人冤啦。初时只道今日天下英雄聚会，才千里迢迢的赶来，哪知尽是些贪生怕死之徒。咱们快走，你若不幸做了这些人的盟主，教天下好汉说你是天下酒囊饭袋之首，岂非污辱了你老人家的名头？”

群雄均知他是有意相激，定要挑黄蓉出战，可是他说话如此狂妄，实是令人难忍。众人喝骂声中，鲁有脚竹棒一摆，大踏步走到席间，道：“在下是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脚，打狗棒法十成中还学不到一成，原本不该使用。只是你定要尝尝给打狗棒痛打一顿的滋味，在下就打你几棒罢。”鲁有脚的武功本已颇为精湛，打狗棒法虽未学全，究已使他原来武功加强不少威力，眼见霍都年甫三旬，料想他纵得高人传授，功力也必不深，他知黄蓉身子不适，自己不论是胜是败，总不能让她涉险。

霍都只求不与郭靖过招，旁人一概不惧，当即抱拳躬身，说道：“鲁帮主，幸会幸会。跟你讨教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黄蓉暗暗着急，但想鲁有脚新任帮主，他既已出言挑战，自己便不能再加阻拦，否则既折了鲁有脚的威风，又显得自己的权势仍在丐帮帮主之上，只有让他先斗上一阵再说。

陆家庄上管家指挥家丁，挪开酒席，在大厅上空出七八张桌子的地位来，更添红烛，将厅中心照耀得白昼相似。

霍都叫道："请罢！"两个字刚出口，扇子挥动，一阵劲风向鲁有脚迎面扑去，风中竟微带幽香。鲁有脚怕风中有毒，忙侧风避开。霍都一扇挥出，跟着擦的一声，扇子已折成一条八寸长的点穴笔，径向敌人胁下点去。鲁有脚竹棒扬起，竟不理会他的点穴，用缠字诀一绊一挑。这打狗棒法当真巧妙异常，去势全在旁人万难料到之处，霍都轻跃相避，哪知竹棒猛然翻转，竟已击中他的脚胫。他一个踉跄，跃出三步，这才不致跌倒。旁观群雄齐声喝采，呼叫："打中狗儿啦！""教你见识见识打狗棒法的威风！"

这一下挫折，霍都登时面红过耳，轻飘飘一个转身，左手挥掌击了出去。

鲁有脚飞起左脚，竹棒横扫，登时棒影飞舞，变幻无定。霍都暗暗心惊："打狗棒法果然名不虚传！"打叠十二分精神，右扇左掌，全力应付。鲁有脚的棒法毕竟未曾学全，数次已可得手，始终功亏一篑。郭靖、黄蓉在旁看着，不住暗叫："可惜！"

再拆得十余招，鲁有脚棒法中的破绽越露越大。杨过每招看得清楚，不由得暗暗皱眉。幸好打狗棒先声夺人，一出手就打中了对方脚腔，霍都心有所忌，不敢过分逼近，否则鲁有脚早已落败。黄蓉见情势不妙，正欲开言叫他下来，鲁有脚突使一招"斜打狗背"，竹棒一晃，夹头夹脸打在霍都的左边面颊。可是这一棒使得过重，失了轻妙之致，霍都羞痛交集之下，伸手急带，已将竹棒抓在手里，当下再没顾虑，腾的一掌，正中鲁有脚胸口，跟着又横扫一腿，喀喇一声，鲁有脚脚骨已断，一口鲜血喷出，向前直摔下去，两名七袋弟子急忙抢上扶下。群雄见霍都出手如此狠辣，都是愤怒异常，纷纷喝骂。

霍都双手横持那根晶莹碧绿的竹棒，洋洋得意，说道："丐帮镇帮之宝的打狗棒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"他有意要折辱这个中原侠义道的大帮会，双手拿住竹棒两端，便要将竹棒折为两截。

突然间绿影晃动，一个清雅秀丽的少妇已站在面前，说道："且慢！"

正是黄蓉。霍都见她身法奇快，吃了一惊，只说得一个："你……"黄蓉左手轻挥，右手探取他双目。霍都忙举手相格，黄蓉已将竹棒轻轻巧巧的夺了过来。

这一招夺棒手法叫做"英口夺杖"，乃是打狗棒法中极高明的招数。当年丐帮洞庭湖君山大会，黄蓉曾以这招手法在杨康手中连夺三次竹棒。这一招变幻莫测，夺棒时百发百中，再强的高手也闪避不及。堂上堂下群雄采声大起，黄蓉回身入座，将竹棒倚在身旁，留着霍都站在当地，甚是狼狈。

他虽武学精深，但黄蓉到底用何手法夺去竹棒，实是不解其故，心想："难道这女子会使幻术？"耳听得众人纷纷讥嘲，斜眼又见师父脸色铁青，料想这样一个美貌少妇真正本领自必有限，当即大声道："黄帮主，我已将棒儿还了给你，这就请来过过招。你总不会不敢罢？"此言一出，果然有人以为适才并非黄蓉夺棒，乃是他将竹棒交还，以求比试。只有武功极高之人，才看出是黄蓉强夺过来。

郭芙听了他这话大是气恼，她一生之中从未见人胆敢对母亲如此无礼，刷的一声，抽出了佩剑。武修文道："芙妹，我去给你出气。"武敦儒也是这个心思，二人不约而同的跃到厅心。一个道："我师母是尊贵之体。"另一个接上道："焉能跟你这蛮子动手？"那一个又道："你先领教领教小爷的功夫再说。"

霍都见二人年纪轻轻，但身法端稳，确是曾得名师指点，心想："我们今日来此，原是要耀武扬威，折一折汉人武师的锐气，多打几场甚好。只是彼众我寡。若是惹成群殴，可就难弄得很，"于是说道："天下英雄请了，这两个乳臭小儿要和我比武，若是小王出手，只怕给人说一声以大欺小，倘若不比，倒又似怕了两个孩于。这样罢，咱们言明比武三场，哪一方胜得两场，就取盟主之位。小王与鲁帮主适才的比试不必计算，大家从头比起。

各位请看妥是不妥？"这几句话占尽身份，显得极为大方。

郭靖、黄蓉与众贵宾低声商量，觉得对方此议实是难以拒却，今日与会之人，除了黄蓉不能出阵之外，算来以郭靖、郝大通，和一灯大师的四弟子书生朱于柳三人武功最强。朱子柳是大理国人，并非宋人，但大理和大宋唇齿相依，近年来也颇受蒙古的胁迫，算得是同仇敌忾，何况他与靖蓉夫妇交好，自是义不容辞。当下商定由朱子柳第一阵斗霍都，郝大通第二阵斗达尔巴，郭靖压阵，挑斗金轮法王。这阵势是否能胜，殊无把握，要是金轮法王武功当真极高，连郭靖也抵敌不住，说不定三阵连输，那当真是一败涂地了。

众人议论未决，黄蓉忽道："我倒有个必胜的法儿。"郭靖大喜，正要相询，忽听金刃劈风，霍霍生响，众人转过头来，只见武氏兄弟各使长剑，已和霍都一柄扇子斗在一起。郭靖、黄蓉夫妇，以及一灯大师门下的点苍渔隐与朱子柳均关心徒儿安危，凝目观斗。

原来武氏兄弟听霍都王子出言不逊，直斥自己是乳臭小儿，这话给心上人听在耳中，这面子如何下得去？何况适才见师母夺他竹棒，手到拿来，心想他虽打败鲁有脚，看来是鲁有脚功夫实在太过不济，倒非此人了得，又想兄弟俩已得师父的武功真传，一人即或斗他不过，二人合力，决无败理。也不管他要比三场比四场，当真是初生犊儿不怕虎，兄弟俩使个眼色，双剑齐出。

可是郭靖武功虽高，却不大会调教徒儿，自己领会了上乘武学精义，传授时却总是辞不达意，说不明白。武氏兄弟资质平平，在短短数年中又学到了多少？只数招之间，二人的长剑便给霍都逼住了，半点施展不开。

霍都有意欲在群雄之前逞能立威，眼见武修文长剑刺到，他左手食指往上一托，搭住了平面剑刃，扇子斜里挥去，拦腰击在剑刃之上，铮的一声，长剑断为两截。武氏兄弟大惊，武修文急忙跃开，武敦儒怕伤了兄弟，挺剑直刺霍都背心，要教他不能追击。霍都早已料到此招，头也不回，折扇回转，两下里一凑合，正好搭在剑背，手指转了两转。他只是手指转动，武敦儒手中长剑若要顺着扇子而转，肩骨非脱骱不可，只得松手离剑，向后跃开，但见长剑直飞上去，剑光在半空中映着烛火闪了几闪，这才跌下。

武氏兄弟又惊又怒，虽然赤手空拳，并不惧怕。武敦儒左掌横空，摆着降龙十八掌的招式；武修文却是右手下垂，食指微屈，只要敌人攻来，就使一阳指对付。

霍都见二人姿式凝重，倒也不敢轻视，心道："赢到此处，已然够了，莫要见好不收，自讨没趣。"降龙十八掌和一阳指都是武学中一等一的功夫，武氏兄弟功力虽浅，摆出来的架子却是分毫不错，常人看了也不觉甚么，在霍都这等行家眼中却知并非易与，当下哈哈一笑，拱手道："两位请回罢，咱们只分胜败，不拚生死。"语意中已客气了许多。

武氏兄弟脸上含羞，料想空手与他相斗，多半只有败得更惨，二人垂头丧气的退在一旁，却不到郭芙身边。郭芙急步过去，大声道："武家哥哥，咱们三人齐上，再跟他斗过。"众人群相注目。郭芙右手持剑，左手一挥，叫道："我们师兄妹三个一齐来。"郭靖喝道："芙儿，别胡闹！"郭芙最怕父亲，只得退了几步，气鼓鼓的望住霍都。霍都见她娇艳美貌，笑吟吟的点了点头。郭芙瞪了他一眼，转过头不理。武氏兄弟本来深恐被郭芙耻笑，此时见她全心袒护，足见有情，心中甚感安慰。

霍部打开折扇，搧了几下，说道："这一场比试，自然也是不算的了。

郭大侠，敝方三人是家师、师兄与区区在下。我的功夫最差，就打这头阵，贵方哪一位下场指教？谁胜谁败，那可不是玩耍了。"

郭靖听妻子说有必胜之道，知道她智计百端，虽不知她使何妙策，却也已有恃无恐，大声说道："好，咱们就是三场见高下。"

霍都知道对方武功最强的是郭靖，师父天下无敌，定能胜他，黄蓉虽施过夺棒怪招，然而瞧她的娇怯怯模样，当真动手，未必厉害，余人更不足道，于是目光向众人一扫，说道："各位如有异议，便请早言。胜负既决，就须唯盟主之命是从了。"

群雄要待答应，但见他连败鲁有脚与武氏兄弟，都是举重若轻，行有余力，不知尚有多少本事没施展出来，大家倒也不敢接口，都转头望着靖蓉夫妇。

黄蓉道："足下比第一场，令师兄比第二场，尊师比第三场，那是确定不移的了。是也不是？"霍都道："正是如此。"

黄蓉向身旁众人低声道："咱们胜定啦。"郭靖道："怎么？"黄蓉低声道："今以君之下驷，与彼上驷……"她说了这两句，目视朱子柳。朱子柳笑着接下去，低声道："取君上驷，与彼中驷；取君中驷，与彼下驷。既驰三辈毕，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，卒得王千金。"郭靖瞪

目而视，不懂他们说些甚么。

黄蓉在他耳边悄声道："你精通兵法，怎忘了兵法老祖宗孙膑的妙策？"

郭靖登时想起少年时读"武穆遗书"，黄蓉曾跟他说过这个故事：齐国大将田忌与齐王赛马，打赌千金，孙膑教了田忌一个必胜之法，以下等马与齐王的上等马赛，以上等马与齐王的中等马赛，以中等马与齐王的下等马赛，结果二胜一负，赢了千金，现下黄蓉自是师此故智了。

黄蓉道："朱师兄，以你一阳指功夫，要胜这蒙古王子是不难的。"朱子柳当年在大理国中过状元，又做过宰相，自是饱学之士，才智过人，大理段氏一派的武功十分讲究悟性。朱子柳初列南帝门墙之时，武功居渔樵耕读四大弟子之末，十年后已升到第二位，此时的武功却已远在三位师兄之上。

一灯大师对四名弟子一视同仁，诸般武功都是倾囊相授，但到后来却以朱子柳领会的最多，尤其一阳指功夫练得出神入化。此时他的武功比之郭靖、马钰、丘处机尚有不及，但已胜过王处一、郝大通等人了。

郭靖听妻子如此说，当即接口道："请郝道长当那金轮法王，可就危险得紧。胜负固然无关大局，只怕敌人出手过于狠辣，难以抵挡。"他心直口快，也不顾忌自己算上驷，而将郝大通当作下驷未免大不客气。

郝大通深知这一场比武关系国家气运，与武林中寻常的争名之斗大大不同，若是给蒙古国师抢去了天下英雄盟主之位，汉人武士不但丢脸，而且人心涣散，只怕难以结盟抗敌，共赴国难，当下慨然说道，"这个倒不须顾虑，只要利于国家，老道纵然丧生于藏僧之手，那也算不了甚么。"黄蓉道："咱们在三场中只要先胜了两场，这第三场就不用再比。"郭靖大喜，连声称是。

朱子柳笑道："在下身负重任，若是胜不了这蒙古王子，那可要给天下英雄唾骂一世了。"黄蓉道："不用过谦，就请出马罢。"

朱子柳走到厅中，向霍都拱了拱手，说道："这第一场，由敝人来向阁下讨教。敝人姓朱名子柳，生平爱好吟诗作对，诵经读易，武功上就粗疏得很，要请阁下多多指教。"说着深深一揖，从袖里取出一枝笔来，在空中画了几个虚圈儿，全然是个迂儒模样。

霍部心想："越是这般人，越有高深武功，实是轻忽不得。"当下双手抱拳为礼，说道："小王向前辈讨教，请亮兵刃罢。"

朱子柳道："蒙古乃蛮夷之邦，未受圣人教化，阁下既然请教，敝人自当指点指点。"霍都心下恼怒："你出言辱我蒙古，须饶你不得。"折扇一张，道："这就是我的兵刃，你使刀还是使剑？"朱子柳提笔在空中写了一个"笔"字，笑道："敝人一生与笔杆儿为伍，会使甚么兵刃？"霍部凝神看他那枝笔，但见竹管羊毫，笔锋上沾着半寸墨，实无异处，与武林中用以点穴的纯钢笔大不相同，正欲相询，只见外面走进来一个白衣少女。

她在厅口一站，眼光在各人脸上缓缓转动，似乎在找寻甚么人。

堂上群雄本来一齐注目朱子柳与霍都二人，那白衣少女一进来，众人不由自主的都向她望去，但见她脸色苍白，若有病容，虽然烛光如霞，照在她脸上仍无半点血色，更显得清雅绝俗，姿容秀丽无比，世人常以"美若天仙"

四字形容女子之美，但天仙究竟如何美法，谁也不知，此时一见那少女，各人心头都不自禁的涌出"美若天仙"四字来。她周身犹如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，似真似幻，实非尘世中人。

杨过一见到那少女，大喜若狂，胸口便似猛地给大铁槌重重一击，当即从屋角里一跃而出，抱住了她，大叫："姑姑，姑姑！"

这少女正是小龙女。

她自与杨过别后，在山野间兜了个圈子，重行潜水回进古墓石室。她十八岁前在古墓中居住，当真是心如止水，不起半点漪澜，但自与杨过相遇，经过了这一番波折，再要如旧时一般诸事不萦于怀，却是万万不能的了，每当在寒玉床上静坐练功，就想起杨过曾在此床睡过；坐在桌边吃饭，便记起当时饮食曾有杨过相伴。练功不到片刻，便即心中烦躁，难以为继。

如此过了月余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决意去找杨过，但找到之后如何对待，实是一无所知。她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，宛若深山野人一般，此时剧变骤生，可真是全然不知所措了。

下得山来，但见事事新鲜，她又怎识得道路，见了路人，就问："你见到杨过没有？"肚子饿了，拿起人家的东西便吃，也不知该当给钱，一路之上闹了不少笑话。但旁人见她天真美貌，不自禁的都加容让，倒也无人与她为难。一日无意间在客店中听到两名大汉谈论，说是天下有名的英雄好汉都到大胜关陆家庄赴英雄宴，她想杨过说不定也在那儿，于是打听路途，到得陆家庄来。

除了郝大通、尹志平、赵志敬等三人外，大厅上二千余人均不知小龙女是何来历，只是见她美得出奇，人人心中都生特异之感。孙不二虽知其人，却从未会过。尹志平脸色惨白，身子发颤。赵志敬斜眼瞧着他微微冷笑。郭靖、黄蓉见杨过对她这般举动，也是大感诧异。

小龙女道："过儿，你果然在此，我终于找到你啦。"杨过流下泪来，硬咽道："你……你不再撇下我了罢？"小龙女摇头道："我不知道。"杨过道："你今后到哪里，我便跟你到哪里。"

大厅之上千人拥集，他二人却是旁若无人，自行叙话。小龙女拉着杨过之手，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悲。

霍都见了小龙女的模样，虽然心中一动，却不知就是当年自己上终南山去向她求婚的那个姑娘，见杨过衣衫褴楼，却与她神情亲热，登生厌憎之心，说道："咱们要比试功夫，你们让点儿地方出来罢！"

杨过也没心思跟他答话，牵着小龙女的手，走到旁边，和她并肩坐在厅柱的石础上，心里欢喜，有如要炸开来一般。

霍都转过头来，对朱子柳道："你既不用兵刃，咱们拳脚上分胜败也好。"

朱子柳道："非也。我中华乃礼义之邦，不同蒙古蛮夷。君子论文，以笔会友，敝人有笔无刀，何须兵刃？"霍都道："既然如此，看招！"折扇张开，向他一煽。朱子柳斜身侧步，摇头摆脑，左掌在身前轻掠，右手毛笔径向霍都脸上划去。霍都侧头避开，但见对方身法轻盈，招数奇特，当下不敢抢攻，要先瞧明他武功家数，再定对策。朱子柳道："敝人笔杆儿横扫千军，阁下可要小心了。"说着笔锋向前疾点。

霍都虽是在西藏学的武艺，但金轮法王胸中渊博，浩若湖海，于中原名家的武功无一不知。霍都学武时即已决意赴中原树立威名，因此金轮法王曾将中土著名武学大派的得意招数一一与他拆解。岂知今日一会朱子柳，他用的兵器既已古怪，而出招更是匪夷所思，从所未闻，只见他笔锋在空中横书斜钩，似乎写字一般，然笔锋所指，却处处是人身大穴。

大理段氏本系凉州武威郡人，在大理得国称帝，中华教化文物广播南疆。

朱子柳是天南第一书法名家，虽然学武，却未弃文，后来武学越练越精，竟自触类旁通，将一阳指与书法融为一炉。这路功夫是他所独创，旁人武功再强，若是腹中没有文学根抵，实难抵挡他这一路文中有武、武中有文、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功夫。差幸霍都自幼曾跟汉儒读过经书、学过诗词，尚能招架抵挡，但见对方毛笔摇晃，书法之中有点穴，点穴之中有书法，当真是银钩铁划，劲峭凌厉。而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。郭靖不懂文学，看得暗暗称奇。黄蓉却受乃父家传，文武双全，见了朱子柳这一路奇妙武功，不禁大为赞赏。

郭芙走到母亲身边，问道："妈，他拿笔划来划去，那是甚么玩意？"

黄蓉全神观斗，随口答道："房玄龄碑。"郭芙愕然不解，又间："甚么房玄龄碑？"黄蓉看得舒畅，不再回答。

原来"房玄龄碑"是唐朝大臣褚遂良所书的碑文，乃是楷书精品。前人评褚书如"天女散花"，书法刚健婀娜，顾盼生姿，笔笔凌空，极尽抑扬控纵之妙。朱子柳这一路"一阳书指"以笔代指，也是招招法度严谨，宛如楷书般的一笔不苟。霍都虽不懂一阳指的精奥，总算曾临写过"房玄龄碑"，预计得到他那一横之后会跟着写那一直，倒也守得井井有条，丝毫不见败象。

朱子柳见他识得这路书法。喝一声彩，叫道："小心！草书来了。"突然除下头顶帽子，往地下一掷，长袖飞舞，狂奔疾走，出招全然不依章法。

但见他如疯如癫、如酒醉、如中邪，笔意淋漓，指走龙蛇。

郭芙骇然笑问：“妈，他发癫了吗？”黄蓉道：“嗯，若再喝上三杯，笔势更佳。”提起酒壶斟了三杯酒，叫道：“朱大哥，且喝三杯助兴。”左手执杯，右手中指在杯上一弹，那酒杯稳稳的平飞过去。朱子柳举笔捺出，将霍部逼开一步，抄起酒杯一口饮尽。黄蓉第二杯、第三杯接着弹去。霍都见二人在阵前劝酒，竟不把自己放在眼内，想挥扇将酒杯打落，但黄蓉凑合朱子柳的笔意，总是乘着空隙弹出酒杯，叫霍都击打不着。

朱子柳连干三杯，叫道：“多谢，好俊的弹指神通功夫！”黄蓉笑道：“好锋锐的‘自言帖’！”朱子柳一笑，心想：“朱某一生自负聪明，总是逊这小姑娘一筹。我苦研十余年的一路绝技，她一眼就看破了。”原来他这时所书，正是唐代张旭的“自言帖”。张旭号称“草圣”，乃草书之圣。杜甫“饮中八仙歌”诗云：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黄蓉劝他三杯酒，一来切合他使这路功夭的身份，二来是让他酒意一增，笔法更具锋芒，三来也是挫折霍都的锐气。

只见朱子柳写到“担夫争道”的那个“道”字，最后一笔钩将上来，直划上了霍都衣衫。群豪轰笑声中，霍都踉跄后退。



第十三回　武林盟主

金轮法王双眼时开时合，似于眼前战局浑不在意，实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眼见霍都已处下风，突然说道：“阿古斯金得儿，咪嘛哈斯登，七儿七儿呼！”众人不知他这几句藏语说些甚么，霍都却知师父提醒自己，不可一味坚守，须使“狂风迅雷功”与对方抢攻，当下发声长啸，右扇左袖，鼓起一阵疾风，急向朱子柳扑去。

劲风力道凌厉，旁观众人不由自主的渐渐退后，只听他口中不住有似霹雳般吆喝助威，料想这“狂风迅雷功”除了兵刃拳脚之外，叱咤雷鸣，也是克敌制胜的一门厉害手段。朱子柳奋袂低昂，高视阔步，和他斗了个旗鼓相当。

两人翻翻滚滚拆了百余招，朱子柳一篇“自言帖”将要写完，笔意斗变，出手迟缓，用笔又瘦又硬，古意盎然。黄蓉自言自语：“古人言道：‘瘦硬方通神’，这一路‘褒斜道石刻’，当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观。”

霍都仍以“狂风迅雷功”对敌，只是对方力道既强，他扇子相应加劲，呼喝也更是猛烈。武功较逊之人竟在大厅中站立不住，一步步退到了天井之中。

黄蓉见杨过与小龙女并肩坐在柱旁，离恶斗的二人不过丈余，自行喁喁细谈，对二人相斗固然丝毫不加理会，而霍都鼓动的劲风却也全然损不到他们。但见小龙女衣带在疾风中猎猎飘动，她却行若无事，只是脉脉含情的凝视杨过。黄蓉愈看愈奇，到后来竟是注视他二人多而看霍朱二人少了，心想：“这小女孩似乎身有上乘武功，过儿和她这般亲密，却不知她是哪一位高人的门下？”

小龙女此时已过二十岁，只因她自小在古墓中生长，不见阳光，皮肤特别娇嫩，内功又高，看来倒似只有十六七岁一般。她在与杨过相遇之前，罕有喜怒哀乐，七情六欲最能伤身损颜，她过两年只如常人一年。若她真能遵师父之教而清心修练，不但百年之寿可期，而且到了百岁，体力容颜与五十岁之人无异。因此在黄蓉眼中看来，她倒似反较杨过为幼，而举止稚拙、天真纯朴之处，比郭芙更为显然，无怪以为她是小女孩了。

这时朱子柳用笔越来越是丑拙，但劲力却也逐步加强，笔致有似蛛丝络壁，劲而复虚。霍都暗暗心惊，渐感难以捉摸。金轮法王大声喝道：“马米八米，古斯黑斯。”这八个字不知是甚么意思，却震得人人耳中嗡嗡发响。

朱子柳焦躁起来，心道：“他若再变招，这场架不知何时方能打完，我以大理国故相而为大宋打头阵，可千万不能输了，致贻邦国与师门之羞。”忽然间笔法又变，运笔不似写字，却如拿了斧斤在石头上凿打一般。

这一节郭芙也瞧出来了，问道：“朱伯伯在刻字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我的女儿倒也不蠢，他这一路指法是石鼓文。那是春秋之际用斧凿刻在石鼓上的文字，你认认看，朱伯伯刻的是甚么字。”郭芙顺着他笔意看去，但见所写的每一字都是盘绕纠缠，倒像是一幅幅的小画，一个字也不识得。黄蓉笑道：“这是最古的大篆，无怪你不识，我也认不全。”郭芙拍手笑道：“这蒙古蠢才自然更加认不出了。妈，你瞧他满头大汗、手忙脚乱的怪相。”

霍都对这一路古篆果然只识得一两个字。他既不知对方书写何字，自然猜不到书法间架和笔画走势，登时难以招架。朱子柳一个字一个字篆将出来，文字固然古奥，而作为书法之基的一阳指也相应加强劲力。霍都一扇挥出，收回稍迟，朱子柳毛笔抖动，已在他扇上题了一个大篆。

霍都一看，茫然问道：“这是‘网’字么？”朱子柳笑道：“不是，这是‘尔’字。”随即伸笔又在他扇上写了一字。霍都道：“这多半是‘月’字？”朱子柳摇头说道：“错了，那是‘乃’字。”霍都心神沮丧，摇动扇子，要躲开他笔锋，不再让他在扇上题字，不料朱子柳左

掌斗然强攻，霍都忙伸掌抵敌，却给他乘虚而入，又在扇上题了两字，只因写得急了，已非大篆，却是草书。霍都便识得了，叫道：“蛮夷！”

朱子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‘尔乃蛮夷’。”群雄愤恨蒙古铁骑入侵，残害百姓，个个心怀怨愤，听得朱子柳骂他“尔乃蛮夷”，都大声喝起彩来。

霍都给他用真草隶篆四般“一阳书指”杀得难以招架，早就怯了，听得这一股喝彩声势，心神更乱，但见朱子柳振笔挥舞，在空中连书三个古字，哪里还想得到去认甚么字？只得勉力举扇护住面门胸口要害，突感膝头一麻，原来已被敌人倒转笔杆，点中了穴道。霍都但觉膝弯酸软，便要跪将下去，心想这一跪倒，那可再也无颜为人，强吸一口气向膝间穴道冲去，要待跃开认输，朱子柳笔来如电，跟着又是一点。他以笔代指，以笔杆使一阳指法连环进招，霍都怎能抵挡？膝头麻软，终于跪了下去，脸上已是全无血色。

群雄欢声雷动。郭靖向黄蓉道：“你的妙策成啦。”黄蓉微微一笑。

武氏兄弟在旁观斗，见朱师叔的一阳指法变幻无穷，均是大为钦服，暗想：“朱师叔功力如此深厚强劲，化而为书法，其中又尚能有这许多奥妙变化，我不知何日方能学到如他一般。”一个叫：“哥哥！”一个叫：“兄弟！”

两人一般的心思，都要出言赞佩师叔武功，忽听得朱子柳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急忙回头，但见他已仰天跌倒。

这一下变起仓卒，人人都是大吃一惊。原来霍都认输之后，朱子柳心想自己以一阳指法点中他穴道，这与寻常点穴法全然不同，旁人须难解救，于是伸手在他胁下按了几下，运气解开他的穴道。哪知霍都穴道甫解，杀机陡生，口里微微呻吟，尚未站直身子，右手拇指一按扇柄机括，四枚毒钉从扇骨中飞出，尽数钉在朱子柳身上。本来高手比武，既见输赢，便决不能再行动手，何况大厅上众目睽睽，怎料得到他会突施暗算？霍都若在比武之际发射暗器，扇骨藏钉虽然巧妙，却也决计伤害不了对方；此时朱子柳解他穴道，与他相距不过尺许，这暗器贴身斗发，武功再高，亦难闪避。四枚钉上喂以西藏雪山所产剧毒，朱子柳一中毒钉，立时全身痛痒难当，难以站立。

群雄惊怒交集，纷纷乾指霍都，痛斥他卑鄙无耻。霍都笑道：“小王反败为胜，又有甚么耻不耻的？咱们比武之先，又没言明不得使用暗器。这位朱兄若是用暗器先行打中小王，那我也是认命罢啦。”众人虽觉他强词夺理，一时倒也没法驳斥，但仍是斥骂不休。

郭靖抢出抱起朱子柳，但见四枚小钉分钉他胸口，又见他脸上神情古怪，知道暗器上的毒药甚是怪异，忙伸指先点了他三处大穴，使得血行迟缓、经脉闭塞，毒气不致散发入心，问黄蓉道：“怎么办？”黄蓉皱眉不语，料知要解此毒，定须霍都或金轮法王亲自用药，但如何夺到解药，一时彷徨无计。

点苍渔隐见师弟中毒深重，又是担忧，又是愤怒，拉起袍角在衣带中一塞，就要奔出去和霍都交手。黄蓉却思虑到比武的通盘大计，心想：“‘对方已然胜了一场，渔人师兄出马，对方达尔巴应战，我们并无胜算。”忙道：“师兄且慢！”点苍渔隐问道，“怎地？”饶是黄蓉智谋百出，却也答不出话来，这头一场既已输了，此后两场就甚是难处。

霍都使狡计胜了朱于柳，站在厅口洋洋自得，游目四顾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一瞥眼间，见小龙女与杨过并肩坐在石础之上，拉着手娓娓深谈，对自己这场胜利竟是视若无睹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伸扇指着杨过喝道：“小畜生，站起来。”

杨过全神贯注在小龙女身上，但觉天下虽大，再无一事能分他之心，因之适才霍都与朱子柳斗得天翻地覆，他竟是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。他与小龙女同在古墓数年，实不知自己对她已是刻骨铭心、生死以之。当日小龙女问他是否要自己做他妻子，只以突然而发，他心中从未想过此事，竟是愕然不知所对，事后小龙女影踪不见，他在心中已不知说了几千百遍：“我要的，我要的。宁可我立时死了，也要姑姑做我妻子。”

他与小龙女之间的情意，两人都是不知不觉而萌发，及至相别，这才蓬蓬勃勃的不可抑制。杨过固然天不怕、地不怕，而小龙女于世俗礼法半点不知，只道我欲爱则爱，我欲喜则喜，又与旁人何干？因此上一个不理，一个不懂，二人竟在千人围观之间、恶斗剧战之场，执手而语，情致缠绵。

霍都骂了一声，杨过仍是不曾听见。霍都更欲斥责，只听金轮法王吩咐道：”我方已胜了一场，可接着再斗第二场。”霍都向杨过狠狠瞪了一眼，退回席间，大声说道：“敝方胜了一场，第二场由我二师兄达尔巴出手，贵方哪一位英雄出来指教？”

达尔巴从大红袈裟下取出一件兵器，走到厅中。众人见到他的兵刃，都是暗暗心惊，原来那是一柄又粗又长的金杵。这　金刚降魔杵向为佛教中护法　尊者所用，藏僧以此为兵刃的本亦常有，但达尔巴这降魔杵长达四尺，杵头碗口粗细，杵身金光闪闪，似是用纯金所铸，这份量可比钢铁重得多了。

他来到厅中，向群雄合十行礼，举手将金杵往上一抛。金柠落将下来，砰的一声，把厅上两块青花大砖打得粉碎，杵身陷入泥中，深逾一尺。这一下先声夺入，此杵重量可知，瞧他又干又瘦的一个和尚，居然使得动此杵，则武功膂力又可想而知。

黄蓉心想：“靖哥哥自能制服这莽和尚，但第三场那法王出手，我方无人能挡，这场比武是输定了。说不得，我勉力用巧劲斗他一斗。”一提打狗棒，说道：“我出手罢！”郭靖大惊，忙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你身子不适，怎能与人动手？”黄蓉也觉并无把握取胜，若是输了这一场，第三场便不用比了，正踌躇间，点苍渔隐叫道：“黄帮主，让我去会这恶僧。”他见师弟中毒后麻痒难当的惨状，心急如焚，急欲报仇。黄蓉也是苦无善策，心想：“眼下只有力拚，若他胜得藏僧，靖哥哥再以硬碰硬，与那金轮法王分个高下便了。”于是说道：“师兄请小心了。”

武氏兄弟取过师伯所用的两柄铁桨呈上。点苍渔隐夹在肋下，走到厅中。

他双眼火红，绕着达尔巴走了一圈。达尔巴莫名其妙，见他打圈，便跟着转身。点苍渔隐猛然大喝一声，挥动双桨，往他头顶直劈下去。达尔巴身法好快，伸手拔起地下降魔杵一架，桨杵相交，当的一声大响，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发响。两人虎口都是隐隐发痛，知道对方力大，各自向后跃开。达尔巴说了一句藏语，渔隐却用大理的夷语骂他。二人谁也不懂，突然间欺近身来，桨杵齐发，又是金铁交鸣的一声大响。

这番恶斗，再不似朱子柳与霍都比武时那般潇洒斯文。二人铜缸对铁瓮，大力拚大力，各以上乘外门硬功相抗，杵桨生风，旁观众人尽皆骇然。

点苍渔隐宵力本就极大，在湘西侍奉一灯大师隐居之时，日日以铁桨划舟，逆溯激流而上，双臂更是练得筋骨似铁。他是一灯的大弟子，在师门亲炙最久，一灯大师以他生性纯朴粗鲁，向来极为喜爱，只是他天资较差，内功不及朱子柳，但外门硬功却是厉害之极。此时与藏僧达尔巴硬拚外功，正是用其所长，但见他双桨飞舞，直上直下的强攻。两柄铁桨每一柄总有五十来斤重，他却举重苦轻，与常人挥舞几斤重的刀剑一般灵便。

达尔巴自负膂力无双，不料在中原竟遇到这样一位神力将军、对方不但力大，招数更是精妙，当下全力使动金刚杵。杵对桨，桨对杵，两人均是攻多守少。

当朱子柳与霍都比武之时，厅上观战的群雄均已避风散开，此刻三般重兵刃交相拚斗，别说兵风难挡，即是桨杵相撞时所发出的巨声也令人极为难受。众人多数掩耳而观。烛光照耀之下，黄金杵化成一道金光，镔铁桨幻为两条黑气，交相缠绕，越斗越是激烈。

这场好斗，众人实是平生未见。更凶险的情景固然并非没有，但高手比拚内功，内里紧迫异常，外表看来却甚平淡。至于拳脚兵刃的招数拆解，则巧妙固有过之，狠猛却又大为不及。世上如点苍渔隐这般神力之人已然极为罕有，再要两个膂力相若、武功相若之人碰在一起如此恶斗，更是难遇难见了。

郭靖与黄蓉都看得满手是汗。郭靖道：“蓉儿，你瞧咱们能胜么？”黄蓉道：“现下还瞧不出来。”其实郭靖何尝不知一时之间胜负难分，但盼妻子说一句“渔隐可胜”，心中就大为安慰。

再拆数十招，两人力气丝毫不衰，反而精神弥长。点苍渔隐双桨交攻，口中吆喝助威。达尔巴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说的是藏语，渔隐哪里懂得，也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达尔巴也是不懂。两人便即各自乱骂狠斗，只打得厅上桌椅木片横飞。众人担心他们一个不留神打中了柱

子，只怕整座大厅都会塌将下来。

金轮法王和霍都也是暗暗心惊，看来如此恶斗下去，达尔巴纵然得胜，也必脱力重伤，但激战方酣，怎能停止？

两人跳荡纵跃，大呼鏖战，黄光黑气将烛光逼得也暗了下来，猛然间震天价一声大响，两人同声大喝，一齐跳开，原来渔隐右手铁浆和金件硬拚一招，二人各使全力，铁浆浆柄较细，不及金柠坚牢，竟尔断为两截。浆片飞开，当的一声，跌在小龙女身前。

小龙女正与杨过说得出神，毫没留意，桨片撞在她左脚脚指上，她“哎哟”一声，跳了起来。她这一呼痛，杨过方才惊觉，忙问：”你受伤了么？”

小龙女抚着脚指，脸现痛楚神色。

杨过大怒，转头寻找是谁投来这块铁板打痛了姑姑，只见点苍渔隐右手拿着断桨，正与达尔巴争执，要以单桨与他再斗。达尔巴只是摇头，他知敌人力气功夫和自己半斤八两，若再比武，也是难胜，既在兵刃上占了便宜，这场比武就算赢了。

霍都站了出来，朗声说道：“我们三场中胜了两场，这武林盟主之位自该属于我师，各位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杨过向渔隐道：“你的铁桨怎地断了，飞过来打痛了我姑姑？”渔隐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杨过道：“你的铁桨也不做得结实些，快去赔礼。”渔隐见他是个孩子，不加理睬。杨过忽地伸手，将他断桨夺过，叫道：“快向我姑姑赔不是。”

霍都给他打断话头，大是气恼，喝道：“小畜生！快滚开！”杨过叫道：“小畜生骂谁？”霍都听他问“小畜生骂谁”，顺口答道：“小畜生骂你！”

他怎知南方孩子向来以这般套子斗口，一，不留神，已自上当。杨过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小畜生骂我！”大厅上情势本来极是紧张，却给这少年突然这么一个打岔，群雄都笑了出来。霍部大怒，折扇直出，往杨过头顶击去。

群雄适才均见霍都武功甚是了得，这一扇若是打在杨过头上，不死也必重伤，齐声呼叫：“住手！”“不得以大欺小。”

郭靖飞身抢出，正要伸手夺扇，杨过头一低，已从霍都手臂下钻过，桨柄回绕，使出打狗棒法的“缠”字决，在霍都脚下一绊。霍都立足不稳，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，总算他武功高强，将跌势硬生生变为跃势，凌空窜起，再稳稳落下。

郭靖一怔，问道：“过儿，怎么了？”杨过笑道：“没甚么。这厮瞧不起洪老帮主的打狗棒法，我就想用打狗棒法摔他一个筋斗，可惜给他逃开了。”郭靖大奇，又问：“你怎么会使？”杨过撒谎道：”适才鲁帮主和他动手，我瞧了之后，学了几招。”郭靖自己天资鲁钝，只道世上聪明之人甚多，对他的话倒也信了八九成。

霍都给杨过这么一绊，料得是自己不小心，怎想得到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竟有高明武功，心想眼下争盟主是大事，办完正事再打发这小子不迟，于是大踏步走到郭靖面前，朗声道：“郭大侠，今日比武是我们胜了，我师金轮法王是天下武林盟主。可有哪一位不服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杨过悄悄走到他身后，桨柄疾送，使出打狗棒法中第四招“戳”字诀，忽地向他臀上戳去。以霍都的武功修为，背后有人突施暗算，岂有不知之理？可是打狗棒法端的神奇奥妙，他虽惊觉，急闪之际终究还是差了这么几寸，噗的一下，正中臀部。饶是他内功深厚，臀部又是多肉之处，可是这一下却也甚是疼痛，兼之出其不意，他只道定可避过，偏偏竟又戳中，不由得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杨过喝道：“甚么东西？我就不服！”

霎时之间，厅上笑声大作。群雄都想这少年不但顽皮，兼且大胆，这蒙古王子居然两次着了他的道儿。

至此地步，霍部焉得不恼？反手一掌，要先打他个耳光，出了口恶气再说。他虽是顺手一掌，但掌力含劲蓄势，实是西藏派武功的精要，预拟一掌要将这少年打昏躺下。郭靖知道厉害，左手探出，反手一勾，已将他手掌抓住，劝道：“阁下怎能跟小孩儿一般见识？”霍都被他一把抓住，但感半身发麻，不禁惊怒交集。

杨过乘势横过桨柄，重重一棍打在他臀上，叫道：“小畜生不听话，爸爸打你屁股！”郭靖喝道：“过儿快退开，不许胡闹！”但群豪均已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团。

蒙古一边的众武士纷纷叫嚷：“两个打一个么？”“不要脸！”“这算不算比武？”郭靖一怔，放脱了霍都。

黄蓉见杨过适才这一绊一戳，确是打狗棒法的招数，心下大疑：“他从何处偷学得到这路棒法？难道这几个月来我教鲁有脚之时，每天他部来偷看？但我教棒时每次均四下查过，他怎能瞒得过我？”叫道：“靖哥哥，你来。”郭靖回到妻子身旁，但他担心杨过吃亏，眼光仍是不离厅心二人。

只见霍都挥掌飞脚，不住向杨过攻去。杨过一面闪避，一面大叫：“打你屁股，打你屁股！”横桨柄不住向他臀部抽击，此时霍都展开身法，自己打他不着，每一棍都落了空。霍都用折扇想打杨过脑袋，杨过却用铁桨柄去打他后臀，两人你追我赶，在厅上迅速异常的兜绕圈子，谁也打不着谁。

旁观众人初时只觉滑稽古怪，待见二人绕了几个圈子，都惊讶起来。杨过年纪虽小，但脚步轻盈，身手迅捷，直和霍都不相上下。霍都几次飞步击打，都给他巧妙避开。

点苍渔隐与达尔巴本来各执兵刃，怒目对视，一个要冲上去再打，一个全神戒备，以防对方突袭，但见霍都竟然奈何不了这样一个少年，都是极为诧异，一个咧开大嘴嘻嘻而笑，一个用藏语叽哩咕噜的咒骂。

转瞬间霍杨二人又绕了三个圈子，霍都已瞧出对方轻身功夫甚是了得，一味跟他追逐，说不定竟还输了，突然转身，急伸左掌迎面去抓他桨柄，右手扇子往他腿侧“环跳穴”上点去。这一下出手，显已不再是惩戒顽童，竟是比武过招了。

杨过却仍不与他正面对战，侧身避开扇子，横着桨柄挥打，叫道：“老子打你屁股！一日不过三，打了两下，还欠一下！”挤斗时使这般戏弄手段，须得比对方武功高出极多方无危险，杨过虽然学过不少上乘武功，功力却远远不及霍都，如此胡闹本来必定遭殃。但群豪瞧得有劲，纷纷嘻笑叫嚷、拍手顿足的为他助威。霍都只听得心神不定，生怕在天下英雄面前自己屁股再给这顽童打中了一下，就算当场杀了这小厮，也已大大的丢脸，因之全神贯注的闪避，一时竟忘了反击，杨过这才未遇凶险。

到了此时，黄蓉自早已看出杨过曾受高人指点，武功着实了得，又想起日间他以内力助自己调息，内功修为亦自不凡，心想且由他胡搅一阵，竟能由此挽回连败两阵的颓势亦未可知，于是高声叫道：“过儿，你好好和他比一比罢，我瞧他不是你对手。”

杨过向霍都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你敢不敢？”说着站定身子，指着他的鼻子。

霍都心下虽怒，但想不可因小不忍而乱大谋，己方连胜两场，武林盟主已然夺得，何必再为一个少年而另起纠纷？便道：“小畜生，如此顽皮，总得要好好教训你一番，这个倒也不忙。现下请天下武林盟主金轮法王给大伙儿致训，大家一齐听他老人家的号令。”

群雄轰然抗辩，喧哗嘈杂。霍都大声道：“咱们言明在先，三赛两胜。

各位说过的话，算人话不算？”群雄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均知驷不及舌之义，要他们出尔反尔，那是万万不肯的；但适才这两场实在输得冤枉，第一场是中了暗算，反胜为败，第二场只是折断了兵刃，可是硬要说不败，却也难以理直气壮。众人给他这么一问，一时语塞。

杨过道：“这个老和尚这般高，这般瘦，模样古怪，怎能做武林盟主？

我瞧他不配。”霍都怒道：“这小孩的师父是谁？快领去管教。再在这里撒野，我下手可要不留情面了。”杨过道：“我师父才配当武林盟主，你师父有什么本领？”霍都道：“你师父是哪一位？请出来见见。”他见杨过身手不凡，料得他师父必是高手，是以用了个“请”字。

杨过道：“今日争武林盟主，都是徒弟替师父打架，是也不是？”霍都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三场中胜了两场，因此我师父是盟主。”杨过道：“好罢，就算你胜了他们，那又怎地？我师父的徒弟你可没打胜。”霍都间道：“你师父的徒弟是谁？”杨过笑道：“蠢才！我师父的徒弟，自然是我。”群雄听他说得有趣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杨过笑道：“咱们也来比三场，你们胜得两场，我才认老和尚作盟主。若是我胜得两场，对不起，这武林盟主只好由我师父来当了。”

众人听他说到此处，均想莫非他师父当真是大有来头的人物，要来和洪七公、金轮法王争武林盟主，不管他师父是谁，总是汉人，自胜于让蒙古国师抢了盟主去，这少年当然斗不过霍都，然而眼下己方已然败定，只有另生枝节，方有转机，于是纷纷附和：“对，对，除非你们蒙古人再胜得两场。”

“这位小哥说的甚是。”“中原高手甚多，你们侥幸占了两场便宜，有甚希罕？”

霍都寻思：“对方最强的两个高手都已败了，再来两个又有何惧？就怕他们使车轮战法，打败两个又来两个。”对杨过道：“尊师要争这盟主之位，原也在理，只是天下英雄何止千万，比了一场又是一场，却比到何年何月方了？”

杨过头一昂，说道：“旁人来作盟主，我师父也不愿理会，但她瞧着你师父心里就有气。”霍都道：“尊师是谁？他老人家可在此处？”杨过笑道：“他老人家就在你眼前。喂，姑姑，他问你老人家好呢。”小龙女“嗯”的一声，向霍都点了点头。

群雄先是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。眼见小龙女容貌俏丽，年纪尚较杨过幼小，怎能是他师父？显是这少年有意取笑、作弄霍都了。只有郝大通、赵志敬、尹志平等几人才知他所言是实。黄蓉虽然智慧过人，却也决计不信小龙女这样一个娇弱幼女会是他的师父。

霍都大怒，喝道：“小顽童胡说八道！今日群雄聚会，有多少大事要干，哪容得你在此胡闹？快给我滚开。”

杨过：“你师父又黑又丑，说话叽哩咕噜，难听无比。你瞧我师父多美，多么清雅秀丽，请她做武林盟主，岂不是比你这个丑和尚师父强得多么？”

小龙女听杨过称赞自己美貌，心中喜欢，嫣然一笑，真如异花初胎，美玉生晕，明艳无伦。

群雄见杨过作弄敌人越来越是大胆，都感痛快，有些老成之人则暗暗为他担心，生怕霍都忽下杀手，势必送了他性命。

果然闹到此时，霍都再也忍耐不住，叫道：“天下英雄请了，小王杀此顽童，那是他自取其咎，须怪不得小王。”折扇一挥，就要往杨过头顶击去。

杨过模仿他说话神气，挺胸凸肚，叫道：“天下英雄请了，小顽童杀此王子，那是他自取其咎，须怪不得小顽童！”群雄轰笑声中，他突然横过桨柄，往霍都臀上挥去。

霍都侧身让过，折扇斜点，左掌如风，直击对方脑门。扇点是虚，掌击却实，这一掌使上了十成力，存心要一掌将他打得脑浆迸裂。杨过闪身斜走，顺手将一张方桌推出，格的一响，霍都这掌击在桌上，登时木屑横飞，方桌塌了半边。群雄见他掌力惊人，不禁咋舌。霍都随即飞脚踢开桌子，跟着进击。杨过见他出掌狠辣，再也不敢轻忽，舞动桨柄，就使打狗棒法和他斗了起来。那打狗棒法的招数洪七公曾全部传授，当日杨过在华山绝顶向欧阳锋试演数日，招数中最奥妙曲折之处也都已演过，口诀和变化又曾听黄蓉传于鲁有脚，这时将两者一加凑合，居然使得头头是道。只是桨柄太过沉重，又短了半截，运用之际甚不方便，拆了十余招，已被霍都扇中夹掌，困在一隅。

黄蓉见他所使的果真都是打狗棒法，虽然招数生涩，未尽妙用，出手姿式却似模似样，知他兵刃不顺手，当即走到厅中，伸棒在二人之间一隔；说道：“过儿，打狗须用打狗棒。鲁帮主这棒儿借给你罢，打完恶狗，立即归还。”打狗棒是丐帮帮主的信物，是以须得言明借用。杨过大喜，接过竹棒。

黄蓉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逼他交出解药。”说罢便即跃回。杨过没留神适才朱子柳身中暗器的情状，不知解药何指，微微一怔，霍都已挥掌劈到。

杨过提起打狗棒往他小腹点去。这竹棒又坚又韧，长短轻重，无不顺手，以打狗棒使打狗棒法，自是威力倍增。霍都发掌正劈向他头颈，见他竹棒疾出，径刺自己脐下三寸的“关元穴”，这是任脉的要穴，这小小顽童认穴竟如此精确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他与杨过已纠缠数次，始终当他不过是个身手敏捷、曾得明师指点的少年，此刻见了他这一招刺穴，才当他是个可相匹敌的对手，再也不敢轻忽，撤掌回身，转扇护胸。旁观高手见他竟然改取守势，显是对杨过颇为忌惮，诧异更甚。

杨过说道：“且慢，小顽童决不白白与人过招，须得赌个利物。”霍都道：“好，你若输了，向我磕三个头，叫三声爷爷。”杨过又使江南顽童常用的讨便宜套子，假装没听见，问道：“叫什么？”这套子突然使将出来，不知者极易上当。霍都生长蒙藏，日常相处的尽是淳朴质实之辈，哪懂这些江南顽童的狡狯，顺口答道：“叫爷爷！”杨过应道：“嗯，乖孙儿，再叫我一声。”众人轰笑声中，霍都又知上了恶当，一咬牙，右扇左掌，狂风暴雨般攻将过去。

杨过奋力抵挡，说道：“你若输了，就须将解药给我。”霍都怒道：“我输给你？快别做梦，小畜生！”杨过竹棒扬起，喝道：“小畜生骂谁？”霍都道：“小畜生骂……”话到口边，猛然省起，总算悬崖勒马，硬生生把最后一个“你”字缩回嘴里。杨过笑道：“小番王，教了你个乖，你记着罢。”

他话虽说得轻巧，手上却越来越是艰难。

霍都是金轮法王的得意弟子，已得西藏武功的精要，他与一灯大师最强的弟子朱子柳拆得近千招，功力之深，与杨过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杨过初时激他动了怒气，乘机占得便宜，霍都也未全力与搏，此刻当真动手，二十余招之后，杨过便即相形见绌。但群雄见他小小年纪，居然支持了这么许久，均已大为赞许，都说：“这孩子可了不起。”纷纷互相询问，这少年是谁的门下。

霍都见敌人势劣，掌力越是加强。杨过所使的打狗棒法神妙莫测，本非霍都的扇法掌法之所及，但洪七公所授的只是招数，棒法的口诀秘奥，他甫自黄蓉口中听到，仗着聪明，才勉强凑乎着两者使用，然要立时之间融会贯通，施展威力，自是决无此理。再斗一会，杨过东躲西闪，已难以招架。

郭芙与武氏兄弟自厅中比武开始，一直全神观斗，三人凑首悄悄议论，及至杨过出来动手，三人实是大出意料之外。武氏兄弟说他狂妄愚鲁，自讨苦吃。郭芙偏和他们抬杠，赞他大胆机敏。武氏兄弟听得心中酸溜溜的甚不好受。初时他们见小龙女忽然来到，与杨过神态亲密，兄弟俩对望一眼，登时大感轻松，待得听杨过称她为师父，虽不知真假，二人心头又沉重起来。

这时见杨过给霍都逼得手忙脚乱，两兄弟自知不该幸灾乐祸、希冀敌人获胜，然内心深处，竟是盼望他这筋斗栽得越重越好。二人只因患得患失，于是忽喜忽忧，心情于瞬息之间接连数变。郭芙对杨过固无好感，亦无厌憎之心，只当他是个落魄无能之人，无足轻重，听父亲说要将自己许配于他，一时虽感气愤，但终信此事决难成真，也不如何挂怀，后来见他武功非同小可，也只是大为惊异而已，见他势危，却不禁为他担心。

杨过知道如此相斗，十招之内便要给敌人打倒，瞥见小龙女虽仍坐在石础上，背心却已不再倚靠厅柱，神色关注，随时便要跃起相助，心念一动，突然横棒挥出，身子斜飞，从小龙女脚上跃过。霍都喝道：“哪里走？”跟着跃起追击。

小龙女双足微抬，左足足尖踢向霍都右足外踝的“昆仑穴”，右足足尖踢他左足心的“涌泉穴”。总算霍都武功极为精强，见微知著，变化迅捷，小龙女双足稍起，旁人毫不在意，他已知这少女是以极厉害的招效忽施突袭，百忙中使一招“鸳鸯连环腿”，双足向空连环虚踢，才避开了她这两下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足点穴。

杨过从小龙女脚上跃过，早料到有此一着，不待敌人落地，打狗棒已挥了出去。霍都伸扇在棒上一搭，借力斜身飞开，离得小龙女远远地，不自禁望了她两眼，心想：“中原果然尽多能人，这两个少年男女都不过十来岁年纪，怎地如此了得？”

杨过得了这一招之利，发挥棒法中的攻手，进了三记杀招，霍都大感狼狈，全力抵御。可是第四招上杨过已无奥妙棒法连续进攻，缓得一缓，被他反击过来，又处劣势。

旁人不懂棒法，还不怎地，黄蓉却连连暗呼可惜，忍不住念道：“棒回掠地施妙手，横打双獒莫回头。”这正是打狗棒法的诀窍，杨过虽知歌诀招数，却不知此招该当于此时用出，听得黄蓉念起，当即横棒掠地，直击不回。

这一棒去势古怪，他虽然使了，实不知有何功效，岂知竹棒击出，正巧对方举扇斜挥。霍都这一招尚未使足，已知不妙，急忙跃起相避。

黄蓉又念："狗急跳墙如何打？快击狗臀劈狗尾。"这路棒法在丐帮中世代相传，做丐儿的有甚文雅之士，口诀语句自然俚俗。旁人还道是黄蓉出言讥骂敌人是狗，却不知她正在指点杨过武艺。那打狗棒法虽是除丐帮帮主外不传别人，但一来杨过已自学会，二来这场比武关系重大，务须求胜，当下黄蓉也顾不得帮规所限，看到两人进退守攻的情势，不住口的出言指点。

她每一句话都说得正中窍要，兼之杨过机伶无比，数次得手之后，不等黄蓉念完歌诀全句，只消提得头上几字便即施展。这打狗棒法果然威力奇强，霍都空有一身武功，竟被一根竹棒逼得团团乱转，再无还手余地。眼见再拆数招，这武功精强的番邦王子就要落败，群雄惊喜交集。大厅中采声四起。

霍都挥扇急攻两招，把杨过迫开几步，叫道："且住！"杨过笑道："怎么？小孙儿认输了罢？"霍都脸色铁青，森然道："你说是为你师父争夺盟主，怎么使上了洪七公的武功？若说为洪七公争盟主，适才已比过两场。你们到底是胡混瞎赖，还是怎的？"

黄蓉心想不错，他这话倒是难以辩驳，正想与他强词夺理一番，杨过已接口道："你这次说的倒算是人话，这棒法果然非我师父所授，纵然胜得你，谅你也不服。你要见识见识我师父的功夫，丝毫不难。我刚才借用别派功夫，就怕本门功夫用将出来，你输得太惨。"原来杨过听他说了这番话，回头向小龙女望了一眼，猛然省起："幸亏这番王提醒了我，若是我用打狗棒法胜他，怎能显出我姑姑的本事？姑姑岂不怪我忘了她传授武功的恩德？"其实小龙女一派天真，心中充满了对杨过的柔情蜜意，只要眼中看着他，就已心满意足，万事全不挂怀，他胜了固好，败也无妨，均是无甚相干，至于他是否用本门武功，是否听由黄蓉指点，她更是半点也不放在心上。

霍都心想："你若不用打狗棒法，取你性命又有何难。"当下冷笑道："这就是了，定须领教尊师的所授高招。"

杨过跟小龙女练得最精纯的乃是剑法，于是向群雄道："哪一位尊长请借柄剑一用。"厅上二千余人之中倒有三百余人佩剑，听杨过如此说，齐声答应，纷纷拔剑。

郝大通和孙不二未曾拜王重阳为师之时，均已心怀忠义，后来受王重阳熏陶，攘夷御侮之心更热。杨过反出全真教，他们自是甚感恼怒，但此时见他力抗强敌，为中华争光，登时将门户私见抛在一旁。孙不二武功在全真七子中最弱，王重阳临终时将全真教最锋利的一把宝剑传给了她，俾以利器补武功之不足。她见杨过借剑拒敌，当即纵身抢在头里，双手横托一柄青光闪闪、寒气森森的宝剑，说道："你用这柄剑罢！"

杨过见那剑犹如一泓秋水，知是断金切玉的利刃，若用以与霍都交手，定可占得不少便宜，但他一见孙不二身上的道袍，立时想起自己在重阳宫中所受的屈辱，又想起孙婆婆横死在郝大通掌下，白眼一翻，却不接剑，转头从一名丐帮弟子手中取过一柄黑沉沉的生锈铁剑，说道："就借大哥此剑一用。"竟将孙不二僵在当地，进退不得。她虽出家修道，终究武学之士火性难净，自己好意借剑，这少年竟敢如此无礼，不禁大为恼怒，欲待开口斥责，却又是大敌当前，不便另起争端，当下强忍怒气，退回人丛。也是杨过性子太过刚硬，爱憎极其强烈，本可乘此良机与全真教修好，这么一来，双方嫌隙却更深了。

霍都见他不取宝剑，却拿了一把锈得斑斑驳驳的铁剑，心中却多了一层忌惮之意。盖武功练到极高境界，飞花摘叶均可伤人，原已不仗兵刃锐利，心想敌人取了这样一柄钝剑，当真是有恃无恐不成？当下张开折扇，挥了两下，欲待开口叫阵。杨过挺剑指着折扇上朱子柳所写的四字，笑道："尔乃蛮夷，众人皆知，倒也不用张扬了。"霍都脸上一红，折扇拍了一声，折成一根短棒，向他"肩井穴"微点，左掌呼地劈出，势挟劲风，凌厉狠辣。杨过使动铁剑，以"玉女剑法"还招。

当年林朝英石墓苦修，创下玉女心经的武功，此后不再出墓，只传了她的贴身丫鬟，经小龙女再传而至杨过。那丫鬟非但从不涉足武林，连终南山也没下过一步。李莫愁虽是小龙女的师姊，却未得师传高深剑法，只以拂尘与掌法、暗器扬威江湖。此时杨过使出古墓派剑法，大厅上各门各派高手毕集，除小龙女外，竟无一人识得。

这一派武功的创始人固是女子，接连两代的弟子也都是女人，自不免轻柔有余、威猛不足。小龙女教导杨过的架式，都带着三分袅娜风姿。杨过融会贯通之后，自然而然的已除去了女子神态，转为飘逸灵动。古墓派轻功当世无比，此时但见他满厅游走，一招未毕，二招至。剑招初出时人尚在左，剑招抵敌时身已转右，竟似剑是剑，人是人，两者殊不相干，一套剑法只使得十余招，群雄无不骇然钦服。

霍都的扇上功夫本也是武林一绝，挥打点刺，也是以飘逸轻柔取胜，但此刻遇到天下无双的古墓派绝顶轻功，竟然施展不出于脚，加以他扇上给朱子柳写上那四个字，被杨过一番取笑，不愿再行张开，这样一来。扇子中的"挥"字功夫便使不出了。

郭芙与武氏兄弟见杨过的剑法竟然如此了得，六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再也无话可说。旁观众人之中第一欢喜的要算郭靖，他见故人之子忽尔练成这般身手，连自己也瞧不准他的家数，想起自己郭家与杨家的累世交情，不由得悲喜交集。黄蓉斜眼望了丈夫一眼，见他眼眶微红，嘴角却带笑容，知他心意，伸过手去握住了他右手。

霍都眼见不敌，焦躁起来，暗思今日若是竟折在这小子手中，自此声名扫地，还说甚么扬威中原？只见杨过长剑斜指，剑尖分花，竟是连刺三处，若是纵跃闪避，登时落了下风，当即张开折扇，挡过了他这三招连刺，一声呼喝，又使出"狂风迅雷功"来反击。他右扇左袖，鼓起一股疾风，袖中隐藏铁掌，口里大声呼喝，以他武林高手的身份，与一个少年过招，竟然不得不用出看家本领来全力施为，即令得胜，脸上也已全无光彩。但此时他只求不败，哪里还顾得这许多？吐气叫嚷，一招狠似一招。

杨过剑走轻灵，招断意连，绵绵不绝，当真是闲雅潇洒，翰逸神飞，大有晋人乌衣子弟裙屐风流之态。这套美女剑法本以韵姿佳妙取胜，衬着对方的大呼狂走，更加显得他雍容徘徊，隽朗都丽。杨过虽然一身破衣，但这路剑法使到精妙处，人人眼前斗然一亮，但觉他清华绝俗，活脱是个翩翩佳公子。

可是杨过一求姿式俊雅，剑上的威力便不易发扬。霍都豁出了性命不要，愈斗愈狠，杨过渐感吃力。郭靖、黄蓉看出他又将落败，都是眉头渐渐皱拢，但见霍都扇底与袖间的风劲越鼓越猛，不由得心中暗叫："不好！"

忽见杨过铁剑一摆，叫道："小心！我要放暗器了！"霍都曾用扇中毒钉伤了朱子柳，听他如此说，只道他的铁剑就如自己折扇一般，也是藏有暗器，无怪他不用利剑而用锈剑，自己既以此手段行险取胜，想来对方亦能学样，见杨过铁剑对准自己面门指来，急忙向左跃开。却见杨过左手剑诀引着铁剑刺到，哪里有什么暗器？

霍都知道上当，骂了声："小畜生！"杨过问道："小畜生骂谁？"霍都不再回答，催动掌力。杨过左手一扬，叫道："暗器来了！"霍都忙向右避，对方一剑恰好从右边疾刺而至，急忙缩身摆腰，剑锋从右肋旁掠过，相距不过寸许，这一剑凶险之极，疾刺不中，群雄都叫："可惜！"蒙古众武士却都暗呼："惭愧！"

霍都虽然死里逃生，也吓得背生冷汗，但见杨过左手又是一扬，叫道："暗器！"便再也不去理他，自行挥掌迎击，果然对方又是行诈。杨过一剑刺空，纵前扑出，左手第四次扬起，大叫："暗器！"霍都骂道："小……"

第二个字尚未出口，蓦地里眼前金光闪动，这一下相距既近，又是在对方数次行诈之后毫没防备，急忙涌身跃起，只觉腿上微微刺痛，已中了几枚极细微的暗器。他想暗器细小，虽中亦无大碍，盛怒之下，扇戳掌劈，要将这狡狯小儿立毙于当场。

杨过知已得手，哪里还再和他力拚，只是舞剑严守门户，笑吟吟的道："我三番四次提醒，要放暗器了，要放暗器了，你总是不信。可没骗你，是不是？"

霍都正要挥掌击出，突觉腿上一下麻痒，似被一只大蚊叮了一口，忙提气忍住，要待发招，麻痒更加厉害了，心里一惊："不好，小畜生暗器有毒！"

念头只是一转，腿上痒得再也无法忍耐，也顾不得大敌当前，抛下扇子，伸手就去搔痒，只这么一搔，竟似连心中也都痒了起来，不由得大叫摔倒。须知古墓派玉蜂金针之毒，天下罕见，中了一枚已自难当，何况在激斗之际、血行正速时连中数枚？

藏僧达尔巴大踏步走出，抱起师弟交在师父手中，转身向杨过道："小孩子，我来和你比武！"金刚杵横扫，疾向杨过腰间打去。

这一杵挥将过来，带着一道金光。金刚杵极为沉重，他一出手，金光便生，可见其膂力之强、手法之快。杨过双脚不动，腰身向后缩了尺

许，金刚杵恰好在他腰前掠过。哪知达尔巴不等金杵势头转老，手腕使劲，金刚杵的横挥之势斗然间变为直挺，竟向杨过腰间直戳过去。以如此沉重兵刃，使如此刚狠招数，竟能半途急遽转向，人人均是出乎意外，杨过也是大吃一惊，忙按铁剑在金杵上压落，身子借力飞起。

达尔巴不等他落地，挥杵追击，杨过铁剑又在金杵上一按，二度上跃。

达尔已大喝一声：“往哪里逃？”金杵跟着击到。杨过身在半空，不便转折，眼见情势危急已极，当下行险侥幸，突然伸手抓住杵头，挥剑直削下去。要是他有点苍渔隐那样的力气，敌人非撒手放杵不可。只是达尔巴本力强他数倍，用力回夺，急向后退。杨过乘势放开杵头，轻轻巧巧的落下地来。他接连三招被逼在半空，性命真是在呼吸之间，这时敌人的兵刃虽没夺到，但危局已解，旁观众人都舒了口气。

达尔巴见他轻功高强，变招灵活，说道：“小孩子的功夫很不错，是谁教你的啊？”他说的是藏语，杨过自然一字不懂。他料来这和尚是在骂自己，于是依着他的口音，也是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。这几个字发音既准，次序又是丝毫不乱，在达尔巴听来，正是问他：“小孩子的功夫很不错，是谁教你的啊？”于是答道：“我师父是金轮法王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该叫我大和尚。”

杨过半点不肯吃亏，心想：“不管你如何恶毒的骂我，我只要全盘奉还，口头上就不会输了。你用番话骂我猪狗畜生，我照式照样也骂你猪狗畜生。”

是以用心听他说话，等他一说完，便依样葫芦的用藏语说道：“我师父是金轮法王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该叫我大和尚。”

达尔巴大奇，侧过头左看右瞧，心想你明明是小孩子，怎会是大和尚？

你师父又怎会是金轮法王？于是说道：“我是法王的首代弟子，你是第几代的？”杨过也道：“我是法王的首代弟子，你是第几代的？”

西藏喇嘛教中向来有转世轮回之说，其时达赖与班禅的转世尚未起始，但人死后投胎复生、不昧性灵的说法，早为喇嘛教中人人所深信不疑。金轮法王少年时收过一个大弟子，这弟子不到二十岁就死了，达尔巴和霍都均未见过，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达尔巴在法玉座下排名第二，霍都居三，便是为此。此时达尔巴听了这番言语，只道杨过真是大师兄转世，又想他如不是神童带艺投胎，一个少年怎能有如此武功？再说他是中原少年，藏语又怎能说得这般纯熟？当下侧头向他凝视片刻，越想越像，突然抛下金刚杵，向杨过低头膜拜，连称：“大师兄，师弟达尔巴参见。”

这一来杨过自然大奇，心想这和尚竟然骂不过我，向我低头服输，见他举动恭敬之极，所说言语自非骂人，必是敬语，倒不必跟着他学了，于是点头微笑，意示接纳。

旁观众人更是诧异之极，大家不懂藏语，不知杨过跟他叽哩咕噜、咭咭咯咯的对答半晌，说了一番甚么言语，竟然将这神力惊人的番僧就此折服。

这中间只有金轮法王明白原委，心知这二弟子为人鲁直，上了杨过的当，于是大声说道：“达尔巴，他不是你大师兄转世，快起来跟他比武。”达尔巴一惊跃起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看他定是大师兄，否则小小年纪，怎会有如此身手？”金轮法王道：“你大师兄的武功比你强得多，这孩子却不及你。”

达尔巴只是摇头不信。金轮法王知他性子最直，一时也说不明白，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跟他再比试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
达尔巴对师父的话向来奉若神明，他既说杨过不是大师兄转世，那就多半不是大师兄了。但他小小年纪，竟有这般高明武功，又自称是他大师兄，却又难以不信，还是遵从师父吩咐，与他较量几招，试试他的真功夫，瞧是谁胜谁败，那就立判真伪了，于是举手向杨过道：“好，我就跟你比试一下武功，是真是假，就凭胜败而定。”

杨过见他站起身来，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话，神色间甚是恭谨，料想他是说几句礼貌言语，于是一音不变的照说一遍，达尔巴听来，正是：“好，我就跟你比试一下武功，是真是假，就凭胜败而定。”他听了这几句话，心下又感惊惧，暗想：“师父说我大师兄的武功比我强得多，我是定然比他不过的。”

杨过见他脸有惧色，心想：“我再吓他一吓，让他就此退去便是。”说道：“你有五个徒儿，叫作藏边五丑，前几天在华山绝顶对我无礼，已被我废去了武功。这五个家伙还活着罢？”他说的是汉语，达尔巴自然不懂，当下由随来的一名武士译了。达尔巴一听之下，更是大惊失色。藏边五丑在洪七公与欧阳锋两大高手夹击之下，全身筋脉俱废，回去话也说不出了。达尔巴察看五人的伤势，料想就是师父金轮法王也绝无如此功力，竟能将这五人震得八脉俱废，却又保得他们性命，下手者实有通天彻地之能，殆是神道鬼怪。他又怎想得到洪七公、欧阳锋二人的内力均不在金轮法王之下，二人合力，自是胜了他师父一倍。此刻听杨过这么说，更是俱意大盛，转眼向金轮法王瞧去，只见他脸有怒容，却又不敢不与杨过动手，只得说道：“请你手下留情。”杨过学着他的藏语，也道：“请你手下留情。”

郭芙见二人用藏语说个不休，走到黄蓉身边道：“妈，他们说些甚么？”

黄蓉早听出杨过只是依样葫芦，少年人闹着玩儿，但达尔巴何以竟会对他膜拜，却也参详不透，听得女儿相询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杨家哥哥和他说笑呢！”

便在此时，达尔巴突然挥杵向杨过打去，他想事先已说得清清楚楚，对方自有防备。杨过却见他神态恭敬，万不料他会突然出手，这一杵险些给他打着，急忙后跃避开。

他急退急趋，随即纵上连刺三剑。达尔巴心中存了怯意，生怕杨过追随师父日久，武学上有惊人造诣，轮回转世，更有莫大神通，当下只是以金刚杵紧守门户，不敢丝毫怠忽，数招一过，杨过已瞧出他只守不攻，虽然不明用意，却乐得大展攻势，当下飘忽来去，东刺西击，这一路玉女剑法更见使得英气爽朗，顾盼生姿。

堪堪拆了百余招，金轮法王瞧得大不耐烦，喝道：“达尔巴，赶快反击，他不是你的大师兄！”达尔巴的武功自是远在杨过之上，只是心存敬畏，功夫倒去了五成，杨过却是乘机全力施展。一个越是得心应手，一个越是畏缩退让。杨过虽占上风，却也伤他不得，达尔巴更道是大师兄手下留情。金轮法王大怒，厉声喝道：“立时反攻！”这一句话声音奇猛，只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响。达尔巴不敢违抗师令，一挺金刚杵，当即狂打急攻。他这一番猛击，便将杨过逼得不住闪避，招数中的破绽也渐渐显露出来。

达尔巴见他剑招稍疏，金杵倒甩上去，杨过缩手不及，剑杵相交。本来比武之际，双方兵刃碰撞乃是常事，但金刚杵太过沉重，杨过的铁剑始终翻腾飞舞，不敢和金杵相碰，此时一撞，但觉一股大力激荡，震得虎口剧痛，啪的一声，铁剑断为两截。达尔巴叫道：“是我胜啦！”垂杵退开，将金刚杵往地下一竖，双手合十，躬身行礼。他虽得胜，对大师兄却不敢失了礼数。

杨过也用藏语叫道：“是我胜啦！”半截铁剑向他迎面掷去。达尔巴侧身避过，心中一怔：“怎么是大师兄胜啦？难道他这一招是诱着？”只见杨过空手揉身而上，不敢怠慢，忙舞杵护身。杨过在古墓中随小龙女学练掌法，练到双掌挡得住九九八十一只麻雀飞翔，不让一只雀儿漏出掌去。这路“天罗地网势”的掌法乃林朝英独得之秘，招数掌形从未下过终南山一步，此时使将出来，果然绵密无比，虽是空手，威力实不逊于手中有剑之时。达尔巴将金刚杵使得呼呼风响，杨过却以极高的轻身功夫在杵隙中进退来去，虽然凶险处时时间不容发，金刚杵却始终碰不到他身子丝毫。他反而抓打撕劈、擒拿勾击，在小擒拿手中夹以“天罗地网势”的掌法，着着抢攻。

又斗一阵，达尔巴神力愈增，杨过却也是越奔越是轻捷。他在古墓寒玉床上坐卧练功，斗室中急奔疾转，数年之功，此时才尽数显现出来。

小龙女坐在柱旁石础上，脸露微笑，瞧着两人相斗，眼见杨过久战不下，从怀中掏出一双白色手套，叫道：“过儿，接住了！”右手一扬，将手套掷了过去。

她这双手套是以极细极韧的白金丝织成，虽然柔薄，却非宝刀利刃所能损伤。郝大通见到手套飞空，脸上微微变色。当年重阳宫中交手，小龙女曾戴这手套而拗断他长剑，竟逼得他险些自杀，此刻眼见之下，不由得触动心境。

杨过接住了手套，退后一步，迅速戴上，腰肢款摆，使出古墓派武功中最奇妙最花巧的“美女拳法”来。这路拳法当日他助陆无双却敌，便曾使过几招，以此击退丐帮弟子的追击。拳法每一招都是模拟一位古代美女，由男子使来本是不甚雅观，但杨过研习时姿式已有更改，招名

拳法如旧，飞掌踢腿之际，却已变婀娜妩媚而为飘逸潇洒。这么一来，旁观群雄更加摸不着头脑，但见他忽而翩然起舞，忽而端形凝立，神态变幻，极尽诡异。

要知女子的姿态心神本就变化既多且速，而历代有名女子性格各有不凡之处，颦笑之际、愁喜之分，自更难知难度。将千百年来美女变幻莫测的心情神态化入武术之中，再加上女神端丽之姿，女仙飘缈之形，凡夫俗子，如何能解？杨过使一招“红玉击鼓”，双臂交互快击，达尔巴举杵横架。杨过变为“红拂夜奔”，出其不意的叩关直入，达尔巴竖杵直挡。杨过突使“绿珠坠楼”，扑地攻敌下盘。达尔巴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大师兄的招法怎地如此难测？”急跃而起，闪开他左掌的劈削。杨过双掌连拍数下，接着连绵不断的拍出，原来这是“文姬归汉”，共有胡前十八拍。

他每一招均有来历，达尔巴是个藏僧，又怎懂得这些中原典故？霎时之间给他忽高忽低、或东或西的攻了个手忙脚乱。杨过手上戴了金丝手套，时时乘机使出“红线盗盒”、“木兰弯弓”、“班姬赋诗”、“嫦娥窃药”等招数来夺他金杵，逼得他吼叫连连，大是狼狈。群雄大喜，齐声喝彩助威。

金轮法王眼见徒儿武功明明高于这少年，只是存了怯意，不断遭到对方抢攻，以致处境窘迫，当下厉声喝道：“快使无上大力杵法！”

达尔巴应道：“是！”双手握住杵柄，挥舞起来。他单手舞杵，已是神力惊人，此时双手用劲，连腰力也同时使上了，金刚杵上所发呼呼风声更加响了一倍。这“无上大力杵法”无甚变化，只是横挥八招，直击八招，一共二八一十六招，但一十六招反复使将出来，横挥直击，只逼得杨过远远避开，别说正面交锋，连杵风也是不敢碰上。

点苍渔隐折断铁桨之后，一直甚不服气，此时见到这“无上大力杵法”

如此威武，心想自己桨法之中实无这般至刚至猛的招数，倒也不由得暗自钦佩。

再斗一阵，厅上的红烛已有七八枝被杵风带灭，杨过只仗着轻功东西纵跃，一味闪避，但求不给金杵击中带着，哪里尚能还手？中原英雄尽皆心惊，默不作声，蒙古众武士却暴雷价叫起好来。

杨过在金杵紧迫下惟有不住退缩，不多时竟已退让入了厅角，要待变招，却半点腾不出手脚。这路“无上大力杵法”本就带着三分癫狂之意，达尔巴使发了性，已忘了眼前之人是大师兄转世，见他缩在厅角内已然退无可退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死了！”金杵横挥，只听得轰隆一声猛响，烟雾猕漫，砖土纷飞，大厅墙壁已被他打破了一个大孔。

杨过于千钧一发之际从他头顶疾跃而过，百忙之中仍没忘了用藏语回敬一句：“你死了！”这一跃却是“九阴真经”中的武功。他和小龙女曾修习古墓石室顶上的王重阳遗经石刻，拳脚剑术是学到了几成，内功却因无人指点，两人练是练了，可也不知练得对是不对，此时初临大敌，哪敢使用？竟不料在危急中自然而然的使了出来，救了一命。

众人只道达尔巴这一招定要得手，郭靖不待他这一杵挥足，已自抢出要袭他后心，猛见眼前红袍晃动，金轮法王发掌击来。郭靖见对方掌势奇速，急使一招“见龙在田”挡开。两人双掌相交，竟没半点声息，身子都晃了两晃。郭靖退后三步，金轮法王却稳站原地不动。他本力远较郭靖为大、功力也深，掌法武技却颇有不及。郭靖顺势退后，卸去敌人的猛劲，以免受伤。

金轮法王却极为好胜，强自硬接了这一招，忍着胸口隐隐作痛，竟然凝立不动。连郭靖与金轮法王这等高手也道杨过定要遇险，以致一个飞身相救，一个出手阻截，哪知杨过竟有奇招，在金杵贴身掠过的空隙之间逃了出来。二人见他居然脱险，均感诧异，一个喜慰，一个惋惜，各自退回。

达尔巴一击不中，更不回身，金杵向后猛挥，杨过见敌招来得快极，自然而然的掠地窜出。这一下犹似燕子穿帘一般，离地尺许，平平掠过，刚好在金杵之下数寸，那又是“九阴真经”中的武功。

黄蓉大奇，道：“靖哥哥，怎么过儿也会九阴真经？你教他的么？”她只道郭靖顾念故人之情，在送他上终南山的途中将真经授了于他。郭靖道：“没有啊，若是传他，我怎会瞒你？”黄蓉“嗯”了一声，素知丈夫对旁人尚且说一是一，对自己自是更无虚言。但见杨过腾挪闪避，每遇危急，总是靠那真经的功夫护身。但他显然并未练通，不会以真经武功反击取胜，虽然保得性命，这一场比武看来终归要输了。黄蓉暗暗叹息：“过儿真是奇才，他若跟得我一年半载，将打狗棒法和真经上的功夫学得全了，这藏僧哪里还是他对手？”

正自烦恼，眼光一转之际，忽见丐帮叛徒彭长老混在蒙古武士群中，满脸喜色，她灵机一动，叫道，“过儿，移魂大法，移魂大法！”九阴真经中有一门功夫叫做“移魂大法”，系以心灵之力克敌制胜。当年洞庭湖君山丐帮大会，黄蓉曾以此法束制彭长老迷神催眠的“慑心术”，因此上见到此人时便即想起。

杨过记得“移魂大法”的练法，但他不信心力专注凝视对方，即能克敌制胜，是以从未练过，他素服黄蓉之能，心想：“郭伯母既出此言，必有缘故，反正今日已然输定，我就试他一试。”于是拳脚上继续窜避招架，心中却是摒虑绝思，依着经中所载止观法门，由“制心止”而至“体真止”，宁神归一，竟无半点杂念。这时他全凭本性招架，听声闪跃、遇风趋避，眼光呆呆的瞪着敌人。

又拆数招，达尔巴忽觉杨过举动有异，向他望了一眼，金杵猛击过去。

杨过使一招美女拳法中的“蛮腰纤纤”，腰肢轻摆避开，他既运“移魂大法”，心体为一，拳脚上使的是甚么招数，脸上就有甚么神情。达尔巴见他脸上忽现书卷之气，哪里知他是在模仿唐代诗人白乐天之妾小蛮的舞姿，不禁一呆，金杵当头直击。杨过侧头避过，五根手指张开，伸手在自己头发上一梳，手指跟着软软的挥了出去，脸上微微一笑，却是一招“丽华梳妆”。那张丽华是李后主的宠姬，发长七尺，光可鉴人，李后主为她废弃政事而亡国，其媚可知。杨过这么一笑，达尔巴已受感染，跟着也是一笑。只是杨过眉清目秀，添上笑容，更增风致，那达尔巴颧骨高耸，面颊深陷，跟着杨过作态一笑，旁观众人无不毛骨悚然。

杨过见他呆住，伸指戳出，却是一招“萍姬针神”。达尔巴侧身闪开，脸上跟着他做个细心缝衣的模样。

黄蓉见杨过领会她的意思，居然能以“移魂大法”令敌人受到感应，心中大为喜慰，低声对郭靖道，“过儿遭际非凡，当年你在他这般年纪之时，尚无如此功夫。”郭靖喜动颜色，点了点头，目光凝视厅心二人，竟不稍瞬。

这“移魂大法”纯系心灵之力的感应，倘若对方心神凝定，此法往往无效。要是对方内力更高，则反激过来，施术者反受其制。两人比武，如施术者武功较强，则拳脚兵刃已足以获胜，实不必施用此法，假如功力不及，却又不敢贸然使用。是以此法虽然高深精奥，临敌时却也无甚用处。达尔巴听杨过说了一通藏语，早有八九成信得他是大师兄转世，只因心存敬畏之意，是以感应极快，杨过这才一举成功，但若施之于霍都，则此术杨过事先既未曾练过，内力又不及对手，势必大遭凶险。

这时杨过将美女拳法施展出来，或步步生莲，或依依如柳，达尔巴依样模仿，只将众人看得又是惊骇，又是好笑。

郭芙早已笑得打跌，对母亲道：“妈，杨家哥哥这套功夫真妙，你怎不教我？”黄蓉道，“你若会了移魂大法，定然闹得天翻地覆，终于自受其害。”

拉着她手，郑重说道：“你别以为好玩，杨家哥哥正与这和尚性命相搏，这可比动刀动剑更是凶险呢！”郭芙伸了伸舌头，凝神望着杨过，心里总觉得好玩，见杨过笑达尔巴也笑、杨过怒达尔巴也怒，于是也跟着学样。哪知这“移魂大法”厉害之极，她只学得两下，心头便迷迷糊糊，竟一步步的走向厅心。

黄蓉大吃一惊，忙伸手拉住。这时郭芙已心神受制，用力想甩开母亲。

黄蓉反手扣住她手腕拖了回来，将她脸儿转过，教她瞧不到杨过。郭芙挣扎了几下，脉门被拿住了动弹不得，脑中一昏，便伏在母亲怀里睡着了。

此时达尔巴已全被杨过制住，见他使招“西子捧心”，登时跟着来一下“东施效颦”，见他使出“洛神微步”，便也亦步亦趋，“翩若惊鸦、宛若游蛇”起来。金轮法王早看出不对，连声呼喝，达尔巴竟是恍如不闻。杨过见时机已至，突使一招“曹令割鼻”，挥手在自己脸上斜削一掌，左掌削过，右掌又削，连绵不断。古时曹文叔之妻名令，夫死后自割其鼻，以示决不再嫁。拳法中这一招本是以手掌在自己脸前削

过，格开敌人击来面门的拳掌，杨过的手掌却近了数寸，削上了自己脸颊，看似出手甚重，其实只是手掌在自己脸上轻轻一抹，达尔巴哪里知道，双掌拚命往自己脸上打去。他神力惊人，每一掌都是百余斤的劲力，打到十余掌，终于支持不住，将自己打得昏晕倒地。

杨过悄退数步，坐到小龙女身畔，右手支颐，左手轻轻挥出，长叹一声，脸现寂寥之意。这是“美女拳法”最后一招的收式，叫作“古墓幽居”，却是杨过所自创，林朝英固然不知，小龙女也是不会。杨过当年学全了美女拳法之后，心想祖师婆婆姿容德行，不输于古代美女，武功之高更不必说，这路拳法中若无祖师婆婆在，算不得有美皆备，于是自行拟了这一招，虽说为抒写林朝英而作，举止神态却是模拟了师父小龙女。当日小龙女见到，只是微微一哂，自也不会跟着他去胡闹。

群雄齐声欢呼，叫道：“我们又胜了第二场！”“武林盟主是大宋高手！”

“蒙古鞑子快快滚出去罢，别来中原现世啦！”两名蒙古武士在纷乱中抢出，将达尔巴抬了回去。

金轮法王见两个徒弟都输在这少年手里，却均非武功不及，委实败得胡里胡涂之至，心中大是恼怒，但脸上不动声色，坐在椅上喝道：“少年，你的师父是谁？”他武功绝伦之外，兼且博学多才，居然会说汉语。

杨过右手向小龙女一伸，笑道：“我师父就是这一位，你快来拜见武林盟主罢！”

金轮法王见小龙女妩媚娇怯，比杨过年纪更小，绝不信是他师父，心想：“中原汉人诡计多端，可不能骗得了我？”霍地站起，当郎郎一阵响亮，从怀中取出一个金轮。这金轮径长尺半，乃黄金铸成，轮上铸有藏文的密宗真言，中藏九个小球，随手一抖，响声良久不绝。金轮法王指着小龙女道：“哼，你这小姑娘也配做武林盟主？只要你接得住我这金轮的十招，我就认你是盟主。”杨过笑道：“我已胜了两场，三赛两胜，你方言明在先，却又胡赖些什么？”金轮法王道：“我要试试她的功夫。瞧她是不是当得起。”

小龙女不知金轮法王武功惊骇世俗，也不知“武林盟主”是什么东西，更没想到自己要当还是不当，听他说要试试自己是否接得住他金轮十招，当即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那我就试试。”

金轮法王道：“你若接不住我十招，那便怎样？”小龙女道：“接不住就接不住，又怎样了？”她此时虽对杨过爱念已深，然对别事仍是无动于中。

中原群雄与蒙古武士均不知这是她的本性，见她全不把金轮法王瞧在眼内，还道她确是武功深不可测。更有人见杨过使“移魂大法”打败达尔巴，还道她会使妖法，是个小妖女，登时纷纷议论起来。

金轮法王却也真怕她行使妖法，当下口中喃喃念咒，叽哩咕噜，咭哩咯嘟，念的是密宗真言“降妖伏魔咒”。杨过在旁听得明白，只道这和尚又用藏语骂他师父，忙用心硬记，一个字一个字全记得清清楚楚。金轮法王念完咒语，金轮一摆，当郎郎一阵响，喝道：“少年退开，我要动手了！”这两句话说的却是汉语。

杨过摇摇手，不敢说话，只怕一分心便忘了硬生生记住的这大段藏语，当下依着字音，一字一字的念了起来。恰好达尔巴此时悠悠醒转，见师父手持金轮，正要与人动手，却听杨过口诵密宗真言“降魔伏妖咒”，此是本门秘法，决计不传外人，杨过若非大师兄转世，怎么会念此咒？情急之下，一跃而出，跪在师父面前叫道：“师父，他真是大师兄转世，你再收他入门罢！”

金轮法王怒道：“胡说！你上了当还不知道。”达尔巴道：“是的啊，这事千真万确，决不能错。”法王见他纠缠不清，一把抓起他背心往厅里掷去。达尔巴一个一百多斤重的身躯，在他一抓一掷之下轻飘飘的恍似无物。

众人适才见达尔巴力斗点苍渔隐与杨过，膂力惊人，但法王这么一掷，功力显然又远在其上，眼见小龙女这般娇滴滴的模样，别说接他十招，就是给他用力吹一口气，只怕也就吹倒了，不禁都为她担忧。蒙古武士中不少人曾见过金轮法王显示武功，当真是艺压万夫、力胜九牛。小龙女虽是敌人，但见她稚弱美貌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想她纵有妖术，也必难敌法王玄功通神，不免暗暗盼他不要痛下辣手。

杨过念完咒语，低声道：“姑姑，小心这个和尚。”金轮法王听他念得一字不错，心下佩服，赞道：“少年，亏得你了。”杨过道：“和尚，亏得你了。”法王双目一瞪，说道：“亏得我什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亏得你有胆跟我师父动手，她是菩萨转世，有通天彻地之能、降龙伏虎之功，你还是小心为妙。”他见这和尚厉害，想说得他有了顾忌，出手不敢放尽，师父就易于抵挡。但金轮法王是西藏不世出的英杰，文武全才，哪会上当，叫道：“第一招来了，小姑娘，亮兵刃罢！”

杨过除下金丝手套，替师父戴上，垂手退开。小龙女从怀中摸出一条雪白绸带，迎风一抖，绸带末端系着一个金色圆球，圆球中空有物，绸带抖动，圆球如铃子般响了起来，玎玲玎玲，清脆动听。众人见二人的乒刃都极怪异，心想今日真是大开眼界，一个兵刃极短，一个却是极长，一个极坚，一个却极柔，偏巧二般兵器又都会丁当作声。

金轮法王所用的金轮专擅锁拿对手兵刃，不论刀枪剑戟、矛锤鞭棍，遇上了全是缚手缚脚，常人挥动武器一招过去，手中就没了兵器，若不是他见杨过功夫了得，还决不会说到十招。他一生之中，极少有人能接得了他金轮的三招。

小龙女绸带扬动，抢先进招。法王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左手去抓带子，眼见绸带夭矫灵动，料来变化必多，这一抓之中暗藏上下左右中五个方位，不论绸带闪到哪里，都是逃不脱掌握。哪知绸带上的小圆球玎的一声响，反激起来，径来打他手背上的“中渚穴”。金轮法王变招奇速，手掌翻转，又来抓那小球。小龙女手腕微抖，小球翻将过去，自下而上，打他手背虎口处的“合谷穴”。金轮法王手掌再翻，这次却是伸出食中两指去夹圆球。小龙女看得明白，绸带微送，圆球伸出去点他臂弯里的“曲泽穴”。

这几下变招，当真只在反掌之间，金轮法王手掌翻了两次，小龙女手腕抖了三下，却已交换了五招。杨过看得明白，大声数道：“一二三四五……五招啦！还剩五招。”金轮法王要小龙女接他十招，是要她抵挡金轮的十下攻势，杨过取巧，却将双方交换的招数一并计算在内。法王是一代武学宗师，哪肯与这狡狯小儿斤斤辩算招数多少？当下左臂微偏，让开圆球，金轮直递了出去。

小龙女只听得当郎郎一阵急响，眼前金光闪动，敌人金轮已攻到面前尺许之处。这一下真是变生不测，别说抵挡，闪躲也已不及，危急中抖动手腕，绸带直绕过来，圆球直打法王脑后正中的“风池穴”，这是人身要害，任你武功再强，只要给打中了，终须性命难保。那是她无可奈何，才以两败俱伤的险招逼敌回轮自保。果然金轮法王不愿与她拚命，低头避过，只这么一低头，手上轮子送出略缓。小龙女已乘机收回绸带，玎玎当当一阵响，圆球与轮子相碰，已将金轮的攻招解开。这只是一瞬间的事，但小龙女已是从生到死、从死到生的经了一转，急忙展开轻功，向旁急退，脸上大现惊惧之色。金轮法王只这么攻了一招，但杨过大声叫道：“六七八九十……好啦，我师父已接了你十招，更有甚么话说？”

这几下交手，金轮法王已知这小姑娘武功虽高，终究万万不及自己，若是正式比拚，十招之内定可将她打败，最讨厌杨过在旁搅局，胡言乱语，弄得自己心神不定，心想：“且不理这少年胡说，我加紧出招，先将这女孩儿打败了，再作道理。”于是袍袖带风，金轮晃动，又是一招极厉害的杀着劈将过去。杨过大叫：“不要脸！说了十招，又来偷袭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……”他也不理会双方攻守招数多少，口中自管连珠价数将出来。

小龙女接过一招之后，极是害怕，说什么也不敢再正面挡他第二招，当下展开轻功，在厅上飞舞来去，手中绸带飘动，金球急转，幻成一片白雾，一道黄光。那金球发出玎玎声响，忽急忽缓，忽轻忽响，竟尔如乐曲一般。

原来她闲居古墓之时，曾依着林朝英遗下的琴谱按抚瑶琴，颇得妙理。后来练这绸带金球，听着球中发出的声音颇具音节，也是她少年心性，竟在武功之中把音乐配了上去。天地间岁时之序，草木之长，以至人身之脉搏呼吸，无不含有一定节奏，音乐乃依循天籁及人身自然节拍而组成，是故乐音则听之悦耳，嘈杂则闻之心烦。武功一与音乐相合，使出来更是柔和中节，得心应手。

古墓派的轻功乃武林一绝，别派任何轻功均所不及。于平原旷野之间尚不易见其长处，此时在厅上使将出来，的是飘逸无伦，变幻万方。她一生在墓室中练功，于丈许方圆之内当真趋退若神。金轮法王武功虽然远胜，但她一味腾挪奔跃，却也奈何不了，只听得铃声玎玎，有如乐曲，听了几下，竟便要顺着她乐音出手，急忙摆动金轮，发出一阵嘈音来冲荡铃声。霎时间大厅上两般声音交作，忽轻忽响，或高或低。铃声清脆，听来心旷神怡，金轮中发出的当郎巨响却是如打铁，如刮镬，如杀猪，如击狗，说不出的古怪喧噪。

郭靖与黄蓉在旁观战，都想起少年之时在桃花岛上听洪七公、欧阳锋、黄药师三人以乐声拚斗的情景，此时思及，已如隔世。眼前这两人武功虽妙，说到以乐声拚斗的功夫，却尚远不及洪黄欧阳。这时杨过滔滔不绝的早已数到了“一千零五、一千零六、一千零七……”但小龙女不与敌人正面动手，金轮法王却算来未满十招。郭芙本在母亲怀中昏睡，被金轮的恶响吵醒，双手掩耳，抬起头来，满脸迷惘，不明所以。

此时金轮法王也已极不耐烦，自觉以一代宗主身份，来来去去竟斗不下一个少女，若再拖延，纵然获胜，也已脸上无光，猛地里左臂横伸，金轮斜砸，手掌自左下方仰拍，金轮自右上方击落。二人游斗这许久，小龙女轻功的路子已被他摸准了五成，这两下杀招拦住了她进途退路，要教她让得前面，避不了后面。小龙女危急中绸带飞扬，卷起一团白花，身子急向上跃。法王金轮回转，已将绸带锁住。若是寻常兵刃，早已被他锁夺脱手，但绸带没半点坚劲，竟尔轻轻巧巧的从轮孔中滑脱。金轮法王喝道：“这是第二招，第三招来了！”踏上一步，金轮忽地脱手，向小龙女飞了过去。

这一下绝招实是出乎人人意料之外，但见金轮急转，向小龙女砸到。小龙女大骇，伏低身子向后急窜，只听得当郎郎声响，一团黄光从脸畔掠过，不容寸许，疾风只削得她嫩脸生疼。众人惊呼声中，法王抢身长臂，手掌在轮缘一拨，那金轮就如活了一般，在空中忽地转身，又向小龙女追击过去。

小龙女眼见轮子转动时势道大得异乎寻常，哪敢用绸带去卷？只得以绝顶轻功旁跃避开。金轮法王两击不中，叫道：“好轻功！”抢上去突伸左拳，当的一声在轮边一击，同时双掌齐出，拦在小龙女身前，那金轮却呛啷啷的从她脑后飞来。

金轮来势并不十分迅速，但轮于未到，疾风已然扑至，势道猛恶之极。

法王在轮上击这一拳时，已先行料到对方闪避方位，因此那轮子犹似长了眼睛一般，在空中绕了半个圈子，向她身后急追。小龙女这一跃一避，已然尽施生平所学，却见这藏僧双掌箕张，竟自拦在身前。群雄耳中鸣响，目为之眩，无不惊心。

杨过见小龙女遇险，情急关心，顺手抓起达尔巴遗在地下的金符，奋力跃起，举柠向轮子捣去，当的一声大响，金刚杵恰好套入轮中空洞，只是金轮力道实在猛恶，只震得他双手虎口迸裂，鲜血长流，连人带轮和着金杵，一齐摔在地下。

小龙女一瞥眼见金轮落地，后路胁迫已解，但自己身在半空，如何能避开面前的大敌？情急智生，绸带挥出，卷住西首的柱子，用劲一扯，身于在空中借力斜飞，撞向厅柱，轻轻巧巧的滑落，溜到了柱后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避开了法王五丁开山般的掌力。

金轮法王明已得手，却又被杨过从中阻挠，不但对方逃开，连自己纵横无敌的兵刃也被他打落在地，真是生平从所未遇的大挫折。他本来清明在躬，智慧朗照，这时却不由得大动无明，不待杨过起身，呼的一掌，已劈空向他击去。按理他是一派宗师，对方既是后辈，又已摔在地下未曾起身，如此打他一掌，和他身份及平素的自负实是殊不相称，但盛怒之下也已顾不得这许多。

郭靖见他怒视杨过，抬肩缩臂，知他要猛下毒手，暗叫：“不好！”若是抢步上前，纵然挡得一挡，杨过仍然不免受伤，危急中不及细思，一招“飞龙在天”，全身跃在空中，向他头顶搏击下来。金轮法王掌力若是不收，虽能将杨过毙于掌底，自己却也要丧生于这凌厉无伦的降龙掌之下，当下掌力急转，“嘿”的一声呼喝，手掌与郭靖相交。

这是当代两位武学大师的二次交掌。郭靖人在半空，无从借力，顺着对方掌势翻了半个筋斗，向后落下。金轮法王却稳站原地，身不晃，脚不移，居然行若无事。郝大通、孙不二、点苍渔隐等素知郭靖武功，见后无不骇异，心想这番僧的功夫实是深不可测。其实郭靖向后退让，自然而然的消解敌人掌力，乃是武学正道。金轮法王给杨过一捣乱，搅得脸上无光，硬要争回颜面而实接郭靖掌力，却是大耗内力真气，虽似占了上风，内里却是吃亏。二人均是并世雄杰，数十招内决难分判高下，金轮法王勉强在一招中先占地步，胸口又不免隐隐生疼，好在对方只求救人，并不继续进招，于是口唇紧闭，暗运内力，打通胸口所凝住的一股滞气。

杨过死里逃生，爬起身来，奔向小龙女身旁，小龙女也正过来探视。两人齐声问道：“你没事么？”两人同时点了点头，脸上同现笑容，双手互握，满心喜悦。

杨过随即举起金刚杵，将金轮顶在杵上，耍盘子般转动，居然也发出些呛啷啷的声响，高声叫道：”蒙古众武士听者：你们大国师的兵刃已给我缴下，还说什么天下武林盟主？快快滚你们蒙古奶奶老太婆的臭鸭蛋罢！”

蒙古武士尽皆不服，眼见金轮法王与小龙女比武已然胜了，对方出了一个杨过不足，又出一个郭靖，纷纷叫嚷：“你们以三敌一，羞也不羞？”“法王自行将金轮抛去，岂是你这小子所能夺下？”“一对一，好好比过，不许旁人插手助拳！”“对对，再打过。”众人喧哗叫嚣，但说的都是蒙古话，除郭靖之外，中原群雄一句也听不懂。

中原群雄中明白事理的，也觉以武功而论，金轮法王当然在小龙女之上，但武林盟主这个名号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一个蒙古国师拿去，否则中原武林固然丢尽了脸面，而群集御敌之际自不免先行折了锐气。少年气盛的见蒙古众武士喧扰，也是大声喝骂，与他们对吵起来。双方各抽兵刃，势成群殴。

杨过高举金杵金轮，向金轮法王说道：“还不认输？你的兵刃都失了，还有什么脸面？世上可有兵刃给人收去的武林盟主么？”

金轮法王正暗运内力，杨过的说话耳中听得清清楚楚，却不敢开口说话。

杨过一见情状，已自猜到三分，忙大声说道：“各位英雄请听者：我再问他三声，他若是不答，便是认输。”他怕时刻一久，法玉运气完毕，更不延搁，一口气的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输了？武林盟主你是想也不敢想了？你默不作声，就是认输？”金轮法王正消去了滞气，胸口隐痛已除，待要答话，杨过见他嘴唇微动，急忙抢在头里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既认输，我们也不来难为你，你们大伙儿好好的去罢。”当下高举金杵金轮，拿去交给了郭靖。他本想交与师父，但怕金轮法王发怒来夺，小龙女抵挡不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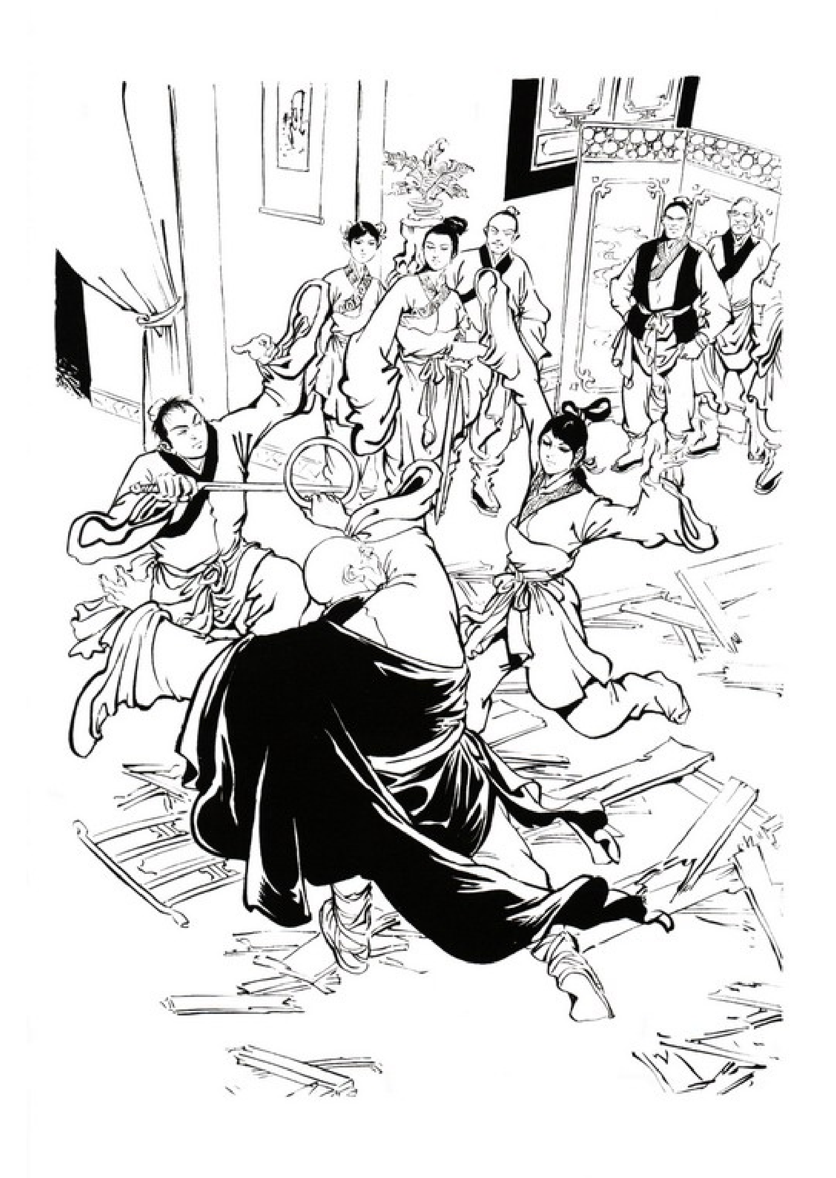
金轮法王气得脸皮紫胀，又忌惮郭靖武功了得，金轮既落入他手，自己空手去夺，必难成功，眼见中原武士人多势众，若是群斗，己方定要一败涂地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只得先行退却，再图报复，于是大声说道：“中原蛮子诡计多端，倚多为胜，不是英雄好汉，大伙儿随我走罢。”他右手一挥，蒙古众武士齐向厅外退出。他遥遥向郭靖施礼，说道：“郭大侠，黄帮主，今日领教高招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郭靖躬身答礼，说道：“大师武功精深，在下佩服得很。贤师徒的兵刃就请取回。”说着要将金轮金杵递过。杨过大声道：“金轮法王，你想伸手接过，要不要脸？”郭靖刚喝得一声：“过儿，别胡说。”金轮法王早已袍袖飘动，转身向外，头也不回的大步出厅。

杨过忽地想起一事，叫道：“喂，你的弟子霍都中了我暗器之毒，快拿解药来换我的解药罢。”金轮法王自恃玄功通神，深明医理，什么毒物都能治得，恨极杨过狡猾无礼，对他的话毫不理睬，径自去了。黄蓉见朱子柳合上眼沉沉睡去，心想此间聚集了不少使用喂毒暗器的名家，总有人能治得他身上之伤，见金轮法王不肯交换解药，却也不甚在意。

此时陆家庄前前后后欢声雷动，都为杨过与小龙女力胜金轮法王喝彩。

二人身旁围集了数百人，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。有的说杨过打败霍都，乃是以其人之道、还治其人之身。有的说小龙女轻功超逸绝伦，居然避开了金轮如此凶猛的飞击。但对杨过以“移魂大法”使达尔巴自击晕倒一节，十之八九都不明白。有人问起，杨过便胡说八道一番。



第十四回　礼教大防

当下陆家庄上重开筵席，再整杯盘。杨过一生受尽委屈，遭遇无数折辱轻贱，今日方得扬眉吐气，为中原武林立下大功，无人不刮目相看，心中自是得意非凡。

小龙女不明世事，见杨过喜动颜色，虽不知原由，却也极为高兴。黄蓉对她很是喜爱，拉着她手问长问短，要她坐在席间自己身畔。小龙女见杨过坐在郭靖与点苍渔隐之间，与她隔得老远，忙招手道："过儿，过来坐在我身边。"杨过却知男女有别，初见之际一时忘形，对她真情流露，此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再与她这般亲热，却是甚为不妥，听她这般叫唤，脸上不禁一红，微微一笑，却不过去。

小龙女又叫道："过儿，你干么不来？"杨过道："我坐在这里好了，郭伯伯跟我说话呢。"小龙女秀眉微蹙，说道："我要你坐在我身边。"杨过见了她生气的神情，心中怦然一动，这轻嗔薄怒的模样，真教他为之粉身碎骨也是甘心情愿。当日只因陆无双的嗔容与小龙女微有相似之处，便为她奋身却敌、护行千里，此时真人到来，哪里还能有半点违拗？当即站起身来，走到她座前。

黄蓉见了二人神情，心下微微起疑，当即命人安排席位，问杨过道："过儿，你这身武功是跟谁学的？"杨过指着小龙女道："她是我师父啊，郭伯母你怎么不信？"黄蓉素知他狡谲，但见小龙女一派天真无邪，料定不会撒谎，于是转头问她："妹妹，他的武功是你教的？"小龙女很是得意，说道："是啊，你说我教得好不好？"黄蓉这才信了，说道："好得很啊！妹妹，你师父是谁？"小龙女道："我师父已经死了。"说着眼圈一红，心中颇感难过。她师父本来教得她不动七情六欲，但此时对杨过的爱念一起，胸中隐藏着的深情慢慢都泄露了出来。

黄蓉又问："请问尊师高姓大名？"小龙女摇头道："我不知道，师父就是师父。"黄蓉只道她不肯说，武林中人讳言师门真情也是常事，当下不再追问。其实小龙女的师父是林朝英的贴身丫鬟，只有一个使唤的小名，连她自己也不知姓甚么。

这时各路武林大豪纷向郭靖、黄蓉、小龙女、杨过四人敬酒，互庆打败了金轮法王这个强敌。郭芙跟着父母，本来到处受人尊重，此时相形之下，不由得黯然无光，除了武氏兄弟照常在旁殷勤之外，竟无一人理她。她心中气闷，说道："大武哥哥，小武哥哥，咱们别喝酒了，外边玩去。"武敦儒与武修文齐声答应。三人站起身来，正要出厅，忽听郭靖叫道："芙儿，你到这儿来。"郭芙回过头来，只见父亲已移坐在母亲一席，笑吟吟的向她招手，于是走近身去，叫了声："爹，妈！"倚在黄蓉身上。

郭靖向黄蓉笑道："你起初担心过儿人品不正，又怕他武功不济，难及芙儿，现下总没话说了罢？他为中原英雄立了这等大功，别说并无甚么过失，就算有何莽撞，做错了事，那也是过不及功了。"黄蓉点点头，笑道："这一回是我走了眼，过儿人品武功部好，我也是欢喜得紧呢。"

郭靖听妻子答应了女儿的婚事，心中大喜，向小龙女道："龙姑娘，令徒过世了的父亲当年与在下有八拜之交。杨郭两家累世交好，在下单生一女，相貌与武功都还过得去……"他性子直爽。心中想甚么口里就说甚么。黄蓉插嘴笑道："啊哟，瞧你这般自夸自赞的劲儿，也不怕龙家妹子笑话。"

郭靖哈哈一笑，接首说道："在下意欲将小女许配给贤徒。他父母都已过世，此事须得请龙姑娘作主。乘着今日群贤毕集，喜上加喜，咱们就请两位年高德劭的英雄作媒，订了亲事如何？"其时婚配讲究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男女本人反而做不了主，因之当年郭靖之父郭啸天与杨过的祖父杨铁心才有指腹为婚之事。

郭靖说了此言，笑嘻嘻的望着杨过与女儿，心料小龙女定会玉成美事。

郭芙早已羞得满脸通红，将脸蛋儿藏在母亲怀里，心觉不妥，却不敢说甚么。

小龙女脸色微变，还未答话，杨过已站起身来，向郭靖与黄蓉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郭伯伯、郭伯母养育的大恩、见爱之情，小侄粉身难报。但小侄家世寒微，人品低劣，万万配不上你家千金小姐。”

郭靖本想自己夫妇名满天下，女儿品貌武功又是第一流的人才，现下亲自出口许配，他定然欢喜之极，哪知竟会一口拒绝，倒不由得一怔，但随即想起，他定是年轻面嫩，腼腆推托，当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过儿，你我不是外人，这是终身大事，不须害羞。”杨过又是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郭伯伯，你若有何差遣，小侄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婚姻之命，确实是不敢遵从。”

郭靖见他脸色郑重，大是诧异，望着妻子，盼她说个明白。

黄蓉暗怪丈夫心直，不先探听明白，就在席间开门见山的当众提出来，枉自碰了个大钉子，眼见杨过与小龙女相互间的神情大有缠绵眷恋之意，但他们明明自认师徒，难道两人行止乖悖，竟做出逆伦之事来？这一节却大是难信，心想杨过虽然未必是正人君子，却也不致如此胡作非为。宋人最重礼法，师徒间尊卑伦常，看得与君臣、父子一般，万万逆乱不得。黄蓉虽有所疑，但此事太大，一时未敢相信，于是问杨过道：“过儿，龙姑娘真的是你师父吗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！”黄蓉又问：“你是磕过头、行过拜师的大礼了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。”他口中答复黄蓉，眼光却望着小龙女，满脸温柔喜悦，深怜密爱，别说黄蓉聪颖绝伦，就算换作旁人，也已瞧出了二人之间绝非寻常师徒而已。

郭靖却尚未明白妻子的用意，心想：“他早说过是龙姑娘的弟子，二人武功果是一路同派，那还有甚么假的？我跟他提女儿的亲事，怎么蓉儿又问他们师承门派？嗯，他先入全真派，后来改投别师，虽然不合武林规矩，却也不难化解。”

黄蓉见了杨过与小龙女的神色，暗暗心惊，向丈夫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芙儿年纪还小，婚事何必急急？今日群雄聚会，还是商议国家大计要紧。儿女私事，咱们暂且搁下罢。”郭靖心想不错，忙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倒险些儿以私废公了。龙姑娘，过儿与小女的婚事，咱们日后慢慢再谈。”

小龙女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自己要做过儿的妻子，他不会娶你女儿的。”

这两句话说得清脆明亮，大厅上倒有数百人都听见了。郭靖一惊，站了起来，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见她拉着杨过的手，神情亲密，可又不由得不信，期期艾艾的道：“他……他是你的徒……徒……儿，却难道不是么？”

小龙女久在地下古墓，不见日光，因之脸无血色，白皙逾恒，但此时心中欢悦，脸色娇艳，如花初放，笑吟吟的道：“是啊！我从前教过他武功，可是他现下武功跟我一般强了。他心里欢喜我，我也很欢喜他。从前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声音低了下去，虽然天真纯朴，但女儿家的羞涩却是与生俱来，缓缓说道：“从前……我只道他不欢喜我，不要我做他妻子，我……我心里难受得很，只想死了倒好。但今日我才知他是真心爱我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厅上数百人肃静无声，倾听她吐露心事。本来一个少女纵有满腔热爱，怎能如此当众宣泄？又怎能向郭靖这不相干之人倾诉？但她于甚么礼法人情压根儿一窍不通，觉得这番言语须得跟人说了，当即说了出来。

杨过听她真情流露，自是大为感动，但见旁人脸上都是又惊又诧、又是尴尬、又是不以为然的神色，知道小龙女太过无知，不该在此处说这番话，当下牵着她手站起身来，柔声道：“姑姑，咱们去罢！”小龙女道：“好！”

两人并肩向厅外走去。此时大厅上虽然群英聚会，但在小龙女眼中，就只见到杨过一人。

郭靖和黄蓉愕然相顾，他夫妇俩一生之中经历过千奇百怪、艰难惊险，眼前此事却是万万料想不到，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

小龙女和杨过正要走出大厅，黄蓉叫道：“龙姑娘，你是天下武林盟主，群望所属，观瞻所系，此事还须三思。”小龙女回过头来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做不来甚么盟主不盟主，姊姊你若是喜欢，就请你当罢。”黄蓉道：“不，你如真要推让，该当让给前辈英雄洪老帮主。”武林盟主是学武之人最尊荣的名位，小龙女却半点也不放在心上，随口笑道：”随你的便罢，反正我是不懂的。”拉着杨过的手，又向外走。

突然间衣袖带风，红烛晃动，座中跃出一人，身披道袍、手挺长剑，正是全真道士赵志敬。他横剑拦在厅口，大声道：“杨过，你欺师灭祖，已是不齿于人，今日再做这等禽兽之事，怎有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赵某但教有一口气在，断不容你。”杨过不愿与他在众人之前纠缠不清，低沉着声音道：“让开！”赵志敬大声道：“尹师弟，你过来，你倒说说，那天晚上咱们在终南山上，亲眼目睹这两人赤身露体，干甚么来着？”尹志平颤巍巍的站起身来，左手高举。众人见他小指与无名指削断了半截，虽不知其中含意，但见他浑身发抖，脸色怪异，料想中间必然大有蹊跷。

杨过那晚与小龙女在花丛中练玉女心经，为赵尹二人撞见，杨过曾迫赵志敬立誓，不得向第五人说起，哪知他今日竟在大庭广众之间大肆诬蔑，自是恼怒已极，喝道：“你立过重誓，不能向第五人说的，怎么如此……如此……”赵志敬哈哈一笑，大声道：“不错，我立誓不向第五人说，可是眼前有第六人、第七人、百人千人，就不是第五人了。你们行得苟且之事，我自然说得。”

赵志敬见二人于夜深之际、衣衫不整的同处花丛，怎想得到是在修习上乘武功？这时狂怒之下抖将出来，倒也不是故意诬蔑。小龙女那晚为此气得口喷鲜血，险些送命，这时听他狡言强辩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伸手向他胸口轻轻按去，说道：“你还是别胡说的好。”此刻她玉女心经早已练成，这一掌按出无影无踪，而玉女心经又是全真派武功的克星，赵志敬伸手急格，不料小龙女的手掌早已绕过他手臂，按到了他胸口。

赵志敬一格落空，大吃一惊，但对方手掌在自己胸口稍触即逝，竟无半点知觉，当下也不在意，冷笑道：“你摸我干么？我又不……”一言未毕，突然双目直瞪，砰的一声，翻身摔倒，竟已受了极重的暗伤。

孙不二与郝大通见师侄受伤，急忙抢出扶起，只见他血气上涌，涨得满脸通红，宛似醉酒。孙不二冷笑道：“好哇，你古墓派当真是和我全真派干上了。”拔出长剑，就要与小龙女动手。

郭靖急从席间跃出，拦在双方之间，劝道：“咱们自己人体得相争。”

向杨过道：“过儿，双方都是你师尊。你劝大家回席，从缓分辨是非不迟。”

小龙女从来意想不到世间竟有这等说过了话不算的奸险背信之事，心中极是厌烦，牵着杨过的手，皱眉道：“过儿，咱们走罢，永不见这些人啦！”

杨过随着她跨出两步。

孙不二长剑闪动，喝道：“打伤了人想走么？”

郭靖见双方又要争竞，正色说道：“过儿，你可要立定脚跟，好好做人，别闹得身败名裂。你的名字是我取的，你可知这个‘过’字的用意么？”

杨过听了这话，心中一震，突然想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，想起了诸般伤心折辱，又想：”怎么我这名字是郭伯伯取的？”

郭靖对杨过爱之切，就不免求之苛，责之深，见他此日在群雄之前大大露脸，正自欣慰无已，却突然发觉他做了万万不该之事，心中一急，语声也就特别严厉，又道：“你过世的母亲定然曾跟你说，你单名一个‘过’字，表字叫作甚么？”杨过记得母亲确曾说起，只是他年纪轻轻，从来无人以表字相称，几乎自己也忘了，于是答道：“叫作‘改之’。”郭靖厉声道：“不错，那是甚么意思？”杨过想了一想，记起黄蓉教过的经书，说道：“郭伯伯是叫我有了过失就要悔改。”

郭靖语气稍转和缓，说道：”过儿，人孰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这是先圣先贤说的话。你对师尊不敬，此乃大过，你好好的想一下罢。”

杨过道：“若是我错了，自然要改，可是他……”手指赵志敬道：“他打我辱我，骗我恨我，我怎能认他为师？我和姑姑清清白白，天日可表。我敬她爱她，难道这就错了？”他侃侃而言，居然理直气壮。郭靖的机智口才均是远所不及，怎说得过他？但心知他行为大错特错，却不知如何向他说清楚才是，只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你不对……”

黄蓉缓步上前，柔声道：“过儿，郭伯伯全是为你好，你可要明白。”

杨过听到她温柔的言语，心中一动，也放低了声音道：“郭伯伯一直待我很好，我知道的。”眼圈一红，险些要流下泪来。黄蓉道：“他好言好语的劝你，你千万别会错了意。”杨过道：“我就是不懂。到底我又犯了甚么错？”

黄蓉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是当真不明白，还是跟我们闹鬼？”杨过心中不忿，心道：“你们好好待我，我也好好回报，却又要我怎地？”咬紧了嘴唇却不答话。黄蓉道：“好，你既要我直言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儿。龙姑娘既是你师父，那便是你尊长，便不能有男女私情。”

这个规矩，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般一无所知，但他就是不服气，为甚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，便不能做他妻子？为甚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，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？想到此处，胸头怒气涌将上来。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、偏激刚烈之人，此时受了冤枉，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做了甚么事碍着你们了？我又害了谁啦？姑姑教过我武功，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。你们斩我一千刀、一万刀，我还是要她做妻子。”

这番话当真是语惊四座，骇人听闻。当时宋人拘泥礼法，哪里听见过这般肆无忌惮的叛逆之论？郭靖一生最是敬重师父，只听得气向上冲，抢上一步，伸手便往他胸口抓去。

小龙女吃了一惊，伸手便格。郭靖武功远胜于她，此时盛怒之下，更是出尽全力，一带一挥，将小龙女抛出丈余，接着手掌一探，抓住了杨过胸口“天突穴”，左掌高举，喝道：“小畜生，你胆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？”

杨过给他一把抓住，全身劲力全失，心中却丝毫不惧，朗声说道：“姑姑全心全意的爱我，我对她也是这般。郭伯伯，你要杀我便下手，我这主意是永生永世不改的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当你是我亲生儿子一般，决不许你做了错事，却不悔改。”杨过昂然道：“我没错！我没做坏事！我没害人！”这三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铿然有声。

厅上群雄听了，心中都是一凛，觉得他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，若是他师徒俩一句话也不说，在甚么世外桃源，或是穷乡荒岛之中结成夫妇，始终不为人知，确是与人无损。只是这般公然无忌的胡作非为，却是有乖世道人心，成了武林中的败类。

郭靖举起手掌，凄然道：“过儿，我心里好疼，你明白么？我宁可你死了，也不愿你做坏事，你明白么？”说到后来，语音中已含哽咽。

杨过听他如此说，知道自己若不改口，郭伯伯便要一掌将自己击死。他有时虽然狡计百出，但此刻却又倔强无比，朗声道：“我知道自己没错，你不信就打死我好啦。”

郭靖左掌高举，这一掌若是击在杨过天灵盖上，他哪里还有性命？群雄疑息无声，数百道目光部望着他手掌。

郭靖左掌在空际停留片时，又向杨过瞧了一眼，但见他咬紧口唇，双眉紧蹙，宛似他父亲杨康当年的模样，心中一阵酸痛，长叹一声，右手放松了他领口，说道：“你好好的想想去罢。”转过身来，回席入座，再也不向他瞧上一眼，脸色悲痛，心灰意懒已到极处。

小龙女招手道：“过儿，这些人横蛮得紧，咱们走罢。”她可丝毫不知适才杨过生死之际间不容发。杨过心想“横蛮”二字的形容，确甚适当，大踏步走向厅口，与小龙女携手而出，到庄外牵了瘦马，径自去了。

群雄眼睁睁的望着二人背影，有的鄙夷，有的惋惜，有的愤怒，有的惊诧。

杨过与小龙女并肩而行，夜色已深，此时两人久别重逢，远离尘嚣，于适才的恶斗、争辩，都已忘得干干净净，只觉此刻人生已臻极美之境，过去的生涯尽是白活，而未来的时光也大可不必再过。两人心灵相通，不交一言，默默无言的走着，到了一株垂杨树下，两人过去坐下，在树荫下倚着树干，渐感倦困，就此沉沉睡去。瘦马在远处吃着青草，偶而发出一声声低嘶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明，两人相视一笑。杨过道：”姑姑，咱们到哪里去？”

小龙女沉吟半晌，道：“还是回古墓去罢。”她自下得山来，只觉软红十丈虽然繁华，终不如在古墓中那么逍遥自在，杨过寻思：“得与姑姑在占墓中厮守一辈子，此生已无他求。”从前记挂着外面世界，只盼她放自己出墓，但在外面打了个转，却义留恋起古墓中清净的生涯来，当下两人折而向北，缓缓而行。一个仍是叫他“过儿”，一个仍是叫她“姑姑”，都觉如此相处相呼，最是自然不过。

中午时分，两人谈到金轮法王的武功，部说他功夫了得，难以抵敌。小龙女忽道：“过儿，玉女心经中最后一章，咱们从没练好过，你可记得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记是记得的，但咱俩拆来拆去，总是不成，想来总有些甚么地方不对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本来我也想不透，但昨天见那老道姑的宝剑抖了几下，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。”杨过回想孙不二昨日所使的剑招，登时领悟，叫道：“对啦，对啦.那是要全真派武学与玉女心经同时使用，怪不得咱们一直练得不对。”

当年古墓派祖师林朝英独居古墓而创下玉女心经，虽是要克制全真派武功，但对王重阳始终情意小减，写到最后一章之时，幻想终有一日能与意中人并肩击敌，因之这一章的武术是一个使玉女心经，一个使全真功夫，相互应援，分进合击。林朝英当日柔肠百转，深情无限，缠绵相思，尽数寄托于这章武经之中。双剑纵横是宾，携手克敌才是主旨所在，然而在所遗石刻之中却不便注明这番心事。小龙女与杨过初练时相互情愫未生，无法体会祖师婆婆的深意，修习之际两人均使本门心法，自是领会不到其中妙诣。

当下两人一齐悟到，各自折了一枝柳枝，一招招对拆起来。小龙女缓缓使动玉女剑法，杨过使的则是全真剑法。但拆了数招，仍觉难以融会。他二人想不到林朝英当年创制这套剑法，心中想像与王重阳并肩御敌，一招一式尽是相互配合照顾，此时杨龙两人对拆，却是将对方当成了敌人，互刺互击，相杀相研，自是大为凿枘。其实林朝英与王重阳都是当时天下一等一的高手，单只一人已无旁人能与之对敌，这套联手抗敌的功夫实在并无用处，只是林朝英自肆想像、以托芳心而已。她创此剑法时武功已达巅峰，招式劲急，绵密无间，不能有毫发之差。杨过与小龙女不明其中含意，自难得心应手。

二人练了一会总感不对，小龙女道：“或许咱们记错了，回到墓中去瞧清楚了再练。”杨过正要答话，突听远处马蹄声响，一骑马飞驰而至。那马遍体赤毛，马上之人一身紫衫，转眼之间，一人一骑如风般掠过身边，正是黄蓉骑着小红马。

杨过不愿再与她一家人见面而多惹烦恼，于是与小龙女商量改走小道，以免在前途再行相遇。小龙女虽是师父，但除了武功之外甚么事也不懂。杨过说改走小道，她自无异议。当晚二人在一家小客店中宿了。杨过睡在床上，小龙女仍是用一条绳子横挂室中，睡在绳上。二人都已决意要结为夫妇，但在古墓中数年来部是如此安睡，此番重遇，仍是自然而然的睡下，依法练功，只是想到心上人就在身旁，此后更不分离，均感无限喜慰。

次日中午，二人来到一座大镇。镇上人烟稠密，车来马往，甚是热闹。

杨过带同小龙女到一家酒楼用饭，刚走上楼梯，不禁一怔，只见黄蓉与武氏兄弟坐地一张桌旁正自吃饭。杨过心想既然遇到，不便假装不见，上前行礼，叫了声：“郭伯母。”

黄蓉双眉深锁，脸带愁容，问道：“你见到我女儿没有？”杨过道：“没有啊。芙妹没跟你在一起么？”

黄蓉尚未答话，楼梯声响，走上数人。当先一人身材高大，正是金轮法王。杨过急忙转头，不再跟黄蓉说话，悄悄走到小龙女身旁，低声道：“背转了脸，别瞧他们。”但金轮法王眼光何等锐利，一上楼梯，于楼上诸人均已尽收眼底，嘿嘿冷笑，大剌剌的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。杨过本已将头转过，突听黄蓉叫了声：“芙儿！”不禁回头，只见郭芙与金轮法王同坐一桌。眼睁睁望着母亲，却是不敢过去。

原来金轮法王陆家庄受挫，心中不忿，筹思反败为胜之策，更兼霍都身中玉蜂针，毒性发作，多方解救始终无效，更须设法抢夺解药，是以未曾远去，便在陆家庄附近逗留。也是郭芙合当遭难，清晨骑了小红马出来驰骋，正好遇上这个大对头，给他一把揪下马来。小红马极有灵性，飞奔回庄，悲嘶不已。郭靖等知道女儿遇险，大惊之下，立即分头寻找。黄蓉虽然怀有身孕，仍是带着武氏兄弟来回探察，此日在这镇上见到杨过师徒，不料金轮法王押着郭芙，却也来到了这酒楼。

黄蓉一见女儿，惊喜交集，眼见她落入大敌手中，叫了一声之后，便不再说话，拿着一双筷子在桌上划来划去，筹思救女之策。正自琢

磨，忽听金轮法王说道：“黄帮主，这一位是你的爱女罢？前日我见她倚在你的怀中，撒痴撒娇，有趣得紧啊。”黄蓉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武修文站起身来，喝道：“枉你身为一派宗师，比武不胜，却来欺侮人家年轻姑娘，羞也不羞？”

金轮法王对他的话只当没听见，又道：“黄帮主，前日较量，你们明明输了，却多般的横生枝节，不是好汉行径。你先将毒针解药给我，然后咱们约定日子，公公道道的比一场武，以定武林盟主之位到底谁属。”黄蓉仍是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

武修文大声道，“你先把郭姑娘放回，我们立时送上解药，比武之议慢慢商量不迟。”黄蓉斜眼向杨过与小龙女望了一眼，心想，“解药是在这二人身上，你贸然答应对方，也不知人家给是不给。”金轮法王道：“喂毒暗器，天下难道就只你们一家？你们用毒针伤我徒儿，我也能在你女儿身上钉上几枚毒钉。你们给解药，我们就给她治。说到放人，可没那么容易。”黄蓉见女儿神色如常，似乎并未受伤，但母女情深，不禁心中无主，常言道“关心则乱”，她虽机变无双，此时竟然一筹莫展。

眼见店伴将酒菜川流不息价送到金轮法王桌上，法王等纵情饮食，大说大笑。郭芙呆呆坐着，只是凝望母亲，始终不提筷子。黄蓉心如刀割，牵动内息，突然腹中又隐隐作痛。

金轮法王用完酒饭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黄帮主，跟咱们一起走罢。”

黄蓉一愕，立时省悟，他不但擒住女儿不放，竟连自己也要带走，此时落了单，身边只武氏兄弟二人，自是非他敌手，不禁脸色大变。金轮法王又道，“黄帮主，你不用害怕，你是中原武林中大有来头的人物，我们自是以礼相待。只要武林盟主之位有了定论，立时恭送南归。”他上楼见到黄蓉，便知遇到良机，只要将她擒获，中原武士非拱手臣服不可，那比拿住了郭芙可要高出百倍，当真是一件天大买卖送上门来。黄蓉只关心着女儿，先前竟没想到此节。

武氏兄弟见师娘受窘，明知不敌，却也不能不挺身而出，长剑双双出鞘，护在师娘身前。黄蓉低声道：“快跳窗逃走，向师父求救。”武氏兄弟两人向她瞧了一眼，又向郭芙瞧了一眼，这才奔向窗口。

黄蓉暗骂：“笨蛋，这当儿怎容得如此迟疑？”果然只这么稍一稽延，已自不及。金轮法王长臂前探，一手一个，抓住二人背心，如老鹰拿小鸡般提了起来。武氏兄弟回剑急刺，金轮法王也不闪避，只是双手微摆，武敦儒长剑刺向弟弟，而武修文的长剑却刺向了哥哥。两武大惊，急忙撒手抛剑，当郎两声，两柄长剑同时落地，才算没伤了兄弟。

金轮法王双臂一振，将二人抛出丈许，冷笑道：“乖乖的跟佛爷走罢。”

转头向杨过与小龙女道：”你两位跟黄帮主倘若不是一路，便请自便，以后别来碍我的事就是。两位武功了得，今后好好保重，再去练上一二十年，天下便无敌手。”他倒并非对二人另眼相看，却是知道黄蓉、小龙女、杨过三人武功虽然都不及自己，但如联手相斗，那就不易应付，即使得胜，也未必定可擒获黄蓉，因之有意相间，那是得其主干、舍其旁枝之意。他并不知黄蓉因怀孕而不便动手，只估量她打狗棒极其神妙，是个劲敌。

小龙女道：“过儿，咱们走罢！这老和尚很厉害，咱们打他不过的。”

她满心只盼早回古墓，与杨过长相厮守，她于世间的恩仇斗杀本来就毫不关心，见到金轮法王又感害怕，便即直言无隐。杨过答应了，站起身来，走到楼口，心想此去回到古墓，多半与黄蓉永世不再相见，不禁向她望了一眼。

只见她玉容惨淡，左手按住小腹，显是在暗忍疼痛，杨过登时心想：“郭伯伯、郭伯母不许我和姑姑相好，未免多事，但他们对我实无歹意，今日郭伯母有难，我如何能一走了之？只是敌人实在太强，我与姑姑齐上，也决计不是这藏僧的敌手，反正救不了郭伯母，又何必将自己与姑姑的性命赔上？

不如立即去禀报郭伯伯，让他率人追救便是。”想到此处，向黄蓉打个眼色。

黄蓉知他要去传讯求救，稍感宽心，极缓极缓的点了点头。

杨过携着小龙女的手，举步下楼，只见一名蒙古武士大踏步走到黄蓉身前，粗声说道：“快走，还耽搁甚么？”说着伸手去拉她臂膀，竟当她是囚犯一般。

黄蓉当了十余年丐帮的帮主，在武林中地位何等尊崇，虽然今日遭厄，岂能受此伧夫之辱？见他黑毛茸茸的一双大手伸将过来，当即衣袖甩起，袖子盖上他手腕，乘势抓住挥出，呼的一声，那蒙古武士肥大的身躯从酒楼窗口飞了出去，跌在街心，只摔得半死不活。黄蓉生性爱洁，不愿手掌与他手腕相触，是以先用袖子罩住，才隔袖摔他。

酒楼上众人初时听他们说得斯文，均未在意，突见动手，登时大乱。

金轮法王冷笑道：“黄帮主果然好功大。”学着蒙古武士的神气，大踏步走上，一模一样的伸手去拉，黄蓉知他有意炫示功夫，虽是同样的出手，自己要同样的摔他却是万万不能，只得退了一步。

杨过已走下楼梯数级，猛见争端骤起，黄蓉眼下就要受辱，不由得激动了侠义心肠，还顾得甚么生死安危，飞身过去拾起武敦儒掉下的长剑，一招“青龙出海”，急向金轮法王后心刺去，喝道：“黄帮主带病在身，你乘危相逼，羞也不着？”

金轮法王听到背后金刃破空之声，竟不回头，翻过手指往他剑刃平面上一击。当的一响，杨过只震得右臂发麻，剑尖直垂下去，急忙飞身跃开。金轮法王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少年，快快走罢！你年纪轻轻，武功不弱，将来成就远胜于我，此时却还不是我的对手，何苦强自出头，丧生于我手下？”这几句话软硬兼施，既把杨过捧了一下，却又深具威胁。他金轮被杨过与小龙女击下，令他已然到手的武林盟主之位终于落空，心中对二人自是恨得牙痒痒地，只是此刻权衡轻重，以拿住黄蓉为第一要义，不愿多树敌人，只盼杨过与小龙女退出这场是非，日后再找这两个小辈的晦气不迟。他称雄西藏，颇富谋略，非徒武功惊人而已。

这几句话不亢不卑，确又不是大言欺人，杨过究是少年心性，听他说自己将来造就还胜于他，心中自是喜乐，笑道：“大和尚不必客气，要练到你这般厉害的功夫很不容易。这位黄帮主自小养我大的，你还是别难为她罢。

她今日若非有病，你的武功未必胜得过她，你如不信，待她将病养好了，跟你比试一场如何？”他只道金轮法王自负功夫了得，被他这么一激，或许真的不再与黄蓉为难。

岂知金轮法王本来担心黄蓉、小龙女、杨过三人联手合力，这才对杨过客气，此刻听了他这几句话，向黄蓉脸上一望，果见她容色憔悴，病势竟自不轻，心想单凭你这两个少年男女，我金轮法王又有何惧？当下冷笑一声，抢到梯口，说道：“那你也留下罢！”

小龙女站在梯间，被金轮法上将她与杨过隔开，心中不乐，说道：“和尚你走开，让他下来。”金轮法王双眉倒竖，“单拿开碑”，一招疾推下去，他膂力本大，这一招居高临下，更是威猛无比。小龙女哪敢硬接？她悬念杨过身在楼头，不向梯底跃下，双足一登，竟以绝顶轻功从敌人身畔擦过，与杨过并肩而立。金轮法王当她从左侧掠过时回时反打，竟然一击不中，心下也佩服她身法轻捷。杨过又拾起武修文掉下的长剑交在她手里，说道：“姑姑，这和尚无礼，咱们打他。”

呛啷一响，金轮法王从袍子底下取出一只轮子，这轮子与他先前所使的金轮一般大小，只颜色黑黝黝地，却是精铁所铸，轮上也铸有密宗真言。他共有金银铜铁铅五只轮子，当真遇上大敌之时，可以五轮齐出，但他已往只用一只金轮，已自打败无数劲敌，因此上得了金轮法王的名号，其余银铜铁铅四轮却从未用过，其实依他武学修为，原该称“五轮法王”才是。陆家庄比武时金轮被杨过用金刚杵捣下，这时将铁轮取出，说道：“黄帮主，你也一齐上么？”他虽见黄蓉脸有病容，终是忌惮她武功了得，这句“黄帮主”

一呼，点醒她是一帮之主，如与旁人联手合力斗他一人，未免坠了帮主的身份。

杨过叫道：“黄帮主要回家啦，她没空跟你噜唆。”转头向黄蓉道：“郭伯母，你带了芙妹走罢。”他已打定主意，自己与小龙女合力拒敌，打是打不过的，但勉力抵挡一阵，设法逃走，却多半办得到，好在此时并非比武赌胜，只须逃脱魔掌，就算逃得狼狈万状，又有何妨？当下挺剑向法王刺去。

小龙女见他使的是玉女心经功夫，于是跟着挥剑旁击，她心中无甚打算，既见杨过与这和尚动手，也就出手相助。

金轮法王舞动轮子，挡开两剑，他嫌酒楼上桌椅太多，施展不开手脚，一面舞轮，一面飞脚将桌椅踢开。杨过心想：“跟你以力硬挤，我们定然要输，只有跟你纠缠，才可抵挡得片刻。”见他踢开桌椅，便反把桌椅推转，挡在敌我之间。他与小龙女都是轻身功夫了得，东钻西窜，并不正式和敌人挤斗，再加上忽尔投掷酒壶，忽尔翻泼菜盘，只闹得楼面上酒浆菜汁，淋漓满地。

如此一闹，黄蓉已乘机拉过郭芙。达尔巴中了杨过的“移魂大法”之后，此时兀自时昏时醒，霍都中毒重伤，其余的蒙古武士本领低微，哪里挡得住黄蓉？杨过大叫：“郭伯母，你们快走罢！”但黄蓉见金轮法王招数厉害，杨、龙二人出尽全力，仍是难以招架，此刻胡闹歪打，尚可挡得一挡，若是给他找到破绽，猛下毒手，这两个少年男女哪里还有性命？心想：“他舍命救我，我岂能只图自身，舍之而去？”站在楼头，悄立观战。

武氏兄弟却连声催促：“师娘，咱们先走罢，你身子不适，须得保重。”

黄蓉初时不理，听他们催得紧了，怒道：“为人不讲‘侠义’二字，练武有何用处？活在世上又有何用处？这姓杨的强过你们百倍。哼，你兄弟俩好好想一想罢。”武氏兄弟一番好意，却给师母一顿抢白，讪讪的老大不是意思。

郭芙从地下拾起一条断了的桌脚，叫道：“武家哥哥，咱们齐上。”黄蓉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凭你这点功大，上去送死么？”郭芙撅起了小嘴不信。

她见杨过与小龙女出招也无甚特异奥妙之处，有时姿式虽妙，剑招却毫不凌厉狠辣。

金轮法王每次追击，总是给地下倒翻的桌椅挡住去路，而杨、龙二人转动灵活，飘忽来去，尽是游斗。他心念一动，足下突然使劲，只听喀喇喇、喀喇喇响声不绝，一张张倒翻的桌椅在他足底碎裂断折。他手上舞动铁轮攻拒转打，足底却使出“千斤坠”功夫，双脚踏到何处，何处的桌椅便断，再斗得数转，楼面上堆成一层碎木残块，三人均在碎木层上相斗，再无桌椅阻手碍脚，挡住去路。

此时金轮法王大踏步来去，铁轮晃得当郎郎直响，双臂大开大阖，以急招向二人猛攻。杨过与小龙女少了桌椅的阻隔，只得以真功大抵挡。金轮法王连进三招，杨过架得手臂隐隐生痛。金轮法王得理不让人，第四招当头猛砸下来，铁轮未到，己是夹着一股疾风，声势极是惊人。杨过与小龙女双剑齐上，剑尖抵中铁轮，合双剑之力，才挡过了这一招，但两柄剑均已被压得弯了。

两人同时奋力将铁轮弹开，杨过长剑直刺，攻敌上盘，小龙女横剑急削敌人左腿。金轮法王飞脚向小龙女手腕踢去，铁轮斜打，击向杨过项颈。杨过低头蹲腿，闪避铁轮。不料此时奇峰突起，金轮法王右手陡松，铁轮竟向杨过头顶摔落，他双手得空，同时向小龙女肩上抓去。

就在这瞬息之间，二人同时遭逢奇险。黄蓉“啊”的一声叫，要待抢上相救，只见杨过身子贴地斜飞，尚未落地，长剑已直刺金轮法王后心，这一招也是一举两得，攻守兼备，既解自身危难，且以“围魏救赵”之计，使金轮法王不敢再向小龙女进袭，此招叫作“雁行斜击”，却是全真派的剑法。

金轮法王“咦”的一声，乘铁轮尚未落地，右脚脚背在铁轮上一抄，那轮子激飞起来，当郎郎声响，向杨过头上砸到。杨过在危急中使了一招全真派剑法，居然收到奇效，跟着又是一招全真派的“白虹经天”，平剑向轮子打去。轮重剑轻，这一剑平击本无效用，但这一下打得恰到好处，合上了武学中“四两拨千斤”的道理，铁轮方向转过，反向金轮法王头上飞去。郭芙在旁看得大喜，拍手大声喝彩。

金轮法王胆敢兵刃脱手、飞轮击敌，原是料到敌人无力接轮，若是对方以乒刃砸碰飞轮，不论多么沉重的钢鞭大刀，撞上了均非脱手不可，哪料到杨过竟有拨打轮子的功夫？盛怒之下，伸手抓住铁轮，暗用转劲，又将轮子飞出。这时劲力加急，轮子竟然寂然无声，却是铁轮飞转太快，轮中小球不及相互碰撞。杨过第一次拨他轮子，是无意中用上了九阴真经的功夫，这时再度伸剑拍打，当的一声，长剑震得脱手。金轮法王立时一记“大摔碑手”重重拍去。原来杨过的九阴真经功夫未曾练熟，这次力道用得不正。小龙女见杨过遇险，纤腰微摆，长剑急刺，这一招去势固然凌厉，抑且风姿绰约，飘逸无比，却已使上了“玉女心经”中最后一章的武功。黄蓉母女看得心旷神怡，同声叫道：”好！”

金轮法王收掌跃起，抓住轮子架开剑锋，杨过也乘机接回长剑，适才这一下当真是死里逃生，但人当危急之际心智特别灵敏，猛地里想起：“我和姑姑二人同使玉女剑法，难以抵挡。但我使全真剑法，她使玉女剑法，却均化险为夷。难道心经的最后一章，竟是如此行使不成？”当下大叫：“姑姑，‘浪迹天涯’！”说着斜剑刺出。小龙女未及多想，依言使出心经中所载的“浪迹天涯”，挥剑直劈。两招名称相同，招式却是大异，一招是全真剑法的厉害剑招，一着是玉女剑法的险恶家数，双剑合璧，威力立时大得惊人，金轮法王无法齐挡双剑击刺，向后急退，嗤嗤两声，身上两剑齐中。亏得他闪避得宜，剑锋从两胁掠过，只划破了他衣服，但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金轮法王百忙中又急退两步，以避锋锐，只听杨过叫道：“花前月下！”

一招自上而下搏击，模拟冰轮横空、清光铺地的光景。小龙女单剑颤动，如鲜花招展风中，来回挥削，只晃得金轮法王眼花撩乱，浑不知她剑招将从何处攻来，只得跃后再避。杨过又叫：“清饮小酌！”剑柄提起，剑尖下指，有如提壶斟酒。小龙女剑尖上翻，竟是指向自己樱唇，宛似举杯自饮一般。

金轮法王见二人剑招越来越怪，可是相互呼应配合，所有破绽全为旁边一人补去，厉害杀着却是层出不穷。他越斗越惊，暗想：“天下之大，果然能人辈出，似这等匪夷所思的剑法，我在西藏怎能梦想得到？唉！我井底之蛙，可小觑了天下英雄。”气势一馁，更呈败象。

杨过和小龙女修习这章剑法，数度无功，此刻身遭奇险，相互情切关心，都是不顾自身安危，先救情侣，正合上了剑法的主旨。这路剑法每一招中均含着一件韵事，或“抚琴按萧”、或“扫雪烹茶”、或“松下对弈”、或“池边调鹤”，均是男女与共，当真是说不尽的风流旖旎。林朝英情场失意，在古墓中郁郁而终。她文武全才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能，最后将毕生所学尽数化在这套武功之中。她创制之时只是自舒怀抱，哪知数十年后，竟有一对情侣以之克御强敌，却也非她始料之所及了。

杨过与小龙女初使时尚未尽会剑法中的奥妙，到后来却越使越是得心应手。使这剑法的男女二人倘若不是情侣，则许多精妙之处实在难以听会；相互间心灵不能沟通，则联剑之际是朋友则太过客气，是尊长小辈则不免照拂仰赖；如属夫妻同使，妙则妙矣，可是其中脉脉含情、盈盈娇羞、若即若离、患得患失诸般心情却又差了一层。此时杨过与小龙女相互眷恋极深，然而未结丝萝，内心隐隐又感到前途困厄正多，当真是亦喜亦忧，亦苦亦甜，这番心情，与林朝英创制这套“玉女素心剑”之意渐渐的心息相通。

黄蓉在旁观战，只见小龙女晕生双颊，腼腆羞涩，杨过时时偷眼相觑，依恋回护，虽是并战强敌，却流露出男欢女悦、情深爱切的模样，不由得暗暗心惊，同时受了二人的感染，竟回想到与郭靖初恋时的情景。酒楼上一片杀伐声中，竟然蕴含着无限的柔情蜜意。

杨过与小龙女灵犀暗通，金轮法王更难抵御，深悔适才将桌椅尽皆踏毁了，否则有桌椅阻隔，敌人攻势不能如此凌厉，眼见再打下去非送命不可，当下一步步退向楼梯，又一级级的退了下去。杨过与小龙女居高临下的逼攻，眼见就可将他逐走。黄蓉叫道：“除恶务尽，过儿，别放过了他。”她瞧出杨过与小龙女所以胜得金轮法王，全凭了一套奇妙的剑法，看来倒有八分侥幸，若是今日放过了他，此人武学高深，回去穷思精研，想出了破解这套剑法的法门，日后再要相除却是千难万难。

杨过答应一声，猛下杀手，“小园艺菊”、“茜窗夜话”、“柳荫联句”、“竹帘临池”，一招招的使将出来，金轮法王几乎连招架都有不及，别说还手。

杨过本拟遵照黄蓉嘱咐乘机杀他，哪知林朝英当年创制这路剑法本为自娱抒怀，实无伤人毙敌之意，其时心中又充满柔情，是以剑法虽然厉害，却无一招旨在致敌死命。这时杨龙二人虽逼得金轮法王手忙脚乱，狼狈万状，要取他性命却亦不易。

金轮法王不明剑法的来历，眼见对方奇招叠出，只道厉害杀着尚未使出，只要二人一用上，那真是老命休矣，危急中计上心来，足下用劲，每在楼梯上退一级，便踏断一级楼梯。他魁梧的身躯拦在梯心，杨龙二人无法抢前，待得三级楼梯断截，长剑已自递不到他身前。金轮法王铁轮一举，说道，“今日见识中原武功，老衲佩服得紧。你们这套剑法叫做甚么名堂？”杨过正色道：“中原武功，以打狗棒法与刺驴剑术为首，我们这套剑法，就是刺驴剑术了。”金轮法王一怔，道：“刺驴剑术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，刺秃驴的剑术。”金轮法王才知他是绕弯儿相骂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无礼小儿，终须叫你知道金轮法王的手段。”铁轮呛啷啷一挥，大踏步而去。

但见他身形飘飘，去得好快，几下急晃，已在墙角边隐没。杨过料知难以追上，转过身来，却见达尔巴扶着霍都，脸色惨白，站在当地，说道，“大师兄，你杀我不杀？”杨过见二人可怜，向黄蓉道：“郭伯母，放他们走了，好不好？”黄蓉点了点头。杨过又见霍都神情委顿，憔悴不堪，从怀里摸出一小瓶玉蜜蜂来，指指霍都，做过服药姿势，交给达尔巴。达尔巴大喜，与霍都叽哩咕噜说了一阵。霍部取出一包药粉，交给杨过，说道：”那位使笔的前辈中了我毒钉，这是解药。”

达尔巴向杨过合十行礼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多谢。”杨过也合十还礼，嬉皮笑脸的学他藏语，说道，“大师兄，多谢。”达尔巴大奇：”大师兄为甚么叫我大师兄？”转念一想，便即明白：“他转世为人，已让我为大，不来跟我争大师兄之位。”心下更加感激，向杨过深深打躬，伸左臂抱起霍都，与众蒙古武士一齐去了。

杨过将解药交于黄蓉，躬身施礼，说道：“郭伯母，小侄就此别过，伯母和郭伯伯多多保重。”想到这番别后再不相见，心中甚是难过。黄蓉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杨过道：“我和姑姑去个见不到人的所在隐居，从此永不出来，免得累了郭伯伯与你的声名。”

黄蓉寻思：“他今日舍命救了我和芙儿，恩德非浅，眼见他陷迷沉沦，我岂可不相救于他？”于是说道：“那也不忙在这一刻，今儿大伙儿累了，咱们找个客店休息一宵，明日分手动身不迟。”杨过见她情意恳挚，不便违拗，也就答应了。

黄蓉取出银两，赔了酒楼的破损，到镇上借客店休息。当晚用过晚膳，黄蓉差开郭芙，叫她去和武氏兄弟说话，将小龙女叫进房来，说道：“妹子，我有一件物事送给你。”小龙女道：“你给我甚么？”

黄蓉将她拉到身前，取出梳子给她梳头，只见她乌丝垂肩，轻软光润，极是可爱，于是将她柔丝细心卷起，从自己头上取下一枚束发金环，说道：“妹妹，我给你这个戴。”那金环打造得极是精致，通体是一枝玫瑰花枝，花枝回绕，相连处铸成一朵将开未放的玫瑰。黄药师收藏天下奇珍异宝，她偏偏拣中了这枚金环，匠艺之巧，可想而知。小龙女从来不戴什么首饰。束发之具就只一枚荆钗而已，虽见金环精巧，也不在意，随口谢了，黄蓉给她戴在头上，随即跟她闲谈。

说了一阵子话，只觉她天真无邪，世事一窍不通，烛光下但见她容色秀美，清丽绝俗，若非与杨过有师徒之份，两人确是一对璧人，问道：“妹子，你心中很欢喜过儿，是不是？”小龙女盈盈一笑，道：“是啊，你们为甚么不许他跟我好？”

黄蓉一怔，想起自己年幼之时，父觉不肯许婚郭靖，江南七怪又骂自己为“小妖女”，直经过重重波折，才得与郭靖结成鸳侣，眼前杨过与小龙女真心相爱，何以自己却来出力阻挡？但他二人师徒名份既定，若有男女之私，大乖伦常，有何脸面以对天下英雄？当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妹子，世间有很多事情你是不懂的。要是你与过儿结成夫妻，别人要一辈子瞧你不起。”

小龙女微笑道：“别人瞧我不起，那打甚么紧？”

黄蓉又是一怔，只觉她这句话与自己父亲倒是气味相投，当真有我行我素、普天下人皆不在眼底之概；想到此处，不禁点了点头，心想似她这般超群拔类的人物，原不能拘以世俗之见，但转念又想起丈夫对杨过爱护之深、关顾之切，不论他是否会做自己女婿，总盼他品德完美，于是说道：“过儿呢？别人也要瞧他不起。”小龙女道：“他和我一辈子住在谁也瞧不见的地方，快快活活，理会旁人作甚？”黄蓉问道：“甚么谁也瞧不见的地方？”

小龙女道：“那是一座好大的古墓，我向来就住在里面的。”黄蓉一呆，道，“难道今后你们一辈子住在古墓之中，就永远不出来了？”

小龙女很是开心，站起来在屋中走来走去，说道：“是啊，出来干么？外边的人都坏得很。”黄蓉道：“过儿从小在外边东飘西荡，老是关在一座坟墓之中，难道不气闷么？”小龙女笑道：“有我陪着他，怎会气闷？”黄蓉叹道：“初时自是不会气闷。但多过得几年，他就会想到外边的花花世界，他倘若老是不能出来，就会烦恼了。”

小龙女本来极是欢悦，听了这几句话，一颗心登时沉了下来，道：“我问过儿去，我不跟你说了。”说着走出房去。

黄蓉见她美丽的脸庞上突然掠过一层阴影，自己适才的说话实是伤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之心，登时颇为后悔，但转念又想，自己见得事多，自不同两个少年男女的一厢情愿，这番忠言纵然逆耳，却是深具苦心，心想：“不知过儿怎么说？”于是悄悄走到杨过窗下，要听听二人对答之言。

只听小龙女问道：“过儿，你这一辈子跟我在一起，会烦恼么？会生厌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你又问我干么？你知道我只有喜欢不尽。咱两个直到老了、头发都白了、牙齿跌落了，也仍是欢欢喜喜的厮守不离。”这几句话情辞真挚，十分恳切。小龙女听着，心中感动，不由得痴了，过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是这样。”从衣囊中取出根绳子，横挂室中，说道：“睡罢！”杨过道：“郭伯母说，今晚你跟她母女俩睡一间房，我跟武氏兄弟俩睡一间房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不！为甚么要那两个男人来陪你？我要和你睡在一起。”说着举手一挥，将油灯灭了。

黄蓉在窗外听了这几句话，心下大骇：“她师徒俩果然已做了苟且之事，那老道赵志敬的话并非虚假！”

她想两个少年男女同床而睡，不便在外偷听，正待要走，突见室内白影一闪，有人凌空横卧，晃了几下，随即不动了。黄蓉大奇，借着映入室内的月光看去。只见小龙女横卧在一根绳上，杨过却睡在炕上。二人虽然同室，却是相守以礼。黄蓉悄立庭中，只觉这二人所作所为大异常人，是非实所难言。

她悄立良久，正待回房安寝，忽听脚步声响，郭芙与武氏兄弟从外边回来。黄蓉道：“敦儿、修儿，你哥儿俩另外去要间房，不跟杨家哥哥一房睡罢。”武氏兄弟答应了。郭芙却问：“妈，为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不关你事。”

武修文笑道：“我知道为甚么。他二人师不师、徒不徒，狗男女作一房睡。”

黄蓉板脸斥道：“修儿，你不干不净的说甚么？”武敦儒道：“师娘你也忒好，这样的人理他干么？我是决不跟他说话的。”郭芙道：“今儿他二人救了咱们，那可是一件大恩，”武修文道：“哼，我倒宁可教金轮法王杀了，好过受这些畜生一般之人的恩惠。”黄蓉怫然不悦，道：”别多说了，快去睡罢。”

这一番话杨过与小龙女隔窗都听得明白。杨过自幼与武氏兄弟不和，当下一笑而已，并不在意。小龙女心中却在细细琢磨：“干么过儿和我好，他就成了畜生、狗男女？”思来想去难以明白，半夜里叫醒杨过，问道：“过儿，有一件事你须得真心答我。你和我住在古墓之中，多过得几年，可会想到外边的花花世界？”杨过一怔，半晌不答。小龙女又问：“你若是不能出来，可会烦恼？你虽爱我之心始终不变，在古墓中时日久了，可会气闷？”

这几句话杨过均觉好生难答，此刻想来，得与小龙女终身厮守，当真是快活胜过神仙，但在冷冰冰、黑沉沉的古墓之中，纵然住了十年、二十年仍不厌倦，住到三十年呢？四十年呢？顺口说一句“决不气闷”，原自容易，但他对小龙女一片至诚，从来没半点虚假，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姑姑，要是咱们气闷了、厌烦了，那便一同出来便是。”

小龙女嗯了一声，不再言语，心想：“郭夫人的话倒非骗我。将来他终究会气闷，要出墓来，那时人人都瞧他不起，他做人有何乐趣？我和他好，不知何以旁人要轻贱于他？想来我是个不祥之人了。我喜欢他、疼爱他，要了我的性命也行。可是这般反而害得他不快活，那他还是不娶我的好。那日晚上在终南山巅，他不肯答应要我做妻子，自必为此了。”反复思量良久，只听得杨过鼻息调匀，沉睡正酣，于是轻轻下地，走到炕边，凝视着他俊美的脸庞，中心栗六，柔肠百转，不禁掉下泪来。

次晨杨过醒转，只觉肩头湿了一片，微觉奇怪，见小龙女不在室中，坐起身来，却见桌面上用金针刻着细细的八个字道：“善自珍重，勿以为念。”

杨过登时脑中一团混乱，呆在当地，不知所措，但见桌面上泪痕莹莹，兀自未干，自己肩头所湿的一片自也是她泪水所沾了。他神智昏乱，推窗跃出，大叫：“姑姑，姑姑！”

店小二上来侍候。杨过问他那白衣女客何时动身，向何方而去。店小二瞠目不知所对。杨过心知此刻时机稍纵即逝，要是今日寻她不着，只怕日后难有相会之时，奔到马厩中牵出瘦马，一跃而上。郭芙正从房中出来，叫道：“你去哪里？”杨过听而不闻，沿大路纵马向北急驰，

不多时已奔出了数十里地。他一路上大叫："姑姑，姑姑！"却哪里有小龙女的人影？

又奔一阵，只见金轮法王一行人骑在马上，正向西行。众人见他孤身一骑，均感诧愕。金轮法王提僵催马，向他驰来。

杨过未带兵刃，斗逢大敌，自是十分凶险，但他此时心中所思，只是小龙女到了何处，自身安危浑没念及，眼见金轮法王拍马过来，反而勒转马头，迎了上去，问道："你见到我师父么？"金轮法王见他并不逃走，已自奇怪，听了他问这句话，更是一愕，随口答道："没见啊，她没跟你在一起么？"

二人一问一答，均出仓卒，未经思索，但顷刻之间，便都想到杨过一人落单，就非法王敌手。二人眼光一对，胸中已自了然。杨过双腿一夹，金轮法王已伸手来抓。但瘦马神骏非凡，犹似疾风般急掠而过。法王催马急赶，杨过一人一骑早已远在里许之外，再难追上。法王心念动处，勒马不追，寻思："他师徒分散，我更有何惧？黄帮主若是尚未远去，嘿嘿……"当即率领徒众，向来路驰回。

杨过一阵狂奔，数十里内访不到小龙女的半点踪迹，但觉胸间热血上涌，昏昏沉沉，竟险些晕倒在马背之上，心中悲苦："姑姑何以又舍我而去？我怎么又得罪她啦？她离去之时流了不少眼泪，那自非恼我。"忽然想起："啊，是了，定是我说在古墓之中日久会厌，她只道我不愿与她长相厮守。"想到此处，眼前登见光明："她回到古墓去啦，我跟去陪着她便是。"不由得破涕为笑，在马背上连翻了几个筋斗。

适才纵马疾驰，不辨东西南北，于是定下神来，认明方向，勒转马头，向终南山而去。一路上越想越觉所料不错，倒将伤怀悬想之情去了九分，放开喉咙，唱起山歌来。

过午后在路边一家小店中打尖，吃完面条，出来之时匆匆未携银两，觑那店主人不防，跃上马背，急奔而逃，只听店主人远远在后叫骂，却哪里奈何得了他？不禁暗自好笑。

行到申牌时分，只见前面黑压压一片大树林，林中隐隐传出呼叱喝骂之声。他心中微惊，侧耳听去，却是金轮法王与郭芙的声音。

他心知不妙，跃下马背，把缰绳在辔头上一搁，隐身树后，悄步寻声过去探索，走了十余丈，望见树林深处的乱石堆中，黄蓉母女、武氏兄弟四人正与金轮法王一行拒敌。但见武氏兄弟脸上衣上都是血渍，黄蓉、郭芙头发散乱，神情甚是狼狈，看来若非金轮法王要拿活口，只怕四人都早已丧生于他铁轮之下。

杨过瞧了片刻，心想："姑姑不在此间，我若上去相助，枉自送了性命。

这便如何是好？可有甚么法儿能救得郭伯母？"忽见金轮法王挥轮砸出，黄蓉无力硬架，便在一堆乱石之后一缩。金轮法王在乱石外转来转去，竟然攻不到她身前。杨过大奇，再看郭芙和武氏兄弟三人也是倚赖乱石避难，危急中只须躲到石后，达尔巴诸人就须远兜圈子，方能追及，那时郭芙等又已躲到了另一堆乱石之后。杨过诧异之极，见这几堆平平无奇的乱石居然有此妙用，实是不可思议，看来黄蓉等虽危实安，只是无法出乱石阵逃走而已。

金轮法王久攻不下，虽然打伤了武氏兄弟，但伤非致命，己方倒有一名武士被郭芙刺死，眼见黄蓉所堆的这许多乱石大有古怪，须得推究出其中奥妙，方能擒获四人。他自负才智过人，反正这几人说甚么也逃不脱自己掌握，待想通了乱石阵的布局，大踏步闯进阵中，手到擒来，方显本事。于是左手一挥，约退诸人，自己也退开丈余，望着乱石阵暗自凝思。大凡行兵布阵，脱不了太极两仪、五行八卦的变化，金轮法王精通奇门妙术，心想这乱石阵虽怪，总也不离五行生克的道理。

哪知他怔怔的看了半天，刚似瞧出了一点端倪，略加深究，却又全盘不对，左翼对了，右翼生变，想通了阵法的前锋，其后尾却又难以索解，不禁呆在当地，惊佩无已。他文武全才，实是当世出类拔萃的人物，眼前既遇难题，务要凭一己才智破解，方遂心愿。

杨过见金轮法王皱起眉头沉思，良久不动，突然间双眼精光大盛，身形晃动，闯进乱石阵中，抓住了郭芙的手臂，急退而出。这一下变生不测，黄蓉等三人大惊失色，登时手足无措，若是出阵去救，非遭他毒手不可。

原来郭芙见敌人呆立不动，一时大意，竟不遵母亲所示的方位站立，离了阵法的蔽障。金轮法王一见有隙可乘，立时出手擒获，当下伸指点了她胁下穴道，放在地上。他故意不点哑穴，让她哀声求救，好激得黄蓉出阵。郭芙只感周身麻痒难当，忍不住呻吟出声。黄蓉岂不知敌人诡计，但听到女儿的哀声，心中如沸，只是咬住嘴唇强忍。

杨过在树后瞧得明白，眼见黄蓉竹棒一摆，就要奔出乱石堆抢救爱女，这一出去可是凶险之极，当下不及细想，猛地跃出，抓住郭芙后心，向乱石堆扑去。金轮法王铁轮飞出，击向他后心，杨过人在半空，难以闪避，用力将郭芙朝黄蓉推去，同时使个"千斤坠"，身子直落，啪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摔在乱石堆上，但听得呛啷啷声音响亮，铁轮自头顶疾飞而过，兜了个圈子，又飞回法王手中。

黄蓉抱住爱女，悲喜交集，见杨过从乱石堆上翻身爬起，撞得目青鼻肿，忙伸竹棒指引他进入石阵。

金轮法王见功败垂成，又是杨过这小子作怪，心中不怒反喜，微微冷笑，说道："好，你乖乖的自投罗网，却省得日后再来找你了。"

杨过这一下奋身救人，实是激于义愤，进了石阵之后，才想起这一出手，瞧来自己性命也得饶上了，此生再难见小龙女之面，不由得暗暗懊悔。黄蓉问道："你师父呢？"杨过黯然道："她突然半夜里走了，我正在找她。"

黄蓉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过儿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？"杨过只有苦笑，摇头道："郭伯母，我傻里傻气，心头热血一涌，这就管不住自己了。"黄蓉道："好孩子，你心肠好，跟你爹……"说了一半，突然住口。杨过颤声道："郭伯母，我爹爹是坏人，是不是？"黄蓉垂头道："你要知道这个干么？"突然叫道：”小心，到这里来！"拉着他跨过两堆乱石，避开了金轮法王一下偷袭。

杨过向那乱石堆前前后后望了一阵，好生佩服，说道："郭伯母，如你这般聪明才智，并世再无第二个了。"黄蓉替女儿解开穴道，正自给她按摩，微笑着未答。郭芙道："你知道甚么？我妈的本事都是外公教的。外公才厉害呢。"杨过在桃花岛上曾见到黄药师的诸般手泽，只是当时年幼，未能领略这中间的妙处，此刻经郭芙一提，连连点头，不由得悠然神往，叹道："几时得能拜见他老人家一面，也不枉了这一生。"

蓦地里金轮法王闯过两堆乱石，又攻了过来。杨过手中没兵器，忙拾起黄蓉抛在地下的竹棒，抢出去阻挡，呼呼两棒，使上了打狗棒法。法王见他棒法精妙，凝神接战，拆了数招，突然间两人脚下同时在乱石上一绊，均是一个踉跄。法王只怕中了暗算，跃出阵去。

黄蓉接引杨过进来，指派武氏兄弟与女儿搬动石块，变乱阵法，问杨过道："你这打狗棒法到底从何处学来？"杨过于是照实述说如何在华山巧遇洪七公、北丐西毒如何比武、洪七公如何传授棒法等情，但他怕激动黄蓉心神，洪七公逝世的经过却隐瞒不言。黄蓉叹道："你遇合之奇，确是罕有。"

忽地心念一动，说道："过儿，你很聪明，且想个法儿，脱却今日之难。"

杨过瞧了她的神情，知她已想到计策，当下故作不知，说道："若是你身子安健，和我双战法王，自能获胜，又或能邀得我师父来，那也好了。"

黄蓉道："我身子一时三刻之间怎能痊可？你师父也不知去了哪里，我另有一个计较在此，却须用到这几堆乱石。这石阵是我爹爹所授，其中变幻百端，刻下所用的还不到二成。"杨过又惊又喜，想起黄药师学究天人，大是赞叹。

黄蓉道："我师父授你的打狗棒法仅是招式，而你在树上听到我说的只是口诀大意。现下我将棒法中的精微变化一并传你。"杨过大喜，却以退为进，说道："这个只怕使不得，打狗棒法除了丐帮帮主，历来不传外人。"

黄蓉白了他一眼，道："在我面前，你又使甚么狡狯？这棒法我师父传了你三成，你自个儿偷听了二成，今日我再传你二成。余下三成，就得凭你自己才智去体会领悟，旁人可传授不来。这一来并非有人全套传你，二来今日事急、也只好从权。"

杨过跪倒在地，拜了几拜，笑道："郭伯母，我幼小之时，你曾答应传我功夫，今日才传，也还不迟。"黄蓉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心中一直记恨，是不是？"杨过笑道："我哪里敢？"于是黄蓉轻声俏语，将棒法的奥妙之处，一一说给他知晓。

金轮法王在乱石外望见杨过向黄蓉磕头，二人有说有笑，唧唧哝哝，不知捣甚么鬼了，瞧来似乎有恃无恐，竟是全不将自己放在眼内。虽

是心中有气，但他素来持重，知道眼前这二人武功虽然敌不过自己，却实在鬼计多端，可别不小心上了大当，定要参透其中机关，再定对策。也幸好他缓下了攻势，黄蓉与杨过不必应敌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已将窍要说完。

杨过聪明颖悟，胜过鲁有脚百倍，真所谓闻一知十，举一反三，兼之他对这套棒法早已费过许多心血推详，先前百思不得其解之处，今日黄蓉略加点拨，立行豁然贯通。金轮法王遥遥望见黄蓉神色端严安详，口唇微动，杨过却是搔耳摸腮，喜不自胜，实不知二人葫芦中卖什么药，但此事于己不利，当可断言。

杨过听完要诀，问了十余处艰深之点，黄蓉一一解说，说道："行啦，你问得出这些疑难，足证你领悟已多。这第二步嘛，咱们就要把这和尚诱进阵来擒获。"

杨过一惊，道："将他擒住？"黄蓉道："那又有何难？此刻你我联手，智胜于彼，力亦过之，现下我要解说这乱石阵的奥妙，你一时定然难以领会，好在你记心甚好，只须将三十六般变化死记即可。"于是一项一项的说了下去，青龙怎样演为白虎，玄武又怎生化为朱雀。原来这乱石阵乃是从诸葛亮的八阵图中变化出来。当年诸葛亮在长江之滨用石块布成阵法，东吴大将陆逊入阵后难以得脱。此刻黄蓉所布的便是师法诸葛武侯的遗意，只是事起仓卒，未及布全，大敌奄至，那阵法不过稍具规模而已。但纵然如此，也已吓得金轮法王心神不定，眼睁睁望着面前五人，却是不敢动手。

这阵图的三十六项变化，实是繁复奥妙，饶是杨过聪明过人，一时记得明白的也只十余变。眼见天色将暮，金轮法王蠢蠢欲动，黄蓉道："就只这十几变，已足困死他有余。你出去引他入阵，我变动阵法，将他困住。"

杨过大喜，道："郭伯母，他日我若再到桃花岛上，你肯不肯将这门学问尽数教我？"黄蓉抿嘴一笑，凉风拂鬓，夕阳下风致嫣然，说道："你若肯来，我如何不肯教？你舍命救了我和芙儿两次，难道我还似从前这般待你么？"

杨过听了，胸中暖烘烘地极是舒畅，此时黄蓉不论教他干甚么，他当真是百死无悔，当下提起竹棒，转出石阵，叫道："生了锈的铁轮法王，你有胆子，就来跟我斗三百回合！"

金轮法王正自担心他们在石阵中捣鬼，暗算自己，见他出阵挑战，正是求之不得，呛啷啷铁轮响动，斜劈过去。他怕杨过相斗不胜，又逃回阵中，是以攻了两招之后，径自抄他后路，要逼得他远离石阵。岂知杨过新学了打狗棒法的精要，将那绊、劈、缠、戳、挑、引、封、转八字诀使将出来，果然是变化精微，出神入化。法王大意抢攻，略见疏神，竟被他在大腿上戳了一下，虽在危急中急闭穴道，未曾受伤，却也是疼痛良久。

他吃了这一下苦头，再也不敢怠忽，抡起铁轮，凝神拒战，眼前对手虽只是个十余岁的少年，他却如接大敌，攻时敬，守时严，竟当他是一派大宗主那么看待。这一来，杨过立感不支。打狗棒法虽妙，即学即用，究是难以尽通，当下使个"封"字诀挡住铁轮攻势，移动脚步，东突西冲。金轮法王跟着他竹棒攻守变招，眼见他向外冲击，心想来得正好，不住倒退，要引他远离石阵。不料退了十几步，突然右脚在一块巨石上一绊，原来不知不觉间竟已被诱进石阵。

他心知不妙，只听黄蓉连声呼叫："朱雀移青龙，巽位改离位，乙木变癸水。"武氏兄弟与郭芙搬动岩石，石阵急变。金轮法王大惊失色，停轮待要察看周遭情势，杨过的竹棒却缠了上来。这打狗棒法与他正面相敌虽尚不足，扰乱心神却是有余，法王脚下连绊几下，站立不稳，知道石阵极是厉害，陷溺稍久，越转越乱，危急中大喝一声，跃上乱石。本来上了石堆，即可不受石阵困惑，否则方位迷乱，料来只须笔直疾走定可出阵，岂知奔东至西，往南抵北，只不过在十余丈方圆内乱兜圈子，终于精力耗尽，束手待毙。但法王刚上石堆，杨过已挥棒打向脚骨，他铁轮是短兵刃，不能俯身攻拒，只得跃下平地，横轮反击。

又拆十余招，眼见暮色苍茫，四下里乱石嶙峋，石阵中似乎透出森森鬼气，饶是他艺高胆大，至此也不由得暗暗心惊，突然间脑海中灵光一闪，已有计较，左足一抄，一块二十余斤的大石已被他抄起，飞向半空，跟着右腿掠出，又是一块大石高飞。他身形闪动，双腿连抄，大石砰嘭山响，互撞之下，火花与石屑齐飞，那乱石阵霎时破了。黄蓉等五人大惊，连连闪避空中落下来的飞石。

此时金轮法王若要出阵，已是易如反掌，但他反守为攻，左掌探出，竟来擒拿黄蓉。杨过棒尖向他后心点到，法王铁轮斜挥架开，左掌却已搭到黄蓉的肩头。她如向后闪跃，原可避过，但耳听风声劲急，半空中一块大石正向身后猛砸下来，只得急施大擒拿手反勾法王左腕。法王叫声："好！"任她勾住手腕，待她借势外甩之际，突运神力，向怀里疾拉。

若在平日，黄蓉自可运劲卸脱，但此刻内力不足，叫声"啊哟"，已自跌倒。杨过大惊，当下顾不得生死安危，向前扑出，抱住了法王双腿，两人一齐摔倒。

金轮法王武功究竟高出他甚多，人未着地，右掌挥出，击向杨过右胸。

杨过忙伸左臂挡格，啪的一声，掌臂相交，杨过只觉胸口气血翻涌，身子便如一捆稻草般飞了出去。就在此时，空中最后一块巨石猛地落下，砰的一响，正好撞在法王背心。这一撞沉猛之极，他内功再强，却也经受不起，虽然运功将大石弹开，但身子晃了几下，终于向前仆跌。

顷刻之间，石落阵破，黄蓉、杨过、法王三人同时受伤倒地。



第十五回　东邪门人

石阵外达尔巴和众蒙古武士、石阵内郭芙与武氏兄弟尽皆大惊，一齐抢前来救。达尔巴神力惊人，蒙古武士中也有数名高手，郭芙与二武如何能敌？

突见金轮法王摇摇晃晃的站起来，铁轮一摆，呛啷啷动人心魄，脸色惨白，仰天大笑，笑声中却充满着凄怆惨厉之意，众人相顾骇然，都住足不前。

金轮法王嘶哑着嗓子说道：“老衲生平与人对敌，从未受过半点微伤，今日居然自己伤了自己。”伸出大手往黄蓉背上抓去。

杨过被他掌力震伤胸臆，爬在地下无力站起，眼见黄蓉危急，仍是横棒挥出，将他这一拿格开，但就是这么一用力，禁不住喷出一口鲜血。黄蓉惨然道：“过儿，咱们认栽啦，不用再拚，你自己保重。”郭芙手提长剑，护在母亲身前。杨过低声道：“芙妹你快逃走，去跟你爹爹报信要紧。”

郭芙心中昏乱，明知自己武艺低微，可怎舍得母亲而去？

金轮法王铁轮微摆，撞正她手中长剑，当的一声，白光闪动，长剑倏地飞起，落向林中。

金轮法王正要推开郭芙去拿黄蓉，忽听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林中跃出一个青衫人影，伸手接住半空落下的长剑，三个起伏，已奔到乱石堆中。金轮法王见此人面目可怖已极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面貌，不禁一怔，喝问：“是谁？”那女子却不答话，俯身推过一块岩石，挡在他与黄蓉之间，说道：“你便是大名鼎鼎的金轮法王么？”

她相貌虽丑，声音却甚是娇嫩。法王道：“不错，尊驾是谁？”

那女子说道：“我是无名幼女，你自识不得我。”说着又将另一块岩石移动了三尺。

此时日落西山，树林中一片朦胧，法王心念忽动，喝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

待要阻止她再移石块，那女子叫道：“角木蛟变亢金龙！”郭芙与二武都是一怔，心想：“她怎么也知石阵的变化？”但听她喝令之中自有一股威严之意，立时遵依搬动石块。四五块岩石一移，散乱的阵法又生变化。

金轮法王又惊又怒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小女孩也敢来捣乱！”只听她又叫：“心月狐转房日兔”，”毕月乌移奎木狼”，“女土幅进室火猪”，她所叫的都是二十八宿方位。郭芙与二武听她叫得头头是道，与黄蓉主持阵法时一般无异，心下大喜，奋力移动岩石，眼见又要将金轮法王困住。

法王背上受了石块撞击，强运内力护住，一时虽不发作，其实内伤着实不轻，万万无力再起脚挑动石块，他知道只消再迟得片刻，便即陷身石阵，达尔巴徒有勇力，不明阵法，难以相救，见黄蓉正撑待着起身，兀自站立不定，只须踏上几步就可手到擒来，却也是自谋脱身要紧，当下铁轮虚晃，向武修文脑门击去。

他受伤之后，手臂已全然酸软无力，便是举起铁轮也已十分勉强，武修文苦是拔剑招架，反可将他铁轮击落脱手。但他威风凛凛，虽是虚招，瞧来仍是猛不可当，武修文哪敢硬接，当即缩身入阵。

金轮法王缓步退出石阵。呆立半晌，心中思潮起伏：“今日错过了这个良机，只怕日后再难相逢。难道老天当真护佑大宋。教我大事不

成？中原武林中英才辈出，单是这几个青年男女，已是资兼文武，未易轻敌，我蒙藏豪杰之士，可是相形见绌了。”抚胸长叹，转头便走，走出十余步，突然间呛啷一响，铁轮落地，身子摇晃。

达尔巴大惊，大叫：“师父！”抢上扶住，忙问：“师父，你怎么啦？”

金轮法王皱眉不语，伸手扶着他肩头，低声道：”可惜，可惜！走罢！”一名蒙古武士拉过坐骑。金轮法王重伤之后已无力上马，达尔巴左掌托注师父腰间，将他送上马背。一行人向东而去。

青衫少女缓步走到杨过身旁，顿了一顿，慢慢弯腰，察看他的脸色，要瞧伤势如何。此时夜色已深，相距尺许也已瞧不清楚，她直凑到杨过脸边，但见他双目睁大，迷茫失神，面颊潮红，呼吸急促，显是伤得不轻。

杨过昏迷中只见一对目光柔和的眼睛凑到自己脸前，就和小龙女平时瞧着自己的眼色那样，又是温柔，又是怜惜，当即张臂抱住她身子，叫道：“姑姑，过儿受了伤，你别走开了不理我。”

青衫少女又羞又急，微微一挣。杨过胸口伤处立时剧痛，不禁“啊唷”一声。那少女不敢强挣，低声道：“我不是你姑姑，你放开我。”杨过凝视着她眼睛，哀求道：“姑姑，你别撇下我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是你的过儿啊。”

那少女心中一软，柔声道：“我不是你姑姑。”这时天色更加黑了，那少女一张可怖的丑脸全在黑暗中隐没，只一对眸子炯炯生光。杨过拉着她手，不住哀求：”是的，是的！你……你别再撇下我不理。”

那少女给他抱住了，羞得全身发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然间杨过神志清明，惊觉眼前之人并非小龙女，失望已极，脑中天旋地转，便即昏了过去。

那少女大惊，但见郭芙与二武均围着黄蓉慰问服侍，无人来理杨过，心想他受伤极重，若非服用师父秘制灵药，只怕有性命之忧，当下扶着他后腰，半拖半拉的走出石阵，又慢慢走出林外。瘦马甚有灵性，认得主人，奔近身来。那少女将杨过扶上马背，却不与他同乘，牵了马缰步行。

杨过一阵清醒，一阵迷糊，有时觉得身边的女子是小龙女，大喜而呼，有时却又发觉不是，全身加入冰窖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只觉得口腔中一阵清馨，透入胸间伤处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缓缓睁开眼来，不由得一惊，原来自己已睡在一张榻上，身上盖了薄被，要待翻身坐起，突感胸骨剧痛，竟是动弹不得。

转头只见窗边一个青衫少女左手按纸，右手握笔，正自写字。她背面向榻，瞧不见她相貌，但见她背影苗条，细腰一搦，甚是娇美。再看四周时，见所处之地是间茅屋的斗室，板床木凳，俱皆简陋，四壁萧然，却是一尘不染，清幽绝俗。床边竹儿上并列着一张瑶琴，一管玉箫。

他只记得在树林石阵中与金轮法王恶斗受伤，何以到了此处，脑中却尽是茫然一片；用心思索，隐约记得自己伏在马背，有人牵马护行，那人是个女子。此刻想来，依稀记得她背影便是眼前这少女。她这时正自专心致志的写字，但见她右臂轻轻摆动，姿式飘逸。室中寂静无声。较之先前石阵恶斗，竟似到了另一世界。他不敢出声打扰那少女，只是安安稳稳的躺着，正似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，实不知人间何世。

突然间心念一动，眼前这青衫少女，正是长安道上示警，后来与自己联手相救陆无双的那人，自忖与她无亲无故，怎么她对自己这么好法？不由得冲口而出，说道：“姊姊，原来又是你救了我性命。”

那少女停笔不写，却不回头，柔声道：“也说不上救你性命，我恰好路过，见那西藏和尚甚是横蛮，你又受了伤……”说罢微微低头。杨过道：“姊姊，我……我……”中心感激，一时喉头哽咽，竟然说不出声来。那少女道：“你良心好，不顾自己性命去救别人，我碰上稍稍出了些力，却又算得什么。”杨过道：“郭伯母于我有养育之恩，她有危难，我自当尽力，但我和姊姊……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不是说你郭伯母，是说陆无双陆家妹。陆无双这名字，杨过已有许久没曾想起，听她提及，忙问：“陆姑娘平安罢？她伤全好了？”那少女道：“多谢你挂怀，她伤口已然平复。你倒没忘了她。”杨过听她语气中与陆无双甚是亲密，问道：“不知姊姊跟陆姑娘怎生称呼？”

那少女不答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”你不用姊姊长、姊姊短的叫我，我年纪没你大。”顿了一顿，笑道：“也不知叫了人家几声‘姑姑’呢，这时改口，只怕也已迟了。”

杨过脸上一红，料想自己受伤昏迷之际定是将她错认了小龙女，不住的叫她“姑姑”，说不定还有什么亲昵之言、越礼之行，越想越是不安，期期艾艾的道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不见怪罢？”那少女笑道：“我自是不会见怪，你安心在这儿养伤罢。等伤势好了，便去寻你姑姑。”又道：“别太担心了，终究找得到的。”这几句话温柔体贴，三分慈和中又带着三分的敬重，令人既安心，又愉悦，与他所识别的女子全不相同。她不似陆无双那么刁钻活泼，更不似郭芙那么骄肆自恣。耶律燕是豪爽不羁，完颜萍是楚楚可怜。至于小龙女，初时冷若冰霜，漠不关心，到后来却又是情之所钟，生死以之，乃是趋于极端的性儿。只有这位青衫少女却是斯文温雅，殷勤周至，知他记挂“姑姑”，就劝他好好养伤，痊愈后立即前去寻找。但觉和她相处，一切全是宁静平和。

她说了这几句话，又提笔写字。杨过道：“姊姊，你贵姓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别问这个问那个的，还是安安静静的躺着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内伤就好得快了。”杨过道：“好罢，其实我也明知是白问，你连脸也不让见，姓名更是不肯说的了。”那少女叹道：“我相貌很丑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”杨过道：“不，不！那是你戴了人皮面具。”那少女道，“若是我像你姑姑一般好看，我干么又要戴面具？”杨过听她称赞小龙女美貌，极是欢喜，问道：“你怎知我姑姑好看？你见过她么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我没见过。但你这么魂牵梦索的想念，她自是天下第一的美人儿了。”杨过叹道，“我想念她，倒也不是为了她美貌，就算她是天下第一丑人，我也一般想念。不过……不过要是你见了她，定会更加称赞。”

这番话倘若给郭芙与陆无双听了，定要讥刺他几句，那少女却道：“定是这样。她不但美貌，待你更是好得不得了。”说着又伏案写字。

杨过望着帐顶出了一会神，忍不住又转头望着她苗条的身影，问道：“姊姊，你在写些什么？这等要紧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我在学写字。”杨过道：“你临什么碑帖？”那少女道：”我的字写得难看极啦，怎说得上摹临碑帖？”

杨过道：“你太谦啦，我猜定是好的。”那少女笑道：“咦，这可奇啦，你怎么又猜得出？”杨过道：“似你这等俊雅的人品，书法也定然俊雅的。姊姊，你写的字给我瞧瞧，好不好？”

那少女又是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我的字是见不得人的，等你养好了伤，要请你教呢。”杨过暗叫：“惭愧。”不禁感激黄蓉在桃花岛上教他读书写字，若没那些日子的用功，别说分辨书法美恶，连旁人写什么字也不识得。

他出了一会神，觉得胸口隐隐疼痛，当下潜运内功，气转百穴，渐渐的舒畅安适，竟自沉沉睡去。待得醒来，天已昏黑，那少女在一张矮几上放了饭菜，端到他床上，服侍他吃饭。竹筷陶碗，虽是粗器，却都是全新的，纵然一物之微，看来也均用了一番心思。

那菜肴也只平常的青菜豆腐、鸡蛋小鱼，但烹饪得甚是鲜美可口。杨过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，连声赞美。那少女脸上虽然戴着面具，瞧不出喜怒之色，但明净的双眼中却露出欢喜的光芒。

次日杨过的伤势又好了些。那少女搬了张椅子，坐在床头，给他缝补衣服，将他一件破烂的长衫全部补好了。她提起那件长衫，说道：“似你这等人品，怎么故意穿得这般褴褛？”说着走出室去，捧了一匹青布进来，依着杨过原来的衣衫的样子裁剪起来。

听她话声和身材举止，也不过十七八岁，但她对待杨过不但像是长姊视弟，直是母亲一般慈爱温柔。杨过丧母已久，时至今日，依稀又是当年孩提的光景，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诧异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姊姊，干么你待我这么好？我实在是当不起。”那少女道：“做一件衣衫，那有什么好了？你舍命救人，那才教不易呢。”

这一日上午就这么静静过去。午后那少女又坐在桌边写字。杨过极想瞧瞧她到底写些什么，但求了几次，那少女总是不肯。她写了约莫一

个时辰，写一张，出一会神，随手撕去，又写一张，始终似乎写得不合意，随写随撕，瞧这情景，自不是钞录什么武学谱笈，最后她叹了口气，不再写了，问道：“你想吃什么东西，我给你做去。”

杨过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就怕你太过费神了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什么啊？你说出来听听。”杨过道：“我想吃粽子。”那少女一怔，道：“裹几只粽子，又费什么神了？我自己也想吃呢。你爱吃甜的还是咸的？”杨过道：“什么都好。有得吃就心满意足了，哪里还能这么挑剔？”

当晚那少女果然裹了几只粽子给他作点心，甜的是猪油豆沙，咸的是火腿鲜肉，端的是美味无比，杨过一面吃，一面喝采不迭。

那少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真聪明，终于猜出了我的身世。”杨过心下奇怪：“我没猜啊！怎么猜出了你的身世？”但口中却说：“你怎知道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家乡江南的粽子天下驰名，你不说旁的，偏偏要吃粽子。”

杨过回忆数年前在浙西遇到郭靖夫妇、与李莫愁争斗、又得欧阳锋收为义子等一连串事迹，始终想不起眼前这少女是准。

他要吃粽子，却是另有用意，快吃完时乘那少女不觉，在手掌心里暗藏一块，待她收拾碗筷出去，忙取过一条她做衫时留下的布线，一端粘了块粽子，掷出去粘住她撕破的碎纸，提回来一看，不由得一怔。原来纸上写的是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八个字。那是《诗经》中的两句，当年黄蓉曾教他读过，解说这两句的意思是，“既然见到了这男子，怎么我还会不快活？”

杨过又掷出布线粘回一张，见纸上写的仍是这八个字，只是头上那个“既”字却已给撕去了一半。杨过心中怦怦乱跳，接连掷线收线，粘回来十多张碎纸片，但见纸上颠来倒去写的就只这八个字。细想其中深意，不由得痴了。

忽听脚步声响，那少女回进室来。杨过忙将碎纸片在被窝中藏过。那少女将余下的碎纸搓成一团，拿到室外点火烧化了。

杨过心想：“她写‘既见君子’，这君子难道说的是我么？我和她话都没说过几句，她瞧见我有什么可欢喜的呢？再说，我这么乱七八糟，又是什么狗屁君子了。若说不是我，这里又没旁人。”

正自痴想，那少女回进室来，在窗边悄立片刻，吹灭了蜡烛。月光淡淡，从窗中照射进来，铺在地下。杨过叫道：“姊姊。”那少女却不答应，慢慢走了出去。

过了半晌，只听室外箫声幽咽，从窗中送了进来。杨过曾见她用玉箫与李莫愁动手，武功甚是不弱，不意这管箫吹将起来却也这么好听。他在古墓之中，有时小龙女抚琴，他便伴在一旁，听她述说曲意，也算得粗解音律。

这时辨出箫中吹的是“无射商”调子，却是一曲“淇奥”，这首琴曲温雅平和，杨过听过几遍，也并不喜爱。但听她吹的翻来覆去总是头上五句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或高或低，忽徐忽疾，始终是这五句的变化，却颇具缠绵之意。杨过知道这五句也出自《诗经》，是赞美一个男子像切磋过的象牙那么雅致，像琢磨过的美玉那么和润。

杨过听了良久，不禁低声吟和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……”只吟得两句，突然箫声断绝。杨过一怔，暗悔唐突：“她吹箫是自舒其意，我出声低吟，显得明白了她的心思，那可太也无礼了。

次日清晨，那少女送早饭进来，只见杨过脸上戴了人皮面具，不禁一呆，笑道：“你怎么也戴这东西了？”杨过道：“这是你送给我的啊，你不肯显露本来面目，我也就戴个面具。”那少女淡淡的道，“那也很好。”说了这句话后，放下早饭，转身出去，这天一直就没再跟他说话。

杨过惴惴不安，生怕得罪了她，想要说几句话赔罪，她在室中却始终没再停留。到得晚间，那少女待杨过吃完了饭，进室来收拾碗筷，正要出去，杨过道：“姊姊，你的箫吹得真好听，再吹一曲，好不好？”

那少女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好的。”出室去取了玉箫，坐在杨过床前，幽幽吹了起来。这次吹的是一曲“迎仙客”，乃宾主酬答之乐，曲调也如是雍容揖让，肃接大宾。杨过心想：“原来你在萧声之中也带了面具，不肯透露心曲。”

箫声中忽听得远处脚步声响，有人疾奔而来。那少女放下玉箫，走到门口，叫道，“表妹！”一人奔向屋前，气喘吁吁的道：“表姊，那女魔头查到了我的踪迹，正一路寻来，咱们快走！”杨过听话声正是陆无双，心下一喜，但随即听她说那女魔头即将追到，指的自是李莫愁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，随即又想：”原来这位姑娘是媳妇儿的表姊。”

只听那少女道：“有人受了伤，在这里养伤。”陆无双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”你的救命恩人。”陆无双叫道：“傻蛋！他……他在这里！”说着冲进门来。

月光下只见她喜容满脸，叫道：“傻蛋，傻蛋！你怎么寻到了这里？这次可轮到你受伤啦。”杨过道：“媳妇……”只说出两个字，想起身旁那温雅端庄的青衫少女，登时不敢再开玩笑，当即缩住，转口问道：”李莫愁怎么又找上你了？”

陆无双道：”那日酒楼上一战，你忽然走了，我表姊带我到这里养伤。

其实我的伤早就没事啦，我气闷不过，出去闲逛散心，当天就撞到了两名丐帮的化子，偷听到他们说大胜关在开什么英雄大会。我便去大胜关瞧瞧热闹，哪知这会已经散了。我怕表姊记挂，赶着回来，在前面镇上的茶馆外忽然见到了那女魔头的花驴，她驴子换了，金铃却没换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已不禁发颤，续道：”总算命不该绝，若是迎面撞上，表姊，傻蛋，这会儿可见你们不着啦。”

杨过道：“这位姑娘是你表姊？多承她相救，可还没请教姓名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我……”陆无双突然伸出双手，将杨过和那少女脸上的人皮面具同时拉脱，说道：“那魔头不久就要到来，你们两个还戴这劳什子干甚么？”

杨过眼前斗然一亮，见那少女脸色晶莹，肤光如雪，鹅蛋脸儿上有一个小小酒窝，微现腼腆，虽不及小龙女那么清丽绝俗，却也是个极美的姑娘。

陆无双道：“她是我表姊程英，桃花岛黄岛主的关门小弟子。”杨过作揖为礼，道：“程姑娘。”程英还礼，道：“杨少侠。”杨过心想：“怎么她小小年纪，竟是黄岛主的弟子？从郭伯母身上算起来，我岂不还矮了她一辈？”

原来程英当日为李莫愁所擒，险遭毒手，适逢桃花岛岛主黄药师路过，救了她性命。黄药师自女儿嫁后，浪迹江湖，四海为家，年老孤单，自不免寂寞，这时见程英稚弱无依。不由得起了怜惜之心，治愈她伤毒之后便带在身边。程英服侍得他体贴入微，远胜当年娇憨顽皮、跳荡不羁的黄蓉。黄药师由怜生爱，收了她为徒。程英聪明机智虽然远不及黄蓉，但她心细似发，从小处钻研，却也学到了黄药师不少本领。

这一年她武功初成，禀明师父，北上找寻表妹，在关陕道上与杨过及陆无双相遇，途中示警、夜半救人，便都是她的手笔了。众少年合斗李莫愁后，她带回陆无双到这荒山中来结庐疗伤。日前陆无双独自出外，久久不归。程英记挂起来。出去找寻，却遇上黄蓉摆乱石阵与金轮法王相斗。这项奇门阵法她也跟黄药师学过，虽所知不多，学得却极细到，机缘巧合，将杨过救了回来。

陆无双道：“这紧急关头。你两位还这般多礼干什么？”杨过道：“李莫愁后来见到你了？”陆无双道：“你倒想得挺美！要是给她见到了，你又不来救我，我还能逃脱她的毒手？我一见到花驴颈中的金铃，立即躲在茶馆屋后，大气也不敢喘一口。只听得那魔头在向那茶馆掌柜的打听，有没见到两个小姑娘，一个有点儿跛，另一个是个丑八怪。表姊，她说的是你，可不知道你恰好是丑八怪的对头，是位美人儿……”程英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你别胡说，可让杨少侠笑话。”杨过道：“少侠甚么的称呼，可不敢当，你叫我杨过便是。”

陆无双嗔道，“你一见我表姊，就服服贴贴的，连名带姓都说了，跟我却偏装神弄鬼的骗人。”杨过微笑道：”你叫我‘傻蛋’，我便听你话做傻蛋，那还不够服服贴贴吗？”陆无双小嘴一撅，道：“慢慢再跟你算帐。”

转头向程英道：“表姊，你带了这面具儿，常到镇上去买盐米物品，镇上的人都认得你。茶馆掌柜也决想不到李莫愁这样斯文美貌的出家人会不怀好意，自然跟她说了咱们的住处。那魔头谢了，又问镇上什么地方可以借宿，便带了洪师姊去找宿处。她一向害人总是天刚亮时动手，算来还有三个时辰。”

程英道：“是。那日这魔头到表妹家，便是寅未卯初时分。”三人说起当年李莫愁如何下毒手害死陆无双父母之事，才知三人幼时曾在嘉

兴相会，程英和陆无双都还去过杨过所住的破窑，想到儿时居然曾有过这番遇合，心头不由得均是平添温馨之意。

杨过道："这魔头武功高强，就算我并未受伤，咱三个也是斗她不过的，还是外甥点灯笼，照旧.咱们这就溜之大吉罢。"程英点点头道，"眼下还有三个时辰。杨兄的坐骑脚力甚好，咱们立时就逃，那魔头未必追得上。"

陆无双道："傻蛋，你身上有伤，能骑马么？"杨过叹道："不能骑也只得硬挺，总好过落在这魔头手中。"

陆无双道，"咱们只一匹马。表姊，你陪傻蛋向西逃，我故布疑阵，引她往东追。"程英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"不，你陪杨兄。我跟李莫愁并无深仇大怨，纵然给她擒住，也不一定要伤我，你若落入她手，那可有得受的了。"

陆无双道："她冲着我而来，若见我和傻蛋在一起，岂非枉自累了他？"表姊妹俩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互推对方陪伴杨过逃走。

杨过听了一会，甚是感动，心想这两位姑娘都是义气干云，危急之际甘心冒险来救我性命，纵然我给那魔头拿住害死，这一生一世也不算白活了。

只听陆无双道："傻蛋，你倒说一句，你要我表姊陪你逃呢，还是要我陪？"杨过还未回答，程英道："你怎么傻蛋长、傻蛋短的，也不怕杨兄生气。"陆无双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"瞧你对他这般斯文体贴，傻兄定是要你陪的了。"她把"傻蛋"改称"傻兄"，算是个折衷。

程英面色白皙，极易脸红，给她一说，登时羞得颜若玫瑰，微笑道："人家叫你'媳妇儿'，可不是么？你媳妇儿不陪，那怎么成？"这一来可轮到陆无双脸红了，伸出双手去呵她痒，程英转身便逃。霎时中小室中一片旖旋风光，三人倒不似初时那么害怕担忧了。

杨过心想："若要程姑娘陪我逃走，媳妇儿就有性命之忧。倘是媳妇儿陪我，程姑娘也是万分危险。"说道："两位姑娘如此相待，实是感激无已。

我说还是两位快些避开，让我在这里对付那魔头。我师父与她是帅姊妹，她总得有几分香火之情，何况她怕我师父，谅她不敢对我如何……"他话未说完，陆无双已抢着道："不行，不行……"

杨过心想她二人也定然不肯弃己而逃，于是朗声道："咱三人结伴同行，当真给那魔头追上时，三人拚一死战，是死是活，听天由命便了。"陆无双拍手道："好，就是这样。"

程英沉吟道："那魔头来去如风，三人同行，定然给她追上。与其途中激战，不如就在这儿给她来个以逸待劳。"杨过道："不错。姊姊会得奇门遁甲之术，连那金轮法王尚且困住，赤练仙子未必就能破解。"此言一出，三人眼前登时现出一线光明。程英道："那乱石阵是郭夫人布的，我乘势略加变化则可，要我自布一个却是万万无此大才，说不得，咱们尽人事以待天命便了。表妹，你来帮我。"杨过心想："郭伯母教我阵法变化，仓卒之际，我只硬记得十来种，只能用来诱那生满了锈的铁轮法王入阵，要阻挡这怨天愁地的李莫愁却是全无用处。这门功夫可繁难得紧，真要精熟，决非一年半载之功。程姑娘小小年纪，所学自然及不上郭伯母，她这话想来也非谦辞。但她布的阵势不论如何简陋，总是有胜于无。"

表姊妹俩拿了铁铲锄头，走出茅舍，掘土搬石，布置起来。忙了一个多时辰，隐隐听得远处鸡鸣之声，程英满头大汗，眼见所布的土阵与黄蓉的乱石阵实在相差太远，心中暗自难过："郭夫人之才真是胜我百倍。唉，想以此粗陋土阵挡住那赤练魔头，那当真是难上加难了。"她怕表妹与杨过气沮，也不明言。

陆无双在月光下见表姊的脸色有异，知她实无把握，从怀中取出一册抄本，进屋去递给杨过，道，"傻蛋，这就是我师父的五毒秘传。"杨过见那本书封皮殷红如血，心中微微一凛。陆无双道："我骗她说，这书给丐帮抢了去，待会我若给她拿住，定然给她搜出。你好生瞧一遍。记熟后就烧毁了罢。"她与杨过说话，从来就没正正经经，此时想到命在顷刻，却也没心情再说笑话了。杨过见她神色凄然，点头接过。

陆无双又从怀里取出一块锦帕.低声道："若你不幸落入那魔头手中，她要害你性命，你就拿出这块锦帕来给她。"杨过见那锦帕一面毛边，显是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，绣着的一朵红花也撕去了一半，不知她是何用意，愕然不接，问道："这是什么？"

陆无双道："是我托你交给她的，你答应么？"杨过点了点头，接过来放在枕边。陆无双却过来拿起，放入他怀中，低声道："可别让我表姊知道。"

突然间闻到他身上一股男子气息，想起关陕道上解衣接骨、同枕共榻种种情事，心中一荡，向他痴痴的望了一眼，转身出房。

杨过见她这一回眸深情无限，心中也自怦怦跳动，打开那五毒秘传来看了几页，记住了五毒神掌与冰魄银针毒性的解法，心想："两种解药都是极难制炼，但教今日不死，这两门解法日后总当有用。"

忽听茅屋门呀的一声推开，抬起头来，只见程英双颊晕红，走近榻边，额边都是汗珠。她呼吸微见急促，说道："杨兄，我在门外所布的土阵实在太也拙劣，殊难挡得住那赤练仙子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块锦帕，递给了他，又道："若是给她冲进屋来，你就拿这块帕子给她罢。"

杨过见那锦帕也只半边，质地花纹与陆无双所给的一模一样，心下诧异，抬起头来，目光与她相接，灯下但见她泪眼盈盈、又羞又喜，正待相询，程英斗然间面红过耳，低声道："千万别让我表妹知道。"说罢翩然而出。

杨过从怀中取出陆无双的半边锦帕，拚在一起，这两个半块果然原是从一块锦帕撕开的，见帕子甚旧，白缎子已变淡黄，但所绣的红花却仍是娇艳欲滴。他望着这块破帕，知道中间定有深意，何以她二人各自给我半块？何以要我交给李莫愁？何以她二人又不欲对方知晓？而赠帕之际，何以二人均是满脸娇羞？

他坐在床上呆呆出神，听得远处鸡声又起，接着幽幽咽咽的箫声响了起来，想是程英布阵已完，按箫以舒积郁，吹的是一曲"流波"，箫声柔细，却无悲怆之意，隐隐竟有心情舒畅、无所挂怀的模样。杨过听了一会，低吟相和。

陆无双坐在土堆之后，听着表姊与杨过箫歌相和，东方渐现黎明，心想："师父转瞬即至，我的性命是挨不过这个时辰了。但盼师父见着锦帕，饶了表姊和他的性命，他二人……"陆无双本来刁钻尖刻，与表姊相处，程英从小就处处让她三分。但此刻临危，她竟一心一意盼望杨过平安无恙，心中对他情深一片，暗暗许愿，只要能逃得此难，就算他与表姊结成鸳侣，自己也是死而无憾。

正自出神，猛抬头，突见土堆外站着一个身穿黄衫的道姑，右手拂尘平举，衣襟飘风，正是师父李莫愁到了。

陆无双心头大震，拔剑站起。李莫愁竟站着一动不动，只是侧耳倾听。

原来她听到箫歌相和，想起了少年时与爱侣陆展元共奏乐曲的情景，一个吹笛，一个吹笙，这曲"流波"便是当年常相吹奏的。这已是二十年前之事，此刻音韵依旧，却已是"风月无情人暗换"，耳听得箫歌酬答，曲尽绸缪，蓦地里伤痛难禁，忍不往纵声大哭。

这一下斗放悲声，更是大出陆无双意料之外，她平素只见师父严峻凶杀，哪里有半点柔软心肠？怎么明明是要来报怨杀人，竟在门外痛哭起来？但听她哭得愁尽惨极，回肠百转。不禁也心感酸楚。

李莫愁这么一哭，杨过和程英也自惊觉，歌声节怕便即散乱。李莫愁心念一动，突然纵声而歌，音调凄婉，歌道："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？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

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"

箫歌声本来充满愉乐之情，李莫愁此歌却词意悲切，声调更是哀怨，且节拍韵律与"流波"全然不同，歌声渐细，却是越细越高。程英心神微乱，竟顺着那"欢乐趣"三个字吹出，待她转到"离别苦"三字时，已不自禁的给她带去。她慌忙转调，但箫韵清和，她内力又浅，吹奏不出高亢之音与李莫愁的歌声相抗，微一踌躇，便奔进室内，放下玉箫，坐在几边抚动瑶琴。

杨过也放喉高唱，以助其势。只听得李莫愁歌声越转凄苦，程英的琴弦也是越提越高，铮的一声，第一根"徵弦"忽然断了。

程英吃了一惊，指法微乱，瑶琴中第二根"羽弦"又自崩断。李莫愁长歌带哭，第三根"宫弦"再绝。程英的琴箫都是跟黄药师学的，虽遇明师，毕竟年幼，造诣尚浅。李莫愁本来乘着对方弦断韵散、心慌意乱之际，大可长驱直入，但眼见茅屋外的土阵看似乱七八糟，中间显是

暗藏五行生克的变化，她不解此道，在古墓内又曾累次中伏被创，不免心存忌惮，灵机一动，突然绕到左侧，高歌声中破壁而入。

程英所布的土阵东一堆，西一堆，全都用以守住大门，却未想到茅屋墙壁不牢，给李莫愁绕开正路，双掌起处，推破土壁，攻了进来。陆无双大惊，提剑跟着奔进。

杨过身上有伤，无法起身相抗，只有躺着不动。程英料知与李莫愁动手也是徒然送命，当下把心一横，生死置之度外，调弦转律，弹起一曲“桃夭”来。这一曲华美灿烂，喜气盎然。她心中暗思：“我一生孤苦，今日得在杨大哥身边而死，却也不枉了。”目光斜向杨过瞧去。杨过对她微微一笑，程英心中愉乐甜美，暗唱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……”琴声更是洋洋洒洒，乐音中春风和畅，花气馨芳。

李莫愁脸上愁苦之色渐消，问陆无双道：“那书呢？到底是丐帮取去了不曾？”杨过将“五毒秘传”扔给了她，说道，“丐帮黄帮主、鲁帮主大仁大义，要这邪书何用？早就传下号令，帮众子弟，不得翻动此书一页。”李莫愁见书本完整无缺，心下甚喜，又素知丐帮行事正派，律令严明，也许是真的未曾翻阅。

杨过又从怀中取出两片半边锦帕，铺在床头几上，道：“这帕子请你一并取了去罢！”李莫愁脸色大变，拂尘一挥，将两块帕子卷了过去，怔怔的拿在手中，一时间思潮起伏，心神不定。程英和陆无双互视一眼，都是脸上晕红，料不到对方竟将帕子给了杨过，而他却当面取了出来。

这几下你望我、我望你，心事脉脉，眼波盈盈，茅屋中本来一团肃杀之气，霎时间尽化为浓情蜜意。程英琴中那“桃夭”之曲更是弹得缠绵欢悦。

突然之间，李莫愁将两片锦帕扯成四截，说道：“往事已矣，夫复何言？”

双手一阵急扯，往空抛出，锦帕碎片有如梨花乱落。程英一惊，铮的一声，琴弦又断了一根。

李莫愁喝道：“咄！再断一根！”悲歌声中，瑶琴上第五根“角弦”果然应声而断。李莫愁冷笑道：“顷刻之间，要教你三人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快快给我抱头痛哭罢。”这时琴上只剩下两根琴弦，程英的琴艺本就平平，自己难成曲调。李莫愁道：“快弹几声凄伤之音！世间大苦，活着有何乐趣？”

程英拨弦弹了两声，虽不成调，却仍是“桃之夭夭”的韵律。李莫愁道：“好，我先杀一人，瞧你悲不悲痛？”这一厉声断喝，又崩断了一根琴弦，举起拂尘，就要往陆无双头顶击下。

杨过笑道：“我三人今日同时而死，快快活活，远胜于你孤苦寂寞的活在世间。英妹、双妹，你们过来。”程英和陆无双走到他床边。杨过左手挽住程英，右手挽住陆无双，笑道：“咱三个死在一起，在黄泉路上说说笑笑，却不强胜于这恶毒女子十倍？”陆无双笑道：“是啊，好傻蛋，你说的一点儿不错。”程英温柔一笑。表姊妹二人给杨过握住了手，都是心神俱醉。杨过却想：“唉，可惜不是姑姑在身旁陪着我。”但他强颜欢笑，双手轻轻将二女拉近，靠在自己身上。

李莫愁心想：“这小子的话倒不错，他三人如此死了，确是胜过我活着。”

寻思：“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之事？我定要教你们临死时伤心断肠。”于是拂尘轻摆，脸带寒霜，低声唱了起来。仍是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”那曲子，歌声若断若续，音调酸楚，犹似弃妇吞声，冤鬼夜哭。

杨过等三人四手相握，听了一阵，不自禁的心中哀伤。杨过内功较深，凝神不动，脸上犹带微笑；陆无双心肠刚硬，不易激动；程英却已忍不住掉下泪来。李莫愁的歌声越唱越低，到了后来声似游丝，若有若无。

那赤练仙子只待三人同时掉泪，拂尘挥处，就要将他们一齐震死。正当歌声凄婉惨厉之极的当口，突听茅屋外一人哈哈大笑，拍手踏歌而来。

歌声是女子口音，听来年纪已自不轻、但唱的却是天真烂漫的儿歌：“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，糖一包，果一包，吃了还要拿一包。”

歌声中充满着欢乐，李莫愁的悲切之音登时受扰。但听她越唱越近，转了几转，从大门中走了进来，却是个蓬头乱服的中年女子，双眼圆睁，嘻嘻傻笑，手中拿着一柄烧火用的火叉。李莫愁吃了一惊：“怎么她轻轻易易的便绕过土堆，从大门中进来？若不是他三人一伙，便是精通奇门遁甲之术了。”她心有别念，歌声感人之力立减。

程英见到那女子，大喜叫道：“师姊，这人要害我，你快帮我。”这蓬头女子正是曲傻姑。她其实比程英低了一辈，年纪却大得多，因此程英便叫她师姊。

只听她拍手嘻笑，高唱儿歌，什么“天上一颗星，地下骨零丁”，什么“宝塔尖，冲破天”，一首首的唱了出来，有时歌词记错了，便东拉两扯的混在一起。李莫愁欲以悲苦之音相制，岂知傻姑浑浑噩噩，向来并没什么愁苦烦恼，须知情由心生，心中既一片混沌，外感再强，也不能无中生有，诱发激生；而李莫愁的悲音给她乱七八糟的儿歌一冲，反而连杨过等也制不住了。李莫愁大怒，心道：“须得先结果此人。”歌声未绝，挥拂尘迎头击去。

当年黄药师后悔一时意气用事，迁怒无辜，累得弟子曲灵风命丧敌手，因此收养曲灵风这个女儿傻姑，发愿要把一身本事倾囊以授。可是傻姑当父亲被害之时大受惊吓，坏了脑子，不论黄药师花了多少心血来循循善诱，总是人力难以回天，别说要学到他文事武功的半成，便要她多识几个字，学会几套粗浅武功，却也是万万不能。但十余年来，傻姑在这明师督导之下，却也练成了一套掌法、一套叉法。所谓一套，其实只是每样三招。黄药师知道什么变化奇招她是决计记不住的，于是穷智竭虑，创出了三招掌法、三招叉法。这六招呆呆板板，并无变化后着，威力全在功劲之上。常人练武，少则数十招，多则变化逾千，傻姑只练六招，日久自然精纯，招数虽少，却也非同小可。

至于她能绕过茅屋前的土堆，只因她在桃花岛住得久了。程英的布置尽是桃花岛的粗浅功夫，傻姑看也不看，自然而然的便信步进屋。

此时她见李莫愁拂尘打来，当即火叉平胸刺出。李莫愁听得这一叉破空之声甚是劲急，不禁大惊：“瞧不出这女子功力如此深湛。”急忙绕步向左，挥拂尘向她头颈击去。傻姑不理敌招如何，挺叉直刺。李莫愁拂尘倒转，已卷住了叉头。傻姑只如不见，火叉仍往前刺。李莫愁运劲急甩，火叉竟不摇动，转眼间已刺到她双乳之间，总算李莫愁武功高强，百忙中一个“倒转七星步”，从墙壁破洞中反身跃出，方始避开了这势若雷霆的一击，却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她略一凝神，又即跃进茅屋，纵身而起，从半空中挥拂尘击落。傻姑以不变应万变，仍是挺叉平刺，只因敌人已经跃高，这一叉就刺向对方小腹。

李莫愁见来劲狠猛，倒转拂尘柄在叉杆上一挡，借势窜开，呆呆的望着她，心想：“我适才攻击的三手，每一手都暗藏九般变化，十二着后招，任他哪一位武林高手均不能等闲视之。这女子只是一叉当胸平刺，便将我六十三手变化尽数消解于无形。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赶快走罢！”

她哪知傻姑的叉法来来去去只有三招，只消时刻稍久，李莫愁看明白了她出手的路子，自易取胜。常言道程咬金三斧头，傻姑也只有三火叉，她单凭一招叉法，竟将这个绝顶厉害的敌人惊走，桃花岛主也真足自豪了。

李莫愁转过身来，正要从墙壁缺口中跃出，却见破口旁已坐着一人，青袍长须，正是当年从她手中救了程英的桃花岛主黄药师。他凭几而坐，矮几上放着程英适才所弹的瑶琴。李莫愁对战时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但黄药师进屋、取琴、坐地，她竟全没察觉，若在背后暗算，取她性命岂非易如反掌？

李莫愁与傻姑对招之时，生怕程英等加入战团，是以口中悲歌并未止歇，要教他三人心神难以宁定，此时斗见黄药师悄坐抚琴，心头一震，歌声登时停了。

黄药师在琴上弹了一响，纵声唱道：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”唱的居然就是李莫愁那一曲。琴上的弦只剩下一根“羽

弦”，但他竟便在这一根弦上弹出宫商角徵羽诸般音津，而琴韵悲切，更远胜于她的歌声。

这一曲李莫愁是唱熟了的，黄药师一加变调，她心中所生感应，比之杨过诸人更甚十倍，黄药师早知她作恶多端，今日正要借此机缘将她除去。他昔年曾以一枝玉箫与欧阳锋的铁筝、洪七公的啸声相抗，斗成平手，这时隔了这许多年，力气已因年老而衰减，内功却是越练越深，李莫愁如何抵御得住？片刻间便感心旌摇动，莫可抑制。

黄药师琴歌相和，忽而欢乐，忽而愤怒，忽而高亢激昂，忽而低沉委宛，瞬息数变，引得她也是忽喜忽悲，忽怒忽愁，眼见这一曲唱完，李莫愁非发狂不可。

便在此时，傻姑一转头，突然见到杨过，烛光之下，看来宛然是他父亲杨康。傻姑最怕的便是鬼魂，于当日杨康中毒而死的情状深印脑海，永不能忘，忽见杨过呆呆而坐，只道杨康的鬼魂作祟，急跳而起，指着他道：“杨……杨兄弟，你……你别害我……你……你不是我害死的……你去……找别人罢。”

黄药师不提防她这么旁里横加扰乱，铮的一声，最后一根琴弦竟也断了。

傻站躲到师祖身后，大叫：“鬼……鬼……爷爷，是杨兄弟的鬼魂。”李莫愁得此空隙，急忙挥拂尘打熄烛火，从破壁中钻了出去。黄药师未能制其死命，终于给她逃脱，自顾身份，已不能出屋追击。黑暗中傻姑更是害怕，叫得更加响了：“是恶鬼，爷爷，打鬼，打鬼！”

黄药师喝住傻姑。程英打火点亮蜡烛，拜倒在地，向师父见礼，站起身来，将杨过与陆无双二人的来历简略说了。

黄药师向杨过笑道：“我这个徒孙兼徒儿傻里傻气。她识得你父亲。你果然与你父甚是相像。”杨过在床上弯腰磕头，说道：“恕弟子身上有伤，不能叩拜。”黄药师颜色甚和，道：“你不顾性命，救我女儿和外孙女，真是好孩子。”原来他已与黄蓉见过面，得悉经过情由，听说程英将他救去，于是带同傻姑前来寻找。

黄药师取出疗伤灵药，给杨过服了，又运内功给他推拿按摩。杨过但觉他双手到处，有如火炙，不自禁的从体中生出抗力。黄药师斗觉他皮肉一震，接着便感到他经脉运转，内功实有异常造诣，于是手上加劲，运了一顿饭时分，杨过但觉四肢百骸无不舒畅，昏昏沉沉的竟睡着了。

次日醒时，杨过睁眼见黄药师坐在床头，忙坐起行礼。黄药师道：“你可知江湖上叫我什么名号？”杨过道：“前辈是桃花岛主？”黄药师道：“还有呢？”杨过觉得“东邪”二字不便出口，但转念一想，他外号中既然有个“邪”字，脾气自和常人大不相同，于是大着胆子道：“你是东邪！”黄药师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”不错。我听说你武功不坏，心肠也热，行事却也邪得可以。又听说你想娶你师父为妻，是不是？”杨过道：“正是，老前辈，人人都不娶我，但我宁可死了，也要娶她。”

黄药师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怔怔的望了他一阵，突然抬起头来，仰天大笑，只震得屋顶的茅草簌簌乱动。杨过怒道：“这有什么可笑？我道你号称东邪，定有了不起的高见。岂知也与世俗之人一般无异。”黄药师大声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说了几个“好”字，转身出屋。杨过怔怔的坐着，心想：“我这一番话，可把这位老前辈给得罪了。可是他何以又无怒色？”

殊不知黄药师一生纵横天下，对当时礼教世俗之见最是憎恨，行事说话，无不离经叛道，因此上得了个“邪”字的名号。他落落寡合，生平实无知己，虽以女儿女婿之亲，也非真正知心，郭靖端凝厚重，尤非意下所喜。不料到得晚年，居然遇到杨过。日前英雄大会中杨过诸般作为，已然传入他耳中，黄蓉也约略说了这少年的行事为人，此刻与他寥寥数语，更是大合心意。

这天傍晚，黄药师又回到室中，说道：“杨过，听说你反出全真教，殴打本师，倒也邪得可以。你不如再反出古墓派师门，转拜我为师罢。”杨过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黄药师笑道：“你先不认小龙女为师，再娶她为妻，岂非名正言顺？”杨过道：“这法儿倒好。可是师徒不许结为夫妻，却是谁定下的规矩？我偏要她既做我师父，又做我妻子。”

黄药师鼓掌笑道：“好啊！你这么想，可又比我高出一筹。”伸手替他按摩疗伤，叹道：“我本想要你传我衣钵，要好教世人得知，黄老邪之后又有个杨小邪。你不肯做我弟子，那是没法儿的了。”

杨过道，“也非定须师徒，方能传扬你的邪名。你若不嫌我年纪幼小，武艺浅薄，咱俩大可交个朋友，要不然就结拜为兄弟”黄药师怒道，“你这小小娃儿，胆子倒不小。我又不是老顽童周伯通，怎能跟你没上没下？”杨过道：”老顽童周伯通是谁？”黄药师当下将周伯通的为人简略说了些，又说到他与郭靖如何结为金兰兄弟。

二人谈谈说说，大是情投意合，常言道：”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杨过口齿伶俐，言辞便给，兼之生性和黄药师极为相近，说出话来，黄药师每每大叹深得我心，当真是一见如故，相遇恨晚。他口上虽然不认，心中却已将他当作忘年之交，当晚命程英在杨过室中加设一榻，二人联床共语。

数日过后，杨过伤势痊可，他与黄药师二人也是如胶如漆，难舍难分。

黄药师本要带了傻姑南下，此时却一句不提动身之事。程英与陆无双见他一老一少，白日樽前共饮，晚间剪灯夜话，高谈阔论，滔滔不绝，忍不住暗暗好笑。都觉老的全无尊长身份，少的却又太过肆无忌惮。本来以见识学问而论，杨过还没黄药师的一点儿零头，只是黄药师说到甚么，他总是打从心窍儿出来的赞成，偶尔加上片言只字，却又往往恰到好处，不由得黄药师不引他为生平第一知己了。

这些时日之中、杨过除了陪黄药师说话之外，常自想到傻姑认错自己那晚所说的话，当时她说：“你不是我害死的，你去找别人罢！”料想她必知自己父亲是给谁害死，旁人隐瞒不说，傻姑疯疯癫癫，或可从她口中探明真相。

这日午后，杨过道：“傻姑，你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傻姑见他太像杨康，总是害怕，摇头道：“我不跟你玩。”杨过道：“我会变戏法，你瞧不瞧？”傻姑摇头道：“你骗人，我不瞧！”说着闭上了眼睛，杨过突然头下脚上，倒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快瞧！”以欧阳锋所授的功夫颠倒行路，跳跃向前，傻姑睁开眼来，一见大喜，拍掌欢呼，随后跟去。

杨过纵跃前行，到了一处树木茂密之地，离所居茅舍已远，翻身直立，说道：“我们来捉迷藏，好不好？不过输了的得罚？”傻姑这些年来跟随黄药师，有谁陪她玩儿？听杨过这么说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连连拍手，登时将俱怕他的心思丢到了九霄云外，说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好兄弟，你说罚什么？”

她称杨过之父为兄弟，称他也是兄弟。

杨过取出一块手帕将她双目蒙住，道：“你来捉我。若是捉着了，你问我什么，我就答什么，不可隐瞒半句。倘若捉不着。我就问你，你也得照实回答。”傻姑连说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杨过叫道：”我在这里，你来捉我！”

傻姑张开双手，循声追去。杨过练的是古墓派轻功，妙绝当时，别说傻姑眼睛被蒙住了，就算目能见物，也决计追他不着，来来去去追了一阵，倒在树干上撞得额头起了老大几个肿块，不由得连声呼痛。

杨过怕傻姑扫兴，就此罢手不玩，故意放慢脚步，轻咳一声。傻姑疾纵而前，抓住他的背心，大叫：“捉着啦，捉着啦！”取下蒙在眼上的帕子，满脸喜色。

杨过道：“好，我输啦，你问我罢。”这倒是给她出了个难题。她怔怔的望着杨过，心下茫然，不知该问什么才是，隔了良久，问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吃过饭了么？”杨过见她思索半天。却问这么一句不打紧的话说，险些笑了出来，当下不动声色，一本正经的答道：“我吃过了。”傻姑点点头，不再言语。杨过道：”你还问什么？”傻姑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不问啦，咱们再玩罢。”杨过道：“好，你快来捉我。”

傻姑摸着额头上的肿块，道：“这次轮到你来捉我。”她突然不傻，倒出于杨过意料之外，却也正合心意，于是拿起帕子蒙在眼上。

傻姑虽然痴呆，轻功也甚了得，杨过身处暗中，哪里捉她得着？他纵跃几次，偷偷伸手在帕子上撕裂一缝，眼见她躲在右边大树之后，故意向左摸索，说道：“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猛地里一个翻身，抓住了她手腕，左手随即拉下帕子放入怀内，防她瞧出破绽，笑道：“这次要我问你了。”

傻姑便道，“我吃过饭啦。”杨过笑道：“我不问你这个。我问你，你识得我爹爹，是不是？”说到这里，脸色甚是郑重。傻姑道：“你爹爹是谁？

我不识得。”杨过道：“有一个人相貌和我一模一样，那是谁？”傻姑道：“啊，那是杨兄弟。”杨过道：“你见到那杨兄弟给人害死，是不是？”傻姑答道，“是啊，半夜里，那个庙里，好多好多乌鸦大声叫，呜啊，呜啊，呜啊！”学起乌鸦的嘶叫。树林中枝叶蔽日，本就阴沉，她这么一叫，更是寒意森森。

杨过不禁发抖，问道：“杨兄弟怎么死的？”傻姑道：“姑姑要我说，杨兄弟不许我说，他就打了姑姑一掌，他就大笑起来，哈哈！呵呵！哈哈！”

她竭力模仿杨康当年临死时的笑声，笑得自己也害怕起来，满脸都是恐惧之色。杨过只听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谁是姑姑？”傻姑道：”姑姑就是姑姑。”

杨过知道生父被害之谜转眼便可揭破，胸口热血上涌，正要再问，忽听身后一人说道：“你两个在这儿玩什么？”却是黄药师的声音。傻姑道：“好兄弟在跟我捉迷藏呢。是他叫我玩的，不是我叫他玩的。你可别骂我。”黄药师微微一笑，向杨过望了一眼，神色之间颇含深意，似已瞧破了他的心事。

杨过心中怦然而动，待要说几句话掩饰，忽听树林外脚步声响，程英携着陆无双的手奔来，向黄药师道：”你老人家所料不错，她果然还在那边。”

说着向西面山后一指。杨过问道：“谁？”程英道：“李莫愁！”

杨过大是诧异，心想这女子怎地如此大胆，望着黄药师，盼他解说。黄药师笑了笑，说道：”咱们过去瞧瞧。”各人和他在一起，自己无所畏惧，于是走向西边山后。

程英知杨过心中疑团未释，低声道：“师父说，李莫愁知他是大宗师的身份。那晚既在茅舍中有心要制她死命而未能成功，一击不中，就耻于二次再行出手。”杨过恍然大悟，惊道：“因此她有恃无恐的守在这里，要俟机取咱们三人性命。若非岛主有见及此，咱们定然当她早已远远逃走，疏于防备，终不免遭了她毒手。”程英温柔一笑，点了点头。陆无双插口道：“你自负聪明过人，与岛主相比，可相差太远了。”杨过笑道：“我是傻蛋，傻气过人，是傻姑的好兄弟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五人已转到山后，只见一株大树旁有间小小茅舍，却已破旧不堪，柴扉紧闭，门上钉着一张白纸，写着四行十六个大字：“桃花岛主，弟子众多，以五敌一，贻笑江湖！”

黄药师哈哈一笑，随手从地下拾起两粒石子，放在拇指与中指间弹出，嗤嗤声中，两粒石子急飞而前，啪的一响，十余步外的两扇板门竟被两粒小小石子撞开。杨过在桃花岛上之时。曾听郭芙说起外祖父这手弹指神通的本领，今日亲见，尤胜闻名，不由得佩服无已。

板门开处，只见李莫愁端坐蒲团，手捉拂尘，低眉闭目。正自打坐，神光内敛，妙相庄严，俨然是个有道之士。屋内便只她一人，洪凌波不在其旁。

杨过一转念便即明白：”她讥笑黄岛主弟子多，以众凌寡，便索性连洪凌波也远远的遣开了。她所恃的不是能敌得过黄岛主，而是她既孤身一人，以黄岛主的身份便不能动她。”

陆无双想起父母之仇，这几年来委屈忍辱的苦处，霍地拔出长剑，叫道：“表姊，傻蛋，不用岛主出手，咱三个跟她拚了。”傻姑摩拳擦掌，说道：“还有我呢！”李莫愁睁开眼来，在五人脸上一扫，脸有鄙夷之色，随即又闭上眼睛，竟似丝毫没将身前强敌放在心上。程英眼望师父，听他示下。

黄药师叹道：“黄老邪果然徒弟众多，若是我陈梅曲陆四大弟子有一人在此，焉能计她说嘴？”说着将手一挥，道：“回去罢！”四人不明他的心意，跟着他回到茅舍，只见他郁郁不乐，晚饭也不吃，竟自睡了。

杨过睡在他卧榻之旁，回想日间与傻姑的一番说话，又琢磨李莫愁的神情，心想：”她笑我们以五敌一，眼下我伤势已愈，以我一人之力，也未必敌她不过，不如我悄悄去跟她恶斗一场，一来雪她辱我姑姑之耻，二来也好教岛主出了这口气。”心意已决，当下轻轻穿好衣服。他虽任性，行事却颇谨慎，知道李莫愁实是强敌，稍一不慎，就会将性命送在她的手里，于是盘膝坐在榻上练气调息，要养足精神，再去决一死战。

坐了约莫半个更次，突然间眼前似见一片光明，四肢百骸，处处是气，口中不自禁发出一片呼声，这声音犹如龙吟大泽，虎啸深谷，远远传送出去。

黄药师当他起身穿衣，早已知觉，听到他所发奇声，不料他内功竟然进境至斯，不由得惊喜交集。

原来一人内功练到一定境界，往往会不知不觉的大发异声。后来明朝之时.大儒王阳明夜半在兵营练气，突然纵声长啸，一军皆惊，这是史有明文之事。此时杨过中气充沛，难以抑制，作啸声闻数里。程英、陆无双固然甚是讶异，连山后李莫愁听到也是暗自惊骇，但她料想定是黄药帅吞吐罡气，反正他不会出手，却也不用惧怕。哪料到杨过既受寒玉床之益，又学得玉女心经与九阴真经的秘要，内功积蓄已厚，日前黄药师为他疗伤，桃花岛主内功的门路与他全然不同.受到这股深厚无比的内力激发，不由自主的纵声长啸。

这片啸声约莫持续了一顿饭时分，方渐渐沉寂。黄药师心想：“我自负不世奇才，却也要到三十岁后方能达到这步田地。这少年竟比我早了十年以上，不知他曾有何等异遇？”待杨过吐气站起，问道：“你说李莫愁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？”

杨过听了此问，知道行径已给他瞧破，答道：“是五毒神掌和拂尘上的功夫。”黄药师道：“不错，你内功既有如此根柢，要破她看家本领，那也不难。”杨过大喜，不自禁的拜倒在地。他本来甚是自傲，虽认黄药师为前辈，亦知他武功深湛，玄学通神，却不肯向他低头，此时听说李莫愁横行天下的功夫竟然唾手可破，怎能不服？

当下黄药师教了他“弹指神通”功夫，可用以克制五毒神掌，再教他一路自玉箫中化出来的剑法，可以破她拂尘。

杨过听了他指点的窍要，问明了其间的种种疑难，潜心记忆，但觉这两门武功俱是奥妙精深，算来纵有小成，至少也得在一年之后，若要稳胜，更非三年不可，说道：“黄岛主，要立时胜她，那是无法可想的了。”黄药师道：“三年之期转瞬即过。那时你以二十一二岁的年纪，即已练成这般武功，还嫌不足么？”杨过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为我自己……”黄药师拍拍他肩膀，温言道：“你三年之后为我杀了她，已极承你情。我当年自毁贤徒，难道今日不该受一点报应么？”说着一声长叹。

杨过跪下地来，拜了八拜，叫了声：“师父！”知他传授武功，是要自己代雪李莫愁揭帖上十六字之辱，就非得有师徒名分不可。

黄药师却知他与古墓派情谊极深，决不肯另投明师，当下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你与那魔头动手之际，是我弟子，除此之外，却是我的朋友。杨兄弟，你明白么？”杨过笑道：“得能交上你这位朋友，真是莫大快事。”黄药师笑道：“我和你相遇，也是三生有幸。”二人拊掌大笑，声动四壁。

黄药师又将“弹指神通”与“玉箫剑法”中的秘奥窍要细细解释一通。

杨过听他说得如此详尽，知他就要离去，黯然道：“相识不久，就要分手，此后相见，却不知又在何日？”黄药师笑道：“你我肝胆相照，纵各天涯，亦若比邻。将来我若得知有人阻你婚事，便在万里之外，亦必赶到助你。”

杨过得他拍胸承担，心下大慰，笑道：“只怕第一个出头干挠之人，就是令爱。”

黄药师道：“她自己嫁得如意郎君，就不念别人相思之苦？我这宝贝女儿就只向着丈夫，嘿嘿，‘出嫁从夫’，三从四德，好了不起！”说着哈哈大笑，振衣出门，倏忽之间，笑声已在数十丈外，当真是去若伸龙，矫夭莫知其踪。

杨过呆了半晌.坐着默想适才所学功夫的窍要。不久天色已明，忽见扳门推开，程英走了进来，手中托着件青布长袍，微微一笑，说

道："你试穿着，瞧瞧合不合身。"杨过好生感激，接过时双手微微发抖。

他与程英目光相接，只见她眼中脉脉含情，温柔无限，于是走到床边将新袍换上，但觉袍身腰袖，无不适体，说到："我……我……真是多谢你。"

程英又是嫣然一笑，但随即露出凄然之色，叹道："师父他老人家走了，又不知几时方得重会。"正想坐下说话，忽见门外黄衫一闪，随即隐没，知是表妹在外，心想："这妮子心眼儿甚多。我可不便在他房里多耽了。"站起身来，缓步出门。

杨过细看新袍，但见针脚绵密，不由得怦然心动："她对我如此，媳妇儿又是待我这般，可是我心早有所属，义无旁顾。若不早走，徒惹各人烦恼。"

怔怔的想了半天，又怕自己去后李莫愁忽然来袭，独自到山后她所居的茅舍去窥察端倪，却见地下一摊焦土，茅舍已化成灰烬，原来李莫愁放火烧屋，竟已走了。

大敌既去，晚间便在灯下留书作别，想起程陆二女的情意，不禁黯然，又见句无文采，字迹拙劣，怕为程英所笑，一封信写了一半便又撕了。这一晚翻来覆去，难以睡稳。

迷糊之中，忽听陆无双在外拍门，叫道："傻蛋，傻蛋！快起来看。"

语声颇为惶急。杨过起床披衣，开门出去，只觉晓风习习，微有寒意，天色尚未大明。陆无双脸有惊惧之色，指着柴扉。杨过顺着她手指瞧去，不禁一惊，原来门板上印着四个殷红的血手印，显是李莫愁昨晚曾来查探，得悉黄药师已去，便宣示要杀他四人。

两人怔了片刻，接着程英也闻声出来，问道："你是几时瞧见的？"陆无双道："天没亮我就见到了。"此言一出，登时满脸通红，原来她思念杨过，一早便在他窗下徘徊。程英故作不知。道："侥幸没遇上她，现下太阳将升，这魔头今天是不会来的，咱们慢慢筹思对策不迟。"三人走进杨过室内商议。

陆无双道："那日她领教了傻姑娘的火叉功夫，怎么又不怕了？"程英道："师姊的火叉招数，来来去去只是这么几下，她回去后细加思索，定是想到了破解之法。"陆无双道："可是傻蛋伤势痊可，他两傻合璧，岂非威力无穷？"杨过大笑，说道："傻蛋加傻姑，一塌里胡涂，何威力之有？"

三人说了一阵，也无什么妙策，但想四人联手，纵然不能取胜，也足自保，明日跟她力斗便是。杨过道："我们两傻合壁，正面跟她对战，你表姊妹左右夹攻。咱们去寻傻姑来，先行演习一番。"

呼叫傻姑时却无应声，竟已不知去向，三人都担起心来，忙分头往山前山后寻找。程英找了一阵，突在一堆乱石中见傻姑躺在地卜，已是气若游丝，大惊之下，解开她衣服察看，但见背心上隐隐一个血色掌印，果然是中了李莫愁的五毒神掌，忙招呼杨陆二人过来，跟着取出师门妙药九花玉露丸给她服卜。

杨过记得"五毒秘传"上所载治疗此毒掌之法，急运内劲给她推拿穴道。

傻姑嘻嘻傻笑，道："恶女人，背后，打我。傻姑，反手，打她。"傻姑的反手掌是黄药师所授的三招之一，李莫愁虽然偷袭得手，小臂上却也给她反手拍中，险些连臂骨也给打折了，又惊又痛之下立即遁去，不敢继续进招取她性命。

三人救回傻姑，相对愁坐，四人中损了一个好手，明日更难抵敌。傻姑身受重伤，若是护她逃命，势必给李莫愁追上。杨过看看程英，望望陆无双，顺手拿起针线篮中一条丝线，拿剪刀剪成一段一段。傻姑躺在榻上，突然大声叫道："剪断，恶女人的扫帚！剪断扫帚！"她不会说拂尘，却说是"扫帚"。

杨过心念一动："那魔头的拂尘是柔软之物，她又使得出神入化。任是宝刀利剑都伤它不得，若真有一柄大剪刀当作兵器，给她喀的一下剪断，那就妙了。"想到此处，左手丝线抖动，就似拂尘击来一般，右手剪刀伸出，将丝线一剪两截，跟着设想拂尘的来势，持剪追击，创拟招术。

程英与陆无双看了一会，已明其意，都是喜动颜色。程英道："此去向北七八里，有家打铁铺子……"陆无双插口道："好啊。咱们去叫铁匠赶打一把大剪刀。"杨过心想："仓卒之间，这兵刃实难练成，但我接战时随机应变，总是易过练玉箫剑法百倍，反正别无他法，也只好一试。"心想若是一人去铁匠铺定造，李莫愁忽尔来袭，那就凶险无比，此时四人可片刻分离不得。于是程陆二人在马背上垫了被褥，扶傻姑横卧了，同去铁匠铺。

蒙古灭金之后，铁骑进入宋境，这一带是大宋疆界的北陲，城镇多为蒙古兵所占，到处一片残破。

铁铺甚是简陋，入门正中是个大铁砧，满地煤屑碎铁，墙上挂着几张犁头，几把镰刀，屋中寂然无人。

杨过瞧了这等模样，心想："这处所哪能打什么兵刃！"但既来了，总是问一问再说，于是高声叫道："师傅在家么？"过了半晌，边房中出来一个老者，须发灰白。约莫五十来岁年纪。想是长年弯腰打铁，背脊驼了，双目被烟火熏得又红又细，眼眶旁都是眼屎，左脚残废，肩窝下撑着一根拐杖，说道："客官有何吩咐？"

杨过正要答话，忽听马蹄声响，两骑马冲到店门，马上一个是蒙古什长，另一个是汉人，不知是传译还是地保。那汉人大声道："冯铁匠呢？过来听取号令。"老铁匠上前行礼，说道："小的便是。"那人道："长官有令：全镇铁匠，限三日之内齐到县城，拨归军中效力。你明日就到县城，听见了没有？"冯铁匠道："小人这么老了……"那蒙古什长举起马鞭当头一鞭，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。那汉人道："明日不到，小心你脑袋搬家。"说着两人纵马而去。

冯铁匠长叹一声，呆呆出神。程英见他年老可怜，取出十两银子放在桌上，说道："冯师傅，你这大把年纪，况且行走不便，拨到蒙古军中，岂不枉自送了性命？你拿了这银子逃生去罢！"冯铁匠叹道："多谢姑娘好心，老铁匠活了这把年纪，死活都不算什么。就可叹江南千万生灵，却要遭逢大劫了。"

三人都是一惊，齐问："为什么？"冯铁匠道："蒙古元帅征集铁匠，自是打造兵器。想蒙古军中兵器向来足备，既要大事添造，定是要南攻宋朝江山了。"三人听他出言不俗，说得甚是有理，待要再问，冯铁匠道："三位要打造甚么？"

杨过道："冯师傅有事在身，原本不该搅扰，但为急用，只得费神。"

于是将大剪刀的式样和尺寸说了，此物极是奇特，哪知冯铁匠听了之后，脸上却不露诧异之色，点了点头，拉扯风箱生起炉子，将两块镔铁放入炉中熔炼。杨过道："不知今晚打造得起么？"冯铁匠道："小人尽快做活便是。"

说着猛力拉动风箱，将炉中煤炭烧成一片血红。

傻姑伏在桌上，半坐半卧，杨过等三人家乡都在江南，虽然从小出门，但听到家乡即将遭难，都是戚然有忧。三人望着炉火，心中都想遭此乱世，人命微贱，到处都是穷愁苦厄，明日虽然有难，但惊惧之心也却淡了几分。

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冯铁匠熔铁已毕，左手用铁钳钳起烧红的铁条放在砧上，右手举起一个大铁锤敲打，他年纪虽老，膂力却强，舞动铁锤，竟似并不费力，击打良久，但见他将两片铁条弯成一把大剪刀的粗胚，渐渐成形。

陆无双喜道："傻蛋，今儿来得及打起了。"

忽听身后一人冷冷的道："打造这把大剪刀，用来剪断我的拂尘么？"

三人大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李莫愁轻挥拂尘，站在门口。

这一来利器未成，强敌奄至。程英与陆无双各拔长剑，杨过看准了炉旁的一根铁条，只待对头出手，立即抢起使用。

李莫愁冷笑道："打把大剪刀来剪我拂尘，亏你们这些娃娃想得出。我就坐在这里，等你们剪刀打好，再交手不迟。"说着拖过一张板凳

坐下，竟是视三人有如无物。

杨过道：“那就再好也没有了。我瞧你这拂尘啊，非给剪刀剪断不可。”

李莫愁见傻姑伏在桌上，背脊微耸，心道：“这女子中了我一掌，居然还能坐得起，却也好生了得。”冷冷问道：“黄药师呢？”那冯铁匠听到“黄药师”三字，身子一震，抬起头来向她望了一眼，随即低头继续打铁。程英道：“你明知我师父不在此处，还问什么？你若知他老人家未去，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来。”

李莫愁哼了一声，从怀里取出一张白纸，说道：“黄药师欺世盗名，就靠多收徒弟，恃众为胜。哼！他这些弟子之中，又有哪一个是真正有用的？”

说着左手一扬，白纸挥出，跟着手臂微动，一枚银针飞去，将白纸钉在柱上，说道，“留此为证，他日黄老邪回转.好知他这两个宝贝徒儿是准杀的。”

转头向冯铁匠喝道：“快些儿打.我可不耐烦多等。”

冯铁匠眯着一双红眼瞧那白纸，见纸上写着“桃花岛主，弟子众多，以五敌一，贻笑江湖”十六个字.抬起头望着屋顶，呆呆思索。李莫愁道：“还不快干？”冯铁匠低下头来，说道：“是啦，快了，快了。”左手伸出铁钳，连针带纸一齐夹起，投入了熊熊的炉火之中.白纸零时间烧成灰烬这一下众人都是惊诧之极。李莫愁大怒，举拂尘就要向他顶门击去，但随即心想：“这小镇上的一个老铁匠，居然如此大胆，难道竟非常人？”她本已站起，于是又缓缓坐下，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冯铁匠道：“你不见么？我是个老铁匠。”

李莫愁道：“你干么烧了我这张纸？”冯铁匠道：“纸上写得不对，最好就别钉在我这铺子里。”李莫愁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不对了？”

冯铁匠道：“桃花岛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他的弟子只要学得他老人家的一艺，便足以横行天下。他大弟子名叫陈玄风，周身铜筋铁骨，刀枪不入，你听说过么？”他说话之时，仍是一锤一锤的打着，当当巨响，更增言语声势。

他一提到陈玄风，李莫愁固然惊奇。杨过等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万想不到穷乡僻壤中的一个老年铁匠竟也知道这些江湖人物。李莫愁道：“哼，铜尸陈玄风，听说是给一个小儿一刀刺死的.那有什么厉害了？说甚么刀枪不入，胡吹大气！”

冯铁匠道：”嗯，嗯，桃花岛主的二弟子叫做梅超风，来去如风，出于迅捷无比。”李莫愁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”是啊，这女人出手太快了，因此先给江南七怪打瞎了眼珠，再给西毒欧阳锋震碎心肺。”

冯铁匠呆了半晌，凄然道：“有这等事么？我却不知。桃花岛主三弟子曲灵风轻功神妙，劈空掌凌厉绝伦。”李莫愁道：“江湖上传言，有人偷入皇宫内偷盗宝物，给御前侍卫打死了，那便是这位劈空掌凌厉绝伦的曲灵风。

掌掌劈出，掌掌落空。这是桃花岛的劈空掌。”

冯铁匠低下头来，嗤嗤两声，两滴水珠落在烧红的铁上，化作两道水气而逝。陆无双坐得和他最近，瞧清楚是他眼中落下的泪水，不由得暗暗纳罕。

只见他铁锤举得更高，落下时声音也更响了。

过了一会，冯铁匠又道：“桃花岛门下有陈梅曲陆四大弟子。四弟子陆乘风不但武术精湛，兼擅奇门遁甲异术，你若是遇到，定然讨不了好去。”

李莫愁冷笑道：“奇门遁甲又有何用？他在太湖边上起造一座归云庄，江湖上好汉说得奥妙无穷，可是给人一把火烧成了白地，他自己从此也无下落，多半就是给这把火烧死了。”

冯铁匠抬起头来，厉声道：“你这道姑胡说八道，桃花岛主的弟子个个武艺精湛，焉能尽皆为人所害？你欺我乡下人不知世事么？”李莫愁冷笑道：“你问这三个小娃娃便知端的。”

冯铁匠转头望向程英，目光中露出询问之意。程英站起身来，黯然说道：“我师门不幸，人才凋零。晚辈入门日浅，功夫低微，不能为师父争一口气，实是惭愧。你老人家可是与家师有旧么？”冯铁匠不答，向她上下打量，神色之间大见怀疑，问道：“挑花岛主晚年又收弟子了么？”

程英看到冯铁匠残废的左脚，心里蓦地一动，说道：“家师年老寂寞，命晚辈随身侍奉。似晚辈这等年幼未学，实不敢说是桃花岛弟子，况且迄今晚辈连桃花岛也没缘法踏上一步。”她这么说，也即自承是桃花岛弟子。

冯铁匠点点头，眼光甚是柔和，颇有亲近之情，低头打了几下铁，似在出神思索什么。

程英见他铁锤在空中画个半圆，落在砧上时，却是一偏一拖，这手法显与本门落英神剑掌法极为相似，心中更明白了三分，说道：“家师空闲之时，和晚辈谈论，说他当年驱逐弟子离岛，陈梅二人是自己作孽，那也罢了。曲陆武冯四位却是无辜受累，尤其那姓冯的冯默风师哥，他年纪最小，身世又甚可怜，师父思念及之，常自耿耿于怀，深自抱憾。”其实黄药师性子乖僻，心中虽有此想，口里却决不肯说。只是程英温柔婉娈，善解人意，当师父寂寞时与他谈谈说说，黄药师稍露口风，她即已隐约猜到，此时所说虽非当真转述师父的言语，却也没违背他本意。

李莫愁听他二人的对答和词色，已自猜到了八九分，但见冯铁匠长叹一声，泪如雨下，落在烧红的铁块上，嗤嗤嗤的都化成白雾，不自禁的也为之心酸，但转念之间，心肠复又刚硬，寻思：“纵然他们多了一个帮手，这老铁匠是残废之人，又济得甚事？”冷笑道：“冯默风，恭喜你师兄妹相会啊。”

这老铁匠正是黄药师的小弟子冯默风。当年陈玄风和梅超风偷盗九阴真经逃走，黄药师迁怒留下的弟子，将他们大腿打断，逐出桃花岛。曲灵风、陆乘风、武天风三人都打断双腿，但打到冯默风时见他年幼，武功又低，忽起怜念，便只打折了他的左腿。冯默风伤心之余，远来襄汉之间，在这乡下打铁为生，与江湖人物半点不通声气，一住三十余年，始终默默无闻，不料今日又得闻师门讯息。他性命是黄药师从仇人手里抢救出来的，自幼得师父抚养长大，实是恩德深重，不论黄药师待他如何，均无怨怼之心，此刻听了程英之言，不禁百感交集，悲从中来。



第十六回　杀父深仇

杨过与陆无双听得冯铁匠竟是程英的师兄，都是又惊又喜。心想黄药师的弟子，武功决计差不了，不意危难之间忽得强助，实是喜出望外。

李莫愁冷冷的道：“你既已给帅父逐出门墙，却还依恋不舍，岂非无聊之极？今日我要杀这三个小娃娃和一个傻女人。你站在一旁瞧热闹罢。”冯默风缓缓说道：“我虽学过武艺，一生之中却从没跟人动过手，况且腿也断了，打架是打不来的。”李莫愁道：“是啊，那最好也没有了，你也犯不着赔上一条老命。”冯默风摇头道：“我可不许你碰我师妹一根毫毛，这几位既是我师妹的朋友，你也别逞凶横。”

李莫愁杀气斗起，笑道：”那你们四个人一起上，也妙得紧啊。”说苦站起身来。冯铁匠仍是不动声色，依着打铁声音，便似唱戏的角儿顺着锣鼓点子，打一下，说几个字，一板一眼的道：“我离师门已三十余年，武艺早抛生疏了，得好好想想，在心中理一理。”

李莫愁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”我半生行走江湖，可真还没见过这等上阵磨枪、急来抱佛脚的人物。今日里大开眼界。冯默风，你一生之中，当真从来没跟人动过手么？”冯默风道：”我从来不得罪别人，别人打我骂我，我也不跟他计较，自是动不起手来。”李莫愁冷笑道：”嘿嘿，黄老邪果然尽捡些脓包来做弟子，到世上丢人现眼。”冯默风道，“请你莫说我恩师坏话。”李莫愁微笑道：“人家早不要你做弟子了，你还恩师长、恩师短的，也不怕人笑掉了牙齿。”

冯默风仍是一下一下的打铁，缓缓的道：“我一生孤苦，这世上亲人就只恩师一人，我不敬他爱他，却又去思念何人？小师妹，恩师他老人家身子可好么？”程英道：“他老人家很好。”冯默风脸上登现喜色。

李莫愁见他真情流露，心想：“黄老邪一代宗师，果然大有过人之处。

他将弟子打成这般模样，这人对他还是如此忠心依恋。”

此时那块镔铁打得渐渐冷却，冯铁匠又钳到炉中去烧，可是他心不在焉，送进炉的竟是右手的一柄大铁锤，却不是那块镔铁。李莫愁笑道：“冯铁匠，你慢慢想师父教的功夫便是，用不着手忙脚乱。”冯默风不答，望着红红的炉火沉思，过了一会，又将左肩窝下撑着的拐杖塞进了炉中。杨过和陆无双同时叫道。

“唉，唉，那是拐杖！”程英也大叫：“师哥！”冯默风仍然不答，双眼呆望着炉火。但那拐杖在猛火之中居然并不烧毁，却渐渐变红，原来是根铁杖。再过一阵，铁锤也已烧得通红，但他抓住锤柄拐杖，却似并不烫手。

这时李莫愁才将轻蔑之心变为提防，知道眼前这容貌猥琐的铁匠实有过人之处，生怕他猝然发难，中了他的毒手，当即拂尘急挥数下，护住了身前要害，倒跃出门，叫道：“冯铁匠。你来罢！”

冯默风应声出户，身手之矫捷，绝不似身有残疾之人，他将通红的铁杖拄在地下，说道：“你这位仙姑，请你别再骂我恩师，也别跟我师妹为难，你饶了我这苦命的老铁匠罢！”李莫愁又是大出意外：“怎么临到上阵，还向人求饶？”说道：“我只饶你一人，你若害怕，干脆就别插手。”冯默风咬一咬牙齿，沉声道：“好，那你先将我打死罢！”说时全身发颤，又是害怕，又是激动。

李莫愁拂尘一起，向他头顶直击。冯默风急跃跳开，避得甚是灵巧，但手臂发抖，竟然不敢还击。李莫愁连进三招，他都以巧妙身法闪过，始终没有还手。

杨过等三人站在一旁观斗，俟机上前相助，眼见李莫愁招数渐紧，冯默风似乎的确从未与人打过架，兼之生性谦和，一柄烧得通红的大铁锤竟然击不出去。杨过心想不妙，这位武林异人武功虽强，却无争斗之心，非激他动怒不可，于是大声道：“李莫愁，你为甚么骂桃花岛主不

忠不孝、不仁不义？”

李莫愁心想，“我几时骂过啦？”手上加快，并不回答。杨过又叫道：“你说桃花岛主淫人妻女，掳人子弟，你亲眼见到么？你说他欺骗朋友、出卖恩人，当真有这等事么？你为何在江湖上到处散播谣言，败坏黄岛主的清誉令名？”

程英愕然未解，冯默风已听得怒火冲天，一股刚勇从胸中涌起，铁锤拐杖，同时出手。他左足站地，一个“金鸡独立”式，犹如钉在地下，又稳又定，锤拐带着一股炽烈的热气，向李莫愁直逼过去。

李莫愁见他来势猛烈，不敢正面接战，纵跃闪避，寻隙还击。杨过又叫道：“李莫愁，你骂桃花岛主招摇撞骗，是个无耻之徒，我瞧你自己才无耻！”

冯默风越听越怒，铁锤和拐杖横挥直压，猛不可当，初时他招术颇见生疏，斗了一阵，越来越是顺手。

二人功力原本相差不远，但李莫愁横行江湖，大小数百战，见识多他百倍，拆得二三十招，李莫愁已知冯默风功力不弱，经验却实在太过欠缺，兼之只有一腿，时刻一长，定然要输，于是立意与之游斗，待其锐气一挫，再行反攻。果然再斗得十余合，冯默风怒意稍减，斗志即懈，渐落下风，李莫愁大喜，举拂尘向他胸口疾挥。

冯默风横锤挡开。拂尘已乘势弯将过来，卷住了锤头，这是李莫愁夺人兵刃的绝招，只要一夺一甩，冯默风的铁锤非脱手不可。岂知嗤嗤嗤一阵轻响，青烟冒起，各人闻到一股焦臭，拂尘的帚尾竟已烧断。

这一来，李莫愁非但没夺到对方兵刃，反而将自己兵刃失去了，她临危不乱，掷下拂尘柄，改使五毒神掌，这路掌法虽然厉害，却非贴近施展不能见功，此时冯默风右锤左拐，舞得风声呼呼，得心应手，但见两条人影之间不断冒出青烟，原来李莫愁身上道袍带到烧得通红的锤拐，一块块的不断烧毁。她心中大怒，明明可以取胜，却被这老铁匠在兵刃上占了便宜。实是心不甘服，决意要击他一掌出气。

冯默风初次与人交手，若是上来接连吃亏，登时便会畏缩，此刻占了上风，锤拐使将出来竟是极尽精妙。李莫愁想要击他一掌，几次都是险些碰到铁锤铁拐，若非闪避得快，掌心都要给烧焦了。

突然之间，冯默风叫道：“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你这样子太不成体统！”

独足向后跃开半丈。李莫愁一呆，一阵凉风吹来，身上衣衫片片飞开，手臂、肩膊、胸口、大腿，竟有多处肌肤露了出来。她是处女之身，这一下羞惭难当，正要转头逃走，突然背上一凉，又是一大块衣衫飞走。

杨过见她处境狼狈万状，当即扯断衣带，脱下外袍，运起内力，向她背上掷去。那袍子就似一个人般张臂将她抱住。李莫愁忙将手臂穿进袖子，拉好衣襟，饶是她一生见过大阵大仗无数，此时也不由得惊羞交集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不知是否更与敌人动手？寻思：“若再上前搏斗，这件衣衫又会烧毁，这口气只好咽下再说。”向杨过点点头，谢他赠袍之德，转头对冯默风道：“你使这等诡异兵刃，果是黄老邪的嫡传邪道。你凭良心说，若以真实武功拚斗，可胜得过我么？黄老邪的弟子若是规规矩矩的与我单打独斗，能占上风么？”

冯默风但然道：“若非你失了兵刃，那么时刻一久，便可胜我。”李莫愁傲然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我那纸上写道，桃花岛门人恃众为胜，可没说错。”

冯默风低头沉思，过了一会，道：“那却不然！若是我陈梅曲陆四位师兄在此，任哪一位都强过了你。别说陈师兄、曲师兄武功卓绝，就是梅超风梅师姊也属女流，你就决计胜不了她。”

李莫愁冷笑道：“这些人死无对证，更说甚么？黄老邪的功夫也只如此。

我本想领教领教他亲生女儿郭夫人的神技，但举一反三，那也不必了。”说着转身欲走。

杨过心念微动，说道：“且慢！”李莫愁秀眉一扬，道：“怎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你说桃花岛主武功不过如此，那就错了。我听他说过一路玉萧剑法，尽可破得你的拂尘功夫。”说着拿起铁条，在地下挥划图形，口中解说：“喏，你这一记当面迎击，果然迅捷凌厉，但他长剑从此处横削，你就收势不及。

你若反打，这剑就从此疾攻，你如正面拂穴，他就以虎形爪抓你帚尾，却倒转剑柄逆点你的肩贞穴，这一招你想得到么？”这一招果然是匪夷所思，可也是精妙绝伦，正面拂穴原是李莫愁拂尘功夫的绝招之一，杨过所说的这一招却将她克制得再无还手余地，只有丢了拂尘认输。

杨过又比划着说道：“再说到你的五毒掌法，桃花岛主留有指甲，这么一掌引开，待你手掌击到，他使出弹指神通功夫，指甲在你掌心这么一弹，你这只手掌岂不是当场废了？他只须立时削去指甲，你掌上剧毒就传不到他身上。”接着又说了十余招克制她武功的法门。

此一番话只把李莫愁听得脸如土色，他每一句话都是入情入理，所说的方法每一项均是巧妙无比，确非自己所能抵挡。

杨过又道：“桃花岛主恼你出言无状，他自己是大宗师身份，犯不着亲自与你动手，已将这些法门传了给我，命我代他收拾你。但我想到你与我师总有同门之谊，今日将桃花岛主的厉害说与你听，下次你见到他的门人，还是远而避之罢。”

李莫愁默然半晌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转头便走，霎时之间，身形已在山后隐没，身法之快，确是江湖上少见。

其实这些法门黄药师虽已传给了杨过，若要练到真能使用，克敌制胜，最快也须在数年之后。杨过这么一番讲述，不必出手，却已将她吓得心服口服，从此终身不敢再出一句轻侮黄药师之言。

陆无双在李莫愁积威之下，只消听到她声音，心中就怦怦乱跳，见她远去，登时如释重负，拍手笑道：“傻蛋！你好口才啊，连我师父也给你吓走了。”

程英见杨过将自己所缝的袍子送给李莫愁，当时情势紧迫，那也罢了，但他新袍底下仍是穿着那件破破烂烂的旧袍子，显见这袍子因是小龙女所缝，他亲疏有别，决不忘旧。程英心中微微一酸，装作浑不在意。当下四人回到屋中去看傻姑。

刚跨进门，忽听得山前人喧马嘶，隐隐如雷，四人同时回身。

杨过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跃上马背，转出山拗，奔了数里，已到大路，但见尘土飞扬，旌旗蔽空，原来是一大队蒙古兵向南开拔，铁弓长刀，势若波涛。杨过从未见过大军启行，看到这般惊心动魄的壮观，不由得呆了。

两名小军舞起长刀，吆喝：“兀那蛮子，瞧甚么？”冲将过来。杨过拨转马头便跑，两名小军弯弓搭箭，飕飕两声，向他后心射来。杨过回手接住，只觉这两枝箭势甚是劲急，若非自己身有武功，早给射得穿胸而死。两名小军见他如此本领，吓得勒住马头，不敢再追。

杨过回到铁匠铺中，将所见说了。冯默风叹道：“蒙古大军果然南下。

我中国百姓可苦了！”杨过道：“蒙古人骑射之术，实非宋兵所能抵挡，这场灾祸甚是不小。”冯默风道：“杨公子正当英年，何不回南投军，以御外侮？”杨过一呆，道：“不，我要北上去寻我姑姑。蒙古军声势如此浩大，以我一人之力，有甚么用？”冯默风摇头道：“一人之力虽微，众人之力就强了。倘若人人都如公子这等想法，还有谁肯出力以抗异族入侵？”

杨过觉得他话是不错，可是世上决没有比寻找小龙女更要紧之事。他自幼流落江湖，深受小官小吏之苦，觉得蒙古人固然残暴，宋朝皇帝也未必就是好人，犯不着为他出力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不再接口。

冯默风将铁锤、钳子、风箱等缚作一捆，负在背上，对程英道：“师妹，你日后见到师父，请向他老人家说，弟子冯默风不敢忘了他老人家的教诲。

今日投向蒙古军中，好歹也要刺杀他一二名侵我江山的王公大将。师妹，你多多保重，我今日得见一位师父的传人，实是欢喜得紧。”说罢撑着铁拐，头也不回的去了，竟没再向杨过瞧上一眼。

杨过向程英和陆无双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不意在此处得识这位异人。”

陆无双心中偏袒杨过，道：“表姊，你师父门下的人物，除你之外，不是傻里傻气，便是疯疯癫癫。”程英一笑，淡然道：“人各有志，

自是勉强不来。

你说他疯疯癫癫，说不定他却说咱们是无情之辈呢。再说，我自己又何尝不有点儿傻里傻气、疯疯癫癫？”杨过听了心中怦然而动，瞧她神色如常，猜不透她此言是否意带双关。

忽听得砰的一声，傻姑从凳上摔将下来。三人都是一惊，忙扶她上炕，但见她满脸通红，双目发直，知道五毒神掌的毒性又发作了。当下程英给她服药，杨过替她按穴推拿。傻姑怔怔的瞪着他，脸上满是恐惧之色，叫道：”

杨兄弟，你别找我抵命，不是我害你……”程英柔声道：“姊姊，你别害怕，他不是杨过忽地想到：“她此时神志迷糊，正可逼她吐露真言。”双手一翻，扣住了她手腕，厉声道：“是谁害死我的？你不说，我就要你抵命。”傻姑求道：“杨兄弟，不是我。”杨过怒道：“你不说！好，我就扼死你。”伸手叉住她咽喉。傻姑吓得尖声大叫。

程英和陆无双哪明白杨过的用意，齐声劝阻，一个叫“杨大哥”，一个叫“傻蛋”，一个说：“别吓坏了她。”一个说：“这时候怎么闹着玩？”

杨过哪里理会，手上微微加劲，脸上现出凶神恶煞的神气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”我是杨兄弟的恶鬼。我死得好苦，你知道么？”傻姑道：“我知道的，你死后乌鸦吃你的肉。”

杨过心如刀绞，他只知父亲死于非命，却不知死后连尸体也不得埋葬，竟被乌鸦啄食，大叫：“是谁害死我的？快说，快说。”傻姑声音嘶哑，道：“是你自己去打姑姑，姑姑身上有毒针，你就死了。”杨过大声嚷道：“姑姑是准？”傻姑被他扼得气都喘不过来，几欲晕去，低声道：“姑姑就是姑姑。”杨过道：“姑姑姓甚么，叫甚么名字？”傻姑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啊，你放开我！”

陆无双见情势紧迫，去拉杨过手臂。杨过此时犹如癫狂一般，用力一挥，使了十成力，陆无双哪里抵挡得住，给他直推出去，砰的一响，撞在墙上，好不疼痛。程英见杨过平素温和潇洒，此刻状若疯虎，吓得手足都软了。

杨过心想：“今日若不问出杀父仇人的姓名，我立时就会呕血而死。”

连问几声：“姑姑是姓曲么？是姓梅么？”他猜想傻姑自己姓曲，那她姑姑多半也是姓曲，说不定是梅超风。

傻姑出力挣扎，她练功时日虽远较杨过为久，武功却是不及，兼之手腕上穴道被扣，只急得哑哑而呼，说道：“你去向姑姑讨命，别……别找我。”

杨过道：“姑姑在哪里？”傻姑道：“我和爷爷，出来！她和汉子，在岛上。”

杨过听了此言，一股凉气从背脊心直透下去，颤声道：“姑姑叫你爷爷做甚么？”傻姑道：“叫爸爸啊，还能叫甚么？”杨过脸如上色，还怕弄错，追问一句：”姑姑的汉子名叫郭靖，是不是？”傻姑道：“我不知道。姑姑就叫：‘靖哥哥，靖哥哥！’”学着黄蓉叫郭靖的腔调，双脚乱踢，忽如杀猪般叫了起来：“救命。救命！鬼……鬼……”

杨过此时哪里尚有丝毫怀疑？自己幼时孤苦、受人欺凌诸般往事，霎时间都涌向心间，心想：“若不是爹爹被害，我妈也不致悲伤困顿，这样早便死了，我自也不会吃尽这些苦头。”又想：”在桃花岛之时，郭靖夫妇对我总是不甚自然，有些儿客气，有些儿忌讳，绝不如对待武氏兄弟那么要说便说，要骂便骂，当时我但感别扭，哪知道只因他们杀了我父亲，心中怀着鬼胎。他们不肯传我武功，送我去全真教大受折磨，原来皆是为此。”

他惊愤交迸，乎脚都软了。傻姑大叫一声，从床上跃起。

程英走到杨过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傻姊姊向来傻里傻气，你是知道的。

她受伤后更加语无伦次，千万别信她的。”但她内心却也深信傻姑所说是实，也知如此劝慰管不了用，只是见杨过满脸悲苦愤激之状，心中极是不忍。

这几句话杨过全没听见，他呆了半晌，大叫出门，翻身上了瘦马，双腿力夹，那马疾窜而前，转瞬间奔出数十丈外，隐隐听得身后“傻蛋！”“杨大哥！”的呼声，他哪里还去理会，心中只想：“我要复仇！我要复仇！”

这一口气狂奔，一个多时辰中驰了数十里，忽觉口唇上甚是疼痛，伸手一摸，满手都是鲜血，原来悲愤之际咬紧口唇，竟将上下唇都咬破了，心想：“郭伯母本来待我并不好，最近忽然待我好了，却原来尽是假仁假义，那也罢了，但郭伯伯，郭伯伯……”他心中对郭靖一直崇敬异常，觉他德行武功固然超凡绝俗，对待自己更是一片真心，这时才知竟是大大受了欺骗，只觉此人奸诈尤甚于黄蓉，愤懑之气竟似把胸膛也要胀裂了。

想到伤心之处，下马坐在大路中心，抱头痛哭起来。这一番大放悲声，当真是天愁地惨，似乎人世间的伤痛烦恼，尽集于他一身。他从未见过父亲一面，也从未听人说起，连母亲也是绝口不提，但他自幼空想，在小小心灵之中，早把父亲想得十全十美，世上再无如此好人。这样一位英雄豪杰，却活活让郭靖、黄蓉使奸计害死了。

他哭了一阵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北边驰来四匹马，马上都是蒙古武士。

当先一人手持长矛，矛头上挑着个两三岁大的婴孩，哈哈大笑的奔来。那婴儿尚未死绝，兀自发出微弱哭声。四名蒙古武士见杨过坐在路口哭喊，微感诧异，但这样一个衣衫破烂的汉人少年到处皆是，自也毫不在意，一人叫道：“让路，让路。”说着挺矛向他刺去。

杨过正自烦恼，抓住矛头一扯，将那武士拉下马来，顺手反矛横扫，那武士直飞出丈许之外，脑骨碎裂而死。余下三人见他如此神勇，发一声喊，一齐转马逃回，只听拍的一声，那婴儿摔在路上。

杨过抱了起来，见是个汉人孩子，肥肥白白的甚是可爱，长矛刺在肚中一时不得就死，可也已不能医活，小嘴中啊啊啊的似乎还在叫着“妈妈”。

杨过伤痛之余，悲悯之心转盛，抱着这个半死不活的孩子，又流下泪来，眼见他痛苦难当，轻轻一掌将他击死了，用蒙古武士的长矛在地下掘个坑，要将他掩埋了。

只掘得十来下，猛听得蹄声如雷，号角声中大队蒙古兵急冲而至。杨过左手抱着死婴，右手挺长矛上马，那瘦马原是久历沙场的战马，眼见战阵，精神大振，长嘶一声，向蒙古兵冲去。杨过手起矛落，一连捌翻三四人，但见敌兵不计其数的涌来，当下拨转马头，落荒而走。背后箭如飞蝗般射来，他挥矛一一拨落。瘦马脚程奇快，片刻间已将追兵抛落，但兀自不停，仍是在荒野中如飞奔跑。

又过一阵，杨过见天色渐晚，收缰遥望，四下里长草没胫，怪石迫人，暮霭苍茫，静悄悄的绝无人声，连鸟鸦麻雀也没一口他下得马来，手中还抱着那个死婴，只见他面目如生，脸上伸情痛苦异常，心中惨然，想道：”这孩子的父母自是爱他犹似性命一般，孩子已死，再无知觉，他父母却要肝肠寸断了。

这些凶暴残忍的蒙古兵大举南下，一路上不知道要害死多少大人小孩？”越想越是难受，当下在大树旁掘一个坑，将小孩埋了，又想起傻姑的话来，心道：“这小孩死了。尚有我给他掩埋，我爹爹却葬身于乌鸦之口。

唉，你们既害死了他，给他埋入土中又有何妨？用心当真是歹毒之至！不报此仇，杨过誓不为人。”

当晚便在一棵大树上睡了，次晨骑上马背，任由瘦马在荒山野岭间信步而行，一时想到要去古墓见小龙女，一时又想无论如何得先杀了郭靖、黄蓉，以报父仇，肚于饿了，便摘些野果充饥。

行到第四日上，忽见远处有一人纵身跃高，伸手在一株野果树上摘取果子，杨过纵马走近，望见是金轮法王的弟子达尔巴。他每次一跃，只采到一枚果子，后来不耐烦起来，伸臂横击，打了几下，那野果树喀喇声响，从中折断，他尽采树上野果，放入怀中。

杨过心道：“难道金轮法王就在左近？”他与法王本来并无仇怨，此时认定郭靖、黄蓉是杀父仇人，反而后悔当日相助郭黄而与法王作对，当下悄悄跟在达尔巴身后，要去瞧个究竟。

只见他迈步如飞，直向山拗中行去。杨过下马步行，远远跟随，见他转入林木深处，越走越高，于是随着他上了一座山峰。

峰顶上搭着一座小小茅棚，四面通风。金轮法王闭目垂眉，在棚中打坐，达尔巴将野果放在棚中地下，转过身来，突见杨过走近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叫道："大师兄，你要来加害师父么？"说着向杨过急冲过来，伸手便去扭他衣襟。他武功原比杨过为高，但此刻师父正处于奇险之境，一受外感，立时性命不保，惶急之下心神失常，这一招章法大乱，竟自犯了武学的大忌，给杨过反擒手背，一带一送，将他摔得跌了出去。

达尔巴心中认定杨过是大师兄转世，又给他这一摔先声夺人，在地下打了个滚，翻身爬起，跃到杨过面前，杨过只道他又要动手，退后一步，哪知他突然双膝落地，磕头道："大师兄，你须念前世恩师之情。师父身受重伤，正自行功自疗，你若惊动了他，那可……那可……"说到后来，喉头硬咽，泪水长流。

杨过虽不懂他的藏语，但见他神情激动，金轮法王又是容颜憔悴，已明白了七八分，忙扶他身起，说道："我决不伤害尊师，你放心好啦。"达尔巴见他脸色和善，心中大喜，虽然不懂他说话，却已消去了敌意。

就在此时，金轮法王睁开眼来，见到杨过，大吃一惊，适才他入定运气，并未听到杨过和达尔巴对答之言，斗见大敌当前，长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"我枉自修练多年，总是勘不破名关，却不道今日丧身中原。"原来他受巨石撞击，内脏受了重伤，这些日未耽在荒山顶上结庐疗伤，不意杨过竟跟踪过来，此时固然丝毫用不得力，即令达尔巴将杨过逐走，争斗之时也必使他心神不定，重伤难愈。

哪知杨过躬身唱喏，说道："在下此来，非与大师为敌，请勿多心。"

法王摇了摇头，侍要说话，胸口突然剧痛，急忙闭目运气。杨过走进茅棚，伸出右掌，贴在他背心的"至阳穴"上。这穴道在第七脊椎之下，乃是人身督脉的大穴。达尔巴一见之下，大惊失色，挥拳便要向杨过攻去。杨过摇摇左掌，向他使个眼色。达尔巴见师父神情无异，脸上且微带笑意，这一拳举起了便不打下去。

杨过修为不深，于西藏派内功更是一无所知，掌心隐隐感到他体内气息流动，便潜运内力，将一股热气助他上通灵台、神道、身柱、陶道各穴，下通筋缩、中枢、脊中、悬枢各穴，尽其所能，仅能维护他的督脉。达尔巴武功虽强，练的都是外功，不能助师疗伤，这些日子中只有干着急的份儿。此刻金轮法王既无后顾之虑，便气走任脉，全力调理前胸小腹的伤势，只一个多时辰，疼痛大减，脸现红润，睁眼向杨过点首为谢，合掌说道：”杨居士，你何以忽来助我？"

杨过也不隐瞒，将最近得悉郭靖夫妇害死他父亲、现下决意要前去报仇、无意中跟随达尔巴上山等情说了。

金轮法王虽知这少年甚是狡黠，十句话中连一句也是难信，但他今日于杀己易于反掌之际反而相助疗伤，对己确是绝无敌意，便道："原来居士身上尚负有如此深冤大仇。但郭靖夫妇武学深湛，杨居士要报此仇，只怕不易呢，"杨过默然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"那么我父子两代都死在他手下，也就罢了！"法王道："我初时自负天下无敌，欲以一人之力，压倒中原群雄，争那武林盟主之位。但中土武人不讲究单打独斗的规矩，大伙儿来个一拥而上，那只好另作打算了。老衲伤愈之后，须得多邀高手相助。我方声势一大，中原武师不能恃多为胜，大家便能公平决个胜败。你可有意参与我方么？"

杨过待要答允，却想起蒙古兵将屠戮之惨，说道："我不能相助蒙古。"

法王摇头道："你想单枪匹马去杀郭靖夫妇报仇，那可是难上加难。"

杨过沉吟半晌，说道："好，我助你取武林盟主，你却须助我报仇。"

金轮法王伸出手掌，说道："大丈夫一言为定，击掌以誓。"二人击掌三下，订了盟约。杨过道："我只助你争那盟主之位，你要帮蒙古人攻取江南，杀害百姓，我可不能出力。"

法王笑道："人各有志，那也勉强不来。杨兄弟，你的武功花样甚多，不是我倚老卖老说一句，博采众家固然甚妙，但也不免驳而不纯。你最擅长的到底是哪一门功夫？要用甚么武功去对付郭靖夫妇？"

这几句话可将杨过问得张口结舌，难以回答。他一生遭际不凡，性子又是贪多务得，全真派的、欧阳锋的、古墓派的、九阴真经、洪七公的、黄药师的，诸般武功着实学了不少。这些功夫每一门都是奥妙无穷，以毕生精力才智钻研探究，亦难以望其涯岸，他东摘一鳞、西取半爪，却没一门功夫练到真正第一流的境界。遇到次等对手之时.施展出来固然是五花八门。叫人眼花撩乱，但遭逢到真正高手，却总是相形见绌，便和金轮法王的弟子达尔巴、霍部相较，也是颇有不及。他低头凝思，觉得金轮法王这几句话实是当头棒喝，说中了他武学的根本大弊。

转念又想，"我既已决意与姑姑厮守终生，却何以又到处留情？程姑娘、媳妇儿，还有那完颜萍。我对她们既无真情，何以又不规规矩矩的？这真是贪多嚼不烂了。"再想："不论洪七公、黄药师、欧阳锋，或是全真七子、金轮法王，凡是卓然而成名家者，都是精修本门功夫，别派武功并非不懂，却只是明其家数，并不研习，然则我该当专修哪一门功夫？"在情在理，自当专研古墓派的玉女心经才是，但想到洪七公的打狗棒法如此奥妙、黄药师的玉萧剑法这等精微，置之不理，岂非可惜？而义父的蛤蟆功与经脉逆行、九阴真经中的诸般功夫，无一不是以一技即足以扬名天下，好不容易的学到，又怎能弃之如遗？

他走出茅棚，在山顶上负手而行，苦苦思索，甚是烦恼，想了半天，突然间心念一动："我何不取各派所长，自成一家？天下武功，均是由人所创，别人既然创得，我难道就创不得？"想到此处，眼前登时大现光明。

他自辰时想到午后，又自午后苦思至深夜，在山峰上不饮不食，生平所见诸般精妙武功在脑海中此来彼往，相互激荡。他曾见洪七公与欧阳锋口述比武，自己也曾口讲指划而将李莫愁惊走，此时脑中请家武功互争雄长，比口述更是迅速激烈。想到后来，不由自主的挥拳踢腿的施展起来。初时还能分辨这一招学自洪七公，那一招学自欧阳锋，到得后来竟是乱成一团，他再难支持，仰天摔倒，昏了过去。

达尔巴遥遥望见他疯疯癫癫，指手划脚，不知干些甚么，突然见他摔倒，大吃一惊，要去相救，金轮法王笑道："别去拂乱他心思。只可惜你才智平庸，难明其中的道理。"

杨过睡了半夜，次晨一早起来又想。七日之中，接连昏迷了五次，说要综纳诸门，自创一家，那是谈何容易？以他此时的识力修为固然绝难成功，那更不是十天半月间之事。但连想数日之后，恍然有悟，猛地明白诸般武术皆可为我所用，既不能合而为一，也就不必强求，日后临敌之际，当用则用，不必去想武功的出处来历，也已与自创一派相差无几。想明白了此节，登时心中舒畅。

金轮法王经这数日运功自疗，伤势愈了八九成，已可行动如常，这日见杨过突然神情平和、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，知他于武学之道已进了一层，说道："杨兄弟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此人雄才伟略，豁达大度，包你见了心服。"杨过道："是谁？"法王道："蒙古王子忽必烈。他是成吉思汗之孙，皇子拖雷的第四子。"

杨过自见蒙古军士大肆暴虐之后，对蒙古人极感憎恶，皱眉说道："我急欲去报杀父大仇，那蒙占王子却是不必见了。"法王笑道："我已答允助你，岂能失信？但我是忽必烈王子聘来，须得向他禀告一声。他王帐离此不远，一日可至。"杨过无奈，自忖绝非郭靖、黄蓉夫妇的对手，不论斗智斗力，都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，不得金轮法王相助，此仇势必难报，只得和他同去。

金轮法王受封蒙古第一护国大师，蒙古兵将对他极是尊崇，一见到来，立即通报王爷。蒙古人世世代代向居包帐，虽然入城，仍是不惯宫室，因此忽必烈也住在营帐之中。

法王携着杨过之手走进王帐。杨过见那营帐比之寻常蒙古营帐大逾一倍。帐中陈设却甚简朴。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男子科头布服，正坐着看书，那人见二人进帐，忙离座相迎，笑吟吟的道："多日不见国师，常自思念。"

金轮法王道：”王爷，我给你引见一位少年英雄，这位杨兄弟年纪虽轻，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杰。"

杨过只道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孙，外貌若非贵盛尊荣，便当威武刚猛，哪知竟是这么一个会说汉语、谦和可亲的青年，颇觉诧异。

忽必烈向杨过微一打量，左手拉注法王，向左右道，"快取酒来，我和这位兄弟喝一碗。"左右送上三只大斗，倒满了蒙古的马乳酒。忽

必烈接过来一饮而尽，法王也自干了。杨过平素甚少饮酒，此时见主人如此脱略形迹，不便推却，当下也是举斗饮干，只觉那酒极是辛烈，颇带酸味。

忽必烈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这酒味可美么？”杨过道：“此酒辛辣酸涩，入口如刀，昧道不美，却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。”

忽必烈大喜，连声呼酒，三人各尽三斗。杨过仗着内力精湛，喝得丝毫不动声色。忽必烈喜道：“国师，你何处觅得这位好人才？真乃我大蒙古之幸。”法王当下将杨过的经历约略一说，言语中将他身份抬得甚高，隐然当他是中原武林的一位大人物。杨过给他这么一捧，不自禁也有些飘飘然之感。

忽必烈奉命南取大宋江山，在中原日久，心慕汉化，日常与儒生为伍，读经学书，又广聘武学高人，结交宾客，策划南下攻宋，若是换作旁人，见杨过如此年轻，定是难信，但忽必烈才智卓绝，气度恢宏，对金轮法王又是深信不疑，大喜之下，即命大张筵席。

不多时筵席张布，酒肉满几，蒙汉食事各居全半。忽必烈向左右道：“请招贤馆的几位英雄来见。”左右应命出帐。忽必烈道：“这几日招贤馆中又到来几位宾客，各怀异能，实为国家之福。唯不及国师与杨君文武全才耳。”

言谈间左右报称客到，帐门开处，走进四个人来。当先一人身材高瘦，脸无血色，形若僵尸，忽必烈向法王与杨过引见，说是湘西名宿潇湘子。第二人极矮极黑，乃是来自天竺的高手尼摩星。其后两人一个身高八尺，粗手大脚，脸带傻笑，双眼木然。另一个高鼻深目，曲发黄须，是个胡人，身上穿的却是汉服，颈悬明珠，腕带玉镯，珠光宝气。忽必烈分别引见，那巨汉是回疆人，名叫马光佐。那胡人是波斯大贾，祖孙三代在汴梁、长安、太原等地贩卖珠宝，取了个中国姓名叫作尹克西。

尼摩星与潇湘子听说金轮法王是“蒙古第一国师”，冷冷的上下打量，脸上均有不服之色，见杨过年纪幼小，只道是法王的徒子徒孙，更没放在心上。酒过三巡，尼摩星忍耐不住，说道：“王爷，大蒙古地方大大的，这个大和尚是第一国师的，武功定是很大很大的，我们想要瞧瞧的。”忽必烈微笑不语。潇湘子接口道：“这位尼摩星仁兄来自天竺，西藏武功传自天竺，难道世上当真有青出于蓝之事么？兄弟可有点不大相信了。”

金轮法王见尼摩星双目炯然生光，潇湘子脸上隐隐透着一股青气，知道这两人内功均深；尹克西则嘻嘻哈哈、竭力装出一股极庸俗的市侩气来，此人越是显得无能，只怕越是有底，倒也不可小看了，那巨汉马光佐却是不必挂怀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衲受封国师，是大汗和四王子殿下的恩典，老衲本是愧不敢当。”

潇湘子道：“那你就该避位让贤啊。”说着眼睛向尼摩星斜望，嘴角边微微冷笑。

法王伸筷子夹了一大块牛肉，笑道：“这块牛肉是这盘中最肥大的了，老衲原也不想吃它，只是偶尔伸筷，偶尔夹着。在佛家称为缘法罢了。哪一位居士有兴，尽可夹去。”说着举筷停在盘上，静候各人来夹。

马光佐不明白金轮法王语带机锋，说的是一块肥大牛肉，其意所指却是蒙古第一国师的高位，见他夹着牛肉让客，当即伸筷去接，他筷头将要和牛肉碰到，法王手中的一根筷子突然横出，与他筷子轻轻一碰，马光佐只感手臂剧震，把捏不定，一双筷子竟然落在桌上。法王那根筷子却已及时缩回，夹住了牛肉。众人愕然相顾。马光佐还未明白，拾起筷子，五根手指牢牢捏注，心想：”这次你总再也碰不下了。”伸筷再去夹肉。法王又是一筷横出，这一次马光佐抓得极紧，果然震他不下，却听得喀喇一声轻响，一双筷于断为四截，犹如刀斩一般，两个半截落在桌上。

马光佐大怒，大吼一声，扑上去要和法王厮拼。忽必烈笑道：“马壮士不须动怒，若要比武，待用完饭再较量不迟。”马光佐畏惧王爷，恨恨归座，指着法王喝道：“你使甚么妖法，弄断了我的吃饭家伙？”法王一笑，筷子仍是挟着牛肉，伸在身前。

尼摩星初时也没将金轮法王如何放在眼内，待得见他内力深厚，再也不敢小觑。他是天竺国人，吃饭不用筷子，只用手抓，说道：“肥牛肉，大汉子抢不到的，我，想吃的。”突然五指如铁爪，猛往肉上抓去，法王横出右边一根筷子，快如闪电般颤了几颤，分点他手心、手腕、手背、虎口、中指指尖五处穴道，尼摩星手掌急翻，呼的一声，向他手腕斩落，法王手臂不动，倒竖筷于，又颤了几颤，尼摩星突觉筷尖触到自己虎口，疾忙缩回，法王那根筷子转了回去。仍将牛肉夹住，他出筷点穴，快捷无伦，数颤而回，牛肉尚未落下。杨过等部瞧得明白，就在这霎时之间，二人已交换了数招，法王出筷固然极快，尼摩星能在间不容发之际及时缩手避开，武功也着实了得。

潇湘子阴恻恻的叫了声：“好本事！”忽必烈知道二人以上乘武功较劲，但使的是甚么功夫却瞧不出来，马光佐睁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，望望这个，瞪瞪那个，不明所以。

尹克西笑嘻嘻的道：“各位太客气啦！你推我让，你也不吃，我也不吃，却让得菜都冷了。”说着慢吞吞的伸出筷子，手腕上一只翡翠镯、一只镶金玉镯相互撞得玎玎当当乱响。他筷头尚未碰到牛肉，法王的筷子已被他内劲激得微微一荡，原来他竟抢了先着，使内劲逼得法王的筷子伸不出来。法王索性将筷子前送，让他夹着，劲力传到他筷上，再向他手臂撞去。尹克西忙运劲还击。哪知法王的内劲忽发即收，牛肉本已给尹克西挟去，给他自己的劲力一送，重又交回到法王筷上。法王笑道：”尹兄定要推让，实在太客气了。”这一下是以巧取胜。尹克西中计，同时也已试出对方内力远胜于已，好在并未出丑，当即微微一笑，转筷在盘中夹了一小块牛肉，笑道：“兄弟生平所爱，只是珠宝财帛，肥牛肉却不大喜欢，还是吃一块小的罢。”说着送肉入嘴，慢慢咀嚼。

金轮法王心想：“这波斯胡气度倒是不凡。”转头向潇湘子道，“老兄如此谦让，老衲只好自用了。”说着筷子微微向内缩了半尺。他猜想潇湘子内力不弱，不敢大意，筷子缩回半尺，就是发出内劲时近了半尺，而对方却远了半尺。潇湘子冷笑一声，筷子缓缓举起，突然抢出，夹注了牛肉，惜势回夺，竟给他拉回了半尺。

金轮法王没料到他手法如此快捷，急忙运劲回夺，那牛肉便又一寸一寸的移了回来。潇湘子站起身来，左手据桌，只震得桌子格格直响，却阻不住牛肉向法王面前移动之势。眼见金轮法王神态悠闲，潇湘子额头汗珠涌出，强弱之势已分。

忽听得远处有人高声叫道：“郭靖，郭兄弟，你在哪里？快快出来，郭靖，姓郭的小子哪！”呼声初时发自东边，倏忽之间却已从西边传来，东西相距几有里许之遥，似是一人喊毕，第二人跟着接上，但语音却是一人，而且自东至西连续不断，此人身法之快，呼声中内力之厚，均是世上少见。

各人愕然相顾之际，潇湘子放松筷子，颓然坐下，金轮法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承让，承让！”正要将牛肉送人口中，突然帐门扬起，人影一闪，一人伸手将法王筷上那块肥牛肉抢了过去，放人口中大嚼起来。

这一下众人都大吃一惊，同时站起，看那人时，却是个白发白须的老人，满脸红光，笑容可掬。只见他在帐内地下的毡上一坐，左手拨开白胡子，右手将牛肉往口中送去，吃得嗒嗒有声。金轮法王回思这老人抢去自己筷上牛肉的手法，越想越是骇异。

帐门口守卫的武士没拦住白须老人，猛喝：“捉刺客。”早有四柄长矛齐向他胸间溯去。那老人伸出左手，一把抓住四个矛头，向杨过道：“小兄弟，再拿些牛肉来吃，我肚子饿得狠了。”四名蒙古武士用力推前，竟是纹丝不动，随即使力回夺，但四人挣得满脸通红，四柄长矛竟似铸在一座铁山中一般，连半寸也拉不回转。杨过看得有趣，拿起席上的那盘牛肉，平平向他飞去，说道：“请用罢！”

那老人右手抄起，平平托在胸前，突然间盘中一块牛肉跳将起来，飞入他口中，犹如活了一般。忽必烈看得有趣，只道他会玩魔术，喝一声彩，金轮法王等却知那老人手掌局部运力，推动盘中的某一块牛肉激跳而出。常人隔着盘子用力击敲，原可震得牛肉跳起，但定是众肉齐飞，汁水淋漓，要牛肉分别一块块跃出却万万不能，这老人的掌力实已到了所施无不自如的境地，席上众人自量无法做到，不由得均生敬畏之心。

那老人不停咀嚼.刚吞下一块牛肉，盘中又跳起一块。片刻之间，将一盘牛肉吃得干干净净。他右手一扬，盘子脱手上飞，在半空中划个弧形，向杨过与尹克西飞去。杨尹二人见他功夫了得，生怕在盘上暗中使了怪劲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忙分向两旁让开。那盘子平平的贴着桌面飞来，对准了一盘烤羊肉一撞，那盘羊肉便向老人飞去，空盘在桌上转了几个圈于，停住不动。

原来他使的是股“太极劲”，如太极图一般周而复始，连绵不断，若是在空旷处掷出盘子，那盘就会绕身兜圈。这股劲力使发也并不甚

难，颇多善变幻术之人均擅此技，所难者是劲力拿捏恰到好处，刚巧飞向席上一撞，空盘停住，而将另一盘食物送到他手中。

那老人哈哈大笑，极是得意，手掌运动，烤羊肉又是一块块的跃起，给他吃了个肉尽盘空。其时最狼狈的莫过于那四名蒙古武士，用力夺回长矛固是不能，而放手却又不敢。蒙古军法极严，临阵抛弃兵刃是杀头的死罪，何况四人身负护卫四王子的重任，只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来与之争夺。那老人越见他们手足无措，越是高兴，突然间喝道："变变变，两个给我磕响头，两个仰天摔一交！一二三！"那"三"字刚说完，手臂一震，四根长矛同时断折。他五指使力的方向不同，在两根长矛上运力外推，对另外两根长矛却是向内拉扯，只听得"啊哟"连声，果然两名武士俯跌下去，如同磕头，另外两名武士却是仰天摔跌。那老人拍手唱道："小宝宝，滚元宝，跌得重，长得高！"唱的是首儿歌，那是当小孩跌交之时，大人唱来安慰他的。

尹克西猛地省起，问道："前辈可是姓周？"那老人笑道："是啊，哈哈，你认得我么？"尹克西站起身来，抱拳说道："原来是老顽童周伯通周老前辈到了。"潇湘子素闻其名，金轮法王与尼摩星却不知周怕通的名头，但见他武功深湛，行事却顽皮胡闹，果然不枉了"老顽童"三字的称号。各人登时减了敌意。脸上部露出笑容。

金轮法王道："请恕老衲眼拙，未识武林前辈。便请入座如何？王爷求贤若渴，今日得见高人，定必欢喜畅怀。"忽必烈拱手道："正是，周先生即请入座。"周伯通摇头道："我吃得饱了，不用再吃。郭靖呢，他在这里么？"杨过曾听黄药师说过周伯通与郭靖结拜之事，当即冷冷的道："你找他干甚么？"

周伯通自来天真烂漫，最喜与孩童接交，见座中杨过年纪最小，先便欢喜，又听他直称自己为"你"，不说甚么"老前辈"、"周先生"，更是高兴，说道："郭靖是我拜把子的兄弟，你认得他么？他从小爱跟蒙古人在一起，因此我见到蒙古包，就钻进来找找。"杨过皱眉道："你找郭靖有甚么事？"周伯通心无城府，哪知隐瞒心中之事，随口答道："他派人送个信给我，叫我去赴英雄大宴。我老远赶去，路上玩了几场，迟到了几日，他们却早已散了，叫人好没兴头。"杨过道："他们没留下书信给你么？"

周伯通白眼一翻，说道："你为甚么尽盘问我？你到底识不识得郭靖？"

杨过道："我怎么不识？郭夫人名叫黄蓉，是不是？他们的女儿名叫郭芙，是不是？"周伯通拍手笑道："错啦，错啦！黄蓉这丫头自己也是个小女孩儿，有甚么女儿？"

杨过一怔，随即会意，问道："你和他夫妻俩有几年不见啦？"周伯通点着手指头儿一数，十只手指每一只数了两遍，道："总有二十年了罢。"

杨过笑道："对啊，她隔了二十年还是小女孩儿么？这二十年中她不会生孩子么？"

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只吹得白须根根飘动，说道："是你对，是你对！他们夫妻小两口儿，生的女儿可也挺俊吗？"杨过道："那女孩儿相貌像郭夫人多些，像郭靖少些，你说俊不俊呢？"周伯通呵呵笑道："那就好啦，一个女孩儿若是浓眉大眼，黑黑的脸蛋，像我郭兄弟一般，那自然是美不了。"

杨过知他再无怀疑，为坚其信，又道："黄蓉的父亲桃花岛主药师兄，和我是莫逆之交，你可认得他么？"周伯通一怔，说道："你这娃娃，怎么跟黄老邪称兄道弟？你师父是谁？"杨过道："我师父的本事大得紧，说出来只怕吓坏了你。"周伯通笑道："我才吓不坏呢。"右手一扬，手中空盘向他疾飞过去，呼呼风响，势道猛烈异常。

杨过早知周伯通是马钰、丘处机他们的师叔，又见他扬手时臂不内曲，全以指力发出，正是全真派的手法。他对全真武功的门道自是无所畏惧，当即伸出左手食指，在盘底一顶，那盘子就在他手指上滴溜溜的转动。

这一下周伯通固然大是喜欢，而潇湘子、尹克西、尼摩星等也是群相耸动。潇湘子初时见杨过衣衫褴褛，年纪幼小，哪将他放在眼内，此刻却想："凭这盘子飞来之势，我便不敢伸手去接，更何况单凭一指之力？只消有半点摸不准力道的来势，连手腕也得折断了。却不知这少年是何来历？"

周伯通连叫几声："好！"但也已瞧出他以指顶盘是全真一派的家数，问道："你识得马钰、丘处机么？"杨过道："这两个牛鼻子我怎不认识？"

周伯通大喜。他与丘处机等虽然并无蒂芥，总觉得他们清规戒律烦多，太过拘谨，实在有些儿瞧他们不起。他生平最佩服的除师兄王重阳外，就是放诞落拓的九指神丐洪七公，而与黄药师之邪、黄蓉之巧，也隐隐有臭味相投之感。这时听杨过称马钰、丘处机为"牛鼻子"，只觉极为入耳，又问："郝大通他们怎样啦？"

杨过一听"郝大通"三字，怒气勃发，骂道：”这牛鼻子混蛋得很，终有一日，我要让他好好吃点儿苦头。"周伯通兴致越来越高，问道：”你要给他吃点甚么苦头？"杨过道："我捉着他绑住了手足，在粪缸里浸他半天。"

周伯通大喜，悄声道："你捉着他之后，可别忙侵入粪缸，你先跟我说，让我在旁偷偷瞧个热闹。"他对郝大通其实并无半分恶意，只是天性喜爱恶作剧.旁人胡闹顽皮，自是投其所好，非来凑趣不可。杨过笑道："好，我记得了。可是你干么要偷偷的瞧？你怕全真教的牛鼻子么？"周伯通叹道："我是郝大通的师叔啊！他瞧见我，自然要张口呼救。那时我若不救，未免不好意思，若是相救，好戏可又瞧不到啦。"

杨过暗自沉吟："此人武功极强，性子倒也朴直可爱，但总是全真派的，又是郭靖的把兄。大丈夫心狠手辣，须得设法除了他才好。"

周伯通哪知他心中起了毒念，又问："你几时去捉郝大通？"杨过道："我这就去。你爱瞧热闹，就跟我来罢。"周伯通大喜，拍着手掌站起身来，突然神情沮丧，又坐了下来，说道："唉，不成，我得上襄阳去。"杨过道：”

襄阳有甚么好玩？还是别去罢。"周伯通道："郭兄弟在陆家庄留书给我，说道蒙古大军南下，必攻襄阳。他率领中原豪杰赶去相助，叫我也去出一把力。我一路寻他不见，只好追去襄阳了。"

忽必烈与金轮法王对视了一眼，均想：”原来中原武人大队赶去襄阳，相助守城。"

正说到此处，帐门中进来一个和尚，约莫四十来岁年纪，容貌儒雅，神色举止均似书生，他走到忽必烈身旁，两人交头接耳的说了几句。这和尚是汉人，法名子聪，乃是忽必烈的谋士。他俗家姓刘名侃，少年时在县衙为吏，后来出家为僧，学问渊源，审事精详，忽必烈对他甚是信任。此时他得到卫士禀报，说王爷帐中到了异人，当即入见。

周伯通抚了抚肚皮，道："和尚，你走开些，我在跟小兄弟说话。喂，小兄弟，你叫甚么名字？"杨过道：”我姓杨名过。"周伯通道："你师父是谁？"杨过道："我师父是个女子，她相貌既美，武功又高，可不许旁人提她的名字。"

周伯通打个寒噤，想起了自己的旧情人瑛姑，登时不敢再问，站起身来，伸袖子一挥身上的灰尘，登时满帐尘土飞扬。子聪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，周伯通大乐，衣袖挥得更加起劲，突然大声笑道："我去也！"左手一扬，四柄折断的矛头向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西、马光佐四人激射过去。四柄矛头挟着呜呜破空之声，去势奇速，相距又近，刹那之间，已飞到四人眼前。

潇湘子等一惊，眼见避闪不及，只得各运内劲去接，哪知四只手伸出去，一齐接了个空，噗的一声响，四柄矛头都插在地下土中。原来他这一掷之劲巧妙异常，既发即收，矛头刚飞到四人身前，突然转弯插地，马光佐是个戆人，只觉有趣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"白胡子，你的戏法真多。"潇湘子等三人却是大为惊骇，忍不住脸上变色，均想适才这一接不中，矛头转弯，自己的性命实已交在对方手里，矛头若非转而落地，却是插向自己小腹，凭他这一掷之力，哪里还有命在？

周伯通戏弄四人成功，极是得意，转身便要出帐。子聪说道："周老先生，如你这般神通，当真是天下少有，小僧代王爷敬你一杯。"说着将斟好了的一杯酒送到他面前。周伯通一饮而尽。子聪又送一杯过去，道："小僧自己敬一杯！"周伯通又干了。子聪要待再敬第三怀时，周伯通忽然大叫："啊哟，不好！我肚子痛，要拉屎。"蹲下身来，解开裤带，就要在王帐之中拉屎。法王等忍不住好笑，大声喝阻。周伯通一怔，叫道："肚子痛得不对，不是要拉屎！"

杨过向子聪瞧了一眼，已然明白，原来酒中下了毒，他先前虽曾起意设法除去周伯通，以免郭靖多一强助，但这恶念在心头一闪即过，他

与这老顽童无怨无仇，见他天真烂漫，实在颇有亲近之意，眼见他中了奸计，心下不忍，正想提醒于他，叫他拿住忽必烈、逼子聪取药解毒，忽听周伯通叫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原来是毒酒喝得太少，这才肚子痛了。和尚，快快，再斟三杯毒酒来。越毒越好！”众人愕然相顾，子聪怕他临死发威，哪敢走近身去？

周伯通大踏步走到桌边，金轮法王挡在忽必烈身前相护。却见他左手提着裤子，右手取过盛毒酒的酒壶，仰起头咕噜噜的直灌入肚，喝了个涓滴不存。

众人群相失色。周伯通却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啦，肚子里毒物太多，老顽童可不变成了老毒物吗？须得以毒攻毒才是。”突然口一张，一股酒浆向子聪激射过去。金轮法王眼见势危，拉起桌子一挡，一条酒箭射上桌面，只溅得嗤嗤作响。

周伯通笑声不绝，走到营帐门口，忽地童心大起，拉住营帐的支柱，使劲晃了几下，那柱子喀的一声断了，一座牛皮大帐登时落将下来，将忽必烈、金轮法王、杨过等一齐盖罩在内。周伯通大喜，纵身帐上，来回奔驰，将帐内各人都踏到了。金轮法王在帐内挥掌拍出，正好击在他的脚底心。周伯通只觉一股大力冲到，倒也抵挡不住，一个筋斗翻了下来，大叫：“有趣，有趣！”扬长而去。

待得法王等护住忽必烈爬出，众侍卫七手八脚换柱立帐，周伯通早已去得远了。法王与潇湘子等齐向忽必烈谢罪，自愧护卫不周，惊动了王爷。忽必烈丝毫不介于怀，反而不绝口的称赞周伯通本事，说如此异人不能罗致帐下，甚感可惜。法王等均有愧色。

当下重整杯盘。忽必烈道：“蒙古大军数攻襄阳，始终难下。眼下中原豪杰聚会守城，这周伯通又去相助，倒是件棘手之事，不知各位有何妙策？”

尹克西道：“这周伯通武功虽强，咱们也未必就弱于他了，王爷尽管攻城，咱们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中原固有英雄，西域也有豪杰。”忽必烈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古人有云：‘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。’进兵之前，务须成竹在胸。”子聪道：“王爷之见，极是英明……”

他一言未毕，忽听帐外有人大声叫道：“我说过不去就是不去，你们软请硬邀，都是无用，”正是周伯通在叫嚷，不知他何以去而复来，又是在和谁讲话，众人好奇心起，均想出帐看个究竟。忽必烈笑道：“大家去瞧瞧，不知那老顽童又在跟谁胡闹了。”

众人步出帐外，只见周伯通远远站在西首的旷地上，四个人分站南、西、西北、北四个方位，成弧形将他围住，却空出了东面。周伯通伸臂攘拳，大声叫嚷：“不去，不去！”

杨过心中奇怪：“他若不去，又有谁勉强得了？何必如此争吵？”看那四人时，都是一式的绿袍，服色奇古，并非当时装束，三个男人均是中年，各戴高冠，站在西北方的则是个少女，腰间一根绿色绸带随风飘舞。

只听站在北方的男子说道：”我们决非育意为难，只是尊驾踢翻丹炉、折断灵芝、撕毁道书、焚烧剑房，只得屈请大驾，亲自向家师说明，否则家师怪责，我们做弟子的万万担当不起。”周伯通嘻皮笑脸的道，“你就说是一个老野人路过，无意中闯的祸，不就完了？”那男子道：“尊驾是一定不肯去的了？”周伯通摇摇头。那男子伸手指着东方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是他来了。”

周伯通回头一看，不见有人。那男子做个手势，四人手中突然拉开一张绿色的大渔网，兜头向周伯通罩落，这四人手法熟练无比，又是古怪万分，饶是周伯通武功出神入化，给那渔网一罩住，登时手足无措，只听得他大呼小叫、唤爹喊娘，却给四人提着渔网东绕西转，绑了个结结实实。一个男子将他负在肩头，余下三人持剑在旁相护，向东飞奔而去。

杨过挂念周伯通的安危，心道：“我非救他不可。”当即提气追去，叫道：“喂，喂！你们捉他到哪里去？”

法王等均觉如此怪事，岂能不看个究竟？当即别过忽必烈。随后赶去。

奔行数里，来到一条溪边，只见那四人扛着周伯通上船，两人扳桨，溯溪上行。众人沿岸追赶，追了里许，见溪中有艘小舟，当即入舟。马光佐力大，扳桨而划，顷刻间追近数丈。但溪流曲折，转了几个弯，忽然不见了前舟的影踪。

尼摩星从舟中跃起，登上山崖，霎时间犹如猿猴般爬上十余丈，四下眺望，只见绿衫人所乘小舟已划入西首一条极窄的溪水之中。溪水入口处有一大丛树木遮住，若非登高俯视，真不知这深谷之中居然别有洞天。他跃回舟中，指明了方向，众人急忙倒转船头，划向来路，从那树丛中划了进去。溪洞山石离水面不过三尺，众人须得横卧舱中，小舟始能划入。划了一阵，但见两边山峰壁立，抬头望天，只余一线。山青水碧，景色极尽清幽，只是四下里寂无声息，隐隐透着凶险，又划出三四里，溪心忽有九块大石迎面耸立，犹如屏风一般，挡住了来船去路。

马光佐首先叫起来：“糟啦，糟啦，这船没法划了。”潇湘子阴恻恻的道：“你一身牛力，将船提了过去罢。”马光佐怒道：“我可没这般大力，除非你僵尸来使妖法。”

金轮法王当二人争吵之先，早自寻思：”那小舟如何过得这九个石屏风？”听了二人之言，说道：”凭一人之力，任谁都拔不起这船，咱们六人合力，那就成了。杨兄弟、尹兄和我三人一面，尼兄、潇湘兄、马兄三位一面，六人合力齐施如何？”

众人同声叫好，依着他的分派，六人分站两旁，各自在山石上寻到了坚稳立足之处，好在那溪极是窄狭，六人站立两旁，伸出手来足够握到船边。

法王叫一声：“起！”六人同时用力。六人中只杨过与尹克西力气较小，其余四人都是力兼数人，马光佐尤具神力，只听得波的一声，小舟离开水面，已越过了那九块大石组成的石屏。

众人跃回船头，一齐抚掌大笑。这六人本来勾心斗角，相互间颇存敌意，但经此一番齐心合力，自然而然的亲密了几分。

潇湘子道：“我们六人的功夫虽然不怎么样，在武林中总也挨得上是一流好手，六人合力抬一艘小船，原也算不了难事，可是……”尼摩星抢着道：“四个绿衫子的男的女的，武功胡里胡涂的，小船抬得过大石的？”六人中倒有五人早在暗暗诧异，只有马光佐却在思索他说“武功胡里胡涂的”是甚么意思。尼摩星道：“他们的船小的，人的……人的……四个人……也少的。

四个人能够这么……这么干的，力气也就……就好的。”尹克西道：“那三个男子也还罢了，另一个娇滴滴的十六八岁大姑娘，决计无此本事，这大石中必是另有机关，咱们一时猜想不透罢了。”

法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人不可以貌相，如我们这位杨兄弟，他小小年纪，却是身负绝顶武功，若非我们亲眼得见，谁又信来？”杨过谦道：“小弟未学后进，有何足道？但那四个绿衫人居然能将周伯通绑缚而去，自是有过人之处。”他口中谦逊，但说话之间己与潇湘子等一流名家称兄道弟。众人亲见他以一指之力接了周伯通的飞盘，均已不轻视于他，听他这番话说得有理，都纷纷猜测起来。

这六人中杨过年幼，法王、马光佐、尼摩星三人向在西域。潇湘子荒山独修，素不与外人交往，只尹克西于中原武林的门派、人物、武功、轶事，所知甚是广博，但对这四个绿衣男女的来历却也是想不起半点端倪。说话之间，已划到小溪尽头，六人弃舟登陆，沿着小径向深谷中行去。

山径只有一条，倒不会行错，只是山径越行越高，也越是崎岖，天色渐黑，仍不见那四个绿衫人的影踪。正感焦躁，忽见远处有几堆火光，众人大喜，均想：“这荒山穷谷之中，有火光自有人家，除了那几个绿衣人之外，常人也决不会住在如此险峻之地。”当下发足向前奔去，心知身入险地，各自戒备。但各人过去都曾独闯江湖，多历凶险，此时六大高手并肩入山，天下有谁挡得？是以虽存戒心，却无惧意。

行不多时，到了山峰顶上一处平旷之地，只见一个极大的火堆熊熊而燃，再走近数十丈，火光下已看得明白，火堆之后有座石屋。

尼摩星大声叫道：“喂，喂，有客人来的！你们快出来的。”石屋门缓缓打开，出来四人，三男一女，正是日间擒拿周伯通的绿衫人。四人躬身行礼，右首一人道：“贵客远来，未克相迎，实感歉仄。”法王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那人道：“列位请进。”

金轮法王等六人走进石屋，只见屋内空荡荡地，除几张桌椅之外一无陈设。四个绿衫男女跟着入内，坐在主位。当先一人道：“不敢请问六位高姓大名。”尹克西最擅言词，笑吟吟的将五人身份说了，最后说道：“在下名叫尹克西，是个波斯胡人，我的本事除了吃饭，就是识得些珠玉宝物，可不像这几位那样个个身负绝艺。”

那绿衫人道：“敝处荒僻得紧，从无外人到访，今日贵客降临，幸何如之。却不知六位有何贵干？”尹克西笑道：“我们见四位将那老顽童周伯通捉拿来此，好奇心起，是以过来瞧瞧。贵处景色幽雅，令人大开眼界，实是不虚此行。”

第一个绿衫人道：“那捣乱的老头儿姓周么？也不在了他叫做老顽童。”

说着恨恨不已。第二个绿衫人道：”各位和他是一路的么？”法王接口道：“我们和他也是今日初会，说不上有甚交情。”

第一个绿衫人道：“那老顽童闯进谷来，蛮不讲理的大肆捣乱。”法王问道：“他捣乱了甚么？当真是如各位所说，又是撕书，又放火烧屋？”那绿衫人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晚辈奉家师之命，看守丹炉，不知那老头儿怎地闯进丹房，跟我胡说八道个没完没了，又说要讲故事啦，又要我跟他打赌翻筋斗啦，疯不像疯，癫不像癫。那丹炉正烧到紧急的当口，我无法离身逐他，只好当作没听见，哪知他突然飞起一腿，将一炉丹药踢翻了。再要采全这炉丹药的药材，唉，可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。”说着气愤之情见于颜色。

杨过笑道：“他还怪你不理他，说你的不对，是不是？”那绿衫少女道：“一点儿也不错。我在芝房中听得丹房大闹，知道出了岔儿，刚想过去察看，这怪老头儿已闪身进来，一伸手，就将一株四百多年的灵芝折成两截。”杨过见那少女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肤色极白，娇嫩异常，眼神清澈，嘴边有粒小小黑痣，便道：“那老顽童当真胡闹得紧，一株灵芝长到了四百多年，那自是十分珍异之物。”那少女叹道：“我爹爹原定在新婚之日和我继母分服，哪知却给老顽童毁了，我爹爹大发雷霆，那也不在话下。那老顽童折断了灵芝，放入怀内，说甚么也不肯还我，只是哈哈大笑，我又没得罪他，不知为甚么这般无缘无故的来跟我为难。”说着眼眶儿红红的，甚感委屈，杨过心道：“老顽童毫没来由的欺侮这位姑娘，那可不该。”

尹克西道：“请问令尊名号。我们无意闯入，连主人的姓名也不知，实是礼数有亏。”那少女迟疑未答。第一个绿衫人道：“未得谷主允可，不便奉告，须请贵客原谅。”

杨过寻思：“这些人隐居荒谷，行迹如此诡秘，原不肯向外人泄露身份。”

问道：“那老顽童抢了灵芝去，后来又怎样了？”

第三个绿衣人道：“这姓周的在丹房、芝房中居然胡闹得还嫌不够，又冲进书房来，抢到一本书便看。在下职责所在，不得不出手拦阻，他却说：‘这些骗小孩子的玩意儿，有甚么大不了！’竟一口气撕毁了三本道书。这时大师兄、二师兄和师妹一齐赶到了。我们四人合力，仍是拦他不住。”法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老顽童性子希奇古怪，武功可着实了得，原是不易拦他得住。”

第二个绿衫人道，“他闹了丹房、芝房、书房，仍是不放过剑房，他踏进室门，就大发脾气，说剑房内兵刃……兵刃太多，东挂西摆，险些儿刺伤了他，当即放了一把火，将剑房壁上的书画尽数烧毁。我们忙着救火，终于给他乘虚逃脱。我们一想这事可不得了，于是追出谷去，将他擒回，交由谷主发落。”

杨过道：“不知谷主如何处置，但盼别伤他性命才好。”第三个绿衫人道：“家师新婚在即，倒也不会轻易杀人。但若这老儿仍是胡言乱道，尽说些不中听的言语来得罪家师，那是他自讨苦吃，可怨不得人。”

尹克西笑道：“那老顽童不知为何故意来跟尊师为难？我瞧他虽然顽皮，脾气却似乎不坏。”绿衫少女道：“他说我爹爹年纪这么大啦，还娶……”

那大师兄突然接口道：“这老顽童说话傻里傻气，当得甚么准？各位远道而来，定然饿了，待晚辈奉饭。”马光佐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登时容光焕发。

四个绿衫人入厨端饭取菜，一会儿开出席来，四大盆菜青的是青菜，白的是豆腐，黄的是豆芽，黑的是冬菰，竟然没有一样荤腥。马光佐生下来不到三个月，吃饭便是无肉不欢，面前这四大盆素菜连油星也不见半点，不禁大失所望。第一个绿衫人道：“我们谷中摒绝荤腥，须请贵客原谅。请用饭罢。”说着拿出一个大瓷瓶，在各人面前碗中倒满了清澈澄净的一碗白水。马光佐心想：“既无肉吃，多喝几碗酒也是好的。”举碗骨部骨都喝了两口，只觉淡而无味，却是清水，大嚷起来：“主人家忒煞小气，连酒也没一口。”

第一个绿衫人道：“谷中不许动用酒浆，这是数百年未的祖训，须请贵客原谅，”那绿衫女郎道：“我们也只在书本子上曾见到‘美酒’两字，到底美酒是怎么的样儿，可从来没见过。书上说酒能乱性，想来也不是甚么好东西。”

法王、尹克西等眼见这四个绿衫男女年纪不大，言行却如此迂腐拘谨，而且自与他们说话以来，从未见四人中有哪一个脸上露过一丝笑容，虽非面目可憎，可实是言语无味。当真是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各人不再说话，低头吃饭。四个绿衫人也即退出，不再进来。

用饭即毕，马光佐嚷着要乘夜归去。但其余五人服见谷中处处透着诡异，好奇心起，均盼查明究竟。尹克西劝道：“马兄。咱们既来此间，明日还须见见谷主，怎能就此回去？”马光佐嚷道：“没酒没肉，这不是存心折磨人么？这日子我是半天也不能过的。”潇湘子板着脸道：“大伙儿说不去，你一个人吵些甚么？”马光佐见他僵尸一般的相貌，一直暗自害怕，听他这么一说，不敢再作声了。

当晚六人就在石屋中安睡，地下只是几张草席。只觉这谷中一切全是十分的不近人情，直比寺庙还更严谨无聊，庙中和尚虽然吃素，却也不会如此对人冷冰冰的始终不露笑容。只有杨过住惯了古墓、对惯了冷若冰霜的小龙女，却是丝毫不以为意。

尼摩星气愤愤的道：“老顽童拆屋放火，大大好的！”此言一出，马光佐登时大有同感，大声喝彩。尼摩星道：“金轮老兄，你是我们六个头脑的，你说这谷主是甚么路道？是好人还是不好的？明儿咱们给他客气客气呢，还是打他个落花……落花甚么水的？”法王道：“这谷主的路数，我和诸位一般，也是难以捉摸，明日见机行事便了。”尹克西低声道：“这四个绿衫弟子武功不弱，谷中自然更有高手，大家务须小心在意，只要稍有疏忽，六人一齐陷身此处，那就不妙之极了。”

马光佐还在唠唠叨叨的诉说饭菜难以下咽，没将他一句话听在耳中。杨过道：“你明日不小心，给他们抓住了关一辈子，整日价喂你清水白饭，青菜豆腐，只怕连你肚里的蛔虫也要气死了……”马光佐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好兄弟，我听，我听。”

这一晚众人身处险地，都是睡得不大安稳，只有马光佐却鼾声如雷，有时梦中大叫：“来，来！干杯！这块牛肉好大！”



第十七回　绝情幽谷

次晨杨过醒来，走出石屋。昨晚黑暗中没看得清楚，原来四周草木青翠欲滴，繁花似锦，一路上已是风物佳胜，此处更是个罕见的美景之地。信步而行，只见路旁仙鹤三二、白鹿成群，松鼠小兔，尽是见人不惊。

转了两个弯，那绿衫少女正在道旁摘花，见他过去，招呼道；“阁下起得好早，请用早餐罢。”说着在树上摘下两朵花，递给了他。

杨过接过花来，心中嘀咕：“难道花儿也吃得的？”却见那女郎将花瓣一瓣瓣的摘下送入口中，于是学她的样，也吃了几瓣，入口香甜，芳甘似蜜，更微有醺醺然的酒气，正感心神俱畅，但嚼了几下，却有一股苦涩的味道，要待吐出，似觉不舍，要吞入肚内，又有点难以下咽。他细看花树，见枝叶上生满小刺，花瓣的颜色却是娇艳无比，似芙蓉而更香，如山茶而增艳，问道：“这是甚么花？我从来没见过。”那女郎道：“这叫做情花，听说世上并不多见。你说好吃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上口极甜，后来却苦了。这花叫做情花？名字倒也别致。”

说着伸手去又摘花。那女郎道：“留神！树上有刺，别碰上了！”杨过避开枝上尖刺，落手甚是小心，岂知花朵背后又隐藏着小刺，还是将手指刺损了。

那女郎道：“这谷叫做‘绝情谷’，偏偏长着这许多情花。”杨过道：“为甚么叫绝情谷？这名字确是……确是不凡。”那女郎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甚么意思。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名字，爹爹或者知道来历。”

二人说着话，并肩而行。杨过鼻中闻到一阵阵的花香，又见道旁白兔、小鹿来去奔跃，甚是可爱，说不出的心旷神怡，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小龙女来，“倘若身旁陪我同行的是我姑姑，我真愿永远住在这儿，再不出谷去了。”

刚想到此处，手指上刺损处突然剧痛，伤口微细，痛楚竟然厉害之极，宛如胸口蓦地里给人用大铁锤猛击一下，忍不住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忙将手指放在口中吮吸。

那女郎淡淡的道：”想到你意中人了，是不是？”杨过给她猜中心事，脸上一红，奇道：“咦，你怎知道？”女郎道：“身上若给情花的小刺刺痛了，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动相思之念，否则苦楚难当。”杨过大奇，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等怪事？”女郎道：“我爹爹说道：情之为物，本是如此，入口甘甜，回味苦涩，而且遍身是刺，你就算小心万分，也不免为其所伤。多半因为这花儿有这几般特色，人们才给它取上这个名儿。”

杨过问道：“那干么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……不能……相思动情？”那女郎道：“爹爹说道：情花的刺上有毒。大凡一人动了情欲之念，不但血行加速，而且血中生出一些不知甚么的物事来。情花刺上之毒平时于人无害，但一遇上血中这些物事，立时使人痛不可当。”杨过听了，觉得也有几分道理，将信将疑。

两人缓步走到山阳，此处阳光照耀，地气和暖，情花开放得早，这时已结了果实。但见果子或青或红，有的青红相杂。还生着茸茸细毛，就如毛虫一般。杨过道：“那情花何等美丽，结的果实却这么难看。”女郎道：“情花的果实是吃不得的，有的酸，有的辣，有的更加臭气难闻，中人欲呕。”

杨过一笑，道：“难道就没甜如蜜糖的么？”那女郎向他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”有是有的，只是从果子的外皮上却瞧不出来，有些长得极丑怪的.味道倒甜.可是难看的又未必一定甜，只有亲口试了才知。十个果子九个苦，因此大家从来不去吃它。”杨过心想：”她说的虽是情花，却似是在比喻男女之情。难道相思的情味初时虽甜，到后来必定苦涩么？难道一对男女倾心相爱，到头来定是丑多美少吗？难道我这般苦苦的

念着姑姑，将来……”

他一想到小龙女，突然手指上又是几下剧痛，不禁右臂大抖了几下，才知那女郎所说果然不虚。那女郎见了他这等模样。嘴角微微一动，似乎要笑，却又忍住。这时朝阳斜射在她脸上。只见她眉目清雅，肤色白里泛红，甚是娇美。杨过笑道：“我曾听人说故事，古时有一个甚么园王，烧烽火戏弄诸侯，送掉了大好江山，不过为求一个绝代佳人之一笑。可见一笑之难得，原是古今相同的。”那女郎给杨过这么一逗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格格一声，终于笑了出来。

杨过见她一直冷冰冰的，心存三分忌惮，此时这么一笑，二人之间的生分隔阂登时去了大半。杨过又道：“世上皆知美人一笑的难得，说甚么一笑倾城，再笑倾国，其实美人另有一样，比笑更是难得。”那女郎睁大了眼睛，问道：”那是甚么？”杨过道：“那便是美人的名字了。见上美人一面已是极大的缘份，要见她嫣然一笑，那便须祖宗积德，自己还得修行三世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女郎又已格格笑了起来。杨过仍是一本正经的道：“至于要美人亲口吐露芳名，那真须祖宗十八代广积阴功了。”

那女郎道，“我不是甚么美人，这谷中从来没一人说过我美，你又何必取笑？”杨过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唉，怪不得这山谷叫做绝情谷。但依我之见，还是改一个名字的好。”那女郎道：“改甚么名字？”杨过道：“应该称作盲人谷。”女郎奇道，“为甚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你这么美丽，他们却不称赞你，这谷中所居的不都是瞎子么？”

那女郎又是格格娇笑。其实她容貌虽也算得上等，但与小龙女相比固然远为不及，较之程英之柔、陆无双之俏，似乎微见逊色，只是她秀雅脱俗，自有一般清灵之气。她一生之中确是无人赞过她美貌，因她门中所习功夫近乎禅门，各人相见时都是冷冰冰的不动声色，旁人心中纵然觉她甚美，决无哪一个胆敢宣之于口。今日忽遇杨过，此人却生性跳脱，越是见她端严自持，越是要逗她除却那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无情神态。她听了杨过之言，心中喜欢，笑道：“只怕你自己才是瞎子，将一个丑八怪看作了美人。”

杨过板着脸道：“我看错了也说不定。不过这谷中要太平无事，你原是笑不得的。”那女郎奇道：“为甚么？”杨过道：“古人说一笑倾人城，再笑倾人国，其实是写了个别字。这个别字非国土之国，该当是山谷之谷。”

那女郎微微弯腰，笑道：“多谢你，别再逗我了，好不好？”杨过见她腰肢袅娜，上身微颤，心中不禁一动，岂知这一动心不打紧，手指尖上却又一阵剧痛。

那女郎见他连连挥动手指，微感不快，嗔道：“我跟你说话儿，你却去思念你的意中人。”杨过道：“冤枉啊冤枉，我为你手指疼痛，你却来怪我。”

那女郎满脸飞红，突然发足急奔。

杨过一言出口，心中已是懊悔：“我既一心一意向着姑姑，这不规不矩的坏脾气却何以始终不改？杨过啊杨过，你这小坏蛋可别再胡说八道了。”

他天性中实带了父亲的三分轻薄无赖，虽然并无歹意，但和每个少女调笑几句，招惹一下，害得人家意乱情迷，却是他心之所喜。

那女郎奔出数丈，忽地停住，站在一株情花树下面，垂下了头呆呆出神，过了一会，回过头来，微笑道：“若是一个丑八怪把名字跟你说了，那定是你祖宗十八代坏事做得太多，以致贻祸子孙了。”杨过走近身去，笑道：“你偏生爱说反面话儿。我祖宗十八代做了这许多好事，到我身上，总该好有好报罢。”这几句话还是在赞对方之美。她脸上微微一红，低声道：“说便跟你说了，你可不许跟第二个说，更不许在旁人面前叫我。”杨过伸了伸舌头道：“唐突美人，我不怕绝子绝孙么？”

那女郎又是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爹爹复姓公孙……”她总是不肯直说己名，要绕个弯儿。杨过插嘴道：“但不知姑娘姓甚么？”那女郎抿嘴笑道：“那我可不知道啦。我爹爹曾给他的独生女儿取个名字，叫做绿萼。”杨过赞道：“果然名字跟人一样美。”

公孙绿萼将姓名跟杨过说了，跟他又亲密了几分，道：“待会儿爹爹要请你相见，你可不许对我笑。”杨过道：“笑了便怎地？”公孙绿萼叹道：“唉，若是他知道我对你笑过，又知我将名字跟你说了，真不知会怎样罚我呢？”杨过道：“也没听见过这样严厉的父亲，女儿对人笑一下也不行。这般如花似玉的女儿，难道他就不爱惜么？”

公孙绿暮听他如此说，不禁眼眶一红，道：“从前爹爹是很爱惜我的，但自我六岁那年妈妈死后，爹爹就对我越来越严厉了。他娶了我新妈妈之后，不知还会对我怎样？”说着流下了两滴泪水。杨过安慰道，“你爹爹婚后心中高兴，定是待你更加好些。”绿萼摇头道：“我宁可他待我更凶些，也别娶新妈妈。”

杨过父母早死，对这般心情不大了然，有意要逗她开心，道：“你新妈妈一定没你一半美。”绿萼忙道：“你偏说错了，我这新妈妈才真是美人儿呢。爹爹可为她……为她……昨儿我们把那姓周的老头儿捉了来，若不是爹爹忙着安排婚事，决不会再让这老顽童逃走。”杨过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老顽童又逃走了？”绿萼秀眉微蹙，道：“可不是吗？”

二人说了一阵子，朝阳渐渐升高。绿萼暮地惊觉，道：“你快回去罢，别让师兄们撞见我们在一起说话，去禀告我爹爹。”杨过对她处境油然而生相怜之意，伸左手握住了她手，右手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，意示安慰。

公孙绿萼眼中露出感激之色，低下头来，突然满脸红晕。杨过生怕想到小龙女，手指又痛，快步回到所居的石屋。

他尚未进门，就听得马光佐大叫大嚷，埋怨清水青莱怎能果腹，又说这些苦不苦、甜不甜的花瓣也叫人吃，那不是谋财害命么？尹克西笑道：“马兄，你身上有甚么宝贝，当真得好好收起，我瞧这谷主哪，有点儿不怀好意。”

马光佐不知他是取笑。连连点头称是。杨过走进屋去，只见石桌上堆了几盘情花的花瓣，人人部吃得愁眉苦脸，想起连金轮法王这大和向也受情花之累，不禁暗暗好笑。

他拿起水杯来喝了两口，只听门外脚步声响，走进一个绿衫人未，拱手躬身，说道：“谷主有请六位贵客相见。”

法王、尼摩星等人均是一派宗师，不论到甚么处所，主人总是亲自远迎，连大蒙古国四王子忽必烈也是礼敬有加，却不道来到这深山幽谷之中，主人却如此大剌剌的无礼相待，各人都是心头有气，均想：“待会儿见到这鸟谷主，可要他知道我的厉害。”

六人随着那绿衫人向山后走去，行出里许，忽见迎面绿油油的好大一片竹林。北方竹子极少，这般大的一片竹林更是罕见。七人在绿竹莫中穿过，闻到一阵阵淡淡花香，登觉烦俗尽消，穿过竹林，突然一阵清香涌至，眼前无边无际的全是水仙花。原来地下是浅浅的一片水塘，深不逾尺，种满了水仙。这花也是南方之物，不知何以竟会在关洛之间的山顶出现？法王心想：“必是这山峰下生有温泉之类，以致地气奇暖。”

水塘中每隔四五尺便是一个木桩，引路的绿衫人身形微晃，纵跃踏桩而过。六人依样而为，只有马光佐身躯笨重，轻功又差，跨步虽大，却不能一跨便四五尺，踏倒了几根木桩之后，索性涉水而过。

青石板路尽处，遥见山阴有座极大石屋。七人走近，只见两名绿衫憧儿手执拂尘，站在门前。一个僮儿进去禀报，另一个便开门迎客。杨过心道：“不知谷主是否出门迎接？”思念未定，石屋中出来一个身穿绿袍的长须老者。

这老者身材极矮，不逾四尺，五岳朝天，相貌清奇，最奇的是一丛胡子直垂至地，身穿墨绿色布袍，腰束绿色草绳，形貌极是古怪。杨过心道：“这谷主这等怪模怪样，生的女儿却美。”那老者向六人深深打躬，说道：“贵客光临，幸何如之，请入内奉茶。”

马光佐听到这个“茶”字，眉头深皱，大声道，“喝茶么！甚么地方没茶了？又何必定要到这里来？”长须老者不明其意，向他望了一眼，躬身让客。

尼摩星心想：“我是矮子，这里的谷主却比我更矮。矮是你矮，武功却是看谁强。”他抢前先行，伸出手去，笑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”拉住了老头的手，随即手上使劲。余人一见两人伸手相握，各自让开几步，要知两大高手较劲，非同小可。

尼摩星手上先使两分劲，只觉对方既不还击，亦不抗拒，微感奇怪，又加了两分劲，但觉手中似乎握着一段硬木。他跟着再加两分劲，那

老者脸上微微闪过一阵绿气，那只手仍似木头一般僵直。尼摩呈大感诧异，最后几分劲不敢再使将出来，生怕全力施为之际，对方突然反击，自己抵挡不注，当下哈哈一笑，放脱了他的手。

金轮法王走在第二，见了尼摩星的情状，知他没能试出那老者的深浅，心想对方虚实不明，自己不必妄自出手，当下双手合十，大大方方的走了进去。潇湘子、尹克西二人鱼贯而入，更其次是马光佐。他见那老者长须垂地，十分奇特，他一早没吃过甚么东西，几朵情花只有越吃越饿，这时饥火与怒火交迸，进门时突然伸出大脚，往那老者长须上端去，一脚将他的须尖踏在足底。那老者不动声色，道：“贵客小心了。”马光佐另一只脚也踏到了他须上，道：“怎么？”那老者微一摇头，马光佐站立不稳，猛地里仰天一交摔倒。这样一个巨人摔将下来，实是一件大事。杨过走在最后，急忙抢上两步，伸掌在他屁股上一托，掌上发劲，将他庞大的身躯弹了进去。马光佐站桩立稳，双手摸着自己屁股发楞。

那老者恍若未见，请六人在大厅上西首坐下，朗声说道：“贵客已至，请谷主见客，”杨过等都是一惊：“原来这矮子并非谷主。”

只见后堂转出十来个绿衫男女，在左边一字站开，公孙绿萼也在其内。

又隔片刻，屏风后转出一人，向六人一揖，随随便便的坐在东首椅上。’那长须老者垂手站在他椅子之侧。瞧那人的气派，自然是谷主了。

那人四十五六岁年纪，面目英俊，举止潇洒，只这么出厅来一揖一坐，便有轩轩高举之概，只是面皮蜡黄，容颜枯槁，不似身有绝高武功的模样。

他一坐下，几个绿衣童子献上茶来。大厅内一切陈设均尚绿色，那谷主身上一件袍子却是崭新的宝蓝缎子，在万绿之中，显得甚是抢眼。

谷主袍袖一拂，端起茶碗，道：“贵客请用茶。”马光佐见一碗茶冷冰冰的，水面上漂浮着两三片茶叶，想见其淡无比，发作道：“主人哪，你肉不舍得吃，茶也不舍得喝，无怪满脸病容了。”那谷主皮肉不动，喝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本谷数百年来一直茹素。”马光佐道：“那有甚么好处？可是能长生不老么？”谷主道：“自敝祖上于唐玄宗时迁未谷中隐居，茹素之戒，子孙从不敢破。”

金轮法王拱手道：“原来尊府自天宝年间便已迁来此处，真是世泽绵长了。”谷主拱手道：“不敢。”

潇湘子突然怪声怪气的道：“那你祖宗见过杨贵妃么？”这声音异常奇特。尼摩星、尹克西等听惯了他说话，均觉有异，部转头向他脸上瞧去。一看之下，更是吓了一跳，只见他脸容忽地全然改变，他本来生就一张僵尸脸，这时显得更加诡异。法王、尼摩星等心下暗自忌惮，均想：“原来此人的内功竟然如此厉害，连容貌也全变了。他暗自运功，是要立时发难，对这谷主一显颜色么？”各人想到此处，各自戒备。

只听谷主答道：“敝姓始迁祖当年确是在唐玄宗朝上为官，后见杨国忠混乱朝政，这才愤而隐居。”满湘子咕咕一笑，说道：“那你祖宗一定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大厅上人人变色。这句话自是向谷主下了战书，顷刻间就要动手。法王等都觉诧异：“这潇湘子本来极为阴险，诸事都让旁人去挡头阵，今日怎地如此奋勇当先？”

那谷主并不理睬，向站在身后的长须老头一拂手。那老者大声道：“谷主敬你们是客，以礼相待，如何恁地胡说？”

潇湘子又是咕咕一笑，怪声怪气的道：“你们老祖宗当年非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不可，倘若没喝过，我把头割下来给你。”马光佐大感奇怪，问道：“潇湘兄，你怎知道？难道你当日一起喝了？”潇湘子哈哈大笑，声音又是一变，说道：“要不是喝洗脚水喝反了胃，怎么不吃荤腥？”马光佐鼓掌大笑，叫道：“对了，对了，定是这个道理。”

法王等却眉头深皱，均觉潇湘子此言未免过火，想各人饮食自有习性，如何拿来取笑？何况六人深入谷中，眼见对方决非善类，就算动手较量，也该留下余地为是。

那长须老头再也忍耐不住，走到厅心，说道：“潇湘先生，我们谷中可没得罪你啊。阁下既然定要伸手较量，就清下场。”潇湘子道：“好！”只见他连人带椅跃过身前桌子，登的一声，坐在厅心，叫道：“长胡子老头，你叫甚么名字？你知道我名字。我可不知道你的，动起手来太不公平。这个眼前亏我是万万吃不起的。”这几句话似通非通，那长须老人更增怒气，只是他见潇湘子连椅飞跃这手功夫飘逸灵动，非同凡俗，戒心却又深了一层。

那谷主道：“你跟他说罢，不打紧。”

长须老人道：“好，我姓樊，名叫一翁，请站起来赐招罢。”潇湘子道：“你使甚么兵器，先取出来给我瞧瞧。”樊一翁道：“你要比兵刃？那也好。”

右足在地下一顿，叫道：“取来！”两名绿衣童子奔入内室，出来时肩头扛了一根长约一丈一尺的龙头钢杖。杨过等都是一惊：“如此长大沉重的兵刃，这矮子如何使用？”只见潇湘子理也不理，从长袍底下取出一柄极大的剪刀，说道：“你可知道这剪刀用来干甚么的？”

众人见了这把大剪刀不过觉得希奇，杨过却是大吃一惊，他也不用伸手到衣囊中去摸，背脊微微一挺，便察觉囊中大剪刀已然失去，心想：“这大剪刀是冯铁匠给我打的，原本要用以剪断李莫愁的拂尘，怎么这僵尸竟在夜中偷偷摸了去，我可半点也没知觉？”

樊一翁接过钢杖，在地下一顿。石屋大厅极是开阔，钢杖一顿之下，震出嗡嗡之声，加上四壁回音，实是声势非凡。

潇湘子右手拿起剪刀，手指尽力撑持，方能使剪刀开合，　叫道，“喂，矮胡子，你不知我这宝剪的名字，可要我教你？”樊一翁怒道：“你这般旁门左道的兵刃，能有甚么高雅名字了。”潇湘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名字确是不雅，这叫做狗毛剪。”杨过心下不快：“我好好一柄剪刀，谁要你给取这样一个难听名字。”只听潇湘子又道：“我早知这里有个长胡子怪物，因此去定造了这柄狗毛剪，用来剪你的胡子。”

马光佐与尼摩星纵声大笑，尹克西与杨过也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只有金轮法王端严自持，和那谷主隔坐相对，两人竟似没有听见。

樊一翁提起钢杖，微微一摆，激起一股风声，说道：“我的胡子原嫌太长，你爱做剃头的待诏，那是再好也没有，请罢！”

潇湘子抬头望着大厅的横梁，呆呆出神，似乎全没听到他的说话，猛地里右臂闪电般向前伸出，喀的一响，大剪刀往他胡子上剪去。樊一翁万料不到他身坐椅子，竟会斗然发难，危急中不及闪避，钢杖急撑，身子向上跃起，一个筋斗翻高丈余，钢杖却仍是支在地下。潇湘子这一下发动极快，樊一翁也闪得甚是迅捷，这一剪一避，两位高手在一霎之间都露了上乘武功。但樊一翁终于吃亏在给对方攻了个措手不及，虽然让开了这一剪，还是有三茎胡子给剪刀尖头剪断了。

潇湘子甚是得意，左于提起胡子，张口一吹，三茎胡子向桌上自己那碗茶飞去，乒乓一声，茶碗落在地下打得粉碎。杨过等皆知潇湘子故弄玄虚，推落茶碗的只是他所吹的那一口劲气。马光佐却不明其理，只道三根胡子被他这么一吹，竟能生出恁大力量，大声叫道：”潇湘子，你的胡子好厉害啊！”

潇湘子哈哈一笑，剪刀一开一夹，叫道：“矮胡子，你想不想再试试我的狗毛剪？”

众人见他虽然纵声长笑，脸上却是皮肉不动，越来越是惊异，心想：“内功练到上乘境界，原可喜怒不形于色，甚至无嗔无喜，但如他这般笑得极为喜欢，脸上却是阴森可怖，实是从所未见。”他脸色实在太过难看，众人只瞧上一眼，便即转头。

樊一翁连遭戏弄，怒火大炽，向谷主躬身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今日不能再以敬客之礼待人了。”杨过甚是奇怪：“这矮子年纪比谷主老得多，怎地称他师父？”那谷主微微点头，左手轻摆。樊一翁挥动钢杖，呼的一声，往潇湘子坐椅上横扫过去，他身子虽矮，却是神力惊人，这重逾百斤的钢杖挥将出来，风声甚是劲急。

杨过等虽与潇湘子等同来，但他真正功夫到底如何，却也不甚了然，当下凝神观看二人拚斗，眼见那钢杖离椅脚不到半尺，潇湘子左臂垂下，竟然伸手去抓杖头，同时剪刀张开，又去剪对方长须。樊一翁怒极，心想：“你竟如此小觑于我！”脑袋一侧，长须甩开，钢杖却仍往他手上扫去，这一下正好击中他的手掌。众人“噫”的一声，同时站起，均想这一下潇湘子手掌定受重伤。樊一翁却感钢杖犹如击在水中，柔若

无物，心知不妙，急忙收杖，哪知潇湘子手腕斗翻，已然抓注了杖头。

樊一翁只觉对方立即向里拉夺，当下将钢杖向前疾送，这一挺力道威猛，眼见潇湘子非离椅不可，不料他突然间又是连人带椅的跃起，向左一让，钢杖登时落空，但他手指却也不得不放开了杖头。樊一翁左手在头顶一转，钢杖打个圈子，往敌人头上挥击过去。潇湘子有意卖弄，连人带椅的跃高丈许，竟从钢杖之上越过。众人见这手功夫既奇特又轻捷，他虽身在椅中，实与空身无殊，都是不自禁的喝了一声采。

樊一翁见对手功夫如此高强，全神接战，将一根钢杖使得呼呼风响，心知要打中他身子大是不易，但若打碎他的坐椅，也是占了先着。哪知潇湘子的武功竟尔神出鬼没，右手剪刀忽张忽合，不往往他长胡子上招呼，左手却使出擒拿手法乘隙夺他钢杖。二人在大厅中翻翻滚滚，转瞬间斗了数十合，似乎是旗鼓相当，不分胜败，其实满湘子身不离椅，全不将对手放在眼里。

法王等心中暗惊：“瞧不出这僵尸般的怪物，竟有这等了不起的手段？”

又斗数合，樊一翁的钢杖尽是着地横扫的招数，潇湘子连人带椅的纵跃闪避，只听椅脚忽上忽落，登登乱响，越来越快。谷主忽地叫道：“别打椅子，否则你对付不了。”樊一翁一怔，登时省悟：“他坐在椅上，我才勉强与他战成平手。若是他双脚着地，只怕用不了几招，我胡子就给他剪去。”

突然杖法一变，狂舞急挥，但见一团银光之中裹着个长胡子的绿袍矮子，银光之外却是个僵尸般的人形坐在椅中跳蹦不定，洵是罕见奇观。

那谷主瞧出潇湘子存心戏弄，再斗下去，樊一翁定要吃亏，当下缓步离席，说道：“一翁，你不是这位高人对手，退下罢。”樊一翁听到师父吩咐，大声答应：“是！”钢杖一挺，正要收招跃开，潇湘子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身子离椅飞起，往他钢杖上直扑下去。只听喀喇一响，一张椅子登时被钢杖打得粉碎，杖身却已被潇湘子左手抓住，左足踏定，同时大剪张开，已将樊一翁颊下长须夹入刃口，只须剪刀一合，这丛美髯就不保了。

哪知道樊一翁留下这把长长的胡子，其实是一件极厉害的软兵刃，用法与软鞭、云帚、链子锤是同一的路子，只见他脑袋微晃，胡子倒卷，早已脱出剪口，倒反过来卷住剪刀，脑袋向后一仰，一股大力将剪刀往上扯夺。潇湘子大叫：“啊哟，老矮子，你的胡子真是厉害，我潇湘子可服了你啦。”

一个长须缠住剪刀，一个左手抓注钢杖，一时纠缠不决。潇湘子哈哈大笑，只叫：“有趣，有趣！”

突然大门口灰影晃动，一条人影迅捷异常的抢将进来，双掌齐出，突往潇湘子背后推去。谷主喝道：“是谁？”眼见这一下偷袭又快又猛，势必得手，潇湘子左掌成杖回转，往敌人时底一托，立时便将他掌力化解了，那人怒道：“贼厮鸟，跟你挤个你死我活！”

杨过等向他望去，惊奇不已，同声叫道：“潇湘子！”原来这进门偷袭的人却也是潇湘子。何以他一人化二？又何以他向自己的化身袭击？众人一时都是茫然不解。

再定神看时，与樊一翁纠缠的那人明明穿着潇湘子的服色，衣服鞋帽，半点不错，脸孔虽然也是僵尸一般，面目却与潇湘子原来的相貌全然不同。

后来进厅那人面目是对了，却穿了谷中众人所服的绿衫绿裤，只见他双手犹如鸟爪，又向拿剪刀的潇湘子背心抓去，叫道：“施暗算的称甚么英雄好汉？”

樊一翁斗见来了帮手，那人穿的虽是谷中服色，却非相识，微感惊讶，绰杖退在一边，但见两个僵尸一般的人砰砰嘭嘭，斗在一起。

杨过此刻早已猜到，持剪刀那人定是偷了自己的人皮面具，戴在脸上，又掉换了潇湘子的衣衫，混到大厅中来胡搅，只因潇湘子平时的面相就和死人一般，初时谁都没瞧出来。杨过虽然时戴人皮面具，但戴上之后的相貌如何，自己却是不知，程英戴了面具的模样他又不敢多看，竟破这人瞒过。他凝神看了片刻，认明了持剪刀那人的武功，叫道：“周伯通，还我的面具剪刀。”说着跃到厅心，伸手去夺他手中大剪。

原来此人正是周伯通。他一个没留神，给绝情谷的四弟子用渔网擒住。

但他伸通广大，四人微一疏忽，立时破他破网逃出。他躲在山石之后，存心要在谷中闹个天翻地翟，邹见杨过等一行六人到来，到得晚问，他暗施偷袭，点了满湘子的穴道，将他移出石屋，除了他的衣服自行穿上。只囚他轻功了得，来去无踪，潇湘子固然在睡梦中着了他的道儿，连法王等也是浑然不觉。

周伯通换过衣服之后，回到石屋中在杨过身畔卧倒。顺手偷了他背囊中的剪刀与面具。次晨众人醒转，竟然均未发觉。

潇湘子穴道被点，忙运内力自通，但周伯通点穴的手法厉害，直至三个时辰之后，四肢方能运转如意。那时他身上只剩下贴肉的短衫小衣，自是恼怒已极，见到谷中一个绿衫子弟走过，立即将之打倒，换了他的衣裤鞋袜，赶到大石屋中来。只见一人穿了自己的衣服正与樊一翁恶斗，当真是怒不可遏，连挥双掌，恶狠狠的向他扑击。

周伯通见杨过上来抢夺剪刀，当即运起左右互搏之技，左掌忽伸忽缩，对付杨过，右手剪子或开或合，却将潇湘子逼得不敢近身。那大剪刀张开来时，剪刃之间相距二尺来长，若是给他夹中头颈，收劲一合，一个脑袋登时就得和脖子分了家潇湘子虽然狂怒，却也不敢轻率冒进。

公孙谷主当见周伯通与樊一翁相斗之时，已是暗中惊佩，待见他双手分斗二人，宛然便是一人化身为二一般，自己所学的一门阴阳双刃功大与此略有相似之处，可怎能当真如他这般一心二用？又见潇湘子双爪如铁，出招狠辣，杨过却是风仪闲雅，姿形端丽.举手投足间飘飘有出尘之想，寻思：“天下之人，能人辈出。两个老儿固然了得，这少年功力虽浅，身法拳脚却也秀气得紧。”当下朗声说道：”三位且请住手。”

杨过与潇湘子同时向后跃开，周伯通拉下人皮面具，连剪刀向杨过掷去，叫道：“玩得够了，我去也！”双足一登，疾往梁上窜去。

谷中弟子见他露出本来面目，无不哗然。公孙绿萼叫道：“爹爹，便是这老头儿！”周伯通横骑梁上，哈哈大笑，屋梁离地有三丈来高，厅中虽然好手甚多，但要这般一跃而上，却均自愧不能。樊一翁是绝情谷的掌门大弟子，年纪还大过谷主，谷中除谷主之外数他武功第一，今日连遭周伯通戏弄，如何不怒？他身子矮小，精干攀援之术，身形纵起，已抱住了柱子，犹似猿猴般爬了上去。周伯通最爱有人与他胡闹，眼见樊一翁爬上凑趣，正是投其所好，不等他爬到梁上，已伸出手来相接。

樊一翁哪知他存的是好心，见他右手伸出，便伸指直戳他腕上“大陵穴”。

周伯通手腕上微有知觉，立即闭住穴道，放松肌肉。樊一翁这一指犹如戳在棉花之中，急忙缩手，周伯通手掌疾翻，在他手背上拍的打了一下，声音极是清脆，叫道：“一箩麦，二箩麦，哥哥弟弟拍大麦！”樊一翁怒极，脑袋一晃，长须向他胸口疾甩过去。周怕通听得风声劲急，左足一撑，身子荡开，左手攀住横梁，全身悬空，就以打秋千般来回摇晃。

潇湘子心知樊一翁决非他的对手，纵然自己上去联手而斗，也未必能胜，转头向尼摩星和马光佐道：“尼马二兄，这老儿将咱们六人全不瞧在眼内，实是欺人太甚，”尼摩星性子暴躁，受不得激，马光佐脑筋迟钝，是非不明，听他说“将咱们六人全不瞧在眼内”，只道当真如此，齐声怒吼，纵身跃向横梁，去抓周伯通双脚。周伯通左一脚，右一脚，踢向尼马二人手掌。

潇湘子向尹克西冷冷的道：“尹兄，你当真是袖手旁观吗？”尹克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潇湘兄先上，小弟愿附骥尾。”潇湘子一声怪啸，四座生寒，突然跃将起来。但见他双膝不弯，全身僵直，双臂也笔直的前伸，向周伯通小腹抓去。

周伯通见他双爪袭到，身子忽缩，如狸奴般卷成一球，抓住横梁的左手换成了右手。潇湘子双爪落空，在空中停留不住，落下地来。他全身犹似一根硬直的木材，足底在地下一登，又窜了上去。樊一翁在横梁上挥须横扫，潇湘子、尼摩星、马光佐三人此起彼落，此落彼起，不住高跃仰攻。

尹克西笑道：“这老儿果真身手不凡，我也来赶个热闹。”伸手在怀中一探，斗然间满厅珠光宝气，金辉耀眼，手中已多了一条软鞭。这软鞭以金丝银丝绞就，镶满了珠玉宝石，如此豪阔华贵的兵刃，武林中只怕就此一件而已。金丝珠鞭霞光闪烁，向周伯通小腿缠去。

杨过瞧得有趣，心想："这五人各显神通围攻老顽童，我若不出奇制胜，不足称能。"心念一动，将人皮面具戴在脸上，学着潇湘子般怪啸一声，拾起樊一翁抛在地下的钢杖，一撑之下，便已借力跃在半空。钢杖本已有一丈有余，再加上这一撑，他已与周伯通齐头，大叫："老顽童，看剪！"大剪刀往他白胡子上剪去。

周伯通大喜，侧头避过剪刀，叫道："小兄弟，你这法儿有趣得紧。"

杨过道："老顽童，我没得罪你啊，干么开我玩笑？"周伯通笑道："有来有往，你半点也没吃亏，反而占了便宜。"杨过一怔，道："甚么有未有往？"

周伯通笑道，"现下我要卖个关子，不跟你说。"眼见尹克西的金丝鞭击到，当即伸手抄去。尹克西软鞭倒卷，欲待反击对方背心，身子却已落了下去。

周伯通道："你这根死赤练蛇，花花绿绿的倒也好玩。"此时樊一翁的长须也已挥将过来，他双手攀住横梁，全凭一把胡子击敌。

周伯通笑道："大胡子原来还有这用处？"学他模样，也将颊下长须甩将过去，但他胡子既远较樊一翁的为短，又没在胡子上练过功夫，这一甩全不管用，刷的一下，却给对方胡子打中了脸颊，脸上登时起了丝丝红痕，热辣辣的好不疼痛，若非他内力深厚，登时就会晕去。老顽童吃了一下苦头，却不恼怒，对樊一翁反大生钦佩之意，说道："长胡子，我的胡子不及你，我认输，咱们不必比了。"

樊一翁一招得手，却是见好不收，又是一胡子甩将过去。周伯通不敢再用胡子去和他对战，左手使出"空明拳"拳招，虚飘飘的挥拳打出，拳风推动樊一翁的胡子向右甩去，适逢马光佐纵身攻到，长胡子正好拂在他的脸上。

马光佐双眼被遮，两手顺势抓住胡子。樊一翁的胡子本来舒卷自如，但被周伯通的拳风激得失却控纵之力，竟然落入马光佐掌中。他一惊之下用力夺回，却破马光佐使出蛮力，抓注了牢牢不放，身子下落时顺势一拉，二人一齐摔下地来。

马光佐皮粗肉厚，倒也不怎么疼痛。樊一翁摔在他的身上，怒道："你怎么啦.还不放手？"马光佐摔得虽然不痛，给这矮子双足在小腹一撑，却有点经受不起，也是怒气勃发，喝道："我偏不放，瞧你怎么？"说着手腕急转，竟将他胡子在臂上绕了几转。樊一翁劈面一掌，马光佐侧头避让，哪知对方这掌却是虚招，左手砰的一拳，正中鼻梁。马光佐哇哇大叫，回击一拳。说到武功，原是樊一翁高出甚多，苦在胡子缠于敌臂，难以转头，这一拳竟也被他击中颧骨。一高一矮，便在地下砰砰嘭嘭的打将起来，樊一翁虽然在上，却脱不出对方纠缠。

金轮法王见厅上乱成一团，自己六人同来，已有五人出手，仍然奈何不了一个老顽童，未免脸上无光，呛啷啷两声响亮，从怀中取出一个银轮，一个铜轮，一个自左至右，一个自右至左，划成两道弧光，向周伯通袭去。双轮在空中当郎急响，声势惊人。

周伯通不知厉害，说道："这是甚么东西？"伸手去抓。杨过大叫："抓不得！"挥手将钢杖掷了上去，当的一声巨响.又粗又长一根钢杖给铜轮激得直飞到墙角，打得石墙火光四溅，石屑纷飞。铜轮回飞过来，法王左手一拨，轮子又急转着向横梁上旋去。

这么一来，周伯通才知这个和尚甚不好惹，心想他们众人联手，自己抵挡不了，一个筋斗翻下地来，叫道："各位请了，老顽童失陪，赶明儿咱们再玩。"说着奔向厅口，却见四个绿衫人张着一张渔网拦在门前。周伯通吃过这渔网的苦头，叫道："不好！"纵身欲从东窗跃出，眼看绿影晃动，又是一张渔网罩将过来。

周伯通跃回厅心，只见东南西北四方均有四名绿衫人张开渔网挡住去路。周伯通又即跃上横梁，一招"冲天掌"在屋顶上打了个大洞，待要从洞中钻出，一抬头，却见上面也罩了一张渔网。他无路可走，翻身下地，指着谷主笑道："黄脸皮老头儿，你留住我干么啊？要我陪你玩耍吗？"

公孙谷主淡淡的道，"你只须将取去的四件物事留下，立时放你出谷。"

周伯通奇道："咦！我要你的臭东西有甚么用？就算本领练到如你这般，好希罕么？"公孙谷主缓缓走到厅心，右袖拂了拂身上的灰尘，左袖又拂了一拂，说道："若非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便得向你领教几招。你还是留下谷中之物，好好的去罢。"

周伯通大怒，叫道："这么说，你硬栽我偷了你的东西啦。呸，你这穷山谷中能有甚么宝贝了？"说着便解衣服，一件件的脱将下来，手脚极其快捷，片刻之间已赤条条的除得精光。公孙谷主连声喝阻，他哪里理睬，将衣裤里里外外翻了一转，果然并无别物。厅上众女弟子均感狼狈，转过了头不敢看他。这一下却也大出谷主意料之外，他书房、丹房、芝房、剑房中每处失去的物事都甚要紧，非追回不可，难道这老顽童当真并未偷去？

他正自沉吟。周伯通拍手叫道："瞧你年纪也已一大把，怎地如此为老不尊？说话口不择言，行事颠三倒四，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此丑事，岂非笑掉了旁人牙齿？"这几句话其实正该责备他自己，不料却给他抢先说了，只听得公孙谷主啼笑皆非，倒也无言可对，见樊一翁与马光佐兀自在地下缠打不休，于是喝道："一翁起来，别再跟客人胡闹。"

周伯通笑道："长胡子，你这脾气我很喜欢，咱二老大可交交啊。"其实樊一翁一生端严稳重，今日与马光佐厮打实是迫不得己，他早已数次欲待站起，苦干胡于给对方缠在手臂之上，无法脱身。

公孙谷主眉头微皱，指着周伯通道："说到在大庭广众之间，行事惹人耻笑，只怕还是阁下自己。"周伯通道："我赤条条从娘肚子中出来，现下赤身露体，清清白白，有甚么不对了？你这么老了，还想娶一个美貌的闺女为妻，嘿嘿，可笑啊可笑！"这几句话犹似一个大铁锤般打在谷主胸口，他焦黄的脸上掠过一片红潮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周伯通叫道："啊哟，不好，没穿衣服，只怕着凉。"突然向厅口冲去。

厅中四个绿衫弟子只见人形一晃，急忙移动方位，四下里兜将上去，将他裹在网中。只觉他在网中猛力挣扎，四人将渔网四角结住，提到谷主面前，那渔网是极坚韧极柔软的金丝铸成，即是宝刀宝剑，也不易切割得破。四人兜网的手法十分奇特迅捷，交叉走位，遮天蔽地的撒将过来，纵是极强的高手也难应付，所差的是必须四人共使，若是单打独斗就用它不着。四人一兜成功，大是得意，却见谷主注视渔网，脸上神色不善，急忙低头看时，登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七手八脚解开金丝网，放出两个人来，却是樊一翁与马光佐。

原来周伯通脱光了衣服，谁也没防到他竟会不穿衣服而猛地冲出。他身法奇快，兜手抄起地下正自缠斗的樊马二人，丢入网中。乘着四弟子急收渔网，他早已窜出。这一下虚虚实实，声东击西，端的是神出鬼没。

老顽童这么一闹，公孙谷主固是脸上无光，连金轮法王等也是心中有愧，均想：自己在称武林中的一流好手，合这许多人之力，尚且擒不住这样疯疯癫癫的一个老头儿，也算得无能之至。只有杨过甚感欣喜，他对周伯通极是佩服，心想他若失手被擒，我定要设法相救，现下他能自行脱逃，那就再好也没有了。

法王本拟查察这谷主是何来历，但经周伯通一阵捣乱，觉得再耽下去也无意味，与潇湘子、尹克西两人悄悄议论了两句，站起身来拱手道："极蒙谷主盛情，厚意相待，本该多所讨教，但因在下各人身上有事，就此别过。"

公孙谷主本来疑心这六人与老顽童是一路的朋友，后见潇湘子与他性命相搏，法王、尹克西、杨过、尼摩星、马光佐各施绝技攻打，倒是颇有相助自己之意，于是拱手道："小弟有一件不情之请，不知六位能予俯允否？"

法王道："但教力之所及，当得效劳。"谷主道："今日午后，小弟续弦行礼，想屈各位大驾观礼。这山谷僻处穷乡，数百年来外人罕至，今日六位贵客同时降临，也真是小弟三生有幸了。"马光佐道："有酒喝么？"

公孙谷主待要回答，只见杨过双眼怔怔的瞪视着厅外，脸上神色古怪已极，似是大欢喜，又似是大苦恼。众人均感咤异，顺着他目光瞧去。只见一个白衣女郎缓缓的正从厅外长廊上走过，淡淡阳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，清清冷冷，阳光似乎也变成了月光。她睫毛下泪光闪烁，走得几步，泪珠就从她脸颊上滚下。她脚步轻盈，身子便如在水面上飘浮一般掠过走廊，始终没向大厅内众人瞥上一眼。

杨过好似给人点了穴道，全身动弹不得，突然间大叫："姑姑！"那白衣女郎已走到了长廊尽头，听到叫声，身子剧烈一震。轻轻的道："过儿，过儿，你在哪儿？是你在叫我吗？"回过头来，似乎在寻找甚么，但目光茫然，犹似身在梦中。

杨过从厅上急跃而出，拉住了她手，叫道："姑姑，你也来啦，我找得你好苦！"接着"哎唷"一声，却是手指上被情花小刺刺伤处辜地里剧痛难当。

那白衣女郎"啊"的一声大叫，身子颤抖，坐倒在地，合了双眼，似乎晕了过去。杨过叫道："咕姑，你……你怎么啦？"过了半晌，那女郎缓缓睁眼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阁下是谁？你对我是怎生称呼？"

杨过大吃一惊，向她凝目瞧去，却不是小龙女是谁？忙道："姑姑，我是过儿啊，怎……怎地你不认得我了么？你身子好么？甚么地方不舒服？"

那女郎再向他望了一眼，冷冷的道："我与阁下素不相识。"说着走进大厅，走到公孙谷主身旁坐下。杨过奇怪之极，迷迷惘惘的回进厅来，左手扶住椅背。

公孙谷主一直脸色漠然，此时不自禁的满脸喜色，举手向法王等人道："她便是兄弟的新婚夫人，已择定今日午后行礼成亲。"说着眼角向杨过淡淡一扫，似怪他适才行事莽撞，认错了人，以致令他新夫人受惊。

杨过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大声道："姑姑，难道你……你不是小龙女么？难道你不是我师父么？"那女郎缓缓摇头，说道："不是！甚么小龙女？"

杨过双手捏拳，指甲深陷掌心，脑中乱成一团："姑姑恼了我，不肯认我？只因咱们身处险地，她故弄玄虚？她像我义父一样，甚么事都忘记了？

可是义父仍然认得我啊。莫非世间真有与她一模一样之人？"只说，"姑姑，你……你……我……我是过儿啊！"

公孙谷主见他失态，微微皱眉，低声向那女郎道："柳妹，今日奇奇怪怪的人真多。"那女郎也不睬他，慢慢斟了一杯清水，慢慢喝了，眼光从金轮法王起逐一扫过，却避开了杨过，没再看他。众人但见她衣袖轻颤，杯中清水泼了出来溅上她衣衫，她却全然不觉。

杨过心下慌乱，榜惶无计，转头问法王道："我师父和你比过武的，你自然记得。你说我……我认错了人么？"

当这女郎进厅之时，法王早已认明她是小龙女，然而她却对杨过毫不理睬，心想定是这对少年男女闹甚么别扭，于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我也不大记得了。"小龙女与杨过联手使玉女素心剑法，令他遭受生平从所未有之大败，他想倘若这对男女龃龉反目，于自己实是大有好处，何必助他们和好？

杨过又是一愕，随即会意，心下大怒："你这和尚可太也歹毒。当你在山顶养伤之际，我出力助你，此时你却来害我。"恨不得立时便杀了他。

金轮法王见他失神落魄，眼中却露出恨恨之意，寻思："他对我已怀恨在心，留着这小子总是后患。今日他方寸大乱，实是除他的良机。"拱手向公孙谷主笑道："今日欣逢谷主大喜，自当观礼道贺，只是老衲和这几位朋友未携薄礼，未免有愧。"

公孙谷主听他说肯留下参与婚礼，心中大喜，对那女郎道："这几位都是武林高人，只须请到一位，已是莫大荣幸，何况请到了……请到了……"

他本想说"六位"，但觉杨过少年轻浮，适才见他与周伯通动手。姿式虽然美观，功力却是平平，料想武学修为华而不实，不能将他列于"武林高人"

之数，但若将他除外而只说"五位"，未免又过于着迹，微一踌躇，接口道："……请到了这众位英雄。"就没接下文。法王暗想："这谷主气派俨然，瞧他布渔网擒拿老顽童的阵势，武功智谋部甚了得，可是器量却小。杨过与小龙女说了这几句话，他就耿耿于怀。"

公孙谷主道："柳妹，这位是金轮法王……"一个个的说下去，最后说了杨过姓名。那女郎听到各人名号时只微微点头，脸上木然，似对一切全不萦怀，对杨过却是连头也不点，眼睛向着厅外。

杨过满脸胀得通红，心中已如翻江倒海一般，公孙谷主说甚么话，他半句也没听见。尼摩星、尹克西等本来不知他的渊源，只道他认错了人，以致有愧于心。

公孙绿萼站在父亲背后，杨过这一切言语举止却没半点漏过她的耳目，尽自思量："晨间他手指给情花刺伤，即遭相思之痛，瞧他此时情状，难道我这新妈妈便是他意中人么？天下事怎能有如此巧法？莫非他与这些人到我谷中，实是为我新妈妈而来？"侧头打量那"新妈妈"时，见她脸上竟无喜悦之意，亦无娇羞之色，实不似将作新嫁娘的模样，心下更是犯疑。

杨过胸口闷塞，如欲窒息，随即转念："姑姑既然执意不肯认我，料来她另有图谋，我当别寻途径试探真相。"于是站起身来，向谷主一揖，朗声说道："小子有位尊亲，与……与这位姑娘容貌极是相像，适才不察，竟致误认，还请勿罪。"

公孙谷主听到他这几句雍容有礼之言，立时改颜相向，还了一揖，说道："认错了人，那也是常情，何怪之有？只是……"顿了一顿，笑道："天下竟然另有一个如她这等容颜之人，那不仅巧合，也是奇怪之极了。"言下之意，自是说普天之下哪里还能有一个这般美貌的女子？杨过道："是啊，小子也是十分奇怪。小子冒昧，请问这位姑娘高姓？"

公孙谷主微微一笑，道："她姓柳。尊亲可也姓柳？"杨过道："那倒不是。"

心下琢磨："姑姑干么要改姓柳？"突然心念一动："啊，为的是我姓杨。"

念头这么一转，手指上又剧痛起来。

公孙绿萼见他痛楚神情，甚有怜惜之意，眼光始终不离他的脸庞。

公孙谷主向杨过凝视片刻，又向那白衣女郎望了一眼，只见她低头垂眉，一声不响，心中起疑，又想："刚才她听到这小子呼唤，我隐隐听到她似乎说'过儿，过儿，你在哪儿？是你在叫我么？'莫非她真是这小子的姑姑？

却何以不认他？"待要出言相询，但想眼下外人众多，此事待婚礼之后慢慢再问不迟，于是话到口边，却又缩回。

杨过又道："这位柳姑娘自非在谷中世居的了，不知谷主如何与她结识？"

古时女子本来决不轻易与外人相见，成亲吉日更加不会见客，但金轮法王等或是西域胡人，或为江湖异流，绝不拘泥俗礼，见那白衣女郎出来，也不以为奇，只是觉得她于良辰吉日兀自全身缟素，未免太也不伦不类；听得杨过询问谷主与她结识的经过，涉及旁人私情，却均觉不免过分。

公孙谷主却也正想获知他未婚夫人的来历，心道："这小子真的认识柳妹也未可知。"说道："杨兄弟所料不差。半月之前，我到山边采药；遇到她卧在山脚之下，身受重伤，气息奄奄。我一加探视，知她因练内功走火，于是救到谷中，用家传灵药助她调养。说到相识的因缘，实是出于偶然。"

法王插口道："这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。想必柳姑娘由是感恩图报，委身以事了。那真是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啊。"他这番话似是奉承谷主，用意却在刺伤杨过。

杨过一听此言，果是脸色大变，全身发颤，突然间喉头微甜，一口鲜血喷在地下。

那白衣女郎见此情状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急忙站起，伸手欲扶，但终于强自忍住，跟着也是一口鲜血吐在胸口，白衣上赤血殷然。

这柳姑娘正是小龙女的化名。她那晚在客店中听了黄蓉一席话后，心想若与杨过结成夫妇，累得他终身受世人轻视唾骂，自己于心不安，但若与他长在古墓中厮守，日子一久，他定会闷闷不乐，左思右想，长夜盘算，终于硬起心肠，悄然离去。但她对杨过实是情深爱重，如此毅然割绝，实系出于一片爱他的深意。心想若回古墓，他必来寻找，于是独自踽踽凉凉的在旷野穷谷之中漫游，一日独坐用功，猛地里情思如

潮，难以克制，内息突然冲突经脉，引得旧伤复发，若非公孙谷主路过将她救起，已然命丧荒山。

公孙谷主失偶己久，眼见小龙女秀丽娇美，实是生平所难想像，不由得在救人的心意上又加上了十倍殷勤。其时小龙女心灰意懒，又想此后独居，定然管不住自己，终不免重蹈覆辙，又会再去寻觅杨过，遗害于他，见公孙谷主情意缠绵、吐露求婚之意，当即忍心答允，心想此后既为人妇，与杨过这番孽缘自是一刀两断，兼之这幽谷外人罕至，料得此生与他万难相见。岂知老顽童突然出来捣乱，竟将他引来谷中。

小龙女此刻斗然与杨过相逢，当真是柔肠百转，难以自己，心想："我既已答允嫁与旁人，还是装作不识得他，任他大怒而去，终身恨我。以他这般才貌，何愁无淑女佳人相配？如此我虽伤心一世，却免得他日后受苦了。"

因此眼见杨过情急难过，她总是漠然不理，但心中凄恻，越来越是难忍，蓦地里见他呕血，又是怜惜，又是伤痛，不由得热血逆涌，喷将出来。

她脸色惨白，摇摇晃晃的侍要走入内堂，公孙谷主忙道："快坐着别动，莫震动了经脉。"转过头来，向杨过道："你出去罢，以后可永远别来了。"

杨过热泪盈眶，向小龙女道："姑姑，倘若我有不是，你尽可打我骂我，便是一剑将我杀了，我也甘心。可是你怎能不认我啊？"小龙女低头不语，轻轻咳嗽两声。

公孙谷主见他激得小龙女吐血，早已恼怒异常，总算他涵养功夫极好，却不发作，低沉着嗓子道："你再不出去，可莫怪我手下无情。"

杨过双目凝视着小龙女，哪去理睬这谷主，哀求道："姑姑，我答允一生一世在古墓中陪你，决不后悔，咱们一齐走罢。"

小龙女抬起头来，眼光与他相接，只见他脸上深情无限。愁苦万种，不由得心中摇动，心道："我这就随着他！"但立即想到："我与他分手，又非出于一时意气。好好恶恶，前后已思虑周详。眼下若无一时之忍，日后贻他终身之患。"于是将头转过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"我不认得你。你说些甚么，我全不明白。你好好的走罢！"

这几句话说得有气无力，可是言语中充满着柔情蜜意，除了马光佐是个浑人、全无知觉之外，厅上人人皆知她对杨过实怀深情，这几句话乃是违心之言。

公孙谷主不由得醋意大作，心想："你虽允我婚事，却从未对我说过半句如此深情的言语。"侧目瞪了杨过一眼，但见他眉目清秀，奖气勃勃，与小龙女确是一对少年璧人。寻思："瞧来他二人定是一对情侣。只因有甚言语失和，柳妹才愤而允我婚事，实则对这小子全未忘情。'姑姑'、'师父'甚么的，定是他二人平素调情时的称谓。这小子年纪比柳妹大着几岁，怎能当真叫她'姑姑'、'师父'？"想到此处，目光中更露愤恨之色。

樊一翁对师父最是忠心，见他一直孤寂寡欢，常盼能有甚么法子为他解闷才好，日前见师父救回一个美貌少女，而这少女又允下嫁，他心中的喜欢几乎不逊于乃师，此时突见杨过出来阻挠，引得新师母呕血，师父却是一再忍耐，于是挺身而出，厉声喝道："姓杨的小子，你识趣就快走！我们谷主不喜你这等无礼的宾客。"

杨过听而不闻，对小龙女柔声又道："姑姑，你真的忘了过儿么？"樊一翁大怒，伸手往他背心抓去，想抓着他身子甩出厅去。杨过全心全意与小龙女说话，一切全是置之度外，直至樊一翁手指碰到背心，这才惊觉，急忙回缩，对方五指抓空，只听嗤的一响，背上衣服给抓出了一个大洞。

杨过一再哀求，见小龙女始终不理，心中越来越急，若是在古墓之中或无人之处，自可慢慢求恳，偏生大厅上有这么多外人，而樊一翁又来喝骂动手，满腔委屈，登时尽数要发泄在他身上，回头喝道："我自与我姑姑说话，又干你这矮子甚么事了？"樊一翁大声喝道："谷主叫你出去，永远不许再来，你不听吩咐，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"杨过怒道："我偏不出去，我姑姑不走，我就在这里耽一辈子。就是在我死了，尸骨化成灰，也是跟着她。"

这几句话自是说给小龙女听的。

公孙谷主偷瞧小龙女的脸色，只见她目中泪珠滚来滚去，终于忍耐不住，一滴滴的溅在胸口鲜血之上。他又是含酸，又是担忧，向樊一翁做个眼色，微一摆手，叫他猛下杀手，毙了杨过，索性断绝小龙女之念，免有后患。

樊一翁见到师父这个手势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他本来只想将杨过逐出谷去，叫他别再罗唣，也就是了，想不到师父竟会忽下杀人的号令，大声说道："今日虽是师父大喜的好日子，难道我就杀不得人么？"说着眼望师父。

公孙谷主又是将手一摆，意思是说："不用顾忌甚么吉日良辰，尽管毙了这小子便是。"樊一翁抬起纯钢巨杖，在地下重重顿落，只震得满厅嗡嗡发响，喝道："小子，你当真不怕死么？"

杨过适才喷了一口血，此时胸头满腔热血滚来滚去，又要夺口而出。古墓派内功十分讲究克己节欲，小龙女的师父传她心法之时，谆谆叮嘱须得摒绝喜怒哀乐，到后来小龙女克制不住心情，以致数度呕血。杨过受小龙女传授，内功与她路子相同，此时手足冰冷，心想："我就在姑姑面前狂喷鲜血，一死了之，瞧她是否仍不理我？"但转念又想："姑姑平时待我何等亲爱，今日之事，中间定有别情，多半她受了这贼谷主的挟持，无可奈何，才不敢认我。若我自残身躯，反而难与抗拒。"思念及此，雄心大振，决意拚命杀出重围，救护小龙女脱险，当下镇慑心神，气沉丹田，将满腔热血缓缓压落，微微一笑，指着樊一翁道："你这死样活气的山谷，小爷要来时，你挡我不住，欲去时你也别想留客。"

众人见他本来情状大变，势欲疯狂，突然间神定气闲，均感奇怪。

樊一翁先前见到杨过伤心呕血，心中暗暗代他难受，实不欲伤他性命，钢杖摆动，一股疾风带得杨过衣袂飘动，喝道："你到底出不出去？"公孙谷主眉头一皱，说道："一翁，你怎地罗唆个没完没了？"樊一翁见师父下了严令，只得抖起钢杖，往杨过脚腔上叩去。

公孙绿萼素知大师兄武艺惊人，虽然身长不满四尺，却是天生神力，武功已得父亲所传十之七八，这柄钢杖下杀毙过不少极凶猛的恶兽。她料想杨过年纪轻轻，决难敌得过大师兄九九八十一路泼水杖法，待得二人交上了手，再要救他就是极难，虽见父亲脸带严霜，神色极怒，还是鼓足勇气，站出来向杨过道："杨公子，你在这里多耽无益，又何苦在自送了性命？"语气温柔，充满了关怀之意。

法王等一齐向她望去，无不暗暗称奇，均想："杨过和我等同时进谷，却怎地偷偷和这女孩子结下了交情？"

杨过点头一笑，说道："多谢姑娘好意。你爱不爱用长胡子编个辫子来玩？"公孙绿萼一怔，间道："甚么？"杨过道："我拔下这矮子的胡子，送给你玩儿，好不好？"公孙绿萼大惊失色，心想这般玩笑也敢开，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绝情谷中规矩极严，她劝杨过这几句话，已是挤着受父亲重重一顿责罚，哪知反引得他胡说八道，脸上一红，再也不敢接嘴，退入了众弟子的行列。

樊一翁身躯矮了，对自己的胡子向来极为自负，听到杨过出言轻薄，猛地抛下钢杖，纵上前来，喝道："好小子，教你先吃我一胡子。"吆喝声中，长须已拂将过去。杨过笑道："老顽童没剪下你的胡子，我来试试。"从背囊中取出大剪刀，疾向他胡子上剪落。樊一翁胡子直甩，猛往他头顶击落，势道着实凌厉。杨过步子微挫，早已让开，剪刀刃口回了过来，喀的一响，双刃合拢。樊一翁大惊，急忙一个筋斗翻出，只要迟得瞬息之间，一丛胡子便全给他剪断了。这一下惊得他非同小可。旁观众人也是不约而同"吁"的一声低呼。

要知杨过请冯默风打造这柄剪刀，原意是对付李莫愁的拂尘。李莫愁以一对五毒神掌、一柄拂尘纵横江湖，云帚上的功夫何等了得，杨过欲以大剪破她，事先早已细细想过，她拂尘如何卷，大剪便如何刺，拂尘如何击，大剪又如何夹。岂不料李莫愁并未斗到。竟在这绝情谷中遇上这个以胡子当兵器的矮子。杨过心想："你的胡子功再厉害，也决强不过李莫愁的拂尘去。"

当下有恃无恐，手持大剪着着进迫。樊一翁在胡子上已有十余年的功力，因有双掌空着为辅，比之一般软鞭云帚更是厉害，只见他摇头晃脑，带动胡子，同时催发掌力向杨过急攻。

适才周伯通以大剪去剪樊一翁胡子，反而被他以胡子卷住剪刀，只得服输。众人见识了周怕通的功夫，均自忖与他相比实是有所不及，哪

知杨过使开了那把大剪刀，纵横剪夹，来去绞舞，竟是远胜老顽童的手法，各人无不纳罕。以武技功力而论，杨过与周伯通当然差得甚远，但他事先曾细心揣摩过李莫愁的云帚功夫，设想了剪刀的招数，而樊一翁的胡子正与云帚的用法大同小异，他这剪刀使将开来，果然是得心应手，大占上风。比之周伯通胡乱拿一柄大剪刀来全无章法的乱夹乱剪，自是大不相同。但法王等不知缘由，亲眼见到老顽童将大剪刀交给杨过，料想以周伯通之为人，这把古怪胡闹的兵刃自然是他异想天开而去打造来的。杨过擅于使剑，乃法王所素知。

樊一翁数次险为剪刀所伤，登时除了轻视他年少无能之心，招法一变，将胡子舞得团团乱转，四面八方的打将过去，纵击横扫，居然也成招数。杨过连夹数剪，尽数落空，又见敌人掌风凌厉，有时胡子是虚招，掌力是实，有时掌法诱敌，却以胡子乘隙进攻，虚虚实实，的是武林中前所未见的奇妙功夫。辗转拆了数十招，杨过心想：“这谷主阴险狠辣，武功定是远在矮子之上，我不胜其徒，焉能敌师？”心中微感焦躁。只是樊一翁的胡子又长又厚，比李莫愁的拂尘长大得多，铺发开来，实无破绽。

又拆数招，杨过凝神望着对手，但见他摇头晃脑，神情滑稽，胡子越是使得急，那颗圆圆的小脑袋尤其晃动得厉害，斗地心念一动，已想到破法，剪刀喀的一声，跃后半丈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樊一翁并不追击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既服输，还是快出谷去罢！”杨过笑着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这丛大胡子剪短之后，要多久才留得回来？”樊一翁怒道：“那关你甚么事？我的胡子从来不剪的。”杨过摇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樊一翁道，“可惜甚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我三招之内，就要将你的大胡子剪去了。”

樊一翁心想：“你和我已斗了数十招，始终是个平手，三招之内要想取胜，哼，那是梦想。”怒喝一声：“看招！”右掌劈出。杨过左手斜格，右剪砸落，击向对方左额。他身子高，击敌头脸时剪刀自上而下，樊一翁侧头闪避，不料杨过左掌跟着落下，劈他右额。这一劈势道极是凶猛，樊一翁忙又偏头向左避让，敌招来得快，他这一偏也是极为迅捷，长胡子跟着甩了起来。杨过的大剪刀早已张开了守在右方，喀的一声，将他胡子剪去了两尺有余。

众人“啊”的一声，无不大感惊讶，见他果然只用三招，就将樊一翁的胡子剪断了。

原来杨过久斗之下，终于发见樊一翁胡子左甩，脑袋必先向右，胡子上击，脑袋必先低垂，暗骂自己愚蠢：“他胡子长在头上，若要挥动胡子，自然必先动头。我竟然不击其根本，却一味与他的胡子缠斗，实是大傻蛋一个。”

心中定下了击首剪须之计，这才声言三招剪他胡子。

樊一翁一呆，见自己以半生功大留起来的胡子一丝丝落在地下，又是可惜，又是愤怒，一个起落，将钢杖抢在手中，怒喝：“今日不拚个你死我活，你休想出得谷去。”杨过笑道：“我本就不想出去啊！”樊一翁钢杖横扫，往他腰里击去。

马光佐刚才与樊一翁厮打良久，着实吃了亏，这时甚是得意，大声道：“老矮子，你相貌本就不美，少了这一大把胡子，那更是怪模怪样之极了。”

樊一翁听了，咬牙切齿，手上又加了三分劲。

杨过与他相斗多时，一直是与他胡子的柔力周旋，不知他臂力如何，见他钢杖挥来，伸出剪刀去一格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，手臂酸麻，剪刀已给钢杖打得弯了过来，不成模样。

就只这么一招，那大剪刀已不能再用。旁观众人眼见杨过已然获胜，不料兵刃一变，二人登时优劣异势，樊一翁手持一件长大沉重的厉害兵刃，杨过却是拿着一堆废铁。公孙绿萼忍不住叫道：“杨公子，你不及我大师兄力大，何必再斗？”

公孙谷主见女儿一再维护外人，怒气渐盛，向她瞪了一眼，只见她一脸的关切焦虑之状，再向小龙女望去时，却见她神色淡然，竟不以杨过的安危萦怀，当即转怒为喜，暗想：“原来她对这小子并无情意，否则眼见他身处险境，何以竟不介意？”他哪知小龙女素知杨过智计百出，武功也在樊一翁之上，二人相斗，他是有胜无败，是以绝不担心。

杨过将那扭曲的大剪刀抛在地下，说道：“老樊，你不是我敌手，快快丢下钢杖投降了罢。”樊一翁怒道：“你若赢得我手中钢杖，我就一头撞死。”

杨过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樊一翁叫道：“看招！”一招“泰山压顶”，钢杖当头击下。杨过侧身闪开，左足已踏住杖头。樊一翁双手疾抖，甩起钢杖。

杨过身随杖起，竟给他带在半空，左足却稳稳站在杖上。樊一翁连抖几下，始终未能将池震落，待要倒转钢杖，杨过右足迈出，竟从杖身上走将过去。

这两下怪招在旁人与樊一翁眼中，自是匪夷所思，其实却是古墓派武功中以绝顶轻功破长大兵刃的常法。当年李莫愁在嘉兴破窑外与武三通相斗，站在他当作兵器的栗树树干上，武三通始终甩她不脱，便是这门功夫。樊一翁一怔之际，杨过左足又跨前一步，右足飞起，向他鼻尖踢去。此时樊一翁处境狼狈之极，敌人附身钢杖，自己若向后闪跃，势必将敌人带了过来，这一脚自是躲避不了，他双手持杖，无法分手招架，而胡子被剪，又少了一件防身利器，情急之下，只得抛下钢杖，这才后跃而避了这一脚。当的一响，钢杖一端着地，另一端尚未跌落，已被杨过抄在手中。

马光佐、尼摩星、潇湘子等齐声喝彩。杨过将钢杖在地下一顿，笑道：“怎么？”樊一翁涨红了脸，道：“我一时不察，中了你的诡计，心中不服。”

杨过道：“咱们再来过。”将那钢杖轻轻抛去，樊一翁伸手去接。哪知钢杖飞到他身前两尺余之处，突然向上跃起，樊一翁接了个空，杨过飞身长臂，又抓了过来。马光佐等采声越响，樊一翁一张脸更是涨成了紫酱色。

金轮法王与尹克西相视一笑，心中暗赞杨过的聪明。昨会周伯通以断矛掷人，劲力即发即收，矛头掷出后中途变向，此时杨过自是学了他这个法子。

只是矛头有四而钢杖惟一，钢杖沉重，转劲不难，杨过此举远较周伯通为易。

但公孙谷主与众弟子不知有此缘由，不免大为惊诧。

杨过笑道：“怎么？要不要再来一次？”樊一翁胡子被剪，钢杖被夺，全是对方用智取胜，要他认输，如何肯服？大声说道：“你若凭真实本领胜我，自然服你。”杨过微笑道，“武学之道，以巧为先。你师父头脑不清，教出来的弟子自然也差劲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改投明师的是。”这话自是指着公孙谷主的鼻子在骂了。

樊一翁心想：“我学艺不精，有辱师尊，若是当真不能取胜，今日只有自刎以谢师父了。”一咬牙，猱身直上，杨过横持钢杖，交在他的手里，说道：“这一次可要小心了，若再被我夺来，须怨不得旁人。”

樊一翁不语，右手牢牢抓住杖端，心道：“再要夺得此杖，除非将我这条手臂割去。”杨过叫道：“小心了！”和身向前扑出，左手已搭住杖头，右手食中二指倏取他的双目，同时左足翻起，已压住杖身，这正是打狗棒法的绝招“獒口夺杖”。

先两次杨过夺杖，旁人虽感他手法奇特，但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一次却连樊一翁也不明其中奥妙，只是眼睛一霎，钢杖又已到了敌人手中。只金轮法王武学深湛，又见识过打狗棒法，才知道杨过所使是这路棒法中的手段。

马光佐叫道：”没胡子的长胡子，这一下你服了么？”樊一翁大叫：“他使的是妖术，又非真实武功，我如何能服？”杨过笑道：“你要怎地才服？”

樊一翁道：“除非你凭真实本领打倒我，小老儿方肯服输。”杨过又将钢杖还他，道：“好罢，咱们再试几招。”

樊一翁对他空手夺杖的妙术极是忌惮，心想：“不论我如何占到上风，他抵挡不住之时，只须突使妖术夺杖，终难胜他。”于是说道：“我使这般长大兵刃，你却空手，就算胜了，你也不服。”

杨过笑道：“你是怕了我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也罢，我用一样兵刃便是。”

目光在厅中一转，只见大厅四壁光秃秃的全无陈设，一件可用的兵刃也无，院子中却有两株大柳树，枝条依依，挂绿垂翠，他向小龙女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要姓柳，我就用柳枝作兵器罢！”说着纵身入庭，折了一根寸许圆径的柳枝，长约四尺，长短粗细，就与丐帮的打狗棒相似，只是不去柳叶，另增雅致。

小龙女心中混乱一片，对日后如何已是全无主见，杨过在她眼前越久，越是难以割舍。她当时独自凝思，虽与杨过分手极是伤心，但想一了百了，尚可忍得，此刻这个人活生生的来到眼前，但觉他一言一动，一笑一怒，无不令她心动意荡，欲待入内不闻不见，却又如何舍得？她低头不语，内心却如千百把钢刀在绞剜一般。



第十八回　公孙谷主

樊一翁见杨过折柳枝作兵刃，宛似小儿戏耍，显是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，怒气更盛，他哪知这柳枝柔中带韧，用以施展打狗棒法，虽不及丐帮世代相传的竹棒，其厉害处实不下于宝剑宝刀。

马光佐道：“杨兄弟，你用我这柄刀罢！”说着刷的一声，抽刀出鞘，精光四射，确是一柄利刃。杨过双手一拱，笑道：“多谢了！这位矮老兄人是不坏的，只可惜他拜错了师父，武艺很差，一根柳条儿已够他受的。”柳枝抖动，往钢杖上搭去。

樊一翁听他言语中又辱及师尊，心想此番交手，实决生死存亡，再无容情，呼呼声响，展开了九九八十一路泼水杖法。杖法号称“泼水”，乃是泼水不进之意，可见其严谨紧密。

杖法展开，初时响声凌厉，但数招之后，渐感挥出去方位微偏，杖头有点儿歪斜，带动的风声也略见减弱。原来杨过使开打狗棒法中的“缠”字诀，柳枝搭在杖头之上，对方钢杖到东，柳枝跟到东，钢杖上挑，柳枝也跟了上去，但总是在他劲力的横侧方向稍加推拉，使杖头不由自主的变向。这打狗棒法的“缠”字一诀，正是从武学中上乘功夫“四两拨千斤”中生发出来，精微奥妙，远胜于一般“借力打力”、“顺水推舟”之法。

众人愈看愈奇，万料不到杨过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神妙武功。但见樊一翁钢杖上的力道逐步减弱，杨边柳枝劲道却是不住加强。

此消彼长，三十招后，樊一翁全身已为柳条所制，手上劲力出得愈大，愈是颠颠倒倒，难以自己，到后来宛如入了一个极强的旋风涡中，只卷得他昏头晕脑，不明所向。公孙谷主伸手在石桌上一拍，叫道：“一翁，退下！”

这一声石破天惊，连杨过也是心头一凛，暗想：“此时岂能再让你退出。”

手臂抖处，已变为“转”字诀，身子凝立不动，手腕急画小圈，带得樊一翁如陀螺般急速旋转。杨过手腕抖得愈快，樊一翁转得也是愈快，手中钢杖就如陀螺的长柄，也是跟着滴溜溜的旋转。杨过朗声说道：“你能立定脚跟不倒，算你是英雄好汉。就只怕你师父差劲，教的出来徒儿上阵要摔交。”柳枝向上疾甩，跃后丈许。

樊一翁此时心神身子已全然不由自主，眼见他脚步踉跄，再转得几转，立即就要摔倒。公孙谷主斗然跃高，身在半空，举掌在钢杖头上一拍，轻轻纵回。这一拍看上去轻描淡写，力道却是奇大，将钢杖拍得深入地下二尺有余，登时便不转了。樊一翁双手牢牢抓住钢杖，这才不致摔倒，但身子东摇西摆，恍如中酒，一时之间难以宁定。

潇湘子、尹克西等瞧瞧杨过，又瞧瞧公孙谷主，心想这二人均非易与之辈，且看这场龙争虎斗谁胜谁败，心下均存了幸灾乐祸的隔岸观火之意。只有马光佐一意助着杨过，大声呼喝：场兄弟，好功夫！矮胡子输了！”

樊一翁深吸一口气，宁定心神，转过身来，突向师父跪倒，拜了几拜，磕了四个头，一言不发，猛向石柱上撞去。众人都是大吃一惊，万想不到他竟是如此烈性，比武受挫竟会自杀。公孙谷主叫声：“啊哟！”急从席间跃出，伸手去抓他背心，只是相距太远，而樊一翁这一撞又是极为迅捷，一抓却抓了个空。

樊一翁纵身撞柱，使上了十成刚劲，突觉额头所触之处竟是软绵绵地，抬起头来，见是杨过伸出双掌，站在柱前，说道：“樊兄，世间最伤心之事是甚么？”

原来杨过见樊一翁向师父跪拜，已知他将有非常之举，已自全神戒备，他与樊一翁相距既近，竟然抢在头里，出掌挡了他这一撞。

樊一翁一怔，问道：“是甚么？”杨过凄然道：“我也不知。只是我心中伤痛过你十倍，我还没自尽，你又何必如此？”樊一翁道：“你

比武胜了，心中又有甚么伤痛？”杨过摇头道：“比武胜败，算得甚么？我一生之中，不知给人打败过多少次。你要自尽，你师尊急得如此。若我自尽，我师父却丝毫不放在心上，这才是最伤心之事啊。”

樊一翁还未明白，公孙谷主厉声道：“一翁，你再生这种傻念头，那便是不遵师令。你站在一旁，瞧为师收拾这小子。”樊一翁对师命不敢有违，退在厅侧，瞪目瞧着杨过，自己也不明白对他是怨恨？是愤怒？还是佩服？

小龙女听杨过说“若我自尽，我师父却丝毫不放在心上”这两句话，眼眶一红，几滴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心想：“若你死了，难道我还会活着么？”

公孙谷主隔不片刻，便向小龙女瞧上一眼，不断察看她的神情，突见她又流眼泪，心下又妒又恼，双手击了三下，叫道：“将这小子拿下了。”他自高身分，不屑与杨过动手。两旁的绿衫弟子齐声答应，十六人分站四方，“突然间呼的一声响。每四人合持一张渔网，同时展开，围在杨过身周。

杨过与法王等同来：法王隐然是一伙人的首领，此时闹到这个地步，是和是战，按理法王该当挺身主持，但他只是微微冷笑，始终袖手旁观。

公孙谷主不知法王用意，还道他讥笑自己对付不了杨过，心道：“终须让你见见绝情谷的手段。”双手又是击了三下。十六名绿衫弟子交叉换位，将包围圈子缩小了几步。四张渔网或横或竖、或平或斜，不断变换。

杨过曾两次见到绿衫弟子以渔网阵擒拿周伯通，确是变幻无方，极难抵挡，阵法之精，与全真教的“天罡北斗阵”可说各有千秋。心想：“以老顽童这等武功，尚且给渔网擒住，我却如何对付？何况他是只求脱身，将樊马二人掷人网中，即能乘：机逃脱，我却偏偏要留在谷中。”

每张渔网张将开来丈许见方，持网者藏身网后，要破阵法，定须先行攻倒持网的绿衫弟子，但只要一近身，不免先就为渔网所擒，竟是无从着手。

但见十六人愈迫愈近，杨过一时不知如何应付，只得展开古墓派轻功，在大厅中奔驰来去，斜窜急转，纵横飘忽，令敌人难以确定出手的方位。

他四下游走，十六名弟子却不跟着他转动，只是逐步缩小圈子。杨过脚下奔跑，眼中寻找阵法的破绽，见渔网转动虽极迅速，四网交接处却总是互相重叠，始终不露丝毫空隙，心想：“除了用暗器伤人，再无别法。”滴溜溜一个转身，手中已扣了一把玉蜂针，见西边四人欺近，左手一扬，七八枚金针向北边四人掷去。

眼见四人要一齐中针，不料叮叮叮叮几声轻响，七八枚金针尽数被渔网吸住。原来渔网金丝的交错之处，缀有一块块小磁石，如此一张大网，不论敌人暗器如何厉害，自是尽数挡住。玉蜂针七成金、三成钢，只因这三成钢铁，便给网上的磁石吸住了。

杨过满拟一击成功，哪料到这张网竟有这许多妙用，百忙中向公孙谷主瞪了一眼，料知再发暗器也是无用。右手往怀中一揣，放回金针，正待再想破解之法，东边的渔网已兜近身边，掌阵者一声呼哨，眼前金光闪动，一张渔网已从右肩斜罩下来。杨过身形一挫，待要从西北方逸出，北边与西北的渔网同时凑拢。

杨过暗叫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落入这贼谷主手中，不知要受何等折辱？”

忽听南边持网人中有人娇声叫道：“啊哟！”杨过回过头来，只见公孙绿萼摔倒在地，渔网一角软软垂下。

这正是渔网阵的一个空隙，杨过想也不想，身子已激射而出，脱出包围，但见公孙绿萼连声呼痛，却向他使个眼色，叫他赶快逃出谷去。杨过暗想：“她舍命救我，情意自极可感。但我这一出谷去，姑姑定然被迫与这贼谷主成婚，今日拚着给他擒住，身受千刀之苦，也决不出谷。”站在厅角，双目瞪着小龙女，心想我在这顷刻之间身历奇险，难道你竟是无动于中么？

但见小龙女仍是低首垂眉，不作一声。

公孙谷主击掌二下，四张渔网倏地分开。他向公孙绿尊冷冷的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公孙绿萼道：“我脚上突然抽筋，痛得厉害。”公孙谷主早知女儿对杨过已然钟情，以致在紧急当口放了他一条生路，只是有外人在座，不便发作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，你退下。十四儿补她的位置。”公孙绿萼垂首退开。一名绿衣少年应声而出，过去拉住了渔网，此人不过十四五岁年纪，头上扎着两条小辫。

公孙绿萼向杨过偷瞧一眼，目光中大有幽怨之意。杨过心中歉仄，暗道：“姑娘的盛情厚意，只怕我今生难以补报了。”

公孙谷主又击掌四下，十六名弟子又突然快步退入内堂，杨过一怔，心想：“难道你认输了？”他正自奇怪，一回头，却见公孙绿萼神色极是惊惶，连使眼色，命他急速出谷，瞧这模样，自己便似有大祸临头一般。杨过微微一笑，反而拉过一张椅子，坐了下来。忽听得内堂叮叮当当一阵轻响，十六名弟子转了出来，手中仍是拉着渔网。

众人一见渔网，无不变色。原来四张渔网已经换过，网上遍生倒钩和匕首，精光闪闪，极是锋利，任谁被网兜住，全身中刀，绝无活命之望。马光佐大叫：“喂，谷主老兄，你用这般歹毒家伙对付客人，要不要脸？”

公孙谷主指着杨过道：“非是我要害你，我几次三番请你出去，你偏生要在此捣乱。在下最后良言相劝，快快出谷去罢。”

马光佐见了这四张渔网，饶是他胆气粗壮，也不由得肉为之颤，听得网上刀钩互撞而发出叮当之声，更是惊心动魄，站起身来拉着杨过的手道：“杨兄弟，这般歹毒的家伙，咱们去他妈的为妙，你何必跟他呕气？”

杨过眼望小龙女，瞧她有何话说。

小龙女见谷主取出带有刀钩的渔网，心中早已想了一个“死”字，只待杨过一被渔网兜住，自己也就扑在渔网之上，与他相拥而死。她想到此处，心下反而泰然，觉得人世间的愁苦就此一了百了，嘴角不禁带着微笑。

她这番曲折的心事，杨过却哪里明白，心想自己遭受极大危难，她居然还笑得出，心中一痛，又比适才更甚，就在这伤心、悲愤、危急交迸之际，脑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，也不再想第二遍，径自走到小龙女身前，微微躬身，说道：“姑姑，过儿今日有难，你的金铃索与掌套给我一用。”

小龙女只想着与他同死之乐，此外更无别样念头，听了他这句话，当即从怀中取出一双白色手套、一条白绸带子，递了给他。

杨过缓缓接过，凝视着她的脸，说道：“你现今认了我么？”小龙女柔情无限，微笑道：“我心中早就认你啦！”杨过精神大振，颤声问道：“那你决意跟了我去，不嫁给这谷主啦，是不是？”小龙女微笑点头，道：“我决意跟了你去，自是不能再嫁旁人啦。过儿，我自然是你的妻子。”

她话中“跟了你去”四字，说的是与他同死，连杨过也未明白，旁人自然不懂，但“我自然是你的妻子”这八个字，却是说得再也清楚不过。公孙谷主脸色惨白，双手猛击四下，催促绿衫弟子动手。十六名弟子抖动渔网，交叉走动。

杨过听了小龙女这几句话，宛似死中复活，当真是勇气百倍，就算眼前是刀山油锅，他也不放在眼里，当即戴上了刀枪不损的金丝掌套，右手绸带抖动，玲玲声响，绸带就如一条白蛇般伸了出去。

绸带未端是个发声的金铃，绸带一伸一缩，金铃已击中南边一名弟子的“阴谷穴”，回过来时击中了东边一名弟子的“曲泽穴”，那阴谷穴正当膝弯里侧，那人立足不牢，屈膝跪下；曲泽穴位处臂弯，被点中的手臂酸软，渔网脱手。

这两下先声夺人，金铃索一出手，渔网阵立现破绽，西边持网的四名弟子一惊之下，攻上时稍形迟缓，杨过金铃索倒将过来，可玲玲声响，又将两名弟子点倒。但就在此时，北边那张渔网已当头罩下，网上刀钩距他头顶不到半尺，以金铃索应敌已然不及。杨过左掌翻起，一把抓住渔网，借力甩出，他手上戴着掌套，”掌中虽然抓住匕首利钩，却是丝毫无损。渔网被他抓住了一抖，斗然向四名绿衫弟子反罩过去。

众弟子操练渔网阵法之时，只怕敌人漏网兔脱，但求包罗严密，从来没想到这渔网竟会掉头反噬，但见网上明晃晃的刀钩向自己头上扑

来，素知这渔网厉害无比，同声惊呼，撤手跃开。那替补公孙绿萼的少年身手较弱，大腿上终于给渔网的匕首带着，登时鲜血长流，摔倒在地，痛得哭号起来。

杨过笑道："小兄弟，别害怕，我不伤你。"左手抖动渔网，右手舞起金铃索，但听得呛啷啷、玎玲玲，刀钩互击，金铃声响，极是清脆动听。这一来，众弟子哪里还敢上前，远远靠墙站着，只是未得师父号令，不敢认输逃走，但虽不认输，却也是输了。

马光佐拍手顿足，大声叫好，只是人群之中惟有他一人喝彩，未免显得寂寞，他叫了几声，瞪眼向法王道："和尚，杨兄弟的本领不高么？怎么你不喝采？"法王一笑，道："很高，很高，但也不必叫得这般惊天动地。"

马光佐瞪眼道："为甚么？"法王见公孙谷主双眉竖起，慢慢走到厅心，当下凝神注视他的动静，再也不去理会马光佐说些甚么。

公孙谷主听小龙女说了"我自然是你的妻子"这八字后，已知半月来一番好梦到头来终于成空，虽然又是失望，又是恼怒，但想："我纵然得不了你的心，也须得到你的人。我一掌将这小畜生击毙，你不跟我也得跟我，时日一久，终能教你回心转意。"

杨过见他双眉越竖越高，到后来眼睛与眉毛都似直立一般，不知是哪一派的厉害武功，心下也不禁骇然，右手提索，左手抓网，全神戒备，知道自己和小龙女的生死存亡，便在此一战，实不敢有丝毫怠忽。

公孙谷主绕着杨过缓缓走了一圈，杨过也在原地慢慢转头，眼睛始终不敢离开他的眼光，见他越是迟迟不动手，知道出手越是凌厉，只见他双手向前平举三次，双掌合拍，铮的一响，挣铮然如金铁相击。杨过心中一凛，退了一步，公孙谷主右臂突伸，一把抓住渔网边缘一扯。杨过但觉这一扯之力大得异乎寻常，五指剧痛，只得松手。公孙谷主将渔网抛向厅角空着手的四名弟子，这才喝道："退下！"

杨过渔网被夺，不容他再次抢到先手，绸索一振，金铃抖动，分击对方肩头"巨骨"与颈中"天鼎"两穴。公孙谷主胸口门户大开，双臂长伸在外，但杨过不敢贸然击他前胸大穴，先攻他身上小穴以作试探。公孙谷主的武功竟是另成一家，对杨过的金铃击穴绝不理睬，右臂一长，倏向他臂上抓来，但听叮叮两声，"巨骨"与"天鼎"双穴齐中，他恍若不觉，呼的了响，手抓变掌，拍向杨过左乳。杨过大惊，急忙侧身急闪，幸好他轻身功夫了得，才让开了对方这斗然而来的一掌。

杨过曾听欧阳锋、洪七公、黄药师等武林好手谈论武功，知道一人内功练到上乘境界，当敌招袭到之际可以暂时封闭穴道，但总有迹象可寻。又如欧阳锋的异派武功，练得经脉倒转，周身大穴全部变位，可是其时他头下脚上，更是一望而知。眼前这个敌人却对点穴绝无反应，就似身上不生穴道一般，这门功夫当真是罕见罕闻，心中一馁，不禁存了三分怯意。眼见他双掌翻起，手掌心隐隐带着一股黑气，拍到时劲风逼人而来，心知厉害，不敢正面硬接，右手以金铃索与他缠斗，左掌护住了全身各处要害。

顷刻间已拆了十余招，杨过全神招架，突见对方左掌轻飘飘当胸按来，似柔实刚，依稀便是完颜萍的"铁掌"路子，忙跃开数尺。公孙谷主一掌按空，并不收招，手掌仍是伸出两尺，身形一晃，已纵到杨过身前。常人出拳发掌，总是以臂使手，手臂回缩，拳掌便跟着打出，他这一招却是以身发掌，手掌不动，竟以身子前纵之劲击向敌人。本来全身之力虽大于一臂，然而以之发招，究嫌过于迟缓，公孙谷主这一掌却是威猛迅捷，兼而有之。杨过待要侧身闪避，已然不及，只得左掌挥出，硬接了这一招。啪的一响，双掌相交，震得杨过退后三步，公孙谷主却站在原地不动，只是身子微微一晃。

公孙谷主稳住了身子，显是大占上风，其实杨过掌力反击，也已震得他胁口一阵隐痛，心中大感讶异："我这一招铁掌功夫已使上了十成功力，这小子竟然接得下。缠斗下去，未必能毙得了他。倘若给他打成平局，一切全不用说了。"双掌连拍，铮挣作响，声音极是刺耳，说道："姓杨的，本谷主掌下留情，你明白了么？"

若是平常比武，原是胜败已分，再打下去，杨过定然是有输无赢，谷主说到这句话，他该当自认武功不及，但今日之事，心知对方决不能平平安安的放小龙女与自己出谷，除拼死活之外，别无他途。当此生死大险之际，杨过对敌人仍是不改嬉皮笑脸的本色，何况小龙女已认了他，心中喜乐无涯，当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你若打死了我，我姑姑焉能嫁你？你若打不死我，我姑姑一般的不能嫁你。你哪里是掌底留情了？你这是轻不得，重不得，无可奈何之至，手足无措之极！"

杨过这番猜测，却是将对手的心地推想得太过良善。公孙谷主恨不得一招就将他打死，绝了后患，纵然小龙女怨怪恼怒，那也顾不了许多，他的无可奈何，其实是一对手掌收拾不了这个少年。他转头向女儿道："取我兵刃来。"公孙绿萼迟疑不答。谷主厉声道："你没听见么？"公孙绿萼脸色惨白，只得应道："是！"转入内堂。

杨过瞧了父女二人的神情，心想："凭他一双空手，我已经对付不了，再取出甚么古怪兵器，哪还有甚么生路？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"走到小龙女身前，伸出手来，柔声道："姑姑，你跟了过儿去罢！"

公孙谷主双掌蓄势，只要小龙女一站起身来伸手与杨过相握，立时便扑上去以铁掌猛袭杨过背脊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："拚着柳妹怪责，也要将这小子打死。柳妹若是跟了他去，我这下半生做人还有何乐趣。"

哪知小龙女并不站起，只淡淡的道："我当然要跟你去。只是这里的公孙谷主救过我性命，咱们得跟他说明白一切缘由，请他见谅。"杨过大急，心想："姑姑甚么事也不懂。你跟他说明白了，难道他就会见谅？"

却听得小龙女问道："过儿，这几天来你好吗？"问到这句话时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杨过听到这温柔语意，见到这爱怜神色，便是天塌下来也不顾了，哪里还想到甚么逃走？说道："姑姑，你不恼我了？"

小龙女淡淡一笑，道："我怎么会恼你？我从来没恼过你。你转过了身子。"杨过依言转身，只是不明她的用意。

小龙女从怀里取出一个小针线包儿，在针上穿了线，比量了一下他背心衣衫上给樊一翁抓出的破孔，叹道："这些日子我老在打算给你缝件新袍子，但想今后永不再见你面了，缝了又有甚么用？唉，想不到你真会寻到这里来。"说话间凄伤神色转为欢愉，拿小剪刀在自己衣角上剪下一块白布，慢慢的替他缝补。

当二人同在古墓之时，杨过衣服破了，小龙女就这么将他拉在身边，替他缝补，这些年来也不知有过多少次。此时二人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当真是旁若无人，大厅上虽是众目睽睽，两人就似是在古墓中相依为命之时一般无异。

杨过欢喜无限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哽咽道："姑姑，适才我激得你呕了血，我……我真是不好。"小龙女微微一笑，道："那不关你的事。你知道我早有这个病根子。没见你几日，你功夫进步得好快。你刚才也呕了血，可没事吗？"杨过笑道："那不打紧。我肚子里的血多得很。"小龙女微笑道："你就爱这么胡说八道。"

两人一问一答，说的话虽然平淡无奇，但人人都听得出来，他二人相互间情深爱切，以往又有极深的渊源。法王等面面相觑。公孙谷主又惊又妒，呆在当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杨过道："这几天中我遇到了好几个有趣之人。姑姑，你倒猜猜我这把大剪刀是哪里得来的？"小龙女道："我也在奇怪啊，倒似是你早料到这里有个大胡子，定打了这剪刀来剪他胡子。唉，你真是顽皮，人家的长胡子辛辛苦苦留了几十年，却给你一下子剪断了，不可惜么？"说着抿嘴一笑，明眸流转，风致嫣然。

公孙谷主再也忍耐不住，伸手往杨过当胸抓来，喝道："小杂种，你也未免太过目中无人。"杨过竟不招架，说道："不用忙，等姑姑给我补好了衣衫，再跟你打。"

公孙谷主手指距他胸口数寸，他究是武学大宗匠的身份，虽然恼得胸口不住起伏，这一招总是不便就此送到杨过身上。忽听公孙绿萼在背后说道："爹爹，兵刃取来啦。"他并不转身，肩头一晃，退后数尺，将兵刃接在手里。

众人看时，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柄背厚刃宽的锯齿刀，金光闪闪，似是黄金打造，右手执的却是一柄又细又长的黑剑，在他手中轻轻颤动，显得刃身极是柔软，两边刃口发出蓝光，自是锋锐异常。两件兵器全然相反，一件至刚至重，一件却极尽轻柔。

杨过向他一对怪异兵刃望了一眼，说道："姑姑，前几日我遇见一个女人，他跟我说了我杀父仇人是谁。"小龙女心中一凛，问道："你的仇人是谁？"杨过咬着牙齿，恨恨的道："你真猜一辈子也猜不着，我一直还当他们待我极好呢。"小龙女道："他们？他们待你极

好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，那就是……”

只听嗡嗡一响，声音清越，良久不绝，却是公孙谷主的黑剑与金刀相碰。

他手腕抖动，嗡嗡嗡连刺三剑，一剑刺向杨过头顶，一剑刺他左颈，一剑刺他右颈，都是贴肉而过，相差不到半寸。那谷主自重身份，敌人既不出手抵御，也就不去伤他，只是这三剑击刺之准，的是神技。

小龙女道：“补好啦！”轻轻在杨过背上一拍。杨过回头一笑，提着金铃索走到厅心。

公孙谷主的武功之中，闭穴功夫、渔网阵、金刀黑剑阴阳双刃三项得自祖传，只因世居幽谷，数百年来不与外人交往，是以三项武功虽奇，却不为世间所知。且三项武功之中均有重大破绽，若为高手察觉，不免惨遭杀身之祸。公孙氏祖训严峻，不得到江湖上逞能争雄，也未始不是出于自知之明。

公孙谷主二十余年前又学到铁掌门的武功。传他武艺之人虽非了不起的高手，却是见识广博，心思周密，助他补足了家传武功中的不少缺陷，于阴阳双刃的招数改进尤多，曾对他言道：“这门刀剑合使的武功至此已灿然大备，对手就算绝顶聪明，也终不能在五十招内识破其中机关。但你双刃既动，岂有五十招内还杀他不得之理？”

他见杨过提索出战，当即叫道：“看剑！”黑剑颤动，当胸刺去，可是剑尖并非直进，却是在他身前乱转圈子。杨过不知这黑剑要刺向何方，大惊之下，急向后跃。

公孙谷主出手快极，杨过后跃退避，黑剑划成的圆圈又已指向他身前，剑圈越划越大，初时还只绕着他前胸转圈，数招一过，已连他小腹也包在剑圈之中，再使数招，剑圈渐渐扩及他的头颈。杨过自颈至腹，所有要害已尽在他剑尖笼罩之下。金轮法王、尹克西、潇湘子等生平从未见过这般划圈逼敌的剑法，无不大为骇异。

公孙谷主一招使出，杨过立即窜避，他连划十次剑圈，杨过逃了十次，竟是无法还手，眼见敌人剑招越来越是凌厉，而左手倒提的一柄锯齿刀始终未用，待得他金刀再动，多半万难抵敌，当下不及多想，窜跃向左，抖动金铃索，可玲玲一响，金铃飞出，击敌左目。公孙谷主侧头避过，挺剑反击。

杨过大喜，铃素一抖，已将他右腿缠住，刚要收力拉扯，谷主黑剑划下，嗤的一声轻响，金铃索从中断绝，这把黑剑竟是锋锐无比的利刃。

众人齐声“啊”的一叫，只听得风声呼呼，公孙谷主已挥锯齿刀向杨过劈去。杨过倒地急滚，当的一响，震得四壁鸣响，原来他抢起樊一翁的钢杖挡架，杖刀相交，两人手臂都是震得隐隐发麻。公孙谷主暗自惊异：“这小子当真了得，竟接得住我十招以上。”左刀横斫，右剑斜刺。本来刀法以刚猛为主，剑招以轻灵为先，两般兵刃的性子截然相反，一人同使刀剑，几是绝不可能之事，但公孙谷主双手兵刃越使越急，而刀法剑法却分得清清楚楚，刚柔相济，阴阳相辅，当真是武林中罕见的绝技。

杨过大喝一声，运起钢杖，使出打狗棒法的“封”字诀，紧紧守住门户。

公孙谷主刀剑齐施，一时竟然难以攻入。只是打狗棒法以变化精微为主，一根轻轻巧巧的竹棒自可使得圆转自如，手中换了长大沉重的一条钢杖，数招之后便已感变化不灵。

公孙谷主忽地寻到破绽，金刀上托，黑剑划将下来，喀的一声，钢杖竟给黑剑割断。杨过叫道，“妙极！我正嫌这劳什子太重！”舞动半截钢杖，反而大见灵动。公孙谷主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妙是不妙，瞧瞧再说。”

左手金刀疾砍下来。

这一刀当头直砍，招数似乎颇为呆滞，杨过只须稍一侧身，便可轻易避过，然而谷主黑剑所划剑圈却笼罩住了他前后左右，令他绝无闪避躲让之处。

杨过只得举起半截钢杖，一招“只手擎天”，硬接了他这招。但听得当的一声巨响，刀杖相交，只爆得火花四溅，杨过双臂只感一阵酸麻。公孙谷主第二刀连着又上，招法与第一刀一模一样。杨过武学所涉既广，临敌时又是机灵异常，但竟无法破解他这笨拙钝重的一招，除了同法硬架之外，更无善策。

刀杖二度相交，杨过双臂酸麻更甚，心想只要再给他这般砍上几刀，我手臂上的筋络也要给震坏了。思念未定，谷主第三刀又砍了过来。再接数刀，杨过手中的半截钢杖已给金刀砍起累累缺口，右手虎口上也震出血来。

公孙谷主见他危急之中仍是脸带微笑，左手一刀砍过，右手黑剑倏地往他小腹上刺去。杨过此时已给他逼在厅角，眼见剑尖刺到，忙伸手平掌一挡，剑尖刺中他掌心，剑刃弯成弧形，弹了回来。原来小龙女的掌套甚是坚密，黑剑虽利，却也伤它不得。

杨过试出掌套不惧黑剑，手掌一翻，突然伸手去拿他剑锋，要师法当年小龙女拗断郝大通长剑的故技，哪料到公孙谷主手腕微震，黑剑斗地弯弯的绕了过来，剑尖正中他下臂，鲜血迸出。杨过一惊，急忙向后跃开。公孙谷主却不追击，冷笑几声，这才缓步又进。倘若公孙谷主手中只一柄锯齿金刀，或是一柄能拐弯刺人的黑剑，杨过定然有法抵御，现下两件兵刃一刚一柔，相济而攻，杨过登时给打了个手忙脚乱。

法王、尹克西、潇湘子、尼摩星在一旁瞧着，均想：“这谷主的阴阳双刃实是凌厉凶狠已极，也亏得这小子机变百出，竟然躲得过这许多恶招。”

公孙谷主左刀砍过，右剑疾刺，杨过肩头又中，袍子上鲜血斑斑。谷主沉声道：“你服了没有？”杨过微笑道：“你大占便宜的和我比武，居然还来问我服是不服，哈哈，公孙谷主，怎地你如此不要脸？”谷主收回刀剑，道：“我占了甚么便宜，倒要请教。”杨过道：“你使的是凑手兵刃，左手一柄怪刀，右手一柄奇剑，这一刀一剑，只怕走遍天下也再找不到同样的一对儿，是不是？”谷主道：“是便怎样？你的掌套铃索，可也并不寻常啊。”

杨过将半截钢杖往地下一掷，笑道：“这是你大胡子弟子的。”除下掌套，拾起割成了两段的金铃索，掷给小龙女，道：“这是我姑姑的。”他双手一拍，弹了弹身上灰尘，也不理三处伤口中鲜血汩汩流出，笑道：“我空手来你谷中，岂有为敌之意？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。”

公孙谷主见他气度闲适，面目俊秀，身上数处受伤，竟是谈笑自如，行若无事，相较之下，不由得自惭形秽，心想：“此人非我所及，若是留在世上，柳妹定是倾心于他。”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！”挺剑往他胸口直刺过去。

杨过早已打定了主意：“我既然打他不过，任他刺死便了。”见他剑到，不闪不避，却回头去望着小龙女，心想：“我瞧着姑姑而死，那也快活得很。”

只见小龙女脸带甜笑，一步步向他走近，四目相投，对公孙谷主的黑剑竟是谁都不瞧一眼。

公孙谷主与杨过素不相识，哪里来的仇怨？所以要将他置之死地，自全是为了小龙女之故，因此一剑既出，情不自禁的向小龙女瞧去。这一眼瞧过，心中立时打翻了醋缸，但见她情致缠绵的望着杨过，再斜眼向杨过看去，见他神色也与小龙女一般无异。此时黑剑剑尖已抵住杨过胸口，只须臂力微增，剑尖便透胸而入，但小龙女既不惊惶关切，杨过也不设法抵御，两人痴痴的互望，心意相通，早把身外之事尽数忘了。公孙谷主愤恚难平，心道：“此时将这小子杀了，看来柳妹立时要殉情而死，我定须逼迫她和我成婚，过了洞房花烛，再杀这小子不迟。”叫道：“柳妹，你要我杀他呢，还是饶他？”

小龙女眼望杨过之时，全未想到公孙谷主，突然给他大声一呼，这才醒悟，惊道：“把剑拿开，你剑尖抵着他胸口干么？”谷主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要饶他性命不难，你叫他立时出谷，莫阻了你我的吉期。”

小龙女未见杨过之时，打定了主意永世不再与他相会，拚着自己一生伤心悲苦，盼他得能平安喜乐，此时当真会面，如何再肯与谷主成亲？自知这些日子来自己所打的主意绝难做到，宁可自己死了，也不能舍却他另嫁旁人，于是回头向谷主道：“公孙先生，多谢你救我性命。

但我是不能跟你成亲的了。”

公孙谷主明知其理，仍是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小龙女与杨过并肩而立，挽着他的手臂，微笑道：“我决意与他结成夫妻，终身厮守，难道你瞧不出来吗？”公孙谷主身子晃了两晃，说道：“当日你若坚不答允，我岂能乘人之危，以势相逼？你亲口允婚，那可是真心情愿的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那不错，可是我舍不了他。咱们要去了，请你别见怪。”说着拉了杨过的手，径往厅口走去。

公孙谷主急纵而起，拦在厅口，嘶哑着嗓子道，“若要出谷，除非你先将我杀了。”小龙女微笑道：“你于我有救命大恩，我焉能害你？再说，你武功这般高强，我也决计打你不过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撕下自己衣襟给杨过裹伤。

金轮法王突然大声说道：“公孙谷主，你还是让他们走的好。”谷主哼了一声，铁青着脸不语。法王又道：“他二人双剑联手，你的金刀黑剑如何能敌？与其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还不如卖个人情，让了他罢。”他败在小龙女与杨过联手的“玉女素心剑法”之下，引为毕生奇耻，此后苦苦思索，始终想不出破解之法，这时见谷主阴阳刃法极是厉害，颇不在自己金轮之下，于是出言相激，要他三人相斗，一来可乘机再钻研二人联剑招法中的破绽，寻求取胜复仇之机，“二来也盼他们斗个三败俱伤。

其实他纵不出言相激，公孙谷主也决不能让小龙女与杨过携手出谷，回头向金轮法王怒视一眼，心想：“你胆敢在我面前说这般言语。此刻无暇，日后再跟你算帐。”转过头来，咬牙切齿的瞧着小龙女，心道：“你的心不给我，身子定须给我。你活着不肯跟我成亲，你死了我也要跟你成亲。”初时他本拟以杨过的性命相胁，逼迫小龙女屈服，但见二人泯不畏死，心想纵然二人齐杀，也决不放人，双眉又是缓缓上竖，脸上杀气渐盛。

忽听得马光佐粗声叫道：“喂，公孙老头儿，人家说过不跟你成亲了，你还拦着人家干甚么？死皮赖活的，要脸不要？”潇湘子阴恻恻的插口道：“马兄别要胡说，公孙谷主今日已摆下喜宴，要请咱们大吃一顿呢。”马光佐大声道：“他的清水素菜，有甚么吃头？我若是这位姑娘，也决不嫁他。

如她这般美貌，便是皇帝娘娘也做得，何苦跟一个凶霸霸的老头儿一辈子吃青菜豆腐。就算不气死，淡也淡死了她！”

小龙女转过头来，婉言道：“马大爷，公孙先生于我有活命之恩，我……我……心中是永远感激他的。”

马光佐叫道：“好罢，公孙老儿，你若要做个大仁大义之人。不如今日就让他小两口儿在此间拜堂成亲，洞房花烛。若是你救了一位姑娘，便想霸占她身子，岂不是如同下三滥的土匪贼强盗？”他心直口快，说出来的话句句令人刺心逆耳，却又难以反驳。

公孙谷主杀机一起，决意要将入谷外人一网打尽，当下不动声色，淡淡的道：“我这绝情谷虽非甚么了不起的地方，但各位说来便来，说去便去，我姓公孙的也太过让人小觑了。柳姑娘……”

小龙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说姓柳是骗你的，我姓龙。为的是他姓杨，我便说姓柳。”公孙谷主醋意更甚，对她这几句话只作没听见，仍道：“柳姑娘，这……”他一句话还没接下去，马光佐插口道：“这位姑娘明明说是姓龙，你何以叫她柳姑娘？”小龙女道：“公孙先生叫惯了，这只怪我先前骗他的不好，他爱叫甚么便叫甚么罢。”

公孙谷主对二人之言绝不理会，仍道：“柳姑娘，这姓杨的只要胜得了我手中阴阳双刃，我自任他平安出谷。咱二人私下的事，咱们自行了断，可与旁人无干。”说来说去，仍是要凭武力截留小龙女。

小龙女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孙先生，我原不愿与你动手，但他一个人打你不过，我只好帮他。”公孙谷主双眉竖成两条直线，说道：“你不怕自己适才呕过血，那么一起上也成。”小龙女对他极感抱憾，又道：“我和他都没兵刃，空手跟你这对刀剑相斗准定是输。你大人大量，还是放我们走罢。”

金轮法王插口说道：“公孙谷主，你这谷中包罗万有，还缺两把长剑么？

只是我先得提醒你，他二人双剑联手，只怕你性命难保。”

公孙谷主向西首一指，道：“那边过去第三间便是剑室，你们要甚么兵刃，自行去挑选罢。只怕我所藏的利器，这几位贵客身上还未必有。”说着嘿嘿冷笑。

杨过与小龙女互视一眼，均想：“我二人若能撇开了旁人，在静室中相处片刻，死亦甘心。”当即携手向西，从侧门出去，走过两间房，来到第三间房前。

小龙女眼光始终没离开杨过之脸，见房门闭着，也不细看，伸手推开，正要跨过门槛进去，杨过猛地想到一事，忙伸手拉住道：“小心了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怎么？”杨过左足踏在门槛之外，右足跨过门槛往地板上一点，立即缩回，丝毫不见异状。小龙女道：“你怕谷主要暗害咱们吗？他这人很好，决不致于……”刚说完这三句话，猛听得嗤嗤声响，眼前白光闪动，八柄利剑自房门上下左右挺出，纵横交错，布满入口，若是有人于此时踏步进门，武功再高，也难免给这八柄利剑在身上对穿而过。

小龙女透了口长气，说道：“过儿，这谷主恁地歹毒，我真瞧错他的为人了。咱们也不用跟他比甚么剑，这就走罢。”忽听身后有人说道：“谷主请两位入室拣剑。”两人回过头来，只见八名绿衫弟子手持带刀渔网，拦在身后，自是谷主防杨龙二人相偕逃走，派人截住了后路。小龙女的金铃索已被黑剑割断，再不能如适才这般遥点绿衫弟子的穴道。

小龙女向杨过道：“你说这室中还有甚么古怪？”杨过将她双手握在掌中，说道：“姑姑，此刻你我相聚，复有何憾？便是万剑穿心，你我也死在一起。”小龙女心中也是柔情万种。两人一齐步入剑室，杨过随孚把门带上。

只见室中壁上、桌上、架上、柜中、几间，尽皆列满兵刃，式样繁多，十之八九都是古剑，或长逾七尺，或短仅数寸，有的铁锈斑驳，有的寒光逼人，二人眼光撩乱，一时也看不清这许多。

小龙女对杨过凝视半晌，突然“嘤”的一声，投入他的怀中。杨过将她紧紧抱住，在她嘴上亲去。小龙女在他一吻之下，心魂俱醉，双手伸出去搂住他头颈。

突然砰的一声，室门推开，一名绿衫弟子厉声说道：“谷主有令，拣剑后立即出室，不得逗留。”

杨过脸上一红，当即双手放开。小龙女却想自己喜欢杨过，二人相拥而吻决没甚么不该，只是有人在旁干扰，难以畅怀，当下叹了一口气，轻声说道：“过儿，待咱们打败了那谷主，你再这般亲我。”杨过笑着点了点头，伸左手搂住她腰，柔声道：“我永生永世也亲你不够。你拣兵器罢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这里的兵刃瞧来果然均是异物，没一件不好。咱们古墓里也没这么多。”于是先从壁间逐一看去，要想拣一对长短轻重都是一般的利剑，则与杨过联手御敌之时收效最大，但瞧来瞧去，各剑均自不同。她一面看，一面问道：“适才进室之时，你怎知此处装有机关？”杨过道：“我从谷主的脸色和眼光中猜想而知。他本想娶你为妻，但听到你要和我联手斗他，便想杀你了。以他为人，我不信他会好心让咱们来拣选兵刃。”

小龙女又低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使玉女素心剑法，能胜得了他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他武功虽强，却也并不在金轮法王之上。我二人联手胜得法王，谅来也可胜他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是了，法王不住激他和我二人动手，却也是存了私心。”杨过微笑道：“人心鬼蜮，你也领会得一些了。”随即说道：“我只担心你的身子，刚才你又呕了血。”

小龙女笑靥如花，道：“你知道的，我伤心气恼的时候才会呕血，现下我欢喜得很，这点内伤不算甚么。你也呕了血，不打紧罢？”杨过道：“我见了你，甚么都不碍事了。”小龙女柔声道：“我也这样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近来武功大有进境，合斗法王之时咱们尚且能胜，何况今日？”杨过听了此言，也觉这场比试定能取胜，握着她手说道：“我想要你答应一件事，不知你肯不肯？”

小龙女柔声道：“你又何必问我？我早已不是你师父，是你的妻子啦。

你说甚么，我便听你的吩咐。”杨过道：“那……那真好，我……却不知道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自从那天在终南山的晚上，你和我这般亲热，我怎么还能是你的师父？你虽不肯娶我为妻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是你的妻子了。”杨过不知那晚在终南山上到底为了何事，她才突然如此相问，或许是她一时心情激动，或许是她久怀情愫而适于其时突然奔放流露，自然万万料想不到尹志平作恶那一节，心想：“那天我义父欧阳锋授我武功，将你点倒，我可并没和你亲热啊。”但耳听得她如此柔声说着缠绵的言语，醺醺如醉，一时也说不出话来。

小龙女靠在他胸前，问道：“你要我答应甚么？”杨过抚着她秀发，说道：“咱们胜了那谷主，立即动身回古墓，以后不论甚么，你永远不能再离开我身边。”小龙女抬起头来，望着他双眼，说道：“难道我想离开你么？

难道离开你之后，我的伤心不及你厉害么？我自然答应你，便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离开你啦。”

杨过大喜，待要说话，忽听为首的绿衫弟子大声道：“拣定了兵刃没有？”

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向杨过道：“咱们尽快走罢。”转过身来，想任意取两把剑便是，却见西壁间一大片火烧的焦痕，几张桌椅也均烧得残破，不禁一怔。杨过笑道：“那老顽童曾闯进这剑房中来过，放了一把火，这焦痕自是他的手笔了。”只见屋角里半截画幅之下露出两段剑鞘来。他心念一动：“这两把剑本是以画遮住，只因画幅给老顽童烧去半截，剑身才显露出来。

主人如此布置，这两把剑定是十分珍异。”于是伸手到壁上摘了下来，将一柄交给小龙女，握住另一柄的剑柄，拔出剑鞘。

剑一出鞘，两人脸上都感到一阵凉意，但剑身乌黑，没半点光泽，就似一段黑木一般。小龙女也拔剑出鞘。那剑与杨过手中的一模一样，大小长短，全无二致。双剑并列，室中寒气大增，只是两把剑既无尖头，又无剑锋，圆头钝边，倒有些似一条薄薄的木鞭。杨过翻转剑身，只见刻着两字，文日：“君子”，再看小龙女那把剑时，刻的是“淑女”两字。杨过本来不喜两剑形状，但很喜欢这成双成对的剑名，眼望小龙女瞧她意下如何。小龙女喜道：“此剑无尖无锋，正好用来与谷主过招，他曾救我性命，我本不想伤他。”

杨过笑道：“剑名君子淑女。我可当不起。这‘君’字若改成个‘浪’字，我用起来就更好了。”说着举剑虚刺两下，但觉轻重合手，极是灵便，道：“好，咱俩便用这对剑罢。”

小龙女还剑入鞘，正要出室，只见桌上花瓶中插着的一丛花娇艳欲滴，美丽异常，只是插得乱七八糟，不成格局，于是顺手去整理一下。杨过叫道：“啊哟，使不得。”但为时不及，小龙女手指上已被花刺刺中数下，她愕然回顾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杨过道：“这是情花啊，你在谷中这些日子，难道不知么？”小龙女将伤指在口中吮了数下，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情花？那是甚么花？”

杨过待要解释，一众绿衫弟子连声催促，于是两人重回大厅。公孙谷主早已等得极不耐烦，向绿衫弟子怒目而视，显是怪责他们办事不力，何以任由杨龙二人耽搁了这许多时候。众弟子极为害怕，均各变色。

公孙谷主待二人走近，说道：”柳姑娘，你拣定剑了？”小龙女取出“淑女剑”，点头道：“我们用这对钝剑，不敢当真与谷主拚斗，只是点到为止如何？”谷主心中一凛，厉声道：“是谁教你们取这剑的？”说着眼光向公孙绿萼一扫，随即又定在小龙女脸上。小龙女微感奇怪，道，”没人教我们啊。这对剑用不得么？那我们去换过两把便是。”谷主怒目向杨过横了一眼，道：“换两把剑，岂不又去半天？不用换了，动手罢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公孙先生，咱们话说明在先，我和他跟你单打独斗，都非你对手。现下以二对一，那是我们占了便宜。我们并非真的要跟你为敌，也不是与你比甚么胜败。只要你不加阻拦，我们向你认输道谢，”谷主冷笑道：“赢得我手中刀剑，我自是任你们处置，倘若你们输了，婚姻之约可冉不能反悔。”小龙女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输了，我和他葬身在这谷中便是。”

公孙谷主更不打话，左手金刀挥出，呼的一声，向杨过斜砍过去。

杨过提起剑来，还了一招“白鹤亮翅”，乃是全真派正宗剑法。公孙谷主心想：“这一招虽然法度严谨，却也只平稳而已。”右剑回过，向他肩头直刺，竟是撇开小龙女，刀剑齐向杨过身上招呼。杨过凝神应敌，严守门户，接了三招。

小龙女待谷主出了三招，这才挺剑上前。公孙谷主对她剑招却不以金刀招架，只在她来势极急之时，方出黑剑挡开，招数之中显是故意容让。

法王看了七八招，微笑道：“公孙谷主，你这般惜玉怜香，只怕要大吃苦头。”公孙谷主道：”大和尚，你若瞧不起在下，待会不妨下场赐教，此刻却不用费神指点。”说着催动刀剑，厅中风声渐响。

义斗数合，杨过使一招全真剑法的“横行漠北”，小龙女使一招玉女剑法的””彩笔阀眉”，两下都是横剑斜削，但杨过长剑自左而右，横扫数尺，小龙女这剑却不过微微两颤，两招合成了玉女素心剑法中的一招“帘下梳妆”。公孙谷主一惊，举黑剑挡开了杨过长剑，横金刀守住眉心。小龙女的剑刀堪堪划到他双目之上，刀剑相交，当的一响，金刀的刀头竟被淑女剑割去了一截。

旁观众人都吃了一惊，想不到她手上这柄看来平平无奇的钝剑竟是如此锋锐。杨过与小龙女也是大出意外，他们初时选此一对钝剑，只为了名目好听而双剑同形，不料误打误撞，竟是选中了一对宝剑，这一来更是精神大振，双剑着着抢攻。

公孙谷主也是暗暗纳罕：“柳妹与这小子武功都不及我，二人合力我本来丝毫不惧，怎知双剑合璧，竟然如此厉害，看来那贼秃的话倒也不假。若是今日输在他二人手下……若是今日输在他二人手下……”想到此处，猛地里左刀右攻，右剑左击。使出他平生绝学“阴阳倒乱刃法”来。黑剑本来阴柔，此时突然硬砍猛斫，变成了阳刚的刀法，而笨重长大的锯齿金刀却刺挑削洗，全走单剑的轻灵路子，刀成剑，剑变刀，当真是奇幻无方。

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西克三人都是见识广博，但这路阴阳倒乱的刀法剑法却是生平从所未见，从所未闻。马光佐叫了起来：“喂，糟老头子，你这般乱七八糟，搅的是甚么古怪名堂？你……你……你可越老越不成话了！”

公孙谷主不过四十来岁，年纪也不甚老，今日存心要与小龙女成亲，却给这浑人“糟老头子长，糟老头子短”的叫着，心中如何不恼？此时也无余暇与他算帐，全力施展这门已苦练了二十余年的武功，决意先打败杨龙二人再说。

杨过与小龙女双剑合璧，本已渐占上风，但对手忽然刀剑错乱，招数奇特，二人不由得手忙脚乱，霎时之间连遇险招。杨过看出黑剑的威力强于金刀，当下将剑上的刀法尽数接了过来，让小龙女去挡锯齿金刀，心想她兵刃上占了便宜，金刀不敢与她淑女剑相碰，当不致有重大危险。但这样一来，二人备自为战，玉女素心剑法分成两截，威力立减。

公孙谷主大喜，当当当，挥剑砍了三刀，左手刀却同时使了“定阳针”、“虚式分金”、”荆轲刺秦”、”九品莲台”四招。这四手剑招飘逸流转，四剑夹在三刀之中。杨过尚能勉力抵御，小龙女却意乱心慌，想挥剑去削他刀锋，但金刀势如飞凤，劈削不到。杨过情知不妙，拚着自身受伤，使一招全真剑法中的“马瞅落花”，平膀出剑，剑锋上指，将对方刀剑一齐接过。

小龙女当即回剑护住杨过顶心。二人一起一合，又回到了玉女素心剑法。这套剑法的真谛在于使剑的两人心心相印，浑若一人，这一招杨过舍身相救，正是这剑术的无上心法。小龙女见他不守门户，相救自己，怕他受害，忙伸剑代他守护，于是二人皆不守而皆守，双剑之势骤然而长。

数招一过，公孙谷主额头微微见汗，刀剑左支右细，败象已呈。小龙女与杨过却越打越是顺手。杨过左手捏个剑决，右手剑斜刺敌人左腰，小龙女双手持住剑柄，举剑上挑，这招叫做“举案齐眉”，剑意中温雅款款，风光旖旋。她心中满溢柔情蜜意，回首凝视杨过，突然之间，胸间犹如被大铁锤猛力一击，右手手指剧痛，险些连剑柄也拿捏不定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跃开三步。

公孙谷主冷笑道：“嘿，情花，情花！”心中既喜且妒。小龙女不明其意，杨过却知是情花之毒发作，她适才在剑室中被情化的小刺刺损手指，此刻动情，指上顿感剧痛。他曾身受此苦，对小龙女极是怜惜，柔声问道：“很痛罢！”公孙谷主乘此良机，刀剑向杨过一阵急攻，小龙女疼痛稍减，提剑又上。杨过心中关注，道：“你再休息一下。”岂知他一动柔情，手指上也是疼痛斗作。

公孙谷主乘隙黑剑急砍，当的一响，将他君子剑打落在地，黑剑随即前挺，已抵注杨过胸口。小龙女大惊来救，却给他金刀拦住，无法近身。谷主叫道："拿下了这小子。"四名绿衫弟子应声上前，撒网兜转，将杨过擒在网里，渔网绕了数转，将他牢牢缠住。公孙谷主问道："柳妹，你怎样？"

小龙女知道凭己一人非他敌手，将淑女剑往地下一掷，只听擦的一响，君子剑与淑女剑互相跃近，并在一起，牢牢的再不分开，原来双剑均有极强的磁力。小龙女悠然道："剑犹如此，人岂不若？你将我们二人一齐杀了便是。"

公孙谷主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随我来。"举手向法王等一拱道："少陪！"

转入内堂。四名弟子拉着渔网，擒了杨过，跟着进去。小龙女也跟随入内。

马光佐道："大和尚，僵尸鬼，咱们得设法救人。"金轮法王微笑不答。

潇湘子冷笑道，"大个儿，你打得过这糟老头儿么？"马光佐抓耳摸腮，想不出主意，只道："打不过也得打！打不过也得打！"

公孙谷主昂首前行，走进一间小小的石室，说道："割几捆情花来。"

杨过与小龙女既已决心一死，二人只是相向微笑，对公孙谷主做甚么事、说甚么话，全不理会。过不多时，石室门口传进来一阵醉人心魄的花香，二人转头瞧去，迎眼只见五色缤纷，娇红嫩黄，十多名绿衫弟子拿着一丛丛的情花走进室来。他们手上臂上部垫了牛皮，以防为情花的小刺所伤。公孙谷主右手一挥，冷然道："都堆在这小子身上。"

霎时之间，杨过全身犹似为千万只黄蜂同时蜇咬，四肢百骸，剧痛难当，忍不住大声号叫。小龙女又是怜惜，又是愤怒，向公孙谷主喝道："你干甚么？"抢上去要移开杨过身上的情花。

公孙谷主伸臂挡住，说道："柳妹，今日本是你我洞房花烛的吉期，却给这小子闯进谷来，将大好的日子闹了个乱七八糟，我和他素不相识，原无怨仇，何况他既与你有旧，只要他谨守宾客之义，我自然也是礼敬有加，今日事已如此……"说到此处，左手一挥，众弟子退出石室，带上了室门。他继续说道："……是祸是福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"

杨过在情花小刺的围刺之下苦不堪言，只是不愿小龙女为自己难过，咬紧了牙关始终默不出声，于公孙谷主的话半句也没听进耳去。小龙女望着他痛楚的神情，怜惜之念大起，就在此时，手指上情花之毒发作，又是一阵剧痛，心想："我只不过给情花略刺一下，已痛得如此厉害，他遍身千针万刺，那可如何抵受？"

公孙谷主猜知她心意，说道："柳妹，我是诚心诚意，想与你缔结百年良缘，对你只有一片爱慕之忱，绝无歹意，这一节你自是明白的。"小龙女点点头，凄然道："你待我一直很好，且别说于我有救命之恩，在此之前，你对我千依百顺，殷勤周至，唯恐博不了我的欢心。"她垂首半晌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公孙先生，当日你如没在荒山中遇着我，若是没救我性命，任我没声没息的死了，于咱们三人都更好些。你硬逼我与你成亲，明知我会终生不乐，这于你又有甚么好处？"

公孙谷主双眉又是缓缓竖起，低沉着声音道："我向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决不容人欺负折辱。你既答允了与我成亲，便得成亲。至于欢乐愁苦，世事原本难料，明天的事又有谁知道了？大家走着瞧罢。"袍袖一挥，说道："此人遍身为情花所伤，每过一个时辰，疼痛便增一分，三十六日后全身剧痛而死。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我有秘制妙药可给他医治，一天之后却是神仙难救。他是死是活，就由你说罢"说着缓步走向室门，伸手推开了门，转头道："若是你宁可任他慢慢痛死，那也由得你，你就在这儿瞧他三十六日，我对你绝无加害之意，你尽可放心。十二个时辰之内你如回心转意，只须呼叫一声，我便拿解药来救他性命。"说着便要迈步出室。

小龙女见杨过全身发颤，咬唇出血，双目本来朗若流呈，此刻已是黯然无光。想得到他身上如何痛苦，此时已然如此难当，若这疼痛每过一个时辰便增一分，一连痛上三十六天，只怕地狱之中也无如此苦刑，一咬牙，说道："公孙先生，我允你成亲便了。你快放了他，取药解救。"

公孙谷主一直逼迫，为的便是要她口出此言，此时听在耳里，心中又是喜欢又是妒恨，知道自今之后，这女子对己只有怨憎，决无半分情意，点头道："你能回心转意，于大家都好。今晚你我洞房花烛之后，明日一早我便取药救他。"小龙女道："你先给他治好伤。"谷主叹道："柳妹，你也大小觑我了。好容易才叫你答允，你实非真心情愿，我就再蠢，也岂能不知？难道我先能给他治伤么？"说着转身出门。

小龙女与杨过惨然相对，半晌无言。杨过缓缓的道，"姑姑，过儿承你倾心相爱，虽在九泉，亦是心怀安畅。你将我一掌打死了罢！"小龙女心想："

我先将他打死，随即自尽。"于是提起手来，潜运内劲。杨过脸露微笑，目光柔和，甜甜的瞧着她，低声道："此刻才是你我洞房花烛的时分呢。"小龙女见他神采飞扬，心想："这般一个俊俏郎君，何以老天便狠心如此，要他今日死于非命？"胸口一酸，突觉喉头发甜，似乎又要呕血，臂上的劲力登时消失。她突然扑在杨过身上，情花的千针万刺同时刺入她的体内，说道，"过儿，你我同受苦楚。"

忽听背后公孙谷主"啊哟"一声惊呼，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随即冷冷的道："那又何苦如此？你身上挨痛，他的疼痛便能少了半分吗？"小龙女向杨过深深望了一眼，缓缓转过身去，迈步出室，再不回头。公孙谷主向杨过道："杨兄弟，再过十个时辰，我便携同灵药前来救你。这十个时辰之中，只要你清心自持，不起情欲之念。纵有痛楚，亦不难熬。"说着出室关门，径自去了。

杨过身上受苦，心中伤痛："前时所受的诸般苦楚，与今日相较已全部算不了甚么。这谷主如此狠毒，我焉能一死了之，任由姑姑落在他手中苦受折磨？何况我父仇未报，岂能让那假仁假义的郭靖、黄蓉作下恶事，不受报应？"思念及此，不由得热血如沸，激昂振奋，"死不得，无论如何死不得！

便算姑姑成了这谷主的夫人，我还是要救她出来。我还得苦练武功，给死去的父母报仇。"于是咬紧牙关，盘膝坐起，虽在渔网之中不能坐正姿式，还是气沉丹田，用起功来。

过了两个时辰，已是午后，一名绿衫弟子端着盘子走进来。盘中装着四个无酵馒头，说道："谷主今日新婚大喜，也让你好好吃一个饱。"将盘子放在渔网之侧，他手上密密层层的包着粗布，唯恐为情花所伤。杨过伸手出网，取过四个馒头都吃了，心想："我既要和这贼谷主厮拚到底，便不能作践自己身子。"那弟子笑道："瞧不出你胃口倒好。"

突然门口绿影一晃，又有一名绿衫弟子进来，悄没声的走到那人身后，伸拳在他背心上重重击落。先前那人没瞧见来人是谁，已被打得昏晕过去。

杨过见偷袭的那人竟是公孙绿萼，奇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公孙绿等转身先将室门关上，低声道："杨大哥悄声，我来救你。"说着解开渔网的结子，搬开丛丛情花，放了杨过出来，她手上也缠着粗布。杨过迟疑道："令尊若知此事……"公孙绿萼道："我拚着身受重责便是。"随手摘下一小丛情花，塞在那绿衫弟子口中，令他醒后不能呼救，然后将他缚入渔网，情花堆了个满身，这才低声道："杨大哥，倘若有人进来，你就躲在门后。你身中剧毒，我到丹房去取解药给你。"

杨过好生感激，知她此举实是身犯奇险，自己与她相识不过一日，她竟背叛父亲来救自己，说道："姑娘，我……我……"内心激动，竟然说不下去了。公孙绿萼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你稍待片刻，我即时便回。"说着翩然出室。

杨过呆呆的出神："她何以待我如此好法？我虽遭际不幸，自幼被人欺辱，但世上真心待我之人却也不少。姑姑是不必说了，如孙婆婆、洪老帮主、义父欧阳锋、黄岛主这些人，又如程英、陆无双，以及此间公孙绿萼这几位姑娘，无不对我极尽至诚。我的时辰八字必是极为古怪，否则何以待我好的如此之好，对我恶的又如此之恶？"他却想不到自己际遇特异，所逢之人不是待他极好，便是极恶，乃是他天性偏激使然，心性相投者他赤诚相待，言语不合便视若仇敌，他待别人如是，别人自然也便如是以报了。

等了良久，始终不见公孙绿萼现身。杨过越等越是担忧，初时还猜想定是丹房中有人，盗药一时不得其便，时刻渐久，心想纵然取药不得，她也必过来告知，瞧来此事已然凶多吉少，她为我甘冒大险，我怎可不设法相救？

于是将室门推开一缝，向外张望，门外静悄悄的并无人影，当即溜了出来，却不知公孙绿萼陷身何处。

正自徬徨，忽听转角处脚步声响，他忙缩身转角，只见两名绿衫弟子并肩而来，手中各执一条荆杖，显然是行刑之具。杨过大怒："姑姑宁死不屈，这无耻谷主竟要对她苦刑逼迫！"当下放轻脚步，跟随在两名弟子之后。那二人并不知觉，曲曲折折的绕过几道长廊，来到一间石室之前，朗声说道："启禀谷主，荆杖取到。"推门入内。

杨过心中怦怦而跳，见那石室东首有窗，于是走到窗下，凑眼向内张望，岂知小龙女不在室内，公孙绿萼却垂首站在父亲之前。公孙谷主居中而坐，两名绿衫弟子手持长剑，守在绿萼左右。

谷主接过荆杖，冷冷的道："萼儿，你是我亲生骨肉，到底为何叛我？"

公孙绿萼低头不语。谷主道："你看中了那姓杨的小子，我岂有不知？我本说要放了他。你又何必性急？明日爹爹跟他说，就将你许配于他如何？"杨过如何不知公孙绿萼对己大有情意，但此刻听人公然说将出来，一颗心还是怦然而动。

公孙绿萼低头不语，过了片刻，突然抬起头来，朗声说道："爹爹，你此刻一心想着自己成亲，哪里还顾念到女儿？"公孙谷主哼了一声，并不接口。公孙绿萼又道："不错，女儿钦慕杨公子为人正派，有情有义。但女儿知他心目中只有龙姑娘一人。女儿所以救他，就是……就是瞧不过爹爹的所作所为，别无他意，"杨过心中大是激动，暗想："这贼谷主乖戾妄为，所生的女儿却如此仁义。"

公孙谷主脸上木然，并无气恼之色。淡淡的道："依你说来，那我便是为人不正派了，便是无情无义了？"公孙绿萼道："女儿怎敢如此数说爹爹。

只是……只是……"谷主道："只是怎么？"绿萼道："那杨公子身受情花的千针万刺，痛楚如何抵挡？爹爹，你大恩大德，放了他罢。"谷主冷笑道："我明日自会救他放他，何用你从中多事。"

公孙绿萼侧头沉吟，似在思量有几句话到底该不该说，终于脸现坚毅之色，说道，"爹爹，女儿受你生养抚育的大恩。那杨公子只是初识的外人，女儿如何会反去助他？倘若爹爹明日当真给他治伤，将他释放，女儿又何必冒险到丹房中来？"谷主厉声说道："那你为何义来了？"公孙绿萼道："女儿就知爹爹对他不怀善意，你逼迫龙姑娘与你成亲之后，便要使毒计害死杨公子，好绝了龙姑娘之念。"

公孙谷主两道长眉登时义即竖起，冷冷的道："哼，当真是养虎贻患。

把你养得这么大了，想不到今日竟来反咬我一口。拿来！"说着伸出手来。

绿萼道："爹爹要甚么？"谷主道："你还装假呢？那治情花之毒的绝情丹啊。"绿萼道："女儿没拿。"

谷主站起身来，道："那么哪里去了？"

杨过打量室中，只见桌上、柜中满列药瓶，壁上一丛丛的挂着无数干草药，西首并列三座丹炉，这间石空自便是所谓丹房了。瞧着公孙谷主的神情，绿萼今日非受重刑不可，只听她道："爹爹，女儿私进丹房，确是想取绝情丹去救杨公子，但找了半天没找到。否则何以会给爹爹知觉？"

谷主厉声道："我这藏药之所极是机密，几个外人一直在厅，没离开过一步，这绝情丹突然失了影踪，难道它自己会生脚不成？"绿萼跪倒在地，哭道："爹爹，你饶了杨公子性命，命他出谷之后永世不许回来，也就是了。"

谷主冷笑道："若是我性命垂危。你未必便肯跪地向人哭求。"绿萼不答，只是抱住了他双膝。

谷上道："你取去了绝情丹，又教我怎生救他？好，你不肯认，也山得你。你就在这儿耽一天。你虽偷了我的丹药，却送不到那姓杨的小子口中，总是枉然，十二个时辰之后，我再放你罢！"说着走向室门。

公孙绿萼咬牙叫道："爹爹！"

谷主道："你还有何话说？"绿萼指着那四名弟子道："你先叫他们出去。"谷主道："我谷中众心如一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"绿萼满脸通红，随即惨白。说道："好，你不信女儿的话，那你便瞧我身上有没有丹药。"说着解去上衫，接着便解裙子。公孙谷主忙挥手命四名弟子出外，关上了室门。

片刻之间，绿萼已将外衫与裙子脱去，只留下贴身的小衣，果然身上并无一物。

杨过在窗外见她全身晶莹洁白，心中怦的一动。他是少年男子，公孙绿萼又是身材丰腴，容颜俏丽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得血脉贲张，但随即想起："她是为救我性命，这才不惜解衣露躯，杨过啊杨过，你若再看一眼，那便是禽兽不如了。"急忙闭眼，但心神烦乱之际，额头竟轻轻在窗格子上一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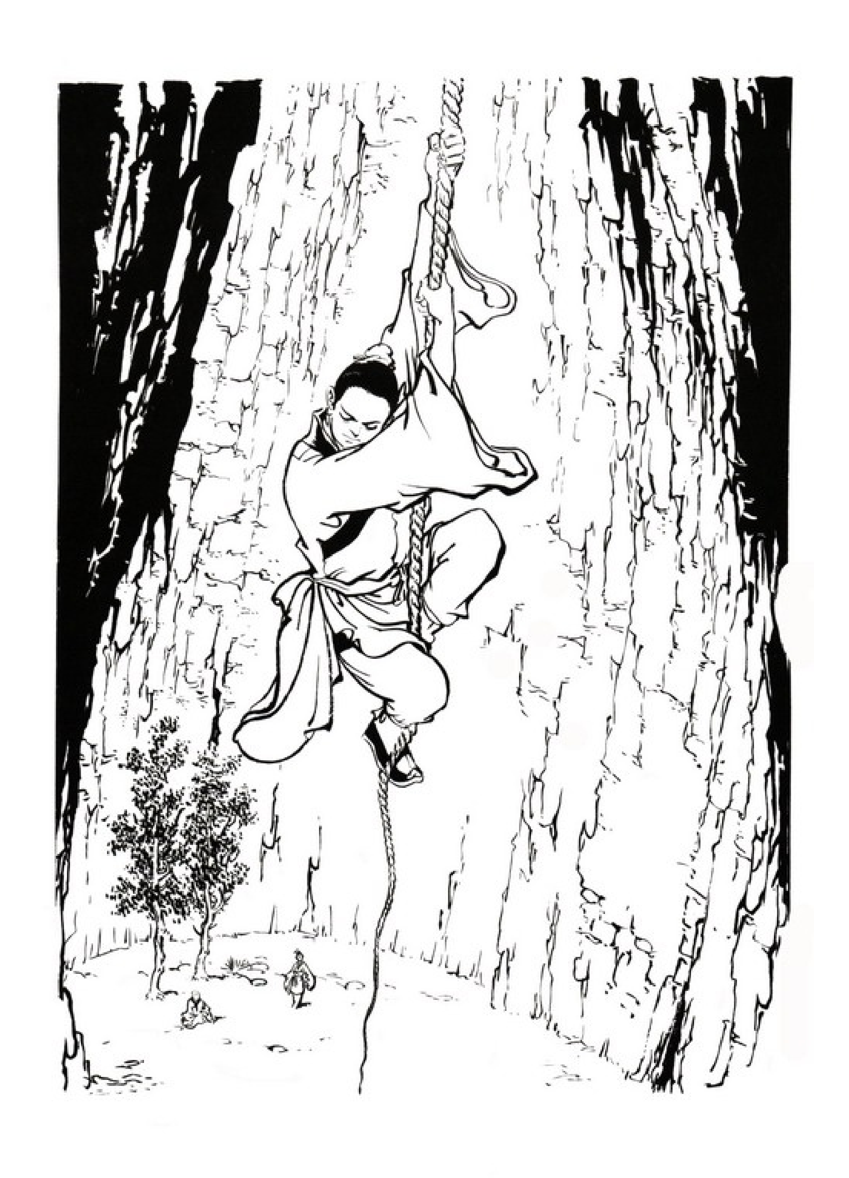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碰虽只发出微声，公孙谷主却已知觉，走到三座丹炉之旁，将中间一座丹炉推开，把东首的推到中间，西首的推到东首，然后将原在中间的推到了西首，说道："既是如此，我便允你饶那小子的性命便是。"绿萼大喜，拜倒在地，颤声道："爹爹！"

谷主走到靠壁的椅中坐下，道："我谷中规矩，你是知道的。擅入丹房，该当如何？"绿萼低首道："该当处死。"谷主叹道："你虽是我亲生女儿，但也不能坏了谷中规矩，你好好去罢！"说着抽出黑剑，举在半空，柔声道："唉，萼儿，你若是从此不代那姓杨的小子求情，我便饶你。我只能饶一个人，饶你还是饶他？"公孙绿尊低声道："饶他！"谷主道："好，我女儿当真大仁大义，胜于为父的多了。"挥剑往她头顶直劈下去。

杨过大惊，叫道："且慢！"从窗口飞身跃入，跟着叫道："该当杀我！"

右足在地下一点，正要伸手去抓公孙谷主手腕，阻他黑剑下劈，突觉足底一软，却似踏了个空。杨过暗叫不妙，急提真气，身子斗然向上拔起。公孙谷主双掌在女儿肩头一推。公孙绿萼身不由主的急退，往杨过身上撞来。

杨过跃起后正向下落，公孙绿萼恰好撞向他身上，两人登时一齐笔直堕下，但觉足底空虚，竟似直堕了数十丈尚未着地。杨过虽然惊惶，仍想到要护住绿萼性命，危急中双手将她身子托起，眼前一片黑暗，不知将落于何处，足底是刀山剑林？还是乱石巨岩？思念未定，扑通一声，两人已摔入水中，往下急沉，原来丹房之下竟是个深渊。



第十九回　地底老妇

杨过身子与水面相触的一瞬之间，心中一喜，知道性命暂可无碍，否则二人从数十丈高处直堕不住，那是非死不可。冲力既大，入水也深，但觉不住的往下潜沉，竟似永无止歇。他闭住呼吸，待沉势一缓，左手抱着绿萼，右手拨水上升，刚钻出水面吸了口气，突然鼻中闻到一股腥臭，同时左首水波激荡，似有甚么巨大水族来袭。

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转过：“贼谷主将我二人陷在此处，岂有好事？”右手发掌向左猛劈出去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击中了甚么坚硬之物，跟着波涛汹涌，他借着这一掌之势，己抱着公孙绿萼向右避开。

他不精水性，所以能在水底支持，纯系以内功闭气所致。此时眼前一片漆黑，只听得左首和后面击水之声甚急，他右掌翻出，突然按到一大片冰凉粗糙之物，似是水族的鳞甲，大吃一惊：“难道世间真有毒龙？”手上使劲，腾身而起，那怪物却被他按入了水底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准拟再潜入水中，哪知右足竟然已踏上了实地，这一下非事先所料，足上使的劲力不对，撞得急了，右腿好不疼痛。

但心喜之余，腿上疼痛也顾不得了，伸手摸去，原来是深渊之旁的岩石。

他只怕怪物继续袭来，忙向高处爬去，坐稳之后，惊魂稍定。公孙绿萼吃了好几口水，人已半晕。杨过让她伏在自己腿上，缓缓吐水。只听得岩石上有爬搔之声，腥臭气息渐浓，有几只怪物从水潭中爬了上来。

公孙绿萼翻身坐起，搂住了杨过脖子，惊道：”那是甚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别怕，你躲在我身后。”公孙绿萼不动，只是搂得他更加紧了，颤声道：“鳄鱼，鳄鱼！”

杨过在桃花岛居住之时曾见过不少鳄鱼，知道此物凶猛残忍，尤胜陆上虎狼，当日他与郭芙、武氏兄弟等见到。也是不敢招惹，总是远而避之，不意今日竟会在这地底深渊之中相遇，当下坐稳身子，凝神倾听，从脚步声中察觉共有三条鳄鱼，正一步步的爬近。

公孙绿萼低声道：”杨大哥，忽不到我和你死在一处。”语气中竟有喜慰之意。杨过笑道：”便是要死，咱们也得先杀几条鳄鱼再说。”

这时当先一条鳄鱼距杨过脚边已不到一丈，绿萼叫道：“快打！”杨过道：”再等一下。”伸出右足，垂在岩边，那鳄鱼又爬近数尺，张开大口.往他足上狠狠咬落。杨过右足回缩，跟着挥脚踢出，正中鳄鱼下颚。那鳄鱼一个筋斗翻入渊中，只听得水声响动，渊中群鳄一阵骚动，另外两条鳄鱼却又已爬近。

杨过虽中情花剧毒，武功却丝毫未失，适才这一踢实有数百斤的力道，踢中鳄鱼后足尖隐隐生疼，那鳄鱼跌入潭中后却仍是游泳自如，想见其皮甲之坚厚，心想：”单凭空手，终究奈何不了这许多凶鳄，斗到后来，我与公孙姑娘迟早会膏于鳄吻，如何想个法子，方能将这些鳄鱼尽数杀死？”伸手出去想模块大石当武器，但岩石上光溜溜的连泥沙也无一粒，只听得两头鳄鱼又爬近了些，忙问：“你身上有佩剑么？”

公孙绿萼道：”我身上？”想起向已在丹房中除去衣裙，只余卜贴身的小衣。这时却偎身于杨过怀中，不由得大羞，登时全身火热，心中却甜甜的喜悦不胜。

杨过全神贯注在鳄鱼来袭，并未察觉她有何异状，可听得两头鳄鱼距身前已不过丈计。身后又有两头，若是发掌劈打。原可将之击落潭中，但转瞬又复来攻，于事无补。自己内力却不绝耗损，于是蓄势不发，待二鳄爬到身前三尺之处，猛地里双掌齐发，拍拍两声，同时击在二鳄头上。鳄鱼转动不灵，杨过掌到时不知趋避，但皮甲坚厚，只是晕了一阵。滑入潭中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二鳄已然爬到。杨过左足将一鳄踢下岩去，这一脚踢得重了，抱持绿萼不稳，她身子一侧，向岩下滑落。

公孙绿萼惊叫一声，右手按住岩石，运劲窜上。杨过伸掌在她背心一托，将她救上。这么一耽搁，最后一头鳄鱼已追近身边，张开巨口往

杨过肩头咬落。这时拳打足踢均已不及，虽可跃开闪避，但那巨口的双颚一合，说小定便咬在绿萼身上，危急中双手齐出，一手扳注鳄鱼的上颚。一手扳住下颚，运起内力，大喝一声，只听得喀喇一响，鳄鱼两颚从中裂开，登时身死。

杨过虽扳死凶鳄，背上却也已惊得全足冷汗。绿萼道：“你没受伤罢？”

杨过听她语声之中又是温柔，又是关切，心中微微一动，道：”没有”以是适才使力太猛，双臂略觉疼痛。绿萼察觉死鳄身躯躺在岩上，一动也不动，心下极是钦佩，道：“你空手怎么将它弄死的？黑暗中便又瞧得恁地清楚。”

杨过道：“我随首姑姑在古墓中居住多年，只要略有微光，便能见物”他说到姑姑与古墓，不由得一声长叹，“突然全身剧痛，万难忍受，不由得纵声大叫，同时飞足将死鳄踢入潭中两头鳄鱼正向岩上爬上来，听到他惨呼之声，吓得又跃入水中。

公孙绿萼忙握住他手臂，另一手轻轻在他额头抚摸，盼能稍减他的疼痛。杨过自知身中剧毒，纵然不处此危境，也活不了几日，听公孙谷主说要连痛三十六日才死，但疼痛如此难当，只要再挨几次，终于会忍耐不住而自绝性命，然自己一死之后，公孙绿萼无人救护，岂不惨极，心想：“她所以处此险境，全是为了我。我不论身上如何疼痛，必当支持下去，但愿那谷主稍有父女之情，终于回心转意而将她救回。”心中盘算，一时没想及小龙女，疼痛登时轻缓，说道：“公孙姑娘，别害拍，我想你爹爹就会来救你上去。他只恨我一人，对你向来钟爱，此时定然已好生后悔。”

公孙绿萼垂泪道：“当我妈在世之时，爹爹的确极是爱我。后来我妈死了，爹爹就对我日渐冷淡，但他……但他……心中，我知道是不会恨我的。”

停了片刻，斗地想起许多奇怪难解之事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忽然想起，爹爹一直在怕我。”杨过奇道，“他怕你？那倒奇了。”绿萼道：“是啊，我总觉爹爹见到我之时神色间很不自然，似是心中隐瞒着甚么要紧事情，生怕给我知道了。这些年来，他总是尽量避开我，不见我面。”

她以前见到父亲神情有异，虽觉奇怪，但每次念及，总是只道自母亲逝世，父亲心中悲痛，以至性情改变，但这次她摔入鳄潭，却明明是父亲布下的圈套，他在丹房中移动三座丹炉，自是打开翻板的机关。若说父亲心恨杨过，要将他置之死地，杨过本已中了情花之毒，只须不加施救，便难以活命，何况那时他正跌向鳄潭，其势已万难脱险，然则父亲何以将自己也推入潭中？

这一掌之推，哪里还有丝毫父女之情？这决非盛怒之下一时失手，其中必定包藏了阴谋祸心。她越想越是难过，但心中也是越加明白。父亲从前许多特异言行当时茫然不解，只是拿“行为怪僻”四字来解释，此时想来，显然全是从一个“怕”字而起，可是他何以会害怕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却万万猜想不透。

这时鳄潭中闹成一片，群鳄正自分嚼死鳄，一时不再向岩上攻来。杨过见她呆呆出神，问道：“是否你父亲有甚隐事，给你无意之中撞见了？”绿萼摇头道：“没有啊。爹爹行止端方，处事公正，谷中大小人等无不对他极是敬重。今日他如此对你确是不该，但以往从未有过这般倒行逆施之事。”

杨过不知绝情谷中过去的情事，自难代她猜测。

鳄潭深处地底，寒似冰窟，二人身上水湿，更是凉气透骨。杨过在寒玉床上练过内功，对这一点寒冷自是毫不在意，公孙绿萼却已不住颠抖，偎在杨过怀中求暖。杨过心想这姑娘命在顷刻，定然又是难过又是害怕，想说几句笑话逗她一乐，只见潭中群鳄争食，巨口利齿，神态狰狞可怖，于是笑道：“公孙姑娘，今日你我一齐死了，你来世想转生变作甚么东西？似这般难看的鳄鱼，我是说甚么也不变的。”

公孙绿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你还是变一朵水仙花儿罢，又美又香，人人见了都爱。”杨过笑道：“要说变花，也只有你这等人才方配。若是我啊，不是变作喇叭花，便是牛屎菊。”绿萼笑道：“倘若阎罗王要你变一朵情花，你变不变？”

杨过默然不答，心中极是悔恨：“凭我和姑姑合使玉女素心剑法，那贼谷主终非敌手。那时他手忙脚乱，转眼便要输了。偏生事不凑巧，姑姑在剑室中给情花刺伤，而这素心剑法又须两人心灵相通，情意绵绵，方始发出威力。唉，这也是天数使然，无话可说了。却不知姑姑眼下如何？”他一想到小龙女，身上各处创口又隐隐疼痛。

公孙绿萼不听他答话，已知自己不该提到情花，忙岔开话题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能瞧见鳄鱼。我眼前却是黑漆漆的，甚么都瞧不见。”杨过笑道：“鳄鱼的尊容丑陋得紧，不瞧也罢。”说着轻轻拍了拍她肩头，意示慰抚，一拍之下，着手处冰冷柔腻，才想到她在丹房中解衣示父，只剩下贴身的小衣，肩头和膀子部没衣服遮蔽。杨过微微一惊，急忙缩手。绿粤想到他能在暗中见物，自己半裸之状全部给他瞧得清清楚楚，不禁叫了声：“啊哟！”

身子自然而然的让开了些。

杨过稍稍坐远，脱下长袍.给她披在身上，解衣之际，不但想到了小龙女，也想到了给自己缝袍的程英，想到愿意代已就死的陆无双，自咎一生辜负美人之恩极多，愧无以报，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。

公孙绿萼整理一下衫油，将腰带系上，忽觉杨过长袍的衣袋中有小小一包物事，伸乎摸了出来，交给他道：”这是甚么东西？你要不要用？”杨过接了过来，入手只觉沉沉地，问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绿萼一笑，说道：“是你袋里的东西，怎么反来问我？”杨过凝神看时，见是个粗布小包，自己从未见过，当即打开，眼前突然一亮，只见包中共有四物，其中之一是柄小小匕首，柄上镶有龙眼核般大小的一颗珠子，发出柔和莹光，照上了公孙绿萼的俏脸，心想：“古人言道珠称夜光，果然不虚。”

绿萼忽地尖叫：“咦！”伸手从包中取过一个翡翠小瓶，叫道：“这是绝情丹啊”杨过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这便是能治情花之伤的丹药？”

绿粤举瓶摇了摇，觉到瓶中有物，喜道：“是啊，我在丹房中找了半天没找到，怎么反而给你拿了去？你怎地拿到的？你干么不服啊？你不知道这使是绝悄丹，是不是？”她欣喜之余问话连串不断，竟没让杨过有答话的余暇。

杨过搔了搔头，道：“我半点也不知道，这……这瓶丹药，怎地会放在我袋中.这可真是奇战怪也。”

绿萼借着匕首柄上夜明珠的柔光，也行清楚了近处事物，只见小包中除匕首与装绝情丹的翡翠小瓶之外，还有块七八寸见方的羊皮，半截灵芝。她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这半截灵芝就是给那老顽童折断的。”杨过道：“老顽童？”绿萼道：“是啊，芝房由我经管，这灵芝便是种在芝房中白玉盆里的老顽童大闹书剑丹芝四房，毁书盗剑，踢炉折芝，都是他干的好事。”杨过恍然而悟，叫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绿萼忙问：“怎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这个小包是周老前辈放在我身边的。”他此时已知周伯通对己实有暗助之意，因之把“老顽童”改口称为“周老前辈”。绿萼也已明白了大半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他交给你的。”杨过道：“不，这位武林前辈游戏人间，行事鬼神莫测，他取去了我人皮面具和大剪刀，我固然不知，而他将这小包放在我衣袋里，我也毫无所觉。唉，他老人家的本事，我真是一半也及不上。”绿萼点头道：“是了，爹爹说他盗去了谷中要物，非将他截住不可，而他……他当众除去衣衫，身上却未藏有一物。”杨过笑道：“他脱得赤条条地，竟把谷主也瞒过了，原来这包东西早已放在我的袋中。”

绿萼拔开翡翠小瓶上的碧玉塞子，弓起左掌，轻轻侧过瓶子，将瓶里丹药倒在掌中，瓶中倒出一枚四四方方骰子般的丹药来，色作深黑，腥臭刺鼻。

大凡丹药部是圆形，以便吞服。若是药锭，或作长方扁平，如这般四方的丹药，杨过却是前所未见，从绿萼掌中接了过来，仔细端详。绿萼握着瓶子摇了几摇，又将瓶子倒过来在掌心拍了几下。道：“没有啦，就只这么一枚，你快吃罢，别掉在潭里可就糟了。”

杨过正要把丹药放入口中，听她说“就只这么一枚”。不由得一怔，问道：“只有一枚？你爹爹处还有没有？”绿萼道：“就因为只有一枚，那才珍贵啊，否则爹爹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”杨过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姑姑遍身也中了情花之毒，你爹爹又有甚么法子救她？”

绿萼叹道：“我曾听大师兄说过，这绝情丹谷中本来很多，后来不知怎地，只剩下了一枚，而这丹药配制极难，诸般珍贵药材无法找全，因此大师兄曾一再告诫，大家千万要谨防情花的剧毒，小小刺伤，擞日后可以自愈，那是不打紧的。中毒一深，却令谷主难办，因为一枚丹药只治得一人。”杨过连叫“啊哟”，说道：“你爹爹怎地还不来救你？”

绿萼当即明白了他心意，见他将丹药放回瓶中，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对龙姑娘这般痴情，我爹爹宁不自愧？你只盼望我将绝情丹带上去，好救龙姑娘的性命。”

杨过给她猜中心事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既盼望你这么好心的姑娘能平平安安的脱此险境，也盼能救得我姑姑性命。就算我治好了情花之毒，困在这鳄潭中也是活不了，自是救治我姑姑要紧。”心想：“姑姑美丽绝伦，那公孙谷主想娶她为妻，本也可说是人情之常。然而姑姑不肯相嫁，他便诱她到剑房中想害她性命，用心已然险恶之极：而他明知惟一的绝情丹已给人盗去，姑姑身上的情花剧毒无可解救，已不过三十六日之命，他兀自要逼她委身，只怕这潭中的鳄鱼，良心比他也还好些。”

绿萼知道不论如何苦口劝他服药，也总是白饶，深悔不该向他言明丹药只有一枚，于是说道：“这灵芝虽不能解毒，但大有强身健体之功，你就快服了罢。”杨过道：“是。”将半截灵芝剖成两片，自己吃了一片，另一片送到绿萼口中，道：“也不知你爹爹何时才来放你，吃这一片挡挡寒气。”

绿萼见他情致殷勤，不忍拒却，于是张口吃了。

这灵芝已有数百年气候，二人服入肚中，过不多时，便觉四肢百骸暖洋洋的极是舒服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心智也随之大为灵敏。绿萼忽道：“老顽童盗去了绝情丹，爹爹当然早已知道。他说治你之伤，固是欺骗龙姑娘，便是逼我交出丹药，也是假意做作。”

杨过早就想到此节，只是不愿更增她的难过，是以并未说破，这时听她自己想到了，便道：“你爹爹放你上去之后，将来你须得处处小心，最好能设法离谷，到外面走走。”绿萼叹道：“唉，你不知爹爹的为人，他既将我推入鳄潭，决不致再回心转意放我出去。他本就忌我，经过此事之后，又怎再容我活命？杨大哥，你就不许我陪着你一起死么？”

杨过正待说几句话相慰，忽然又有一头鳄鱼慢慢爬上岩来，前足即将搭上从小包中抖出来的那张羊皮。杨过心念一动：“且瞧瞧这张羊皮有甚么古怪。”提起匕首，对准鳄鱼双眼之间刺去，噗的一声，应手而入，原来这匕首竟是一把砍金断玉的利刃。那头鳄鱼挣扎了几下，跌入潭中，肚腹朝天，便即毙命。杨过喜道：“咱们有了这柄匕首，潭中众位鳄鱼老兄的运气可就不大好啦。”左手执起羊皮，右手将匕首柄凑过去，就着刃柄上夜明珠发出的弱光凝神细看。羊皮一面粗糙，并无异状，翻将过来，却见画着许多房屋山石之类。

杨过看了一会，觉得并无出奇之处，说道：“这羊皮是不相干的。”绿萼一直在他肩旁观看，忽道：“这是我们绝情谷水仙山庄的图样。你瞧，这是你进来的小溪，这是大厅，这是剑室，这是芝房，这是丹房……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指着图形。杨过突然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你瞧，你瞧。”指着丹房之下绘着的一些水纹。绿萼道：“这便是鳄潭了。啊……这里还有通道。”

二人见鳄潭之旁绘得有一条通道，不禁精神大振。杨过将图样对照鳄潭的形势，说道：“若是图上所绘不虚，那么从这通道过去，必是另有出路。只是……”绿萼接口道：“奇在这通道一路斜着向下，鳄潭已深在地底，再向下斜，却通往何处？”图上通道到羊皮之边而尽，不知通至甚么所在。

杨过道：“这鳄潭的事，你爹爹或大师兄曾说起过么？”绿萼摇头道：“直到今日，我才知丹房下面潜伏着这许多可怖之物，只怕大师兄也未必知悉。可是……可是，养这许多鳄鱼，定须时时喂东西给它们吃，爹爹不知道为甚么……”想起父亲的阴狠，忍不住发抖。

杨过打量周遭情势，但见岩石后面有一团黑黝黝的影子，似是通道的入口，但隔得远了，不易瞧得清楚，心想：“就算这真是通道，其中不知还养着甚么猛恶怪物。遇上了说不定凶险更大。然而总不能在此坐以待毙，反正是死，不如冒险求生。只要把公孙姑娘救出危境，将绝情丹送入姑姑口中，那便好了。”于是将匕首交在绿萼手中，道：“我过去看看，你提防鳄鱼。”

左足在岩上一点，已飞入潭中。绿萼惊呼一声。杨过右足踏在死鳄肚上，借劲跃起，接着左足在一头鳄鱼的背上一点。那鳄鱼直往水底沉落，杨过却已跃到对岸，贴身岩上，反手探去，叫道：“这里果然是个大洞！”

公孙绿萼轻功远不如他，不敢这般纵跃过去。杨过心想若是回去背负，二人身重加在一起，不但飞跃不便，而且鳄鱼也借力不起，事到如今只有冒险到底，叫道：“公孙姑娘，你将长袍浸湿了丢过来”绿萼不明他用意，但依言照做，除下长袍，在潭水中一浸，迅速提起，打了两个结.成为一个圆球，叫道：“来啦！”运劲投掷过去，杨过伸手接住，解开了结，在岩壁上找了个立足之地，左手牢牢抓住一块凸出的岩角，右手舞动浸湿了的长袍，说道：“你仔细听着声音。”将长袍向前送出，回腕挥击，啪的一声，长袍打在洞口。他连击三下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洞口的所在了？”绿萼听声辨形，捉摸到了远近方位，说道：“知道啦。”杨过道：“你跳起身来，抓住长袍，我将你拉过来。”

绿萼尽力睁大双眼，但望出去始终是黑漆漆的一团，心中甚是害怕.说道：“我不……我……”杨过道：“不用怕，若是抓不住长袍摔在潭里，我立刻跳下来救你，咱们先前尚且不怕鳄鱼，有了这柄削铁如泥的匕首，还怕何来？”说着呼的一声。又将长袍挥出。

公孙绿萼一咬牙，双足在岩上力撑，身子已飞在半空，听着长袍在空中挥动的声音，双手齐出，右手抓住了长袍下摆，左手却抓了个空。杨过只觉手上一沉，抖腕急挥，将绿萼送到了洞口，生怕她立足不定，长袍一挥出，立即便跟着跃去，在她腰间轻轻一托，将她托起，稳稳坐在侗边。

公孙绿萼大喜，叫道：“行啦，你这主意真高。”杨过笑道：“这洞里可不知有甚么古怪的毒物猛兽，咱们也只有听天由命了。”说着弓身钻进了洞里。绿萼将匕首递给他，道：“你拿着。”接过杨过递来的长袍，穿在身上。

洞口极窄，二人只得膝行而爬，由于鳄潭水气蒸浸，洞中潮湿滑溜，腥臭难闻。杨过一面爬，一面笑道：“今日早晨你我在朝阳下同赏情花，满山锦绣，鸟语花香，过不了几个时辰却到了这地方，我可真将你累得惨了。”

绿萼道：“这哪怪得你？”

二人爬行了一阵，隧洞渐宽，已可直立行走，行了良久，始终不到尽头，地下却越来越平。杨过笑道：“啊哈，瞧这模样咱们是苦尽甘来，渐入佳境。”

绿萼叹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心里不快活，不必故意逗我乐子……”一言未毕，猛听得左首传来一阵大笑之声：“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这几下明明是笑声，听来却竟与号哭一般，声音是“哈哈，哈哈”，语调却异常的凄凉悲切。杨过与绿萼一生之中都从未听到过这般哭不像哭、笑不像笑的声音，何况在这黑漆漆的隧洞之中，猝不及防的突然闻此异声，比遇到任何凶狠的毒蛇怪物更令他二人心惊胆战。杨过算得大胆，却也不禁跳起身来，脑门在洞顶一撞，好不疼痛。公孙绿萼更是吓得遍体冷汗，毛骨惊然，一把抱住了他双腿。

二人实不知如何是好，进是不敢，退又不甘。绿萼低声道：“是鬼么？”

这三字声音极低，不料左首那声音又是一阵哭笑，叫道：“不错，我是鬼，我是鬼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杨过心想：“她既自称是鬼，便不是鬼。”于是朗声说道：“在下杨过，与公孙姑娘二人遇难，但求逃命，对旁人绝无歹意……”那人突然插口道：“公孙姑娘？甚么公孙姑娘？”杨过道：“公孙谷主之女，公孙绿萼。”那边就此再无半点声息，似乎此人忽然之间无影无踪的消失了。

当那人似哭非哭、似笑非笑之际，二人已是恐惧异常，此时突然寂静无声，在黑暗之中更是感到说不出的惊怖，相互依偎在一起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过了良久，那人突然喝道：“甚么公孙谷主，是公孙止么？”语意之中，充满着怒气，但已听得出是女子声音。绿萼大着胆子应道：“我爹爹确是单名一个‘止’字，老前辈可识得家父么？”那人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我识得他么？嘿嘿，我识得他么？”绿萼不敢接口，只有默不作声。又过半晌，那声音又喝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绿萼道：“晚辈小名绿萼，红绿之绿，花萼之萼。”那人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年、何月、何日、何时生的？”

绿萼心想这怪人问我生辰八字干么，只怕要以此使妖法加害，在杨过耳边低声道：“我说得么？”杨过尚未回答，那人冷笑道：“你今年十八岁，二月初三的生日，戌时生，对不对？”绿萼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怎知道？”

突然之间，她心中忽生一股难以解说的异感，深知洞中怪人决不致加害自己，当下从杨过身畔抢过，迅速向前奔去，转了两个弯，眼前斗然亮光耀目，只见一个半身赤裸的秃头婆婆盘膝坐在地下，满脸怒容，凛然生威。

绿萼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呆呆站着。杨过怕她有失，急忙跟了进去。

但见那老婆婆所坐之处是个天然生成的石窟，深不见尽头，顶上有个圆径丈许的大孔，日光从孔中透射进来，只是那大孔离地一百余丈，这老婆婆多半不小心从孔中掉了进来，从此不能出去。这石窟深处地底，纵在窟中大声呼叫，上面有人经过也未必听见，但她从这般高处掉下来如何不死，确是奇了。见石窟中日光所及处生了不少大枣树，难道她恰好掉在树上，因而竟得活命？杨过见她仅以若干树皮树叶遮体，想是在这石窟中已是年深日久，衣服都已破烂净尽。

那婆婆对杨过就如视而不见，上上下下的只是打量绿萼，忽而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你长得好美啊。”绿萼报以一笑，走上一步，万福施礼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好。”

那婆婆仰天大笑，声音仍是哭不像哭、笑不像笑，说道：“老前辈？哈哈，我好，我好，哈哈，哈哈！”说到后来，脸上满是怒容。绿萼不知这句问安之言如何得罪了她，心下甚是惶恐，回头望着杨过求援。

杨过心想这老婆婆在石窟中耽了这么久，心智失常，势所难免，便向绿萼摇摇头，微微一笑，示意不必与她当真，左右打量地形，思忖如何攀援出去。头顶石孔离地虽高，凭着自己轻功，要冒险出去也未必定然不能。

绿萼却全神注视那婆婆，但见她头发稀疏，几已全秃，脸上满面皱纹，然而双目炯炯有神。那婆婆也是目不转瞬的望着绿萼，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却把杨过撇在一旁，不加理睬。那婆婆看了一会，忽道：“你左边腰间有个朱砂印记，是不是？”

绿萼又是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我身上这个红记，连爹爹也未必知道，这个深藏地底的婆婆怎能如此明白？她又知道我的生辰八字，瞧来她必与我家有极密切的关连。”于是柔声问道：“婆婆，你定然识得我爹爹，也识得我去世了的妈妈，是不是？”那婆婆一怔，说道：“你去世了的妈妈，哈哈，我自然识得。”突然语音声厉，喝道：“你腰间有没红记？快解开给我看。若有半句虚言，叫你命丧当地。”

绿萼回头向杨过望了一眼，红晕满颊。杨过忙转过头去，背向着她。绿萼解开长袍，拉起中衣，露出雪白晶莹的腰身，果然有一颗拇指大的殷红斑记，红白相映，犹似雪中红梅一般。甚是可爱。

那婆婆只瞧了一眼，已是全身颤动，泪水盈眶，忽地双手张开，叫道：“我的亲亲宝贝儿啊，你妈想得你好苦。”绿萼瞧着她的脸色，突然天性激动，抢上去扑在她身上，哭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

杨过听得背后二人一个叫宝贝儿，一个叫妈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回过身来，只见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，绿萼的背心起伏不已，那婆婆脸上却是涕泪纵横，心想：“难道这婆婆竟是公孙姑娘的母亲？”

只见那婆婆蓦地里双眉竖起，脸现杀气，就如公孙谷主出手之时一模一样，杨过暗叫：“不好。”抢上一步，怕她加害绿萼，却见她伸手在绿萼肩上轻轻一推，喝道：“站开些，我来问你。”绿萼一怔，离开她身子，又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

那婆婆厉声道：“公孙止叫你来干么？要你花言巧语来骗我，是不是？”

绿萼摇头，叫道：“妈，原来你还在世上，妈！”脸上的神色又是喜欢，又是难过，这显是母女真情，哪里能有半点作伪？那婆婆却仍厉声问道：“公孙止说我死了，是不是？”绿萼道：“女儿苦了十多年，只道真是个无母的孤儿. 原来妈好端端的活着，我今天真好欢喜阿。”那婆婆指着杨过道：“他是谁？你带着他来干么？”

绿萼道：“妈，你听我说。”于是将杨过怎样进入绝情谷、怎样中了情花之毒、怎样二人一齐摔入鳄潭的事，从头至尾的说了，只是公孙谷主要娶小龙女之事。却全然略过不提，以防母亲妒恨烦恼。

那婆婆遇到她说得含糊之处，一点点的提出细问。绿萼除了小龙女之事以外，其余毫不隐瞒。那婆婆越听脸色越是平和，瞧向杨过的脸色也一眼比一眼亲切。听到绿萼说及杨过如何杀鳄、如何相护等情，那婆婆连连点头，说道，“很好，很好！小伙子，也不枉我女儿看中了你。”绿萼红晕满脸，低下了头。

杨过心想这其中的诸般关节。此时也不便细谈，于是说道：“公孙伯母，咱们先得想个计策，如何出去？”

那婆婆突然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甚么公孙伯母，‘公孙伯母’这四字，你从此再也休得出口。你莫瞧我手足无力，我要杀你可易如反掌。”突然波的一声，口中飞出一物，铮的一响，打在杨过手中所握的那柄匕首刃上。

杨过只觉手臂剧震，五指竟然拿捏个住，当的一声，匕首落在地下。他大惊之下，急向后跃，只见匕首之旁是个枣核，在地下兀自滴溜溜的急转。

他惊疑不定，心想：“凭我手握匕首之力，便是金轮法王的金轮、达尔巴的金杵、公孙谷主的锯齿金刀，也不能将之震落脱手，这婆婆口中吐出一个枣核，却将我兵刃打落，虽说我未曾防备，但此人的武功可真是深奥难测了。”

绿萼见他脸上变色，忙道：“杨大哥，我妈决不会害你。”走过去拉着他的手，转头向母亲道，“妈，你教他怎么称呼，也就是了。他可不知道啊。”

那婆婆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老娘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江湖上人称‘铁掌莲花裘千尺’的便是，你叫我甚么？嘿嘿，还不跪下磕头，称一声‘岳母大人’吗？”

绿萼忙道：“妈，你不知道，杨大哥跟女儿清洁白白，他……他对女儿全是一片好意，别无他念。”裘千尺怒道：“哼，清清白白？别无他念？你的衣服呢？干么你只穿贴身小衣，却披着他的袍子？”突然提高嗓子，尖声说道：“这姓杨的如想学那公孙止这般薄幸无耻，我要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姓杨的，你娶我女儿不娶？”

杨过见她说话疯疯癫癫，大是不可理喻，怎地见面没说得几句话，就迫自己娶她女儿？但若率言拒绝，不免当场令绿萼十分难堪。何况这婆婆武功极高，脾气又怪，自己稍有应对不善，只怕她立时会施杀手，眼下三人同陷石窟之内，总是先寻脱身之计要紧。于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前辈可请放心，公孙姑娘舍身救我，杨过决非没心肝的男子，此恩此德，终身不敢或忘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极是滑头，虽非答应娶绿萼为妻，但裘千尺听来却甚为顺耳。

她点点头道：“这就好了。”

公孙绿萼自然明白杨过的心意，向他望了一眼，目光中大有幽怨之色，垂首不言，过了半晌，向裘千尺道：“妈，你怎会在这里？爹爹怎么又说你已经过世，害得女儿伤心了十几年？倘若女儿早知你在这儿，拚着性命不要，也早来寻你啦。”她见母亲上身赤裸，如将杨过的袍子给她穿上，自己又是衣衫不周，当下撕落袍子的前后襟，给母亲披在肩头。

杨过心想小龙女所缝的这件袍子落得如此下场，心中一阵难过，触动情花之毒，全身又感到一阵剧烈疼痛。裘千尺见了，脸上一动，右手颤抖着探入怀中，似欲取甚么东西，但转念一想，仍是空手伸了出来。

绿萼从母亲的神色与举动之中瞧出了些端倪，求道：“妈，杨大哥身上这情花之毒，你能设法给治治么？”裘千尺淡淡的道：“我陷在此处自身难保，别人不能救我，我又怎能相救旁人？”绿萼急道：“妈，你救了杨大哥，他自会救你。便是你不救他，杨大哥也必定尽力助你。杨大哥，你说是不？”

杨过对这乖戾古怪的裘千尺实无好感，但想瞧在绿萼面上，自当竭力相助，便道：“这个自然。老前辈在此日久，此处地形定然熟知，能

赐示一二么？”

裘千尺叹了口长气，说道：“此处虽然深陷地底，但要出去却也不难。”

向杨过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心中定然在想，既然出去不难，何以枯守在此？唉，我手足筋脉早断，周身武功全失了啊。”杨过早便瞧出她手足的举动有异，绿萼却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从上面这洞里掉下来跌伤的吗？”裘千尺森然道：“不是！是给人害的。”绿萼更是吃惊，颤声道：“妈，是谁害你的？咱们必当找他报仇。”

裘千尺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报仇？你下得了这手么？挑断我手足筋脉的，便是公孙止。”

绿萼自从一知她是自己母亲，心中即已隐隐约约的有此预感，但听到她亲口说了出来，终究还是全身剧烈一震，问道：“为……为甚么？”

裘千尺向杨过冷然扫了一眼，道：“只因我杀了一个人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。哼，只因我害死了公孙止心爱的女人。”说到这里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。绿萼心中害怕，与母亲稍稍离开，却向杨过靠近了些。一时之间，石窟中寂静无声。

裘千尺忽道：“你们饿了罢？这石窟中只有枣子果腹充饥。”说着四肢着地，像野兽般向前爬去，行动甚是迅捷。绿萼与杨过看到这番情景，均感凄惨。裘千尺却是十多年来爬得惯了，也不以为意。绿萼正待抢上去相扶，已见她伏在一株大枣树下。

也不知何年何月，风吹枣子，从头顶洞孔中落下一颗，在这石窟的土中抽芽发茎，生长起来，开花结实，逐渐繁生，大大小小的竟生了五六十株。

当年若不是有这么一颗枣子落下，即或落下而不生长成树，那么杨过与公孙绿萼来到这石窟时将只见到一堆白骨。谁想得到这具骸骨本是一位武林异人？绿萼自更不会知道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

裘千尺在地下捡起一枚枣核，放入口中，仰起头来吐一口气，枣核向上激射数丈，打正一根树干，枝干一阵摇动，枣子便如落雨般掉下数十枚来。

杨过暗暗点头，心道：“原来她手足断了筋脉，才逼得练成这一们口喷枣核的绝技，可见天无绝人之路，当真不假。”想到此处，精神不禁为之一振。

绿萼捡起枣子，分给母亲与杨过吃，自己也吃了几枚。在这地底的石窟之中，她款客奉母，举止有序，俨然是个小主妇的模样。

裘千尺遭遇人生绝顶的惨事，心中积蓄了十余年的怨毒，别说她本来性子暴躁，便是一个温柔和顺之人，也会变得万事不近人情，但母女究属天性，眼见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出落得这般明艳端丽，动静合度，怜爱的柔情渐占上风，问道：“公孙止说了我甚么坏话？”

绿萼道：“爹爹从来不提妈的事，小时候我曾问他我像不像妈？又问他，妈是生甚么病死的。爹爹忽地大发脾气，狠狠的骂了我一顿，吩咐我从此不许再提。过了几年我再问一次，他又是板起脸斥责。”裘千尺道：“那你心中怎么想？”绿萼眼中泪珠滚动，道：“我一直想，妈妈必定又是美貌，又是和善，爹爹跟你恩爱得不得了，因此你死了之后，旁人提到了你，他便要伤心难过，是以后来我也就不敢再问。”

裘千尺冷笑道：“现下你定是十分失望了，你妈妈既不美貌，又不和气，却是个凶狠恶毒的丑老太婆。早知如此，我想你还是没见到我的好。”绿萼伸出双臂搂住她脖子，柔声道：“妈，你和我心中所想的一模一样。”转头向杨过道：“杨大哥，我妈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她待我好，待你也好，是不是？”

这两句话问得语含至诚，在她心中，当真以为母亲乃是天下最好的妇人。

杨过心想：“她年轻时或许美貌，现今还说甚么好看？待你或许不错，对我就未必安着甚么好心。”但绿萼既然这么问，只得应道：“是啊，你说的对。”

但他话中语气就远不及绿萼诚恳，裘千尺一听便知，心道：“天可怜见，让我和女儿相会，今日她心中虽满是孺慕之情，但难保永是如此，我的一番含冤苦情，须得跟她说个明明白白。”于是说道：“萼儿，你问我为何身陷在此？为甚么公孙止说我已经死了，你好好坐着，我慢慢说给你听罢。”

裘千尺缓缓的道：“公孙止的祖上在唐代为官，后来为避安史之乱，举族迁居在这幽谷之中。他祖宗做的是武官，他学到家传的武艺，固然也可算得是青出于蓝，但真正上乘的武功，却是我传的。”杨过和绿萼同时“啊”了一声，颇感出于意料之外。

裘千尺傲然道：“你们幼小，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哼，铁掌帮帮主铁掌水上飘裘千仞，便是我的亲兄长。杨过，你把铁掌帮的情由说些给萼儿听。”杨过一怔，道：“铁掌帮？弟子孤陋寡闻，实不知铁掌帮是甚么。”

裘千尺破口骂道：“你这小子当面扯谎！铁掌帮威名震于大江南北，与丐帮并称天下两大帮会，你怎能不知？”杨过道：“丐帮嘛，晚辈倒听见过，这铁掌帮……”裘千尺急了，骂道：“嘿嘿，还亏你学过武艺，连铁掌帮也不知道……”绿萼见母亲气得面红耳赤，插口劝道：“妈，杨大哥还不到二十岁，他从小在深山中跟师父练武，武林中的事情不大明白，也是有的。”

裘千尺不去理她，自管呶呶不休。

二十年前，铁掌帮在江湖上确是声势极盛，但二次华山论剑之时，帮主铁掌水上飘裘千仞皈依佛门，拜一灯大师为师。铁掌帮即风流云散。当铁掌帮散伙之时，杨过刚刚出世，后来没听旁人提及，他自是不知。实则他母亲穆念慈，便是在铁掌帮总舵的铁掌峰上失身于他父亲杨康，受孕怀胎，世上才有他杨过。此时裘千尺说起，他竟瞪目不知所对。裘千尺在绝情谷中僻处已近三十年，江湖上的变动全没听闻，只道铁掌帮称雄数百年，现下定是更加兴旺，听杨过居然说连“铁掌帮”三字也不知道，自是要暴跳如雷了。

杨过给她毫无来由的一顿乱骂，初时强自忍耐，后来听她越骂越不成话，怒气渐生，要待反唇相稽，刺她几句，抬起头来正要开口，只见绿萼凝视着他，眼中柔情款款，脸上满是歉然之色。杨过心中一软，脸上作个无可奈何之状，心下反而油然自得起来，暗想：“你妈妈越是骂得凶，你自是越加对我好。老太婆的唠叨是耳边风，美人的柔情却是心上事。”心下一宽，脑子特别机灵，忽地想起：“完颜萍姑娘的武功与那公孙止似是一路，她又说学的是铁掌功夫，料想与铁掌帮必有干系。”闭目一想，于完颜萍与耶律齐对战时所使的拳法刀法还记得七八成，至于与公孙止连斗数场，还只是几个时辰之前的事，于他的身形出手更是记得清晰，当即叫道：“啊哟，我记起啦。”

裘千尺道：“甚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三年之前，我曾见一位武林奇人与十八名江湖好汉动手，他一人空手对敌十八人，结果对方九人重伤，九人给他打死了，这位武林奇人听说便是铁掌帮的。”裘千尺急问：“那人是怎么一副模样？”杨过信口开河：“那人头是秃的，约莫六十来岁，红光满面，身材高大，穿件绿色袍子，自称姓裘……”裘千尺突然喝道：“胡说！我两位哥哥头上不秃，身材矮小，从来不穿绿色衣衫。你见我身高头秃，便道我哥哥也是秃头么？”

杨过心中暗叫：“糟糕！”脸上却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你别心急，我又没说那人是你哥哥，难道天下姓裘的都须是你哥哥？”裘千尺给他驳得无言可说，问道：“那你说他的武功是怎样的？”

杨过站起身来，将完颜萍的拳法演了几路，再混入公孙止的身法掌势，到后来越打越顺手，石窟中掌影飘飘，拳风虎虎，招式虽有点似是而非，较之完颜萍原来的掌法却已高了不知多少。完颜萍拳法中疏漏不足之处，他身随意走，尽都予以补足，举手抬足，严密浑成，而每一掌劈出，更特意多加上几分狠劲。

裘千尺看得大悦，叫道：“萼儿，萼儿，这正是我铁掌帮的功夫，你仔细瞧着。”杨过一面打，裘千尺口讲指划，在旁解释拳脚中诸般厉害之处。

杨过暗暗好笑，心道：“再演下去，便要露出马脚来了。”于是收势说道：“打到此处，那位武林奇人已经大胜，没再打下去了。”裘千尺十分欢喜，道：“许多招式你都记错了，手法也不对，但使到这样，也已经挺不容易。那武林奇人叫甚么名字？他跟你说些甚么？”杨过

道："这位奇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大胜之后，便即飘然远去。我只听那九个伤者躺在地下互相埋怨，说铁掌帮的裘老爷子也冒犯得的？可不是自己找死么？"

裘千尺喜道："不错，这姓裘的多半是我哥哥的弟子。"她天性好武，十余年来手足舒展不得，此时见杨过演出她本门武功，自是见猎心喜，当即滔滔不绝的向二人大谈铁掌门的掌法与轻功。

杨过急欲出洞，将绝情丹送去给小龙女服食，虽听她说的是上乘武功，识见精到，闻之大有稗益，但想到小龙女身挨苦楚，哪里还有心情研讨武功？当即向绿萼使个眼色。

绿萼会意，问道："妈，你怎么将武功传给爹爹的？"裘千尺怒道："叫他公孙止！甚么爹爹不爹爹？"绿萼道："是。妈，你说下去罢。"

裘千尺恨恨的道："哼！"过了半晌，才道："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我两个哥哥闹别扭，争吵起来……"绿萼插口道："我有两位舅舅吗？"裘千尺道："你不知道么？"声音变得甚是严厉，大有怪责之意。绿萼心想："我怎么会知道？"应道："是啊，从来没人跟我说过。"

裘千尺叹了口长气，道："你……你果然是甚么都不知道。可怜！可怜！"

隔了片刻，才道："你两个舅舅是双生兄弟，大舅舅裘千丈、二舅舅裘千仞。

他二人身材相貌、说话声音，全然一模一样，但遭际和性格脾气却大不相同。

二哥武功极高，大哥则平平而已。我的武功是二哥亲手所传，大哥却和我亲近得多。二哥是铁掌帮帮主，他帮务既繁，自己练功又勤，很少和我见面，传我武功之时，也是督责甚严，话也不多说半句。大哥却是妹妹长、妹妹短的，和我手足之情很深。后来大哥和二哥说拧了吵嘴，我便帮着大哥点儿。"

绿萼问道："妈，两位舅舅为甚么事闹别扭？"

裘千尺脸上忽然露出一丝笑容，道："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只怪我二哥太过古板。要知道二哥做了帮主，'铁掌水上飘裘千仞'这八个字在江湖上响亮得紧，大哥裘千丈的名头说出去却很少人知道。大哥出外行走，为了方便，有时便借用二哥的名字。他二人容貌相同，又是亲兄弟，借用一下名字有甚么大不了？可是二哥看不开，常为这事唠叨，说大哥招摇撞骗。

大哥脾气好，给二哥骂时总是笑嘻嘻的赔不是。有一次二哥实在骂得凶了，竟不给大哥留丝毫情面。我忍不住在旁插嘴，护着大哥，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，于是兄妹俩吵了一场大架。我一怒之下离了铁掌峰，从此没再回去。

"我独个儿在江湖上东闯西荡，有一次追杀一个贼人，无意中来到这绝情谷，也是前生的冤孽，与公孙止这……这恶贼……这恶贼遇上了，二人便成了亲。我年纪比他大着几岁，武功也强得多，成亲后我不但把全身武艺倾囊以授，连他的饮食寒暖，哪一样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，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儿心？他的家传武功巧妙倒也巧妙，可是破绽太多，全靠我挖空心思的一一给他补足。有一次强敌来袭，若不是我舍命杀退，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。

谁料得到这贼杀才狼心狗肺，恩将仇报，长了翅膀后也不想想自己的本领从何而来，不想想危难之际是谁救了他性命。"说着破口大骂，粗辞污语，越骂越凶。

绿萼听得满脸通红，觉得母亲在杨过之前如此詈骂丈夫，实是大为失态，连叫："妈，妈！"可哪里劝阻得住？杨过却听得十分有劲，他也是恨透了公孙止，听她骂得痛快，正合心意，不免在旁凑上几句，加油添酱，恰到好处，大增裘千尺的兴头、若不是碍着绿萼的颜面，他也要一般的破口而骂了。

裘千尺直骂到辞穷才尽，骂人的言语之中更无新意，连旧意也已一再重复，这才不得不停，接下去说道："那一年我肚子中有了你，一个怀孕的女人，脾气自不免急着点儿，哪知他面子上仍是一般的对我奉承，暗中却和谷中一个贱丫头勾搭上了。我生下你之后，他仍和那贱婢偷偷摸摸，我一点也不知情，还道我们有了个玉雪可爱的女儿，他对我更加好了些。我给这两个狗男女这般瞒在鼓里过了几年，我才在无意之中，听到这狗贼和那贱婢商量着要高飞远走，离开绝情谷永不归来。

"当时我隐身在一株大树后面，听得这贼杀才说如何忌惮我武功了得，必须走得越远越好，又说我如何管得他紧，半点不得自由，他说只有和那贱婢在一起，才有做人的乐趣。我一直只道他全心全意的待我，那时一听，气得几乎要晕了过去，真想冲出去一掌一个，将这对无耻狗男女当场击毙。然而他虽无情，我却总顾念着这些年未的夫妻恩义，还想这杀胚本来为人极好，定是这贱婢花言巧语，用狐媚手段迷住了他，当下强忍怒气，站在树后细听。

"只听他二人细细商量，说再过两日，我要静室练功，有七日七夜足不出户，他们便可乘机离去，待得我发觉时已然事隔七日，便万万追赶不上了。

当时我只听得毛骨悚然，心想当真天可怜见，教我事先知晓此事，否则他们一去七日，我再到何处找去？"说到这里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，恨恨不已。

绿萼道："那年轻婢女叫甚么名字？她相貌很美么？"

裘千尺道："呸！美个屁！这小贱人就是肯听话，公孙止说甚么她答应甚么，又是满嘴的甜言蜜语，说这杀胚是当世最好的好人，本领最大的大英雄，就这么着，让这贼杀才迷上了。哼，这贱婢名叫柔儿。他十八代祖宗不积德的公孙止，他这三分三的臭本事，哪一招哪一式我不明白？这也算大英雄？他给我大哥做跟班也还不配，给我二哥去提便壶，我二哥也一脚踢得他远远地。"

杨过听到这里，不禁对公孙止微生怜悯之意，心想："定是你处处管束，要他大事小事都听你吩咐，你又瞧他不起，终于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。"绿萼只怕她又骂个没完没了，忙问："妈，后来怎样？"

裘千尺道："嗯，当时这两个狗男女约定了，第三日辰时再在这所在相会，一同逃走，在这两天之中却要加倍小心，不能露出丝毫痕迹，以防给我瞧出破绽。接着二人又说了许多混话。那贱婢痴痴迷迷的瞧着这贼杀才，倒似他比皇帝老子还尊贵，比神仙菩萨更加法力无边。那贼杀才也就得意洋洋，不断的自称自赞，跟着又搂搂抱抱，亲亲摸摸，这些无耻丑态只差点儿没把我当场气死。第三日一早，我假装在静室中枯坐练功，公孙止到窗外来偷瞧了几次，脸上这副神情啊，当真是打从心底里乐将上来。我等他一走开，立即施展轻功，赶到他们幽会之处。那无耻的小贱人早已等在那里。我一言不发便将她抓起，抛入了情花丛中……"杨过与绿萼不由得都"啊"的一声叫了起来。

裘千尺向二人横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，"过了片刻，公孙止也即赶到，他见柔儿在情花丛中翻滚号叫，这份惊慌也不用提啦。我从树丛后跃了出来，双手扣住他脉门，将他也摔入了情花丛中。这谷中世代相传，原有解救情花之毒的丹药，叫做绝情丹。公孙止挣扎着起来，扶着那贱婢一齐奔到丹房，想用绝情丹救治。哈哈，你道他见到甚么？"

绿萼道："妈……他见到甚么？"杨过心道："定是你将绝情丹毁了个干净，哪还能有第二件事？"

裘千尺果然说道："哈哈，他见到的是，丹房桌上放着一大碗砒霜水，几百枚绝情丹浸在碗中。要服绝情丹，不免中砒霜之毒，不服罢，终于也是不免一死。配制绝情丹的药方原是他祖传秘诀，然而诸般珍奇药材急切难得，而且调制一批丹药，须连经春露秋霜，三年之后方得成功。当下他奔来静室，向我双膝跪下，求我饶他二人性命。他知我顾念夫妻之情，决不致将绝情丹全数毁去，定会留下若干。他连打自己耳光，赌咒发誓，说只要我饶了他二人性命，他立时将柔儿逐出谷去，永不再跟她见面，此后再也不敢复起贰心。

"我听他哀求之时口口声声的带着柔儿，心下十分气恼，当即取出一枚绝情丹来放在桌上，说道：'绝情丹只留下一颗，只能救得一人性命。你自己知道，每人各服半颗，并无效验。救她还是救自己，你自己拿主意罢。'他立即取过丹药，赶回丹房。我随后跟去。这时那贱婢已痛得死去活来，在地下打滚。公孙止道：'柔儿，你好好去罢。我跟你一块死。'说着拔出长剑。柔儿见他如此情深义重，满脸感激之情，挣扎着道：'好，好。我跟你在阴间做夫妻去。'公孙止当胸一剑，便将她刺死了。

“我在丹房窗外瞧着，暗暗吃惊，只怕他第二剑便往自己颈口抹去，但见他提起剑来，我正要出声喝止，却见他伸剑在柔儿的尸身上擦了几下，拭去血迹，还入剑鞘，转头向窗外道：‘尺姊姊，我甘心悔悟，亲手将这贱婢杀了，你就饶了我罢。’说着举手往口边一送，将那枚绝情丹吞服了。这一下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，但如此了结，足见他悔悟之诚，我也甚感满意。当时他在房中设了酒宴，殷殷把盏，向我赔罪。我痛斥了他一顿，他不住口的自称该死，发下了几百个毒誓，说从此决不再犯。”

杨过心道：“这一下你可上了大当啦！”绿萼却是泪水泫然欲滴。裘千尺怒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怜这贱婢么？”绿萼摇头不语，她实是为父亲的无情狠辣而伤心。

裘千尺又道：“我喝了两杯酒，微微冷笑，从怀中又取出一颗绝情丹来，放在桌上，笑道：‘你适才下手未免也太快了些，我只不过试试你的心肠，只消你再向我求恳几句，我便会将两枚丹药都给你，救了这美人儿的性命，岂不甚好？’”

绿萼忙问：“妈，倘使当时他真的再求，你会不会把两枚丹药都给他？”

裘千尺沉吟半晌，道：“这个我也不知道了。当时我也曾想过，不如救了这贱婢，将她赶出谷去，那么公孙止对我心存感激，说不定从此改邪归正，再也不敢胡作非为。但他为了自己活命，忙不迭的将心上人杀了，须怪不得我啊。

“公孙止拿起那颗丹药瞧了半天，举杯笑道：‘尺姊姊，过去的事又说它作甚？这丫头还是杀了的好，一干二净。你干了这杯。’他不住的只劝我喝酒，我了却了一桩心事，胸怀欢畅，竟然喝得沉沉大醉。待得醒转，已是身在这石窟之中，手足筋脉均已给他挑断，这贼杀才也没胆子再和我相见一面。哼，这当儿他只道我的骨头也早已化了灰啦。”

她说完了这件事，目露凶光，神色甚是可怖。杨过与绿萼都转开了头，不敢与她目光相接。良久良久，三人都不说话。

绿萼环顾四周，见石窟中惟有碎石树叶，满地乱草，凄然道：“妈，你在这石窟中住了十多年，便只靠食枣子为生么？”裘千尺道：“是啊，难道这千刀万剐的贼杀才每天还会给我送饭不成？”绿萼抱着她叫了声：“妈！”

杨过道：“那公孙止可跟你说起过这石窟有无出路？”裘千尺冷笑道：“我跟他做了这么多年夫妻，他从来没说过庄子之下有这样个石窟，有这样个水潭，石窟要是另有出路，这奸贼也不会放我在这里了。那些鳄鱼多半是他后来养的，他终究怕我逃出去。”

杨过在石窟中环绕一周，果见除了进来的人口之外更无旁的通路，抬头向头顶透光的洞穴望去，见那洞离地少说也有一百来丈，洞下虽长着一株大枣树，但不过四五丈高，就算二十株枣树叠起，也到不了顶，凝思半晌，实是束手无策，道：“我上树去瞧瞧。”当下跃上枣树，攀到树顶，只见高处石壁上凹凹凸凸，不似底下的滑溜，当下屏住呼吸，纵上石壁，一路向上攀援，越爬越高，心中暗喜，回头向绿萼叫道：“公孙姑娘，我若能出洞，便放绳子下来缒你们上去。”

约莫爬了六七十丈，仗着轻功卓绝，一路化险为夷，但爬到离洞穴七八丈时，石壁不但光滑异常，再无可容手足之处，而且向内倾斜，除非是壁虎、苍蝇，方能附壁不落。

杨过察看周遭形势，头顶洞穴径长丈许，足可出入而有余，心下已有计较，当即溜回石窟之底，说道：“能出去！但须搓一根长索。”于是取出匕首，割下枣树树皮，搓绞成索。公孙绿萼大喜，在旁相助，两人手脚虽快，却也花了两个多时辰，直到天色昏暗，才搓成一条极长的树皮索子。

杨过抓住绳索，使劲拉了几下，道：“断不了。”又用匕首割下一条枣树的枝干，长约一丈五尺，将绳索一端缚在树干中间，于是又向上爬行，攀上石壁尽头，双足使出千斤坠功夫，牢牢踏在石壁之上，两臂运劲，喝一声：“上去！”将树干摔出洞穴。这一下劲力使得恰到好处，树干落下时正好横架在洞穴口上。杨过拉着绳索，将树干拉到洞穴边上，使得树干两端架于洞外实地者较多，而中段凌空者只是数尺，再拉绳素试了两下，知道树干横架处甚是坚牢，吃得住自己身子重量，叫道：“我上去啦！”双手抓着绳素，交互上升，低头下望，只见裘千尺与绿萼母女俩在暮色朦胧中已成为两个小小黑点。

手上加劲，上升得更快了，片刻间便已抓到架在洞口的树干，手臂一曲，呼的一声，已然飞出洞穴，落在地下。

舒了一口长气，站直身子，但见东方一轮明月刚从山后升起。在闭塞黑暗的鳄潭与石窟中关了大半天，此时重得自由，胸怀间说不出的舒畅，心想：“我和姑姑同在古墓，却何以又丝毫不觉郁闷？可见境随心转，想出去而不得，心里才难过，要是本就不想出去，出去了反而不开心了。”于是将长索垂了下去。

裘千尺一见杨过出洞，便大骂女儿：“你这蠢货，怎地让他独自上去了？

他出洞之后，哪里还想得到咱们？”绿萼道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杨大哥不是那样的人。”裘千尺怒道：“普天下的男人都是一般，还能有甚么好的？”突然转过头来，向女儿全身仔细打量，说道：“小傻瓜，你给他占了便宜啦，是不是？”绿萼满脸通红道：“妈，你说甚么，我不懂。”裘千尺更是恼怒：“你不懂，为甚么要脸红？我跟你说啊，对付男人，一步也放松不得，半点也大意不得，难道你还没看清楚你妈的遭遇？”正自唠叨不休，绿萼纵起身来，接住了杨过垂下的长索，给母亲牢牢缚在腰间，笑道：“你瞧，杨大哥理不理咱们？”说着将绳索扯了几扯，示意已经缚好。

裘千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妈跟你说，上去之后，你须得牢牢钉住他，寸步不离。丈夫，丈夫，只是一丈，一丈之外，便不是丈夫了，知道么？你爷爷给你妈取名为千尺，千尺便是百丈，嘿嘿，百丈之外，还有甚么丈夫？”

绿萼又是好笑，又是伤感，心道：“妈真是一厢情愿，人家哪有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了。”眼眶一红，转过了头。裘千尺还待说话，突觉腰间一紧，身子便缓缓向上升去。绿萼仰望母亲，虽知杨过立即又会垂下长索来救自己，但此时孤零零的在这地底石窟之中，不由得身子发颤，害怕异常。杨过将裘千尺拉出洞穴，解下她腰间长索，二次垂入石窟。绿萼将树皮素子缚在腰间，这才放心，于是拉着绳索抖了几下，但觉绳索拉紧，身子便即凌空上升。眼见足底的枣树越来越小，头顶的星星越来越明，再上去数丈便能出洞，猛听得头顶一人大声呼叱，接着绳子一松，身子便急堕下去。从这百丈高处掉将下来，焉得不粉身碎骨？绿萼大声惊呼，险些晕去，但觉身子往下直跌，实做不得半点主。

杨过双手交互收索，将绿萼拉扯而上，眼见成功，猛听得身后脚步声响，竟然有人奔来袭击，这一下当真是吃惊非小，当下顾不得回身迎敌，双手如飞般收索。但听得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在这里鬼鬼祟祟，干甚么勾当？”接着风声劲急，一条长大沉重的兵刃击向背心。

杨过听着兵刃风声，知是矮子樊一翁攻到，危急中只得回过左手，伸掌搭在钢杖上向旁推开，化解了这一击的来势。黑暗之中，樊一翁没见到杨过面目，但已知对方武功了得，收转钢杖，向他腰间横扫过去，这一下出了全力，直欲将他拦腰打成两截。这时杨过右手支持着绿萼的身重，加之那条百余丈的长索也是颇具份量，时刻稍久，本已觉得吃力，眼见杖到，忙又伸出左掌化解。不料樊一翁这一杖来势极猛，杨过左掌与他杖身甫触，登觉全身大震，右手拿捏不住，绳索脱手，绿萼便向下急跌。

石窟中绿萼惊呼，而在石窟之顶，裘千尺与杨过也是齐声大叫。杨过顾不得挡架钢杖，左手疾探，俯身抓住绳索。但绿萼急堕之势极大，百来斤的重量再加上急堕的冲势，几达千斤之力。杨过抓住绳索，微微一顿，随即为冲力所扯，竟是身不由主，头下脚上的向洞窟中掉了下去。他武功虽强，至此也已绝无半分腾挪余地。

裘千尺手足筋络已断，武功全失，在旁瞧着，只有空自焦急，眼见盘在洞穴边的百余丈的长索越抽越短，只要绳索一尽，杨过与绿萼便是身遭惨祸了。长索垂尽，突被二人的身重拉得急了，飞将起来，挥向裘千尺身旁。裘千尺心念一动：“你这恶贼害人，也教你同归于尽。”看准绳索伸手轻轻一拨，这一拨并无多大劲力，但方位恰到好处，绳子甩将过去，正好在樊一翁腰间转了几圈，登时紧紧缠住。

樊一翁只觉腰间一紧，急忙使出千斤坠功夫想定住身子。但杨过与绿萼二人的身重并在一起，又加上这股下堕的冲力，还是带得他一步步的走向洞穴之边。樊一翁眼见只要再向前踏出一步，便是一个倒栽葱摔将下去，大惊之下，左手抓住绳索，右掌撑住了洞口岩石，这么一借力，大喝一声，竟将绳索拉得停住不动。

这时绿萼离地已不过十数丈，实已到了千钧一发之境。须知最厉害的乃是这股下堕的冲势，即是小小一颗石子，从如许高处落将下来，也是力道大得异常，待得樊一翁奋起神力将冲势止住，他手上重量便只二百来斤，于他可说已殊不足道。他右手拉住绳索，左手便要伸到腰间去

解开绳索，再将敌人摔下，突觉背心微微一痛，一件尖物正好指在他第六椎节之下的“灵台穴”上，一个妇人的声音喝道：“快拉上来！灵台有损，百脉俱废！”

樊一翁大吃一惊，这“灵台有损，百脉俱废”八字，正是师父在传授点穴功夫时所谆谆告诫的，当下不敢违抗，只得双手交互用力，将杨过与绿萼拉上。但他先前力抗下堕之势，使劲过猛，此时但觉胸口塞闷、喉头甜甜的似欲吐出血来，知道自身脏腑已受内伤，实是不宜使力，苦于要害制于敌手，只得拚命使劲。好容易将杨过拉上，心中只一宽，登时四肢酸软，哇的一声，狂喷鲜血，委顿在地。

他这一松手，绳子又向下溜滑。裘千尺叫道：“快救人！”杨过哪用她嘱咐？抢住绳子，终于将绿萼吊上。绿萼数次上升下降，已自吓得晕了过去。

杨过回手先点了樊一翁的伏兔、巨骨两穴，叫他手足不能动弹，这才拿捏绿萼的人中，将她救醒。

绿萼缓缓醒转，睁开眼来，已不知身在何地，月光下但见杨过笑吟吟的望着自己，不自禁的纵体入怀，叫道：“杨大哥，咱们都死了么？这是在阴世么？”杨过笑道：“是啊，咱们都死了。”绿萼听他语气不对，大有调笑的味儿，身子仰后，想瞧清楚他的脸色，却见母亲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，不由得大羞，叫道：“妈！”站了起来。

杨过见裘千尺虽无武功，却能制住樊一翁而救了自己性命，心下甚是钦佩，问道：“你老人家用甚么法子叫这矮子听话？”裘千尺微微一笑，举起手来，手中拿着一块尖角石子。要知公孙止的点穴功夫是她所传，樊一翁又学自公孙止，三人一脉相传，口诀无异，她既将石尖对准樊一翁的灵台穴，又叫出“灵台有损，百脉俱废”这令人惊心动魄的八个字来，樊一翁焉得不慌？其实凭着裘千尺此时手上劲力，以这么小小一块石子，焉能令人“百脉俱废”？

杨过此时心中所念，只是小龙女的安危，见绿萼与裘千尺已身离险地，樊一翁也已被制，说道：“两位在此稍待，我送绝情丹去救人要紧。”裘千尺奇道：“甚么绝情丹？你也有绝情丹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。你请瞧瞧，这是不是真的丹药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小瓶，倒出那枚四四方方的丹药。裘千尺接过手来，闻了闻气味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丹药怎会落入你手？你既身中情花之毒，自己怎么又不服食？”杨过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待我送了丹药之后，再跟前辈详谈。”说着接过丹药，拔步欲行。

绿萼又是伤感，又是关怀，幽幽的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务必避开我爹爹，别让他见到。”裘千尺喝道：“又是爹爹！你若再叫他爹爹，以后就不用叫我妈了。”

杨过道：“我送丹药去治姑姑身上之毒，公孙谷主决不会阻拦。”绿萼道：“若是他又想毒计对付你呢？”杨过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那也只好行一步算一步了。”

裘千尺问道：“你要去见公孙止，是不是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。”裘千尺道：“好，我和你同去，或可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杨过初时一心只想着送解药去救小龙女，并未计及其他，听了裘千尺这句话，眼前突然现出一片光明：“这贼谷主的原配到了，他焉能与姑姑成亲？”

大喜之下，突然又想到：“绝情丹只有一枚，虽然救得姑姑，但我却不免一死。”思念及此，不禁黯然。

绿萼见他脸色忽喜忽忧，又想到父母会面，不知要闹得如何天翻地覆，当真是柔肠百转，心乱如麻。裘千尺却极是兴奋，道：“萼儿，快背我去。”

绿萼道：“妈，你须得先洗个澡，换套衣衫。”她真是怕见到父母相会的这个局面，只盼挨得一刻是一刻。

裘千尺大怒，叫道：“我衣衫烂尽，身上肮脏，是谁害的？难道……”

忽地想起大哥裘千丈时常假扮二哥裘千初，在江湖上装模作样，曾吓倒无数英雄好汉，心想自己手足筋络已断，如何是公孙止的对手，便算与他见面，此仇也终难报，只有假扮二哥，先吓这恶贼一个心胆俱裂，然后俟机下手，好在他从未见过二哥之面，又料定自己早已死在石窟之中，决无疑心，但转念又想：“我与他多年夫妻，他怎能认我不出？”杨过见她沉吟难决，已有几分料到，道：“前辈怕公孙止认出你来，是不是？我倒有一件宝贝在此。”于是取出人皮面具，戴在脸上，登时面目全非。阴森森的极是怕人。

裘千尺大喜，接过面具，道：“萼儿，咱们先到庄子后面的树林中躲着，你去给我取一件葛衫来，还得一把大蒲扇，可别忘了。”绿萼应了，俯身将母亲背起。

杨过游目四顾，原来处身于一个绝峰之顶，四下里林木茂密，远望石庄，相距已有数里之遥。

裘千尺叹道：“这山峰叫做厉鬼峰，谷中世代相传，峰上有厉鬼作祟，是以谁也不敢上来，想不到我重出生天，竟是在这厉鬼峰上。”

杨过向樊一翁喝道：“你到这里来干甚么？”樊一翁丝毫不惧，喝道：“快快将老子杀了，休得多言。”杨过道：“是公孙谷主派你来的么？”樊一翁怒道：“不错，师父命我到山前山后察看，以防有奸人混迹其间，果然不出他老人家所料，有人在此干这鬼鬼祟祟的勾当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打量裘千尺，心想这老太婆不知是谁，怎地公孙姑娘叫她妈妈。樊一翁年纪比公孙止夫妇均大，他是带艺投师，公孙止收他为徒之时，裘千尺已然陷身石窟，因此他并不识得，但听到他三人相商的言语，料知他们对师父定将大大不利。

裘千尺听他言语之中对公孙止极是忠心，不禁大怒，对杨过道：“快毙了这矮鬼，以绝后患。”杨过回头向樊一翁瞧去，见他凛然不惧，倒也敬重他是条好汉，有心饶他性命，但想此刻正需裘千尺出力相助，却又不便拂逆其意，说道：“公孙姑娘，你先背妈妈下去，我料理了这矮子即来。”

公孙绿萼素知大师兄为人正派，不忍见他死于非命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大师哥不是坏人……”裘千尺怒喝：“快走，快走！我每一句话你都不听，要你这女儿何用？”绿萼不敢再说，负着母亲觅路下峰。

杨过走到樊一翁身畔，低声道：“樊兄，你手足上穴道被点，六个时辰后自行消解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不能害你。”说着展开轻功，追向绿萼而去。

樊一翁本已闭目待死，万想不到他竟会如此对待自己，一时怔住了无话可说，眼睁睁望着三人的背影被岩壁挡住，消失于黑暗之中。

杨过急欲与小龙女会面，嫌绿萼走得太慢，道：“裘老前辈，我来背你一阵。”绿萼先觉母亲与杨过神情言语之间颇为扞格，本来有些担心，听他说愿意背负，心下甚喜，说道：“那要你辛苦啦。”裘千尺道：“我十月怀胎，养下这般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儿，一句话就给了你，难道背我一下也不该？”杨过一怔，不便接口，将她抱过来负在背上，一提气，如箭离弦般向峰下冲去。

裘千初号称铁掌水上飘，轻身功夫可算得武林独步，当年与周伯通缠斗，万里奔逐，从中原直到西域，连老顽童这等高强武功也追他不上，裘千尺的功夫是兄长亲手所传，筋络未废之时自也是一等一的轻功，这时伏在杨过背上，但觉他犹似脚不沾地，跑得又快又稳，不由得又是佩服，又是奇怪，心想：“这小子的轻功和我家数全然不同，但绝不在铁掌门功夫之下，倒也不能小觑他了。”她本觉女儿嫁了此人大是委屈，只是女儿既然心许，那也无可奈何，此时却渐渐觉得，这个未过门的女婿似乎也不致辱没了女儿。

不到一顿饭工夫，杨过已负着裘千尺到了峰下，回头看绿萼时，她还在山腰之中，等了良久，她才奔到山脚，已是娇喘细细，额头见汗。

三人悄悄绕到庄后，绿萼不敢进庄，向邻家去借了自己的衣衫，以及母亲所要的葛衫蒲扇，又借了件男子的长袍给杨过穿上。裘千尺戴上人皮面具，穿了葛衫，手持蒲扇，由杨过与绿萼左右扶持，走向庄门。

进门之际，三人心中都是思潮起伏。裘千尺一离十余年，此时旧地重来，更是感慨万千。但见庄门口点起大红灯笼，一眼望进去尽是彩绸喜帐，大厅中传出鼓乐之声。众家丁见到裘千尺与杨过均感愕然，但见有绿萼陪同在侧，不敢多有言语。

三人直闯进厅，只见贺客满堂，大都是绝情谷中水仙庄的四邻。公孙止全身吉服，站在左首。右首的新娘凤冠霞被，面目虽不可见，但身材苗条，自是小龙女了。

天井中火光连闪，砰砰砰三声，放了三个响铳。赞礼人喝道：“吉时已到，新人同拜天地！”

裘千尺哈哈大笑，只震得烛影摇红，屋瓦齐动，朗声说道：“新人同拜天地，旧人那便如何？”

她手足筋脉虽断，内功却丝毫未失，在石窟中心无旁骛，日夜勤修苦练，十四年的修练倒抵得旁人二十八年有余，这两句话喝将出来，各人耳中嗡嗡作响，眼前一暗，厅上红烛竟自熄灭了十余枝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一齐回过头来。公孙止听了喝声，本已大感惊诧，眼见杨过与女儿安然无恙，站在这蒙面客身侧，更是愕然不安，喝道，“尊驾何人？”

裘千尺逼紧嗓子，冷笑道：“我和你谊属至亲，你假装不认得我么？”

她说这两句说之时气运丹田，虽然声音不响，但远远传了出去。绝情谷四周皆山，过不多时，四下里回声鸣响，只听得“不认得我么？不认得我么？”

的声音纷至沓来。

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西克等均在一旁观礼，听了裘千尺的话声，知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，无不群相瞩目。

公孙止见此人身披葛衫、手摇蒲扇，正与前妻所说妻舅裘千初的打扮相似，内功又如此了得，但容貌诡异，倒似周伯通先前所假扮的潇湘子，其中定是大有蹊跷，心下暗自戒备，冷冷的道：“我与尊驾素不相识，说甚么谊属至亲，岂不可笑？”

尹克西熟知武林掌故，见了裘千尺的葛衫蒲扇，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阁下莫非是铁掌水上飘裘老前辈么？”

裘千尺哈哈一笑，将蒲扇摇了几摇，说道：“我只道世上识得老朽之人都死光了，原来还剩着一位。”

公孙止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尊驾当真是裘千仞？只怕是个冒名顶替的无耻之徒。”裘千尺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贼杀才恁地机灵，怎知我不是？”

想不透他从何处看出破绽，当下微微冷笑，却不回答。

杨过不再理会他夫妻俩如何捣鬼，抢到小龙女身边，右手握着绝情丹，左手揭去罩在脸上的红巾，叫道：“姑姑，张开嘴来。”小龙女乍见杨过，心中怦的一跳，惊喜交集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果然好了。”她此时早知公孙止心肠歹毒，行止戾狠，所以答允与他成婚，全是为了要救杨过一命，见他突然到来，还道公孙止言而有信，已治好了他所中剧毒。杨过手一伸，将那绝情丹送入她口内，说道：“快吞下！”小龙女也不知是甚么东西，依言吞入肚内，顷刻间便觉一股凉意直透丹田。

这时厅上乱成一团，公孙止见杨过又来捣乱，却待制止，却又忌惮这蒙面怪客，不知是否真是妻舅铁掌水上飘裘千初，一时不敢发作。

杨过将小龙女头上的凤冠霞帔扯得粉碎，挽着她手臂退在一旁，说道：“姑姑，这贼谷主有苦头吃了，咱们瞧热闹罢。”小龙女心中一片混乱，偎倚在杨过身上，不知说甚么好。马光佐见杨过突然到来，心中说不出的喜欢，上前问长问短，啰唆不清，哪去理会杨过与小龙女实不喜旁人前来打扰。

尹克西素闻裘千仞二十年前威震大江南北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又听他一笑一喝，山谷鸣响，内功极是深厚，有心结纳，于是上前一揖，笑道：“今日是公孙谷主大喜之期，裘老前辈也赶来喝一杯喜酒么？”裘千尺指着公孙止道：“阁下可知他是我甚么人？”尹克西道：“这倒不知，却要请教。”

裘千尺道：“你要他自己说。”

公孙止又问一句：“尊驾当真是铁掌水上飘？这倒奇了！”双手一拍，向一名绿衫弟子道：“去书房将东边架上的拜盒取来。”绿萼六神无主，顺手端过一张椅子，让母亲坐下。公孙止暗暗奇怪：“她与那姓杨的小子摔入鳄鱼谭中，怎地居然不死？”

片刻之间，那弟子将拜盒呈上，公孙止打了开来，取出一信，冷冷的道：“数年之前，我曾接到裘千仞的一通书信，倘若尊驾真是裘千仞。那么这封信便是假了。”裘千尺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二哥和我反目以来，从来不通音问，怎地忽然有书信到来？却不知信中说些甚么？”大声道：“我几时写过甚么书信给你？当真是胡说八道。”

公孙止听了她说话的腔调，忽地记起一个人来，猛吃一惊，背心上登时出了一阵冷汗，但随即心想：“不对，不对，她死在地底石窟之中，这时候早就烂得只剩一堆白骨。可是这人究竟是谁？”当下打开书信，朗声诵读：“止弟尺妹均鉴：自大哥于铁掌峰上命丧郭靖、黄蓉之手……”

裘千尺听了这第一句话，不禁又悲又痛，喝道：“甚么？谁说我大哥死了？”她生平与裘千丈兄妹之情最笃，忽听到他的死讯，全身发颤，声音也变了。她本来气发丹田，话声中难分男女，此时深情流露，“谁说我大哥死了”这句话中，显出了女子声气。

公孙止听出眼前之人竟是女子，又听她说“我大哥”三字，内心深处惊恐更甚，但自更断定此人绝非裘千仞，当下继续读信：“……愚兄深愧数十年来，甚亏于友之道，以至手足失和，罪皆在愚兄也，中夜自思，恶行无穷，又岂仅获罪于大哥贤妹而已？比者华山二次论剑，愚兄得蒙一灯大师点化，今已放下屠刀，皈依三宝矣。修持日浅，俗缘难断，青灯古佛之旁，亦常忆及兄妹昔日之欢也。临风怀想，维祝多福。衲子慈恩合十。”

公孙止一路诵读，裘千尺只是暗暗饮泣，等到那信读完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可知我身受的苦楚啊。”倏地揭下面具，叫道：“公孙止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这一句厉声断喝，大厅上又有七八枝烛火熄灭，余下的也是摇晃不定。

烛光黯淡之中，众人眼前突地出现一张满脸惨厉之色的老妇面容，无不大为震惊，谁也不敢开口。厅上寂静无声，各人心中怦怦跳动。

突然之间，站在屋角侍候的一名老仆奔上前来，叫道：“主母，主母，你可没死啊。”裘千尺点头道：“张二叔，亏你还记得我。”那老仆极是忠心，见主母无恙，喜不自胜，连连磕头，叫道：“主母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喜了。”厅上贺客之中，除了金轮法王等少数几个外人，其余都是谷中邻里，凡是三四十岁以上的大半认得裘千尺，登时七嘴八舌，拥上前来问长问短。

公孙止大声喝道：“都给我退开！”众人愕然回首，只见他对裘千尺戟指喝道：“贱人，你怎地又回来了？居然还有面目来见我？”绿萼一心盼望父亲认错，与母亲重归于好，哪知听他竟说出这等话来，激动之下，奔到父亲跟前，跪在地下，叫道：“爹！妈没死，没死啊。你快赔罪，请她原恕了罢！”

公孙止冷笑道：“请她原恕？我有甚么不对了？”绿萼道：“你将妈妈幽闭地底石窟之中，让她死不死、活不活的苦度十多年时光。爹，你怎对得住她？”公孙止冷然道：“是她先下手害我，你可知道？她将我推在情花丛中，叫我身受千针万刺之苦，你可知道？她将解药浸在砒霜液中，叫我服了也死，不服也死，你可知道？她还逼我手刃……手刃一个我心爱之人，你可知道？”绿萼哭道：“女儿都知道，那是柔儿。”

公孙止已有十余年没听人提起这名字，这时不禁脸色大变，抬头向天，喃喃的道：“不错，是柔儿，是柔儿！”手指裘千尺，恶狠狠的道：“就……

就是这个狠心毒辣的贱人，逼得我杀了柔儿！”他脸色越来越是凄厉，轻轻的叫着：“柔儿……柔儿……”

杨过心想这对冤孽夫妻都不是好人，自己中毒已深，在这世上已活不了几日，这几天中只盼找个人迹不到的所在，与小龙女二人安安静静的度过，哪里有心思去分辨公孙止夫妇的谁是谁非，轻轻拉了拉小龙女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去罢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这女人真的是他妻子？她真的给她丈夫这么关了十多年？”

她实难相信世上有如此恶毒之人。杨过道：“他夫妻二人是互相报复。”小龙女偏着头沉吟半晌，低声道：“这个我就不懂啦。难道这女人也是和我一般，被逼和他成亲？”在她想来，二人若非被逼成婚，定然你怜我爱，岂能如此相互残害？杨过摇头道：“世上好人少，恶人多，这些人的心思，原也教旁人难以猜测……”

忽听公孙止大喝一声："滚开！"右脚一抬，绿萼身子飞起，向外撞将出来，显是给父亲踢了一脚。

她身子去向正是对准了裘千尺的胸膛。裘千尺手足用不得力，只得低头闪避，但绿萼来势太快，砰的一响，身子与母亲肩头相碰。裘千尺仰天一交，连人带椅向后摔出，光秃秃的脑门撞在石柱之上，登时鲜血溅柱，爬不起身。

绿萼给父亲踢了这一脚，也是俯伏在地，昏了过去。



第二十回　侠之大者

杨过本欲置身于这场是非之外，眼见公孙止如此凶暴，忍不住怒气勃发，正要上前与他理论，小龙女已抢上扶起裘千尺，在她脑后“玉枕穴”上推拿了几下，抑住流血，然后撕下衣襟，给她包扎伤处，向着公孙止喝道：“公孙先生，她是你元配夫人，为何你待她如此？你既有夫人，何以又想娶我？便算我嫁了你，你日后对我，岂不也如对她一般？”

这三句话问得痛快淋漓，公孙止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马光佐忍不住大声喝采。潇湘子冷冷的道：“这位姑娘说得不错。”

公孙止对小龙女实怀一片痴恋，虽给她问得语塞，只是神色尴尬，却不动怒，低声下气的道：“柳妹，你怎能跟这恶泼妇相比？我是爱你唯恐不及，我对你若有丝毫坏心，管教我天诛地灭。”小龙女淡淡的道：“天下我只要他一个人爱我，你就是再喜欢我一百倍，我也半点不希罕。”说着过去拉住杨过的手。

杨过愤慨异常，心道：“姑姑这般待我，偏生我已活不了几日，都是你这狗贼害的。”指着公孙止喝道：“你说对我姑姑没半点坏心眼，哼，你将我陷入死地，却来骗她成婚，这是好心眼么？她身中情花之毒，你明知无药可救，却不向她说破，这是好心眼么？”小龙女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当真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已服了解药。”说着微微一笑，这微笑中又是凄凉，又是欢喜，心想：“我把药让给你服了，我是甘心情愿的为你而死。”

公孙止望望裘千尺，又望望小龙女和杨过，眼光在三人脸上扫了一转，心中妒恨、情欲、愤怒、懊悔、失望、羞愧，诸般激情纷扰纠结。他平素虽极有涵养，此时却似陷入半疯之境，突然俯身，从红毡之下取出阴阳双刃，当的一声互击，喝道：“好，好！今日咱们一齐同归于尽！”众人万料不到他在新婚交拜的吉具之下竟藏有凶器，不禁都“噫”了一声。

小龙女冷笑道：“过儿，这等恶人，原也不必跟他客气。”呛啷一响，也从新娘的大红喜服之下取出一对剑来，正是那君子剑与淑女剑。她虽然不通世务，但对付心中恨恶之人，下手时却半点也不留情，当时为孙婆婆报仇，即曾杀得重阳宫中全真诸道心惊胆战，广宁子郝大通几乎性命不保，此日公孙止害得她与杨过不能团圆，她早已有了以死相拚之念，是以喜服下暗藏双剑，只待公孙止救治了杨过，立时俟机相刺，若是不胜，那便自刎以殉，决不将贞洁丧在绝情谷中。

众贺客见一对新婚夫妇原来各藏刀剑，都是惊愕无已，只有金轮法王等少数有识之士，才早料到这场喜事必以凶杀为结局，只是见裘千尺一击即倒，与她先前所显示的深厚内功殊不相称，不免大感诧异。

杨过从小龙女手中接过君子剑来，说道：“姑姑，咱们今日杀了这匹夫，给我报仇。”小龙女一震淑女剑，奇道：“给你报仇？”杨过暗自难过，但想此事不能跟她说穿，只说：“这贼杀才害的人着实不少。”长剑抖处，径刺公孙止左胁。他知此刻之斗实是极为凶险，小龙女身上情花之毒虽解，自己却中毒极深，若是双剑合壁而施展“玉女素心剑法”，一动真情，立时剧痛难当，当下目不斜视的望着敌人，使开“全真剑法”，一招一式，法度谨严无比。这一路剑法若是由马钰、丘处机等老道出手，自是端稳凝持，深具厚重古朴之致，在杨过使来，却不免显得少年老成，微见涩滞。

公孙止知他二人双剑联手的厉害，一上手即使开阴阳倒乱刃法，右手黑剑，左手金刀，招数凌厉无前。杨过的全真剑法乃当年王重阳所创，虽不如敌人凶悍，却是变化精微，杨过谨守不攻，接了他三招。小龙女一声呼叱，挺淑女剑攻击公孙止后心。

公孙止恚恨难当，心想：“这花朵般的少女原是我新婚夫人，此时却来与旁人联剑攻我。”又想：“恶婆娘突然出现，揭破前事，我威信扫地，颜面无存，非但再难逼迫柳妹成婚，连这绝情谷的基业也已不保。”但他仗着武功精湛，今日虽遇棘手难题，还是要凭武力一逞，只要打败杨过，便挟小龙女远走高飞。他不知小龙女已服绝情丹解药，还道她已不过三十六日之命，但这三十六日之中，也要叫她成为自己妻室。

心中越想越邪，手上的倒乱刃法却越来越是猛恶。

小龙女使动玉女剑法，待要和杨过心意相通，发扬“素心剑法”威力，哪知他目光始终不瞧过来，只是自顾自的挥剑拒战。小龙女好生奇怪，问道：“过儿，你怎么不瞧我？”她心中柔情渐动，剑光忽长。杨过听了她的语声，心中一震，登时胸日剧痛，剑招稍缓，嗤的一下，衣袖已被黑剑划破，小龙女大惊，刷刷刷连攻三剑，阻住公孙止进击。杨过道：“我不能瞧你，也不能听你说话。”小龙女软语温柔：“为甚么？”杨过只怕再遇危险，粗声答道：“你要我死，那就跟我说话好了！”他怒气一生，疼痛登止，将公孙止黑剑的招数尽行接过。

小龙女好生歉然，道：“你别生气，我不说啦。”突然心念一动：“啊，我剧毒已解，他可并未服药！他得到解药，自己不服，却来给我解毒。”想到此处，又是感激，又是怜惜，当真是深情无限，这一下劲随心生，玉女素心剑法威力大盛，招数递将出去，竟然将杨过全身要害尽行护住。本来她既守护杨过，杨过就该代她防御敌招，但他不敢斜目旁睨，变得她全身一无守备，处处能受敌招。

公孙止目光何等敏锐，只数招之间，便已瞧出破绽，但他不欲伤害小龙女半分，一刀一剑均是向杨过猛烈砍刺。但见攻的如惊涛冲岸，守的却也似坚岩屹立，再加上小龙女全力防护，数十招中公孙止竟是半点也奈何不得敌手。

这时绿萼已经醒转，站在母亲身旁观斗，眼见小龙女尽力守护杨过，全然不顾自身安危，不禁自问：“若是换作了我，当此生死之际，也能不顾自身而护他么？”轻轻叹了口气，心道：“我定能如龙姑娘这般待他，只是他却万万不肯如此待我。”

便在此时，裘千尺嘶声叫道：“假刀非刀，假剑非剑！”杨过与小龙女听了都是一怔，不明白她这两句话的用意。裘千尺又叫：“刀即是刀，剑即是剑！”

杨过与公孙止斗了两次，一直在潜心思索阴阳倒乱刃法的秘奥所在，但见他挥动轻飘飘的黑剑硬砍硬斫，一柄沉厚重实的锯齿金刀却是灵动飞翔，走的全是单剑路子，招数出手与武学至理恰正相反；但若始终以刀作剑，以剑作刀，那也罢了，偏生倏忽之间剑法中又显示刀法，而刀招中隐隐含着剑招的杀着，端的是变化无方，捉摸不定，此时忽听得裘千尺叫了那十六个字，心道：“难道他刀上的剑招、剑上的刀招全是花假？”眼见黑剑横肩砍来，明明是单刀的招数，心中便只当他是柄长剑，君子剑挺出，双剑相交，铮的一声，两人各自后退了一步。才知这黑剑底子里果然仍旧是剑，所使的刀招只是炫人耳目，但若对方武功稍差，应付失宜，刀招却也能够伤人。

杨过一试成功，心中大喜，当下凝神找寻对方刀剑中的破绽，心想他招数错乱，虽然奇妙，但路子定然不纯，拆了数招，忽听裘千尺道：“攻他右腿，攻他右腿。”杨过见公孙止金刀晃动，下盘实是无隙可乘，但想裘千尺手足劲力虽失，胸中所藏武学却丝毫未减，公孙止的武功既是她所传授，定然知其虚实，当下依言出招，击刺对方右腿。公孙止横刀架开，右腿无隙可乘，但这么一横刀，左肩与左胁却同时暴露。杨过不等裘千尺指点，长剑闪处，已将他腋底的衣衫划破。公孙止咒骂了一声，向后跃开，怒目向裘千尺喝道：“老乞婆，瞧我放不放过你？”说着又挺刀剑向杨过攻去。

杨过举剑一挡，裘千尺又道：“踢他后心！”此时二人正面相对，要踢他后心决无可能，但杨过对裘千尺已颇具信心，知她话中必有深意，不管如何，径往敌人后心抢去。公孙止回刀后削。裘千尺叫道：“刺他眉心。”杨过心道：“我刚转到他背后，你却又要我刺他眉心。”势在紧迫，不及多想，立时又转到敌人身前，正欲挺剑刺他眉心，裘千尺又叫道：“削他屁股！”

绿萼在旁瞧得两手掌心中都是汗水，皱起了眉头，心道：“妈这般乱喊乱叫，那不是在反助爹爹么？”她口中不言，马光佐却已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杨兄弟，别上这老太婆的当，她要累死你。”

杨过前后转了数次，已隐约体会到裘千尺的用意，听她呼前便即趋前，听她喝后立时抢后，果然数转之后，公孙止右胁下露出破绽。杨过长剑抖处，嗤的一声，衣衫刺破，剑尖入肉寸余，公孙止胁下登时鲜血迸流。

众人“阿”的一声，一齐站了起来。法王等均已明白，原来裘千尺适才并非指点杨过如何取胜，却是教他如何从不可胁之中，寻求可胜之机，并非指出公孙止招数中的破绽，而是要杨过在敌人绝无破绽的招数之中，引他露出破绽。她一连指点了几次，杨过便即领会了这上乘武学的精义，心中佩服无已，暗道：“敌人若是高手，招数中焉有破绽可寻？这位裘老前辈的指点，当真令人一生受用不尽。”

但要迫得公孙止露出破绽，非但武功必须胜过，尚得熟知他所有招数，方能于十余招之前，对他诸般后着应变料得清清楚楚，逐步引导他走上失误之途，此节唯裘千尺所能，杨过部是只明其理，无力自为，当下听着她的指点，剑光霍霍，向公孙止前后左右一阵急攻，二十余招后，公孙止腿上又中一剑。

这一剑着肉虽然不深，但拉了一条长长的口子，几有五六寸长。公孙止心想：“这男女二人并力守护，急切间伤不得这姓杨的小子，再斗下去，有那老乞婆在旁指点，我须丧身在这小贼的剑下。”当年他为了自己活命，曾将心爱的情人刺死，此时事在危急，也已顾不得小龙女，当下黑剑晃动，刷的一刀，向小龙女肩头急砍。

杨过一惊，挺剑代她守护，猛听得裘千尺叫道：“刺他腰下。”杨过一怔，心想：“姑姑此时受攻，我如何能不救？但裘老前辈每次指点均有深意，想来这是一招围魏救赵的妙着。”心念甫动，长剑已然圈转，疾刺公孙止右腰。忽听得小龙女“啊”的一声叫，右臂受创，呛啷一声，淑女剑掉在地下。

公孙止黑剑斜掠，挡开了杨过一招。

杨过大惊，急叫：“你快退开，我一个人对付他。”他这一动情关注，胸口又是一阵疼痛。小龙女受伤不轻，只得退下，撕衣襟裹伤。杨过奋力拚斗，对裘千尺的指点失误甚是恼怒，向她怒目横了一眼。

裘千尺冷笑道：“你怪我甚么？”我只助你杀敌，谁来管你救人？哼哼，这姑娘的死活与我有甚相干？她死了倒好！”杨过怒道：“你两夫妻真是一对儿，谁都没半点心肝！”裘千尺冷笑一声，也不动怒，脸上神色自若，静观二人剧斗。

杨过斜眼向小龙女一瞥，见她靠在椅上，撕衣襟包扎伤口，料想并无大碍，精神一振，剑招忽变，自全真剑法变为玉女剑法。公孙止见他的剑法本来稳重端严，突然间轻灵跳脱，丰姿绰约，登时如换了一个人一般，心下微感奇异，暗想：“此人诡计多端，又在捣甚么鬼了？”但接招之下，只觉对方剑法吞吐激扬，宛然名家风范，与小龙女适才所使正是一路，登时疑心尽去，当下金刀黑剑同时攻了上去。

十余招后，杨过又渐落下风，给公孙止逼得不住倒退。裘千尺屡次出言指点，但杨过恼她有意损伤小龙女，对她呼叫宛似不闻，暗道：“谁要你来啰唆？”刷刷刷刷四剑，长声吟道：“良马既闲，丽服有晖，左揽繁弱，右接忘归。”口中长吟，剑招配合了诗句，挥舞得潇洒有致。

公孙止一呆，道：“甚么？”

杨过又吟道：“风驰电逝，蹑景追飞。凌厉中原，顾盼生姿。”诗句是四字一句，剑招也是四招一组，吟到“风驰电逝，蹑景追飞”时剑去奇速，于“凌厉中原，顾盼生姿”这句上却是迅猛之余，继以飘逸。公孙止从没见过这路剑法，听他吟得好听，攻势登缓，凝神捉摸他诗中之意，心知他剑招与诗意相合，只要领会了诗义，便能破其剑法。

听他又吟道：“息徒兰圃，秣马华山。流磻平皋，垂纶长川。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”这几句诗吟来淡然自得，剑法却是大开大阖，峻洁雄秀，尤其最后两句剑招极尽飘忽，似东却西，趋上击下，一招两剑，难以分其虚实。

小龙女此时已裹好创口，见杨过的剑法使得好看，但从未听他说起过，不禁问道：“过儿，这是甚么剑法，谁教你的？”杨过笑道：“我自己琢磨的，姑姑你说好么？”前几日我躺着养伤，床边有一本诗集，我看到这首诗好，就记下了。朱子柳前辈在英雄宴上以书法化入武功，我想以诗句化入武功，也必能够。”小龙女道：“很好啊……”

忽听得金轮法王赞道：“杨兄弟，你这份聪明智慧，真叫老衲佩服得紧。

下面几句自然是‘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，嘉彼钓叟，得鱼忘筌。’”

公孙止心念一动：“这和尚在指点我。”当下也不及细想这和尚是何用意，但想“俯仰自得”必是上一剑之后紧接下一剑，当即挥黑剑先

守上盘，金刀却从中盘疾砍而出。

金轮法王文武全才，虽然僻居西藏，却于汉人的经史百家之学无所不窥，他听了杨过所吟之诗，早知下句，便先行说了出来，想借公孙止之手将他除去。这一次公孙止果然抢到先着，杨过剑招未出，已被他尽数封住去路，锯齿金刀却从中路要害斫来。好在杨过听到法王吟诗，也早防有此着，竟不再使自创的四言诗剑法，长剑横守中盘，左手中指铮的一声，在金刀背上一弹。

公孙止只感手臂一震，虎口微微发麻，心下吃惊："这小子的古怪武功真多。"杨过这一弹正是黄药师所传的弹指神通功夫，只是他功力未够，未能克敌制胜，这一下若是让黄药师弹上了，公孙止的金刀非脱手不可。但只这么一弹，杨过已于瞬息间从下风抢回上风，长剑飞舞，再使黄药师所授"玉萧剑法"。这玉萧剑法与弹指功夫均以攻敌穴道为主，剑指相配，精微奥妙，饶是他功夫未纯，一阵急攻，却也使公孙止招架不易。

此时裘千尺又在旁呼喝："他剑刺右腰，刀劈项颈！""他剑削右肩，刀守左胁。"竟将公孙止每一路招数都先行喝了出来。如此一来，杨过自是有胜无败，他不再长吟，法王便无法知他剑意。公孙止的阴阳双刃虽系家传武学，但经裘千尺去芜存菁、创新补阙，大大的整顿过一番，他所使招数自是尽在裘千尺料中，不论如何腾挪变化，总是给她先行叫破。斗到酣处，蓦听得裘千尺叫道："他刀剑齐攻你上盘。"这句呼喝时刻拿捏得极是阴毒，恰好公孙止刀剑已出，难以中途改变，杨过却有余裕抵挡。杨过低头疾趋，横剑护背，左指已戳到了对方脐下一寸五分处的"气海穴"。杨过一指得手，心中大喜，料想敌人必受重创，岂知公孙止飞出一腿，竟向他下颚踢到。

杨过一惊，向旁急窜数尺，才想起此人身上穴道极奇，先前用金铃索打他穴道，明明打中，此人却似一无所觉，微一沉吟间，公孙止刀剑又已攻上。

但听裘千尺叫道："他刀剑交叉，右剑攻左，左刀砍右。"杨过不遑多想，当即竭力抵御。

依二人功力而论，杨过早已不敌，全赖裘千尺抢先提示，点破了公孙止所有厉害招数。此时二人翻翻滚滚，已拆了七八百招，谷中诸子弟固然瞧得心惊胆战，而潇湘子等众高手也是目眩神驰，猜不透这场激战到底谁胜谁败。

刀光剑影之中，公孙止张口喘气，杨过汗透重衣，二人进退趋避之际均已不如先前灵动。

公孙绿萼心想再斗下去，二人必有一伤，她固不愿杨过斗败，却也不忍眼见父亲身受损伤，低声向裘千尺道："妈，你叫他们别打啦，大家来评评理，说个谁是谁非。"

裘千尺"哼"了一声，道："斟两碗茶过来。"绿萼心中烦乱，但依言斟了两碗茶。抢到母亲面前。裘千尺举起双手，取下了包在头顶的那块血布。

她脑门撞柱流血，小龙女撕下了衣襟替她包扎，此时取下包布，头顶又有鲜血流出。绿萼惊道："妈！"裘千尺道："死不了！"将血布抛在膝头，双手各接一只茶碗，每手四指持碗，拇指却浸入了茶水之中，满指鲜血都混入茶内。她随手轻晃。片刻间鲜血便不见痕迹，叫道："都斗得累了，喝一碗茶再打！"对绿萼道："送茶去给他们解渴，一人一碗。"

绿萼知道母亲对父亲怨毒极深，料想她决无这般好心，竟要送茶给他解渴，此举多半会对父亲不利，但两碗茶是自己所斟，其中绝无毒药，又是一般无异，想来母亲是体惜杨过，但父亲倘若无茶，便决计不肯住手，杨过这碗茶仍是喝不到，眼见两人确是累得狠了，当下走到厅心，朗声说道："请喝茶罢！"

公孙止与杨过早就口渴异常，听得裘千尺的叫声，一齐罢手跃开。绿萼将茶盘先送到父亲面前。公孙止心想此茶是裘千尺命她送来，其中必有古怪，多半是下了毒药，将手一摆，向杨过道："你先喝。"杨过但然不惧，随手拿起一碗，放到嘴边，喝了一口。公孙止道："好，这碗给我！"伸手接过他手中的茶碗。杨过笑道："是你女儿斟的茶，难道还能有毒药？"说着换过茶碗，一饮而尽。

公孙止向女儿脸上一看，见她脸色平和，心想："萼儿对这小子大有情意，茶中自然不会下毒，我已跟他掉了一碗，还怕怎地？"当下也是一口喝干，铮的一下，刀剑并击，说道："不用歇气啦，咱们再打，哼，若非这老贱人指点，你便有十条小命，也都已丧在我金刀黑剑之下。"

裘千尺将破布按上头顶伤口，阴恻恻的道："他闭穴之功已破，你尽可打他穴道。"

公孙止一呆，但觉舌根处隐隐有血腥之味，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。原来他所练的家传闭穴功夫有一项重大禁忌，决不能饮食半点荤腥，否则功夫立破，上代祖宗生怕无意之中沾到，是以祖训严令谷中人人不食荤腥，旁人虽然不练这门上乘内功，却也迫得陪着吃素。他向来防范周密，哪想到裘千尺竟会行此毒计，将自己血液和入茶中？杨过喝一碗血茶自是丝毫无损，公孙止毕生苦练的闭穴功却就此付于流水。

他狂怒之下回过头来，只见裘千尺膝头放着一碟款待贺客的蜜枣，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缓缓的道："我二十年前就已说过，你公孙家这门功夫难练易破，不练也罢。"

公孙止眼中如欲喷出火来，举起刀剑，向她疾冲过去。绿萼一惊，抢到母亲身前相护，突觉耳畔呼呼风响，似有暗器掠过。公孙止长声大号，右眼中流下鲜血，转身疾奔而出，手中却兀自握着刀剑。一滴滴鲜血溅在地下，一道血线直通向厅门。只听得他惨声呼号，愈去愈远，终于在群山之中渐渐隐没。厅上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裘千尺用甚法子伤他。

只有杨过和绿萼方始明白，裘千尺所用的，仍是口喷枣核功夫。

当杨过与公孙止激斗之际，她早已嘴嚼蜜枣，在口中含了七八颗枣核。

眼见公孙止武功大进，自己纵然喷出枣核袭击，他也必闪避得了，若是一击不中，给他有了防范，以后便再难相伤，因此于他酣斗之余先用血茶破了他闭穴功夫，乘他怒气勃发之际突发枣核。这是她十余年潜心苦修的唯一武功，劲道之强，准头之确，不输于天下任何厉害暗器。若不是绿萼突然抢出，挡在面前，公孙止不但双目齐瞎，而且眉心穴道中核，登时便送了性命。

绿萼心中不忍，呆了一呆，叫道，"爹爹，爹爹！"想要追出去察看。

裘千尺厉声道："你要爹爹，便跟他去，永远别再见我。"绿萼愕然停步，左右为难，但想此事毕竟是父亲不对，母亲受苦之惨，远胜于他，再者父亲已然远去，要追也追赶不上，当下从门口缓缓回来，垂首不语。

裘千尺凛然坐在椅上，东边瞧瞧，西边望望，冷笑道："好啊，今日你们都是喝喜酒来着，这杯酒没喝成，岂不扫兴？"众人给她冷冰冰的目光瞧得心头发毛，只怕她口中突然喷出古怪暗器。谷中诸人只是一味惊惧，法王与尹克西等却各暗自戒备。

小龙女与杨过见公孙止落得如此下场，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由得都是深深叹了一口长气，各自伸出手来，相互紧紧握住，两人心意相通，当即并肩往厅外走去。刚到门口，裘千尺突然大声喝道："杨过，你到哪里去？"

杨过回转身来，长揖到地，说道："裘老前辈、绿萼姑娘，咱们就此别过。"

他自知命不久长，也不说甚么"后会有期"之类的话了。

绿萼回了一礼，黯然无言。裘千尺怒容满脸，喝道："我将独生女儿许配于你，怎地既不改口称我岳母，又这么匆匆忙忙的便走了？"杨过一愣，心道："你虽将女儿许配于我，我可没说要啊。"裘千尺道："此间彩礼齐全，灯烛俱备，贺客也到了这许多，咱们武学之士也不必婆婆妈妈，你们二人今日便成了亲罢。"

金轮法王等眼见杨过为了小龙女与公孙止几番拚死恶斗，此时听了裘千尺此言，知道必然又是一番风波。各人互相望了几眼，有的微笑，有的轻轻摇头。

杨过左手挽着小龙女的臂膀，右手倒按君子剑剑柄，说道："裘老前辈一番美意，晚辈极是感激。但晚辈心有所属，实非令爱良配。"说着慢慢倒退，他怕裘千尺狂怒之下，斗然口喷枣核，是以按剑以防。

裘千尺向小龙女怒目横了一眼，冷冷的道："嘿，这小狐狸精果然美得出奇，无怪老的着了迷，小的也为她颠倒。"绿萼道。"妈，杨大

哥与这位龙姑娘早有婚姻之约，这中间详情，女儿慢慢再跟你说。”裘千尺啐了她一口，怒道：“呸？你当你妈是甚么人？我说过的话，也能改口么？姓杨的，别说我女儿容貌端丽，没一点配你不上，她便是个丑八怪，今日我也非要你娶她为妻不可。”

马光佐听她说得蛮横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；大声说道：“这谷中的夫妻当真是一对活宝，老公逼人家闺女成亲，老婆也硬逼人家小子娶女，别人不要，成不成？”裘千尺冷冷的道：“不成！”马光佐裂开大口，哈哈大笑。突然波的一响，一枚枣核射向他眉心，当真是来如电闪，无法闪避。马光佐惊愕之下，头一抬，拍的一声，枣核已将他三颗门牙打落。马光佐大怒，虎吼一声，扑将过去。但听波波两响，他右腿“环跳”，左足“阳关”两穴同时被枣核打中，双足一软，摔倒在地，爬不起来。

这三枚枣核实在去得太快，直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杨过当马光佐大笑之际，已知裘千尺要下毒手，抽出长剑要过去相救，终是迟了一步，忙伸手将他扶起，解开了他穴道。马光佐倒也极肯服输，见这秃头老太婆手不动，脚不抬，口一张便将自己打倒，心中好生佩服，吐出三枚门牙，满嘴鲜血的说道：“老太婆，你本事比我大，老马不敢得罪你啦。”

裘千尺毫不理他，瞪着杨过道：“你决意不肯娶我女儿，是不是？”

公孙绿萼在大庭广众之间受此羞辱，再也抵受不住，拔出腰间匕首，刃尖指在自己胸口，大声道：“妈，你再问一句，女儿当场死给你看。”裘千尺嘴一张，波的一响，一枚枣核射将过去，斜中匕首之柄。这一下劲力好大，那匕首横飞而出，插入木柱，深入数寸，烛光之下，剑柄兀自颤动。众人“噫”的一声，无不倒抽一口凉气。

杨过心想留在这里徒然多费唇舌，手指在剑刃上一弹，和着剑刃振起的嗡嗡之声，朗声吟道：“茕茕白兔，东走西顾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”挽起一个剑花，携着小龙女的手转身便走。

绿萼听着“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”那两句话，更是伤心欲绝，取过更换下来的杨过那件破衫，双手捧着走到他面前，悄然道：“杨大哥，衣服也还是旧的好。”杨过道：“谢谢你。”伸手接过。他和小龙女都知她故意挡在身前，好教母亲不能喷枣核相伤。小龙女脸含微笑，点头示谢。绿萼小嘴向外一努，示意二人快快出去。

裘千尺喃喃的念了两遍：“人不如故，人不如故。”忽地提高声音，说道：“杨过，你不肯娶我女儿，连性命也不要了吗？”

杨过凄然一笑，又倒退一步，跨出了大厅的门槛。小龙女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慢着。”朗声问道：“裘老前辈，你有丹药能治情花之毒么？”

绿萼心中一直便在想着此事，父亲手中只剩下一枚绝情丹，杨过已给小龙女服了，他自己身上的情花剧毒未解，惟一指望是母亲或有救治之法，但母亲必定以此要胁杨过，逼他娶己为妻，是以不敢出言相求，事在危急，再也顾不得女儿家的仪节颜面，转身说道：“妈，若不是杨大哥援手，你尚困身石窟之中，大难未脱。杨大哥又没丝毫得罪你之处。咱们有恩报恩，你设法解了他身上之毒罢。”

裘千尺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有恩报恩？有仇报仇？世上恩仇之际便能这般分明？那公孙止对我是报了恩么？”

绿萼大声道：“女儿最恨三心两意、喜新厌旧的男子。这姓杨的若是舍却旧人，想娶女儿，女儿便是死了，也决不嫁他。”

这几句话裘千尺听来倒是十分入耳，但一转念间，立即明白了女儿的用心，她是爱极了杨过，他若愿意迎娶，她自是千肯万肯，只是迫于眼前情势，只盼自己先救他性命再说。

金轮法王与尹克西等瞧着这幕二度逼婚的好戏，你望我一眼，我望你一眼，都是脸露微笑。法王直至此时，才知杨过身中剧毒，心中暗自得意，但愿他坚持到底，不肯为了保命而允娶公孙绿萼，就怕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假意答允，先骗了解药到手，又再翻悔；但想有自己在此，这小子若要行奸使诈，自己便可点破，不让裘千尺上当。

裘千尺的眼光从东到西，在各人脸上缓缓扫过，说道：“杨过，这里诸人之中，有的盼你死，有的愿你活。你自己愿死还是愿活，好好想一想罢。”

杨过伸手搂住小龙女的腰，朗声道：“她若不能归我，我若不能归她，咱俩宁可一齐死了。”小龙女甜甜一笑，道：“正是！”她与杨过心意相通，二人爱到情浓之处，死生大事却也看得淡了。

裘千尺却难以明白她的心思，喝道：“我若不伸手相救，这小子便要一命呜呼，你懂不懂？他只能再活三十六天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小龙女道：“你若肯相救，咱两个儿能多聚几年，自是极感大德。你不肯救，咱俩在一起便只三十六天，那也好啊！反正他死了，我也不活着。”

说这几句话时，美丽的脸庞上全然漠不在乎。

裘千尺望望她，又望望杨过，只见二人相互凝视，其情之痴，其意之诚，那是自己一生之中从未领略过、从未念及过的，原来世间男女之情竟有如斯者，不自禁想起自己与公孙止夫妻一场，竟落得这般收场，长叹一声，双颊上流下泪来。

绿萼纵身过去，扑在她的怀里，哭道：“妈，你给他治了毒罢，我和你找舅舅去，舅舅很牵挂你，是不是？”裘千尺一流泪水，心中牵动柔情，但随即想起二哥裘千仞信中那句话来：“自大哥于铁掌峰上命丧郭靖、黄蓉之手……”自己手足残废，二哥又已出家为僧，说甚么“放下屠刀，皈依三宝”，然则大哥之仇岂非永不能报？这小子武功不弱，他既坚不肯娶我女儿，叵么命他替我报仇，也可了却一桩大事。

她想到此处，便这“解治情花剧毒的绝情丹，本来数量不少，可是除了三枚之外，都给我浸入砒霜，尽数毁了。这三枚丹药，公孙止那奸贼自己服了一枚，另一枚我醉倒后给他取了去，后来落入你手，你已给这女子服了。

世间就只剩下一枚。这枚绝情丹我贴身而藏已二十余年。身在绝情谷中住而不备绝情丹，这条性命便算不得是自己的。眼下反正我已命不久长，我女儿今后也未必会再留在谷中……”说着缓缓伸手入怀，将世间唯此一枚的绝情丹用指甲切成两半，取出半枚，托在掌心，说道：“丹药这便给你，你不肯做我女婿，那也罢了，可是你须得答允为我办一件事。”

杨过与小龙女互视一眼，料想不到她竟会忽起好心。二人虽说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但眼前既有生路，自是喜出望外，齐声道：“老前辈要办甚么事，我们自当尽力。”

裘千尺缓缓的道：“我是要你去取两个人的首级，交在我手中。”

杨过与小龙女一听，立时想到，她所要杀之人其中之一必是公孙止。杨过对这人自是绝无好感，此人已丧一目，闭穴内功又破，虽然其他武功未失，要追杀他谅亦不难，不过他是公孙绿萼之父，这姑娘对自己一片痴情，杀她父亲，未免大伤其心，一时不禁踌躇难答。小龙女心中也觉公孙止虽恶，对己总是有救命之恩，但瞧裘千尺的神色，若不办到此事，她的丹药无论如何不会给杨过的了。

裘千尺见二人脸上有为难之意，冷然道：“我也不知这二人和你们有甚瓜葛牵连，但我是非杀这二人不可。”说着将半枚丹药在手中轻轻一抛。杨过听她语气，所说的似乎并非公孙止，于是问道：“裘老前辈与何人有仇？要晚辈取何人的首级？”

裘千尺道：“你没听到那恶贼读信么？害死我大哥的，叫做甚么郭靖、黄蓉。”

杨过大喜，叫道：“那好极了。这二人正是晚辈的杀父仇人，裘老前辈便是无此嘱咐，晚辈也要找这二人报仇。”裘千尺心中一凛，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杨过指着金轮法王道：“这位大师与这二人也有过节。晚辈之事，曾跟他说过。”

裘千尺眼望法王。法王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可是这位杨兄弟啊，那时却明明助着郭靖、黄蓉，来跟老衲为难。”小龙女与绿萼恼恨这和尚时时从中挑拨作梗，一齐向他怒目横视。金轮法王只作不见，微笑道：“杨兄弟，此事可有的罢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。待我报了父母之仇，还得向大师领教几招。”

法王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

裘千尺左手一摆，对杨过道：“我也不管你的话是真是假，你将这枚药拿去服了罢。”杨过走上前去，将丹药接在手中，见只有半枚，便即明白，笑道：“须得取那二人首级，来换另外半枚？”裘千尺点头道：“你聪明得紧，一瞧便知，用不着旁人多说。”杨过心想：“先服了

这半枚再说，总是胜于不服。”当下将半枚丹药放人口中，咽了一口唾液，吞入肚中。

裘千尺道：“这绝情丹世上只剩下了一枚，你服了半枚，还有半枚我藏在极密的所在。十八日后，你若携二人首级来此，我自然取出给你，否则你纵将我擒住，叫我身受千刀万剐之苦，再将我投入石窟之中，我也决不会给你。我裘千尺说话斩钉截铁，向无更移。各位贵客请便。杨大爷、龙姑娘，咱们十八日后再见。”说着闭上眼睛，不再理睬众人。

小龙女问道：“为甚么限定十八日？”裘千尺闭着眼睛道：“他身上的情花之毒，原来是三十六日之后发作，现下服了半枚丹药，毒势聚在一处，发作反而快了一倍。十八日后再服半枚，立时解毒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嘿嘿！”

说到此处，只是挥手命各人快去。

杨过与小龙女知道此人已无可理喻，当下与公孙绿萼作别，快步出了水仙庄。杨过不耐烦再循来路乘舟出谷，与小龙女展开轻功，翻越高山而出。

杨过进谷虽只三日，但这三日中遍历艰险，数度生死仅隔一线，此时得与心上人离此险地，真乃恍如隔世。此时天已黎明，二人并肩高冈，俯视幽谷，但见树木森森，晨光照耀，满眼青翠，心中欢悦无限，飘飘荡荡的宛似身在云端。

杨过携着小龙女之手，走到一株大槐树之下，说道：“姑姑……”小龙女偎依在他身边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瞧你别再叫我姑姑了罢。”

杨过心中早已不将她当作师父看待，叫她“姑姑”，只是一向叫得惯了，听她这么说，心里一甜，回首凝视着她漆黑的眼珠子，道：“那我叫你作甚么？”小龙女道：“你爱叫甚么，便叫甚么，一切都由你。”杨过微一沉吟，道：“我一生之中最快活的时光，便是在古墓中跟你一起厮守之时，那时我叫你姑姑，便到死都叫你作姑姑罢。”小龙女笑道：“那时我打你屁股，你也很快活吗？”

杨过伸出双臂，将她搂在怀里，只觉她身上气息温馨，混和着山谷间花木清气，真是教人心魂俱醉，难以自已，轻轻的道：“咱们如这般厮守一十八日，只怕已快活得要死了，别再去杀甚么郭靖、黄蓉啦。与其奔波劳碌，厮杀拼命，咱们还是安安静静、快快活活的过十八天的好。”

小龙女微笑道：“你说怎么，便怎么好。以前我老是要你听话，从今儿起，我只听你的话。”她一向神色冷然，如今心胸中充满爱念，眉梢眼角以至身体四肢，无不温柔婉娈，只觉得全心全意的听杨过话，那才是最快活不过之事。

杨过怔怔的望着她，缓缓的道：“你眼中为甚么有泪水？”小龙女拿着他的手，将脸颊贴在他手背上轻轻摩擦，柔声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过了片刻，道：“定是我太喜欢你了。”

杨过道：“我知道你在为一件事难过。”小龙女抬起头来，突然泪如泉涌，扑在他的怀里，抽抽噎噎的哭道：“过儿，你……你……咱们只有十八天，那怎么够啊？”杨过轻轻拍着她肩膀，轻轻的道：“是啊，我也说不够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我要你永远这么待我，要一百年，一千年，一万年。”

杨过捧起她的脸来，在她淡红的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，毅然道：“好，说甚么也得去杀了郭靖、黄蓉。”舌尖上尝着她泪水的咸味，胸中情意激动，全身真欲爆裂一般。

忽听得左首高处一人高声笑道：“要卿卿我我，也不用这般迫不及待。”

杨过转头来，只见十余丈外的山冈之上，金轮法王、尹克西、潇湘子、尼摩星、马光佐五人并肩站立，说这话的正是金轮法王。料想自己与小龙女匆匆离谷，未理其余诸人，法王等便随后跟来，自己二人大难之后重会，除了对方之外，其余一切全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二人在槐树下情致缠绵，却给法王等遥遥望到了。

杨过想起在绝情谷中法王数次与自己为难，险些丧身于他言语之下，早知如此，他在荒山结棚养伤之际，就该一掌送了他的性命，自己助他疗伤，枉他为一派宗主，竟是如此的以怨报德。小龙女见他目中露出怒火，声道：“别理他，这般人便是过一辈子，也没咱们一时三刻的欢喜。”

只听马光佐叫道：“杨兄弟，龙姑娘，咱们一起走罢。在这荒山野岭之间，无酒无肉，有甚么好玩。”杨过只盼与小龙女安安静静的多过一刻好一刻，偏生有这些不识趣之人前来滋扰，但知马光佐是一片好心，于是朗声答道：“马大哥请先行一步，小弟随后便来。”马光佐道：“好罢，那你们快些来。”

金轮法王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那又何必要你费心？他们爱在这荒山野地耽上一十八天啊。”裘千尺说过十八天后毒发之言，大厅上人人闻知，马光佐听他竟如此说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一把抓住法王衣襟，骂道：“贼秃，你的心肠忒也歹毒！咱们与杨兄弟同来谷中，你不助他已是不该，一路上冷言冷语，是何道理？”法王微微冷笑，道：“你放不放手？”马光佐怒道：“我不放，你怎样？”

法王右手一拳，迎面打去。马光佐道：“好啊，动粗么？”提起蒲扇大的手掌抓他拳头，哪知法王这拳乃是虚招，左手倏地伸出，在他背上一托，刚劲柔劲同时使出，马光佐一个庞大的身躯立时飞起，往山坡上摔将下来。

好在山坡上全是长草，他又是皮粗肉厚，这一摔未受重伤，但已是额角青肿，哇哇大叫的爬将起来。

杨过望见二人动手，知道马光佐定要吃亏，待要赶去相助，只奔出三步，马光佐已结结实实的摔了一交。马光佐虽是浑人，却也有个呆主意，知道硬打定然斗不过和尚，口中哼哼唧唧，叫道：“啊哟，啊哟，手臂给贼秃打断啦。”

金轮法王应蒙古王子忽必烈之聘，受封为蒙古第一国师，潇湘子与尼摩星一直气忿不服，此时见他如此蛮横，更是恼怒，两人相互使个眼色。潇湘子道：“大师武功果然了得，不愧了蒙古第一国师的封号。”法王道：“岂敢，岂敢……”他鉴貌辨色，知道尼潇二人立时有出手之意，而杨过与小龙女在一旁更是跃跃欲动，尹克西心意如何，尚不得而知。他虽自恃武功高强，但若这五大高手联手来攻，自己不仅决然抵挡不住，尚有性命之忧，嘴上敷衍对答，心中寻思脱身之计。

哪知马光佐哼哼唧唧，慢慢走到他背后，猛起一拳，砰的一声，正中法王后脑。以法王武功，马光佐偷袭本难得逞，但此时他全神贯注在杨过、潇湘子等五人身上，对这浑人毫不在意，竟被他大力一拳，如中铁锤，只锤得眼前金星乱冒。他惊怒之下，回时撞去，马光佐胸口中了时锤，大叫一声，软绵绵的往前倒下。法王双腿略曲，马光佐庞大的身躯正好跌在他肩头，便即往坡下奔去。

众人大声呼叫，杨过首先追了下去。法王肩头虽然负了个将近三百斤的巨人。仍是奔行如飞。杨过、小龙女、尼摩星等都是一等一的轻功，但既给他发足在先，数十丈内竟然追赶不上。杨过和小龙女足下加快，渐渐逼近。

法王倏地站住，回过头来，狞笑道：“好，你们是一齐上呢，还是单打独斗？”

说着倒举马光佐，将他脑袋对准山坡边的一块岩石，作势要撞将下去。

杨过绕到他身后，先行挡住去路，说道，“你若伤他性命。咱们自是一拥而上。”法王哈哈一笑，将马光佐抛在地下，说道：“这般浑人，也值得跟他一般见识？”双手伸入袍底，随即伸出，左手白光闪闪，右手黄气澄澄，已各取银轮铜轮在手，双轮一碰，嗡嗡之声从山谷间传了出去，傲然道：“哪一位先上？”

尹克西笑嘻嘻的道：“各位切磋武学，我做买卖的只在旁观摩观摩。”

法王暗想：“此人两不相助，倒少了一个劲敌。”潇湘子心想还是让旁人打头阵，耗了他的力气，自己再来乘其败而取，于是说道：“尼兄，你武功强过小弟，请先上！”

尼摩星听了潇湘子之言，已知其意，但自负武学修为独步天竺，生平未逢敌手，心想纵然胜不得金轮法王，也不致落败。当下顺手抓起山坡上一块巨岩，喝道：“好，我试试你两个圆圈圈。”举起巨岩，径向法王当胸砸去。

这块巨岩瞧来少说也有三百来斤，众人见他不用兵刃，举起大石便打，无不吃了一惊。

金轮法王也没料到这矮子天生神力，竟举大石砸到，当下不敢硬碰，侧身避开，右手铜轮向他背心横扫过去。尼摩星抓着巨岩，回手挡架。铜轮巨岩相碰，火星四溅，镗的一声，只震得山谷鸣响。法王左臂微微发麻，心想："这矮黑炭武功怪极，实是不可大意。但他力气再大，举了这块巨岩，却又支持得几时？"于是双轮飞舞，绕着尼摩星身子转动。

杨过将马光佐救起，与小龙女并肩观斗，见尼摩星神力过人，武功特异，两人均感惊诧。见二人又斗片时，尼摩星力道丝毫不衰，突然大喝一声："阿婆星！"托起岩石，向法王掷将过去。

他这一掷乃是天竺释氏的一门厉害武功，叫作"释迦掷象功"。佛经中有言：释迦牟尼为太子时，一日出城，大象碍路，太子手提象足，掷向高空，过三日后，象还堕地，撞地而成深沟，今名掷象沟。这自是寓言，形容佛法不可思议。后世天竺武学之士练成一门外功，能以巨力掷物，即以此命名。

此时尼摩星运此神功掷石，但见岩石在空中急速旋转，夹着一股烈风，疾往法王撞去。

金轮法王武功虽强，对此庞然大物哪敢硬接硬碰，急忙跃开。尼摩星身子突然飞起，追上大石，双掌击出，那大石转个方向，又向法王追去。这次飞掷，是第一次的余势加上第二次掷力，因而比之第一次力道更强。

论到武功造诣，法王实在尼摩星之上，只是这释迦掷象功他从所未见，一时竟攻了他个措手不及，眼见大石转向飞到，只得又跃开闪避，尼摩星乘胜追击，那巨岩给他一次次加力，去势愈猛。法王寻思："如此再打下去，须败在这黑矮子手中，该当立时变计。幸好他独自先行挑斗，我下毒手尽快毙了他，僵尸鬼就不敢再上。杨龙二人身上有毒，那'玉女素心剑法'使不顺手。"

猛听得山后马蹄声响，势若雷鸣，旌旗展动，冲出一彪人马。法王与尼摩星恶斗方酣，无暇旁视。杨过等但见人强马壮，长刀硬弩，是一队蒙古骑兵，来到十数丈之外，当先领兵官举手示意，全队勒马不前。

旗影下一人驻马观斗片刻，当即催马上前，叫道："罢手，罢手！"那人科头黄袍，手持铁弓，正是蒙古王子忽必烈。

尼摩星听到叫声，纵上去双掌齐推，巨岩砰腾砰腾的滚下山坡，沿途带动泥砂石块，势道极是威猛。

忽必烈翻身下马，左手携住法王，右手携住尼摩星，笑道："原来两位在这儿切磋武功，真令小王大开眼界。"他何尝不知二人实系真斗，但为顾全双方面子，只想轻轻一言揭过，法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这位尼兄武学大有独到之处，难得难得。"尼摩星怪眼一横，道："我道蒙古第一国师如何了不起，原来……哼哼！"法王勃然大怒，心想："难道我当真斗你不过？"

正要开言，忽必烈笑道："此处风物良佳，岂可无酒？左右，取酒！咱们来痛饮三碗！"蒙古人自来生长旷野，以天地为居室，荒山饮食，与堂上无异，当即有侍卫取过烈酒干脯，布列于地。

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，心下暗惊："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。"

见她与杨过携手并肩，神情亲密，问杨过道："这位姑娘是谁？"杨过道："这位龙姑娘，是小人的授业师父，也是小人的妻子。"他自经绝情谷中一番出生入死，更将羁縻普天下苍生的礼法习俗丝毫不放在眼里，心想偏偏要让世人皆知，我杨过乃是娶师为妻。

蒙古人于甚么尊师重道、男女大防等礼法本来远不如汉人讲究，忽必烈听了杨过的话也不以为异，只是听说这少女传过他武艺，不由得多了一层敬意，笑道："果然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佳偶，妙极妙极。来，大家尽此一碗，为两位庆贺，"说着举起酒碗，一饮而尽。法王微微一笑，也举碗饮干。余人跟着喝酒，马光佐更是连尽三碗。

小龙女对蒙古人本无喜憎，此时听忽必烈称赞自己与杨过乃是良配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喝了半碗酒后，容色更增娇艳，心想："那些汉人都说我和过儿成不得亲，这位蒙古王爷却连说妙极，瞧来还是蒙古人见识高呢。"

忽必烈笑道："各位三日不归，小王正自记挂得紧，只因襄阳军务紧急，未能相待，小王已在大营留下传言，请各位即赴襄阳军前效力。今日在此巧遇，大畅予怀。"法王说道："请问王爷，我军攻打襄阳，可顺利否？"忽必烈皱眉道："襄阳守将吕文德本是庸才，小王所忌者，郭靖一人耳。"杨过心中一凛，问道："郭靖确在襄阳？"

忽必烈道："这郭靖说来还是小王的长辈，总角之时与先王曾有八拜之交，乃是我成吉思汗祖父手下第一爱将。此人智勇双全，领军远征西域，迭出奇计，建立大功。先王曾对我言道：南朝主昏臣奸，将懦兵弱，人数虽众，总难敌我蒙古精兵，但若遇上郭靖，却须千万小心。唉，父王果有先见，我军屯兵襄阳城外，久攻不下，皆因这郭靖从中作梗之故。"

杨过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这姓郭的与小人有杀父大仇，小人请命去刺死了他。"

忽必烈喜道："小王邀聘各位英雄好汉，正是为此。但听人言道，这郭靖武功算得中原汉人第一，又有不少异能之士相助。小王屡遣勇士行刺，均遭失手，或擒或死，无一得还。杨兄弟虽然武勇，却是独木难支，小王欲请众位英雄一齐混入襄阳，并力下手。只消杀了此人，襄阳唾手可下。"

法王、潇湘子等一齐站起，叉手说道："愿奉王爷差遣，以尽死力。"

忽必烈大喜，说道："不论是哪一位刺杀郭靖，同去的几位俱有大功，但出手刺杀之人，小王当奏明大汗，封赏公侯世爵，授以大蒙古国第一勇士之号。"

潇湘子、尼摩星等人对公侯世爵也不怎么放在心上，但若得称大蒙古国第一勇士，名扬天下，实乃平生之愿。蒙古此时兵威四被，幅员之广，旷古未有，西域疆土绵延数万里，中国亦已三分而有其二，自帝国中心而至四境，快马均须奔驰一年方至，若得称为第一勇士，普天下英雄豪杰自是无不钦仰。

当下人人振奋，连金轮法王也是眼发异光。

杨过凄然一笑，缓缓摇了摇头。小龙女深情无限的望着他，心中却道："要他甚么公侯世爵，甚么天下第一勇士？我只盼你好好的活着。"

众人又饮数碗，站起身来。蒙古武士牵过马匹，杨过、小龙女、金轮法王等一齐上马，跟在忽必烈之后，疾趋南驰，往襄阳而来。

沿途但见十室九空，遍地尸骨，蒙古兵见到汉人，往往肆意虐杀，杨过瞧得恼怒，待要出手干预，却又碍着忽必烈的颜面，寻思："蒙古兵如此残暴，将我汉人瞧得猪狗不如，待我刺杀郭靖、黄蓉之后，必当击杀几个蒙古最歹恶的军汉，方消心中之气。"

不数日抵达襄阳郊外。其时两军攻守交战，已有月余，满山遍野都是断枪折矛、凝血积骨，想见战事之惨烈。

蒙古军中得报四大王忽必烈亲临前敌，全军元帅、大将迎出三十里外。

随从军卫怒马腾跃，铁甲锵锵，军容极壮。各将帅遥遥望见忽必烈的大纛，一齐翻身下马，伏在道旁。

忽必烈驰到近处，勒马四顾，隔了良久，哼了一声，道："襄阳城久攻不克，师老无功，岂不堕了我大蒙古的声威？"众帅齐声答道："小将该死，请四大王治罪。"忽必烈扬鞭一击，坐骑向前疾奔而去。诸将帅久久不敢起身，人人战栗。

杨过见忽必烈对待自己及金轮法王等甚是和易，但驾御诸将却这等威严，心想："蒙古军兵强马壮，纪律严明，大宋如何是其敌手？"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。

翌晨天甫黎明，蒙古军大举攻城，矢下如雨、石落似雹，纷纷向城中打去。接着众军驾起云梯，四面八方的爬向城头。城中守御严密，每八名兵士合持一条大木，将云梯推开城墙。攻拒良久，终于有数百名蒙古兵攻上了城头。蒙古军中呼声震天，一个个百人队蚁附攀援。猛听得城中梆子声急，女墙后闪出一队弓手，羽箭劲急，迫得蒙古援军无法上前，接着又抢出一队宋兵，手举火把，焚烧云梯，梯上蒙古兵纷纷跌落。

城上城下大呼声中，城头闪出一队勇壮汉子，长矛利刃，向爬上城墙的蒙古兵攻去。这队汉子不穿宋军服色，有的黑色短衣，有的青布长

袍，攻杀之际也不成队形，但身手矫捷，显然身有武功。攻上城头的蒙古兵将均是军中勇士，自来所向无敌，但遇上这队汉子，搏斗数合，即被一一杀败，或横尸城头，或碎骨墙下。宋军中一个中年汉子尤其威猛，此人身穿灰衣，赤手空拳，纵横来去，一见宋军有人受厄，立即纵身过去解围，掌风到处，蒙古兵将无不披靡，直似虎入羊群一般。

忽必烈亲在城下督战，见这汉子如此英勇，不由得呆了半晌，叹道："天下勇士，更有谁及得上此人？"杨过站在他身侧，问道："王爷可知他是准？"

忽必烈一惊，道："难道便是郭靖？"杨过道："正是！"

此时城头上数百名蒙古兵已给杀得没剩下几个，只有最勇悍的三名百夫长手持矛盾，儿自在城垛子旁负隅而斗。城下的万夫长吹起角号，又率大队攻城，想将城头上三名百夫长接应下来。

郭靖纵声长啸，大踏步上前。一名百夫长挺矛刺去，郭靖抓住矛杆向前一送，跟着左足飞出，踢在另一名百夫长的盾牌之上。两名百夫长虽勇，怎挡得住这一送一踢的神力？登时几个筋斗翻下城头，筋断骨折而死。

第三名百夫长年纪已长，头发灰白，自知今日难以活命，挥动长刀，直上直下的乱砍，势若疯虎。郭靖左臂倏出，抓住他持刀的手腕，右掌正要劈落，忽地一怔。那百夫长也已认出郭靖面目，叫道："金刀驸马，是你！"

原来他是郭靖当年西征时的旧部，黄蓉计取撒麻尔罕，此人即是最先飞降入城的勇士之一。

郭靖忆及旧情，叫道："嗯，你是鄂尔多？"那百夫长见郭靖记得自己名字，不禁热泪盈眶，叫道："正是，正是小人。"郭靖道："好，念在昔日情分，今日饶你一命。下次再给我擒住，休怪无情。"转头向左右道："取过绳子，缒他下去！"两名健卒取过一条长索，缚在鄂尔多的腰间，将他缒到城下。

鄂尔多是蒙古军中赫赫有名的勇士，突被城头宋军用绳索缒下，城下蒙古兵将都好生奇怪，不知是何变故，一齐后退数十丈，城头也停了放箭，两军一时罢斗。鄂尔多到了城下，对着郭靖拜伏在地，朗声叫道："金刀驸马既然在此，小人万死不敢再犯虎驾。"

郭靖站在城头，神威凛然，喝道："蒙古主帅听着：大宋与蒙古昔年同心结盟，合力灭金，你蒙古何以来犯我疆界，害我百姓？大宋百姓人数多你蒙古数十倍，若不急速退兵，我大宋义兵四集，管教你这十多万蒙古军死无葬身之地。"他这几句话说的是蒙古语，中气充沛，一字一句送向城下。城墙既高，两军相距又远，但这几句话数万蒙古兵将却俱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不由得相顾失色。

一名万夫长引着鄂尔多来到忽必烈跟前，禀报原由。鄂尔多述说当年跟随郭靖西征，金刀驸马如何用兵如神，如何克敌制胜，说得有声有色。忽必烈脸色一沉，喝道："拿下去砍了！"鄂尔多大叫："冤枉！"那万夫长道："四大王明见，这鄂尔多颇有战功……"忽必烈手一挥，四名卫士早将鄂尔多拉下，斩下首级，呈了上来。诸将无不震恐。

忽必烈向万夫长道："鄂尔多以阵亡之例抚恤，另赏他妻子黄金十斤，奴隶三十名，牲口三百头。"万夫长大惑不解，应道："是，是。"忽必烈道："我既杀此人，却又赏他家属，你们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，是也不是？"

诸将一齐躬身道："请四大工赐示。"忽必烈朗声道："这百夫长向郭靖跪拜，夸说郭靖厉害，动摇军心，是否当斩？但他奋勇先登，力战至最后一人，岂非当赏？"诸将尽皆拜伏。

但这么一来，蒙古兵军心已沮。忽必烈知道今日即使再拚力攻城，也是徒遭损折，决然讨不了好去，眼见城下蒙古军积尸数千，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士，心中大是不忿，然见襄阳城墙坚固，守备严密，实是无隙可乘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当即传令退军四十里。

左右两名卫士互视一眼，齐道："小人为四大王分忧，也折一折南蛮的锐气。"翻身上马，驰到城下，拉动铁弓，两枝狼牙雕翎急向郭靖射去。

这二人骑术既精，箭法又准，正是马奔如风，箭去似电。城上城下刚发得一声喊，飞箭已及郭靖胸口小腹。眼见他无法闪避，却见郭靖双手向内一拢，两手各已抓着一枝羽箭，举手一扬，向下掷出。两名蒙古卫士尚未回马转身，突然箭到，透胸而过，两人倒撞下马。城头宋军喝采如雷，擂起战鼓助威。

忽必烈闷闷不乐，领军北退。大军行出数里，杨过道，"王爷不须烦恼，小人这便进城去取郭靖性命。"忽必烈摇头道："那郭靖智勇兼全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今日一见，更觉此事棘手之极。"杨过道："小人在郭靖家中住过数年，又曾为他出力，他对我决无防范之心，常言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"

忽必烈道。"适才攻城之时，你站在我身旁，只怕他在城头已然瞧见。"杨过道："小人已防到此着，攻城之时，与龙姑娘均以大帽遮眉、皮裘围颈，他决计认不出来。"忽必烈道，"既是如此，盼你立此大功，封赏之约，决不食言。"

杨过随日道谢一声，正要转身与小龙女一齐辞出，却见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克西诸人脸上均有异色，心念一动："这些人均怕我此去刺死郭靖，得了蒙古第一勇士的封号，定要从中阻挠，使我难竟大功。"向忽必烈道，"王爷，小人有一事告禀。小人去刺郭靖，乃是为报私仇，兼之要以他的首级去换救命丹药，如能托王爷之福，大事得成，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封号却万万不敢领受。"忽必烈问道："这却为何？"杨过道，"小人武功远不及在座诸位，如何敢称第一勇士？王爷须得应允此事，小人方敢动身。"

忽必烈见他言辞诚恳，确是本意，又见了旁人神情，已猜到他的心意，说道："既是如此；人各有志，我也不便勉强。"法王等听忽必烈如此说，果然均有欣慰之色。

杨过圈转马头，与小龙女并骑向襄阳驰去，在途中摔去了大帽皮裘，恢复汉人打扮，到得城下时天已向晚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城头一队队兵卒手执火把，来去巡逻。杨过大声叫道："我姓杨名过，特来拜见郭靖郭大爷。"城上守将听得呼声，见他只有一名女子相从，当即向郭靖禀报。

过不片时，两个青年走上城头，向下一望，一人叫道："原来是杨大哥，只你们两位吗？"杨过见是武氏兄弟，心想："郭靖害我父亲，不知武氏兄弟的父亲曾否在旁相助？"说道："武大哥，武二哥，郭伯怕在不在城内？"

武修文道："请进来罢。"命兵卒打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让杨过与小龙女入城。

二武引着二人来到一座大屋之前。郭靖满脸堆欢，抢出门来，向小龙女一揖为礼，拉着杨过的手笑道："过儿，你们来得正好。鞑子攻城正急，两位一到，我平添臂助，真乃满城百姓之福。"小龙女是杨过之师，郭靖对她以平辈之礼相敬，客客气气的让着进屋，对杨过却是十分亲热。

杨过左手被他握着，想起此人乃杀父大仇，居然这般假惺惺作态，恨不得拔出剑来立时刺死了他，只是忌惮他的武功，不敢贸然动手，脸上强露笑容，说道："郭伯伯安好。"他满腔愤恨，终于没跪下磕头。郭靖豁达大度，于此细节也没留心。

到得厅上，杨过要入内拜见黄蓉。郭靖笑道："你郭伯母即将临盆，这几天身子不适，日后再见罢。"杨过暗喜："黄蓉智计过人，我只担心被她看出破绽，此人抱恙，真是天助我成功。"

说话之间，中军进来禀道："吕大帅请郭大爷赴宴，庆贺今日大胜鞑子。"

郭靖道："你回禀大帅，多谢赐宴。我有远客光临，不能奉赔了。"中军见杨过年纪甚轻，并无特异之处，不知郭靖何以对他如此看重，为了陪伴这个少年，竟推却元帅的庆功宴，不由得满心奇怪，回去禀知吕文德。

郭靖在内堂自设家常酒宴，为小龙女与杨过接风，由朱子柳、鲁有脚、武氏兄弟、郭芙诸人相陪。朱子柳向杨过连声称谢，说亏得他从霍都取得解药，治了他身上之毒。杨过淡淡一笑，谦逊几句。

郭芙见了他却神情淡漠，叫了声："杨大哥。"郭靖责道："芙儿，先日你为金轮法王所擒，若不是杨大哥舍命相救，你自己失陷不用说，连你妈妈也要身遭大难，怎不好好谢过了杨大哥？"郭芙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多谢杨大哥日前相救。"杨过道："大家自己人，何必言

谢？”郭芙一言不发的坐下。酒席之间，只见她双眉微蹙，似有满腹心事，武氏兄弟也一直避开他的目光。鲁有脚与朱子柳却兴高采烈，滔滔不绝的纵谈日间大胜鞑子之事。

席散时已是初更，郭靖命女儿陪小龙女入内安寝，自己拉杨过同榻而眠。

小龙女人内时向杨过望了一眼，嘱他务须小心，神色之间，深情款款，关念无限。杨过只怕露出心事，将头转过，竟是不敢与她正面相视。

郭靖携着杨过的手同到自己卧室，赞他力敌金轮法王，在酒楼上与乱石阵中救了黄蓉、郭芙和武氏兄弟，随后问他别来的经历。杨过生怕言多有失，于遇见程英、陆无双、傻姑、黄药师等情由一概不提，只道：“侄儿受伤后在一个荒谷中养伤，后来遇到师父，便同来相寻郭伯伯。”

郭靖一面解衣就寝，一面说道：“过儿，眼前强虏压境，大宋天下当真是危如累卵。襄阳是大宋半壁江山的屏障，此城若失，只怕我大宋千万百姓便尽为蒙古人的奴隶了。我亲眼见过蒙古人残杀异族的惨状，真是令人血为之沸。”杨过听到这里，想起途中蒙古兵将施虐行暴诸般可怖可恨的情景，也不禁咬得牙关格格作声，满腔愤怒。

郭靖又道：“我辈练功学武，所为何事？行侠仗义、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，但这只是侠之小者。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‘郭大侠’，实因敬我为国为民、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，然我才力有限，不能为民解困，实在愧当‘大侠’两字。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，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，这是不消说的。

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‘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’这八个字，日后名扬天下，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。”

这一番话诚挚恳切，杨过只听得耸然动容，见郭靖神色庄严，虽知他是自己杀父之仇，却也不禁肃然起敬，答道：“郭伯伯，你死之后，我定会记得你今晚这一番话。”

郭靖哪想得到他今夜要行刺自己，伸手抚了抚他头，说道：“是啊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国家若亡，你郭伯值是性命难保了。听说忽必烈善于用兵，今日退军，自必再来，这数日中定有一场大厮杀。咱们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。时候不早，咱们睡罢。”

杨过应道：“是。”当即解衣就寝，将从绝情谷中带出来的那柄匕首藏在贴肉之处，心想：“我待你睡熟之后，在被窝中给你一刀，你武功便再强百倍，又岂能躲避？”

郭靖日间恶战，大耗心力，着枕即便熟睡。杨过却是满腹心事，哪里睡得着？他卧在里床，但听得郭靖鼻息调匀，一呼一吸，相隔极久，暗自佩服他内功深厚。过了良久，耳听得四下里一片沉静，只有远远传来守军的刁斗之声，于是轻轻坐起，从衣内摸出匕首，心想：“我将他刺死之后，再去刺杀黄蓉，谅她一个待产孕妇，济得甚事？大事一成，即可与姑姑同赴绝情谷取那半枚丹药了。此后我和她隐居古墓，享尽人间清福，管他这天下是大宋的还是蒙古的？”

想到此处，极是得意，忽听得隔邻一个孩子大声啼哭起来，接着有母亲抚慰之声，孩子渐渐止啼入睡。杨过心头一震，猛地记起日前在大路上所见，一名蒙古武士用长矛挑破婴儿肚皮，高举半空为戏，那婴儿尚未死绝，兀自惨叫，心想：“我此刻刺杀郭靖，原是举手之事。但他一死，襄阳难守，这城中成千成万婴儿，岂非尽被蒙古兵卒残杀为乐？我为了报一己之仇，却害了无数百姓性命，岂非大大不该？”

转念又想：“我如不杀他，裘千尺如何肯将那半枚绝情丹给我？我若死了，姑姑也决不能活。”他对小龙女相爱之忱，世间无事可及，不由得把心横了：“罢了，罢了，管他甚么襄阳城的百姓，甚么大宋的江山，我受苦之时，除了姑姑之外，有谁真心怜我？世人从不爱我，我又何必去爱世人？”

当下举起匕首，劲力透于右臂，将匕首尖对准了郭靖胸口。

室中烛火早灭，但杨过暗中视物，亦能隐约可见，匕首将要刺落之际，向郭靖脸上瞧去，但见他脸色慈和，意定神闲，睡得极是酣畅，自己少年时郭靖的种种爱护之情，猛地里涌上心来：桃花岛上他如何亲切相待，如何千里迢迢的送自己赴终南山学艺、如何要将独生女儿许配于己，不由得心想：“郭伯怕一生正直，光明磊落，实是个忠厚长者，以他为人，实不能害我父亲。莫非傻姑神智不清，胡说八道？我这一刀刺了下去，若是错杀了好人，那可是万死莫赎了。且慢，这事须得探问一下清楚再说。”

于是慢慢收回匕首，将自遇到郭靖夫妇以来的往事，一件件在心头琢磨寻思。他记起黄蓉对自己时时神色不善，有好几次他夫妇正在谈论甚么，一见到自己便即转过话题，他夫妇有件要紧事情瞒过了自己，那是决计无疑的，又想：“郭怕母收我为徒，何以只教我读书，不肯传我半点武艺？郭怕怕待我这么好，难道不是因为他害了我父亲，心中自咎难安，待我好一些，就算补过？可是他如真的害死我父，又怎能对我毫不提防，与我共榻而眠，任由我一刀刺死了他？”眼望帐顶，思涌如潮，烦躁难安。

郭靖虽在睡梦之中，仍察觉他呼吸急促有异，当即睁眼醒转，问道：“过儿，怎么了？睡不着么？”杨过微微一颤，道：“没甚么？”郭靖笑道：“你若是不惯和人同榻，我便在桌上睡。”杨过忙道：“不，不要紧。”郭靖道：“好，那就快睡罢。学武之人，最须讲究收摄心神。”杨过应道：“是。”

隔了半刻，杨过终于忍耐不住，说道：“郭伯伯，那一年你送我到重阳宫学艺，在终南山脚下牛头寺中，我曾问过你一句话。”郭靖道：“怎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那时你大怒拍碑，以致惹起全真教众老道的误会，你可还记得我问的那句话么？”郭靖回想片刻，说道：“是了，那日你问我，你爹爹是怎样去世的。”杨过紧紧瞪视着他，道：“不，我是问你，到底谁害死了我爹爹。”郭靖道：“你怎知你爹爹是给人害死的？”杨过嘶哑着嗓子道：“难道我爹爹是好好死的么？”

郭靖默然不语，过了半晌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他死得不幸，可没谁害死他，是他自己害死自己的。”

杨过坐起身，心情激动异常，道：“你骗我！世上怎能有自己害死自己之事？便算我爹爹自杀而死，也有迫死他之人。”

郭靖心中难过，流下泪来，缓缓的道：“过儿，你祖父和我父是异姓骨肉，你父和我也曾义结金兰。你父若是冤死，我岂能不给他报仇。”

杨过身子发战，冲口想说：“是你自己害死他的，你怎能给他报仇？”

但知这句话一出口，郭靖定然提防，再要行刺便大大不易，当下点了点头，默然不语。

郭靖道：“你爹爹之事曲折原委甚多，非一言可尽。当年你问起之时，年纪尚幼，未能明白内中情由，因是我没跟你说。现下你已经长成，是非黑白辨得清清楚楚，待打退鞑子，我从头说给你听罢。”说罢又着枕安睡。

杨过素知他说一是一，从无虚语，听了这番话，却又半信半疑起来，心中暗骂：“杨过，杨过，你平素行事一往无前，果敢勇决，何以今日却猥猥崽崽？难道是内心害怕他武功厉害么？今夜迁延游移，失了良机，明日若教黄蓉瞧出破绽，只怕连姑姑都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一想起小龙女，精神又为之一振，伸手抚摸怀内匕首，刀锋贴肉，都熨得热了。